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三)

小山勝清著
李永熾譯

四季出版公司

譯者簡介

李永熾　台灣台中人，一九三九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現任教台灣大學歷史系。著有「日本史」（牧童版）、「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水牛版）、「日本近代思想論集」（牧童版）、「莽蒼集」（牧童版）。譯有「尼采」（水牛版）、「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生活」（水牛版）、「北歐神話」（牧童版）、「新社會」（牧童版）、「愚神禮讚」（志文版）、「讀書隨感」（志文版）等三十餘種。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三）

小山勝清　著
李永熾　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㉘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三）

小山勝清著
李永熾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㉘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小山勝清著
李永熾譯

第三冊

譯者簡介

李永熾　台灣台中人，一九三九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日

譯序

在日本劍客史上，大概沒有一個人像宮本武藏那麼富於傳奇性。他平生事蹟大抵凝聚於「五輪書」中，也可以說，「五輪書」是宮本武藏唯一的傳記線索，除此而外，要了解宮本武藏的歷史只好依憑各地的傳說，而宮本武藏的傳說又比其他劍客豐富得多。由於這些傳說，加上武藏超乎世人的卓傑劍藝，武藏一身遂包圍在若隱若顯的迷霧中，由此不但增加了一份神秘感，也更因此激發起大家對他探究的興趣。

武藏的一生處於豐臣秀吉統一天下到德川封建制度的圓熟時期。這段期間是日本從戰亂進入和平的時期，也是由劍客紛起逐漸進入尋主求仕的時期，這種現象自然更增加人們對武藏的好奇。戰亂時期，武藏所表現的是浪士們自我體現的成長過程，而德川和平時期則是武藏後半生出仕爲官，又不願放棄自我的矛盾時期。所以武藏的一生不只是他個我的一生，也是時代的象徵性過程。

無可諱言，日本自豐臣秀吉到德川初期（一八二六年島原之亂之前），是時代氣氛最活潑的時期，也是個我揚名立萬的時代，這段時期大約在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於巖流島決鬥以前。武藏的自我肯定與自我成長正可說是時代的象徵，當時日本劍客紛起，其紛雜多姿構成了日本明朗的色彩，但自島原之役以後，由戰亂趨於和平，也由風姿綽約進入沉靜穩重，時代的色樣大爲褪色

，給人的印象當然不如以前波濤萬丈的艷麗。而武藏的一生也跟這種時代的變遷若合符節。

因而有關武藏的一生，在小說取材方面，敍述其前半生的作品遠多於後半生。這除了時代因素外，還牽涉到武藏後半生的傳奇性多於前半生，而且種種傳奇虛實相混，不易理出頭緒，而其後半生沉穩無波，較前半生的波濤洶湧不可同日而語，因而歷史小說家大都捨其後半生，僅以前半生爲主題，構畫出絢爛的彩卷。依筆者所知，在以武藏前半生爲主題的歷史小說中，最有名的首推吉川英治的『宮本武藏』，其次是柴田錬三郎和司馬遼太郎等人的宮本武藏。柴田自稱心儀吉川英治，由吉川英治的作品中獲得極多撰寫歷史小說的訣竅，但顯然，柴田宮本武藏的成就遠不如吉川的宮本武藏。吉川的武藏譯成外語者不知凡幾，據說義大利譯本在義大利亦曾暢銷一時。日本法國文學研究者桑原武夫曾寫過一本『宮本武藏與日本人』表示吉川的宮本武藏正顯示了日本人的一般心態，亦即由吉川的武藏可看出日本人重實踐輕理念的一面。

吉川英治的武藏可以說是一部敎養小說，重點放在武藏自我成長的歷程上，也就是敍述武藏如何由莽然無知的少年經由內外的歷練而臻至人劍合一的劍聖成長過程。這歷程與時代配合而觀，則是武士由無主遊歷修業而進入武士道完成的時代。武藏六十二歲的生涯正體現了由激變歸於平靜的時代樣相。武藏自然也就成爲歷史小說家的選樣對象。

吉川英治、司馬遼太郎、柴田錬三郎所選取的武藏，是武藏身處激變時代的成長形象，而本書的作者小山勝清却選擇武藏身處日趨平靜封建完成時期的形像加以描述，因而在題材的處理上自然跟吉川英治等人完全不同，也不容易討好，加上這時期的武藏傳說紛雜多樣，矛盾重重，更

增加剪裁的困擾，難得的是，小山勝清充分掌握住時代精神，而且能够把時代精神和武藏的心靈貼合無間地顯現出來。在作者精美的材料駕馭下，武藏後半生的多樣傳說並未造成困擾，反而使小山勝清栩栩如生地體現了武藏的本相，也展現了武士融合於時代中的現象。不管這種現象是否合理，就歷史觀點而言，小山勝清的表現是相當成功的。

此外，就時代精神與武藏精神的展現而言，吉川英治和小山勝清的武藏是血脈相承的，一在敍述成長中的武藏（或成長中的封建社會），一在陳述成長後的武藏（或封建制完成後的德川社會），兩者合爲一才是完整的武藏圖像。

日本武士道起源甚早，十世紀後，由於莊園的興起，武士已應運而生；十二世紀後，武士間的主從關係逐漸形成，這時期的主從關係，相對性比較濃厚，主君和從者的關係大抵建基於恩賞——報恩的權利義務上，彼此的拘束性尚未完全成立，這是因爲武士仍居鄉村，過着半兵半農的生活，因而生活上無需全部仰賴主君。但是到十五世紀後半葉，日本進入戰國時代以後，由於連年戰爭，築城防禦的趨向日益普遍，武士間主君和從者的個人關係逐漸穩定，武士集中於城下町，逐漸脫離農業生產階級，蛻變爲消費階層，武士對主君的依賴性遂越來越濃厚。但是，在戰爭頻仍的戰國時代，武士還可依功勳以謀生計，甚至藉武力稱覇一方，所以主從關係還有相當的自由。自豐臣秀吉統一日本，推行兵農分離政策，武士完全脫離農村，定居城下町以後，武士謀生之道只有一途，那就是靠主君的恩賞維生，從者對主君的依靠性日趨絕對化。主君若失國，武士即成浪人，漂泊無依，而成社會累贅。從豐臣秀吉征韓失敗到德川家康開府江戶期間，由於政權

的交替，失國諸侯甚衆，浪遊武士也層出不窮，但這時期戰國遺風猶存，武士豪勇之氣未泯，藉武功尋覓主君的意向仍然濃厚，社會依然活潑有致。武藏前半生正處於這個時代，其豪勇正是時代的表現。

但德川幕府進入第三代將軍家光以後，鎖國禁教政策，幕府官僚體制都已付諸實施。鎖國禁教政策一方面斷絕了日本與諸外國的關係（中、荷除外），使日本文化內斂、純化，一方面斬斷外國對日本民氣的影響，使日本日趨平靜，安處於政府所安排的框架中。幕府官僚體制的完成則奠定了上下身分的絕對階層關係，武士遂由戰國型的豪勇武士變成和平型的文治武士，浪人在嚴厲取締下也逐歸入既成體制內，武藏的後半生卽處於此一時代。

武士道至此時期（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也逐漸趨於情緒化和絕對化，其主要原因是武士在城下町已成純消費階層，非靠主君恩賞無以爲生，而主君則要求武士須待己亦如戰時，亦卽要求武士對主君須有情緒上的效忠，絕對的服從。

在這情況下，德川時代的武士在處境上相當矛盾，在封建身分官僚制度下，主從關係是合理化、制度化的；但是在道德上却是非合理而情緒的。這種矛盾的心態一直持續到現在。日本人在執行某種業務時往往能够極合理而自制地加以處理，但是在人際或國際關係上却極情緒性。日本近代化的成就，合理的武士道頗有助益；而日本的對外侵略，非合理層面的武士道則有推波助瀾之嫌。

小山勝清在這本書中似乎有意藉武藏以表現那時代武士道的雙面性。所謂政道與士道的結合

，卽在於表現合理的武士道層面；而對殉死的描繪似乎着重在非合理的（莫可奈何的）層面上。但最終的結果，小山勝清的目的可能在描繪武藏後半生的追求是空無的。武藏有意在武士道上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但他對此意圖却不時表示疑惑，爲此疑惑而苦惱，到最後臨終的刹那終於扔出了刀，肯定了由利公主無刀的和平世界（無武裝、無爭鬪的和平）。

小山勝清在所著的前三卷（卽金溟若先生所譯的一、二兩册）中所表現的是浪人型武藏追求劍道至境——萬里一空——的過程，而後三卷（卽三、四册）則處理武藏劍道達於極境後，欲將劍道與人道（或政道）結合爲一的懷疑、苦惱過程。這種煩悶苦惱似乎已超越武藏處身的時代，而延及於現代的日本。

小山勝清，一八九六年生於日本九州熊本。讀熊本濟濟黌中學時卽耽讀翻譯小說。一九一六年上江戶，師事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參與社會運動。一九二五年師事民俗學者柳田國男。其後專事兒童文學創作。一九六五年去世。著作甚多，代表作就是這部『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六卷。

本書前三卷已由金溟若先生譯出。金先生是翻譯界前輩，譯筆清暢典雅，閱其書頗有讀三國、水滸之感，毫不費力。金先生公子恒煒兄，念父譯未竟，時梗於懷，要我接譯下去，以竟全功，看完金先生所譯前二册，實無勇氣執筆。然經恒煒兄一再敦促，只好勉爲其難承擔下來。我無金先生之健筆，文字風格難以神似，但望不負恒煒兄之托，於願足矣。

最後謝謝「四季」負責人葉聖康先生的種種幫忙。

李永熾序於六十七年九月

目錄

譯序……一

第三冊

第五十一章　焰之窗……一一
第五十二章　鬼百合……一九
第五十三章　熊本冷風……三五
第五十四章　災厄……五七
第五十五章　爆發……七一
第五十六章　出兵……八九
第五十七章　十字旗……一〇五
第五十八章　謀略……一二四
第五十九章　窮鼠齧猫……一四一
第六十章　總攻擊……一五五
第六十一章　和平曙光……一六七
第六十二章　五人團……一八一

第六十三章　主水邸宅……一九八
第六十四章　病床……二一〇
第六十五章　清掃……二一七
第六十六章　潔淨……二三〇
第六十七章　醺風……二四一
第六十八章　流雲……二五二
第六十九章　武藏來也……二六二
第七十章　花畑館……二七二
第七十一章　女人……二八三

第四冊

第七十二章　惺惺相惜……二九七
第七十三章　士道……三〇七
第七十四章　鳴動……三二〇
第七十五章　敗北……三三四
第七十六章　巨星殞落……三四四
第七十七章　新風……三五七
第七十八章　梅雨晴天……三六八
第七十九章　風流道上……三八三

第八十章　光與音……三九四
第八十一章　阿部一族……四一四
第八十二章　征討……四二八
第八十三章　岩殿山……四四五
第八十四章　去來……四五七
第八十五章　同行二人……四六八
第八十六章　劍與禪……四八二
第八十七章　悲劇之日……四九三
第八十八章　情與理……五〇六
第八十九章　落花……五一七
第九十章　第四個女人……五二八
第九十一章　佛敵……五四一
第九十二章　阿松自盡……五五〇
第九十三章　觀音……五五九
第九十四章　五輪書……五六七
第九十五章　轉法輪……五七六
第九十六章　去世……五八四

第五十一章　焰之窗

一

被認爲是前將軍足利義昭孫女的由利公主，決心爲基督徒孤兒盡力的時候，武藏的養子伊織已秉承小笠原侯的密令，潛進長崎。

伊織先去拜望了琵琶法師森都。

森都雖然沒有證據，但他確信由利公主和伊織是血脈相連的姊弟。

因此，當伊織說想去拜訪公主的時候，森都內心不禁湧出一股暖意，回答說：「那公主一定非常高興……」

說着連連眨眼。伊織接着說下去：

「公主能離開江戶，父親必定非常高興，但父親不希望公主長期留在長崎。火已經在長崎燃燒，父親深恐那火也會在公主的心裏燃燒起來。」

森都驚愕得張大眼睛，料想不到武藏竟如此爲公主設想。不過，正如武藏所料，那火確已在公主心中燃燒，而且自己也助了一臂之力。森都困惱地搖了搖頭。

伊織看他樣子，不禁尖聲問道：「森都！公主有危險，是嗎？」

森都急忙回道：「沒有，公主沒有什麼危險。不過，公主內心已經燃燒着熊熊烈火。火裏包藏着泉湧般的智謀，也滿含着不懼死生的勇氣。伊織先生，快，我們快去見公主。」

森都起身，兩人卽時走下草庵的山崗，穿過市衢，趨訪公主。

站在門口，請求通報，使女說：「師傅剛剛出門。」

「到哪裏？」

「坐轎子去見奉行老爺了。傍晚才能回來。」

距傍晚還有一段時間。

「就請你轉告說，有個名叫伊織的來過，今晚再來拜望。」

說完，兩人就離開了。

「所說的奉行就是神尾內記吧！據說，基督徒和外國貿易商都畏之如虎，公主以前就跟他常有來往？」

伊織邊走邊問森都。

「那也不是，以前並不認得……。奉行很了解公主的實力，才爲基督敎的事來求公主幫助。」

「那，公主的意思呢？」

「這我可不知道。不過，公主今天去見奉行，內心大概已經有了打算。」

「是嗎？不知奉行對公主究竟有何期待？」

伊織不安地問。

二

森都嚴肅地回答伊織的問話。

「奉行希望能夠不用刑罰就使基督徒改變信仰，安定民心。幕府用嚴刑對付基督徒，不但引起一般人的責難，也使人心動搖，最後甚至會引起暴亂。所以想用懷柔政策，收攬人心來緩和一下。奉行也許得了伊豆守的秘旨，似乎注意到公主最適合擔任此一任務。」

「不錯，公主的確是最恰當的人選，但這麼一來，公主豈非成了幕府政略中的傀儡？」伊織加強語氣說。

森都搖首說：「不然，現在的公主決不會是傀儡。公主如果接受奉行的請託，也一定是基於崇高的人道立場。而且，公主智略高人一等，也許會反過來操縱奉行呢！」

伊織默然點頭。

「嗯，不錯。但父親擔心，這樣會使公主更陷於不幸。」

「伊織先生。」

森都停下了腳步，以莊肅的口吻說：「公主在這以前已經很不幸。我知道武藏先生擔心公主，但我不以爲公主像現在這樣下去會幸福。以教授茶道終其一生，怎能說是幸福！」

伊織慌忙說道：「呵，父親是希望公主能到肥後的熊本去。」

「縱使到熊本去，還不是寂寞地過日子！」

「這，這……」

伊織遭受森都意外的駁斥，訥訥難言。

森都放低聲音，繼續說：「伊織先生，要使公主幸福，只有一個方法，你知道吧？」

伊織沒有回答，默默行走，不久，低聲說道：「你指的是父親？」

「是的。公主傾心武藏先生。當然，這不是世俗普通的戀慕，武藏先生高邁的精神早已震撼公主的心魂。但，公主十分了解武藏先生的孤高，心底話始終無法傾吐。然而，愛慕畢竟是愛慕，若不能一了相思情，就會陷於不幸。如果武藏先生能夠接受公主的情意，公主馬上就會幸福。」

伊織又默默行走，過一會兒，嘆息說：

「父親……大概做不到！」

三

由利公主和長崎奉行神尾內記的密談已進行好幾個時辰，仍未終止。公主以激越的口吻說：

「如你所望，我會嘗試讓被捕的基督徒改變信仰。不過，我的目的是從酷刑之下拯救幼小的孩子，把他們接過來扶養，如果這點不能答應，就沒什麼好談的了。」

「噢，噢，公主！話不要說得這麼絕。這要看父母的罪狀和孩子的年齡，最好一切按照法庭審判的結果來決定。」

「不行！十歲以下的孩子要無條件讓我領養，十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要看我的判斷。」

「那，那我的任務……」

「不會妨害你的任務。」

「那末……」

「奉行所和我正處於敵對關係。我用一切方法奪取孩子，你可以用一切手段來阻止。」

神尾內記瞪目驚視。

「這太過分了……」

「哈，哈，哈。」

公主突然笑了起來，改變語調說：「神尾先生，這是開玩笑……。如你所說，一切全看你的審判來決定。我領養孤兒的住家可作爲奉行直接統轄的孤兒院，不過我希望你要信守諾言，絕對不許衙役進入孤兒院。」

神尾勉强答應。

「好，我答應。如果以領養基督徒孤兒做爲奉行所的業務，町人（工商業者）一定會認爲這是幕府恩威並施的德政，大家都可以鬆一口氣。我希望藉此機緣收攬人心。」

「嗯，那就請儘快找房子……」

「立刻就去找。」

公主決定設立孤兒院，作爲緩和彈壓基督徒的方針。這樣一決定，公主再也沒有遲疑。黃昏時分，心情愉快地回到寓邸。使女傳言說：「有位名叫伊織的先生，跟座頭先生一塊兒來過。」

「什麼，伊織先生？」公主失聲道。

「是的，他說今晚要再來，然後就走了。」

「噢……」

伊織到底有什麼事到長崎來？公主覺得很奇怪，焦慮地等待着。武藏會不會也一道來？心中砰砰作跳。

四

入夜，伊織與森都再度叩訪。公主和伊織雖無證據顯示他們是姊弟，森都也難以出口，但兩人之間已隱隱流露出骨肉手足之情。

彼此互道別後情形之後，伊織半試探地說：

「公主，我奉殿下密旨，到長崎來探查基督徒的

動態。」

公主說：「伊織先生，以後別叫我公主，就叫由利吧。」

接着，言歸正題：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幕府現在的作法無法消滅基督徒。以武力抗拒武力的時期，一定會降臨。」

「就在長崎這地方？」

「是的。現在，長崎好像已經出現了用武力對抗官吏的基督徒，甚至很可能會引發大暴動。暴動的都是一向溫順隱忍的老百姓，自古以來莫不如此。一般說來，町人都依恃領主的權力，不會團結一致，反抗領主。」

「說得不錯。」伊織很佩服公主的見識。

「不過，公主，呵，不，由利小姐，我覺得暴動對幕府實在不幸，不知有無防患於未然的方法？」

公主含笑回答：「這是男人的想法，搞政治的男人……」

公主迅即表情嚴肅。

「伊織先生！在日本，甚至全世界，都不許女人參與政治。然而，女人却超越政治，祖護窮人和可憐人。作戰的時候，女人都願不分敵我，看護傷患。伊織先生！近來，我對基督敎頗感興趣，但這不是政治問題，是愛的關懷，對那些根本無罪而陪父母一起被殺的基督徒孩童，還有那些失去雙親流浪街頭的孤兒，我不能袖手不管。」

伊織深深頷首。公主的心境既已成熟至此，父親應該可以放心。無論愛有多深，既然不能成爲夫妻，彼此只有各行其道。

伊織不知道公主用什麼方法保護基督徒的孤兒，也不知道她跟奉行談些什麼。但却加强語氣說：「由利小姐！我很了解你的心意，願你奮鬪到底！」

五

「我會的。我要模仿武藏先生，走我自己的路！」公主目光輝耀。

公主生命之火似已開始躍動。昨日以前活在公主心中的武藏，是悠然孤高的沉靜影像，現在却變成火焰高燃的戰鬥圖像。

伊織由衷敬佩公主，認爲她是與父親武藏同樣偉大的女傑。

「我會把由利小姐的心意向父親報告，父親一定也會了解。」

「請你告訴他，我要以女人的方式奮鬥，決不虛度此生。」

「知道了，由利小姐。我伊織決以凡人的方式奮鬥到底。」伊織也用力地說。

一直傾聽不語的森都，臉泛紅潮。在這偉大姊弟(？)的談話中，他似已感受到溫暖的骨肉親情。

公主驀然望着森都，說：「森都先生。此後的我已不是公主，而是夜叉了，也許會給你添麻煩呢！」

森都有點兒着慌。「公，公主！你開玩笑……」

「不，不是玩笑。我大致已知道你的工作。我無意跟幕府作對，才答應和奉行合作，但我跟基督徒必須友好相處，這或許會讓奉行困惱，給你添麻煩。」

森都連忙說：「公主！我雖參加公主和奉行的會談，可非奉行的屬下。不管公主做什麼，我決不干預。公主，請別顧忌我，放手做去！」

「那我就放心了……。不過，對你，我還有一件事很擔心。」

「是什麼？」

森都傾身靜聽。

「聽人說，基督徒已發覺你的身分，正要取你性命。」

公主由衷關懷。森都却意外地發出豪邁之聲，大笑：「哈，哈，哈。」接着，說道：「公主！這件事，請放心。森都雖老，也不比基督徒瘸脚武士差。縱使不如他們，死亦無憾。」

說完，又笑了起來。似乎爲了表示以前曾經是武士，森都臉上的肌肉綳得緊緊的。

六

在這之前，由利公主從霞駒之助透露的口風中，知悉基督徒的武士已經刺探出森都的身分，要取其性命。

公主的憂慮迅即成爲事實，當晚，伊織和森都離開公主寓邸，並肩走下斜坡，穿過大街進入胡同，旋即來到石橋。

就在這時候，突然從陰影中跳出十四、五個覆面漢，擋住兩人的去路。森都止步，僞裝迷糊的樣子問伊織道：

「是誰呀？好像有人阻道？」

「唔，十四、五個蒙面漢。」伊織沉穩地回答。

「有何指教？」

森都向對方發話。這時有個覆面漢無禮地走過來。

「跟座頭森都有點事要解決！」

「噢，跟我？」

「可惡的鷹犬！現在全明白了，你這個藏在盲座頭陰影裏，長期作幕府密探，探尋我們基督徒秘密，賣給幕府的惡徒！今天讓你在這兒受天罰！」

一個覆面漢向森都厲言指責後，轉向伊織和緩地說：「我們不知你是誰，殺座頭的理由已如上述。若非衙役或座頭一夥，願你置身事外。」

於是，森都搶先說道：「呵，還算懂事！這先生既不是我這一夥，也不是衙役，可不能亂來。敵人只我一個！」

森都從容地說，驀地大聲吆喝道：「來吧，賣國賊！」

接着，向前跨步，盲眼射出怪光，赫然張開。剎時，那覆面漢悲鳴倒地。森都手杖向前遞出，撞刺其面。

「喂，小心！殺！」

其餘的覆面漢口中高喊，拔出大刀。

「哈，哈，哈！邪魔外道，找死！」森都挺身嘲弄。

「閉嘴！」

兩三個覆面漢同時砍來。森都的手杖輕快地撥開大刀，伸向三人的臉部和頸部，一齊把他們刺倒。

「吃緊！退！」聲音從背後傳出，覆面漢立時逃開。

七

伊織爲森都的巨變深感訝異。座頭平穩的舉止剎時變成猛虎般勇猛，着實意外。而那雙盲眼閃閃發光，更使伊織吃驚。

「難道是裝瞎？」

被森都手杖擊倒的覆面漢爬着逃逸而去。森都目不轉睛地目送他們，之後猛然轉首對伊織說：「伊織先生，獻醜啦！」

他的眼睛又回到原來的樣子，一眨一眨的盲眼。

「哦，不，幹得好！」

「獻醜，獻醜！」

兩人若無其事般向前行走。過一會兒，伊織問道：「森都，你不是瞎子吧？」

「是真瞎！你知道，我本來就很機靈，以前就靠這一點才做了武士。也因爲這樣，我才能跟沒瞎一樣行動。」

「可是，剛才，你的眼睛彷彿散出了明亮的光芒？」

「哦，這是氣勢所致。不過，伊織先生，我本來終生不想觀看這粗莽的社會，準備悠遊到處行走……」

伊織感慨地說：「唉，森都，你要長期藏在盲眼之後，不露出眞面目，可眞不簡單哪！」

「眞不好意思……。這社會不是可以一直自由自在假冒下去的，我大概也須要繳年貢了。」森都自嘲般笑說。

「不過，千萬小心哪！」

「當然，基督徒知道我的身分，這也是我的秘密的一部分，請別擔心。呵，伊織先生，由利公主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唔，我有同感。」

「她見識高，認爲暴動的徵兆全在百姓，確有見地。暴動大概會眞的發生，島原的領主松倉父子正是足以引起暴動的人物，他利用幕府彈壓基督教的政策，在領地內苛斂誅求，極爲暴虐。」

「眞的？太可惡了，你向伊豆守報告了沒？」

「沒有。基督徒最强的地方就是不抵抗。不管怎麼迫害，他們決不反抗，而且樂於殉教。對此，奉行亦束手無策。如果照這樣不抵抗長期堅持下去，不久，幕府也會崩潰，基督徒會贏得勝利。」

八

森都表情嚴肅地繼續說下去。

「所以，要消滅基督徒，必須給他們武器，讓他們結黨起事。伊織先生，宗教之强乃在於攫住人心，若靠武力，它的力量就要減少一半，佛教也一樣。伊織先生，我毫無理由地厭惡耶穌，希望把基督教從日本驅逐出去。所以我靜靜地等待他們暴動，也因爲這個緣故，我才不向伊豆守報告任何事情。不過，像伊豆守那樣的人物，一定懂得這點，我猜想，他可能有比這更深密的見解。」

「什麼更深密的見解？」伊織乘興問道。

「等待基督徒起事，而後一擧加以殲滅，兼向外國顯示幕府的威力。」

「眞是高見！」伊織點頭。

「不過，外國傳教士却害怕基督徒武力暴動，現正隱藏各地，壓制不平分子。但是，憎恨德川的豐臣遺臣却極力煽動這些不平的基督徒。此外還有像由利公主這樣從人道立場展開活動的人。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也因爲窺視日本的資源，彼此角逐。伊織先生，往後的情勢越來越有趣了。」

「唉，眞是千奇百怪，複雜錯綜。我的工作也眞不單純。」

「伊織先生，明晚，我們在約定的地方見面。」

「好，麻煩你了。」

伊織在途中向森都告別，向旅寓走去。轉到明亮的大街上，摩肩而過的四五個浪人武士，不住地打量伊織的背影，低聲道：「喂，是剛才那個傢伙。」

「什麼，是那個？那是武藏的養子宮本伊織呀！他若袒護森都，那可難纒。」

「那，我們現在乘機把他擺平？」

「這可不簡單，他已得武藏眞傳，又有實戰的經驗。本領是第一等……五月的御前比武，跟荒木又右衞門鬪個平手。」

「如果來個以衆擊寡？」

「烏合之衆有什麼用！」

「用短鎗？」

「唔，我們好好商量。」

「總之，先探査他的寓邸？……」

他們若無其事地尾隨着伊織。

九

浪人武士査明伊織寓邸後卽行離去，伊織根本沒有發覺。第二天早上，伊織參觀港埠附近沿

海的市街。長崎果然不愧是日本對外的橱窗，港灣內停泊着荷蘭船和唐人船（中國船），市街的景緻、商店的裝潢全是異國情調，給人一種清新明晰之感。向南走下斜坡，過橋來到臨海街道，一個年輕武士突然從身後擦肩前行。就在這時候，他將一封信遞到伊織手上，往前奔去。

「奇怪？」

是個完全不認得的年輕武士。伊織卽刻把信揣在懷裏，走進唐人街外的大德寺，四顧無人，伊織把信拆開，信上寫着：

——急筆謹奉數語，敝人係與宮本武藏先生有師弟之約的雷電源太郎之子源之助。昨晚探知，有人將於某地襲擊先生，可能使用短鎗，切莫大意。師門因緣，謹先通報。再者，父親源太郎因係基督徒，已仙逝多時。

字跡顯得潦草。伊織曾從武藏那裏聽說過雷電源太郎，所以心中有點難過。對襲擊一事，伊織深感源之助的厚愛，但內心絲毫不爲此事所動。

伊織受過武藏嚴格的訓練，每次出外，均如身處敵陣，但他已習得悠然大步而行的涵養。受短鎗襲擊，他並無應付方法，不過，內心仍有臨機應變，脫離危險的信心。伊織自不會因此而使行動受到牽制。想到敵人本身，再考慮一下與森都的關係，他想對方大概恨到須用飛武器來襲擊自己，才能釋恨。不過，伊織並未覺得特別困擾。

黃昏回到寓邸之前，一切都平靜無波。晚飯後，伊織如約赴深堀，深堀是郊外的漁村。森都邀他到漁村來看看基督教的情況。

伊織注意前後，森都曾事先提醒，別爲他人發覺。他不懼雷電源之助所提的襲擊之事，但却很看重森都的警告，他悠然地向前走去。

十

不久，伊織發覺有四、五個武士尾隨身後。

越往前行，人數越多，最後終於聚集了三十人左右。

「嗯，大概甩不掉啦！」

伊織自語。走到人煙稀少的小胡同空地上，伊織停步，突然回身，簡截地問：「人還沒聚齊吧？」

「噢……」

他們受此突襲，不約而同往後退了一步，一齊手握刀柄。

伊織逐一盯視他們的臉，說：「先警告你們，我是小笠原信濃守的家臣宮本伊織。奉主公命到此地，理應無仇人，若認錯人，後悔的可是你們！」

伊織的目光尖銳地盯着對方。

「噢，原來還有面熟的人呢！」

伊織微笑。一夥中有個浪人背着臉，他在江戶曾拿岩田富岳的信給伊織，受伊織閃電一擊，跌坐地上。

「呵，我明白你們的意思了。哈，哈，哈！」

伊織張口大笑。「江戶的仇，要在長崎報，是嗎？你們眞不要命！」

「閉嘴！」爲首四十歲左右的武士，終於開口說話。「不必多說，納命來吧！」

「哇，哈，哈，……笑死人啦！」伊織再度大笑，旋即扭腰大喊：

「唉！」

咻！一道閃光從手中掠起。

「啊！」

右邊船老大般的人仰空倒下。

在這刹那，伊織騰空襲來，從這人懷裏取出一枝短鎗，眞是迅雷不及掩耳。一夥嚇得往左邊逃。

伊織把短鎗揣在懷裏，手撫腰間大刀。

「你們想走啦？」

一夥作勢欲逃，步步後退。

「走……」

伊織往前踏出一步。一夥再也忍不住，轉身逃逸。

十一

伊織從躺在地上那人身上拔出懷劍，從原路直往深堀奔去。伊織離開小倉時，武藏曾一再囑咐非萬不得已決不可輕易傷人，以免種下仇恨的種子。

所以，今天也以不隨便殺人爲原則，而且獲得相當成果。他並非事先就有所準備。在尾隨者愈來愈多時，伊織採取了閃電一擊的戰法，因爲敵人用的是短鎗，他想，先擊倒用短鎗的人，卽使不用刀也可把敵人震住。

於是，伊織驀然旋身，使敵人突然止步，然後邊說邊探查懷有短鎗的人。鎗雖短也有一尺二三寸，很容易辨識。伊織見右邊那人懷中鼓起，立刻察覺，擲出懷劍。這正是武藏乘敵之虛的戰法。

跟森都約定的場所是在深堀前松林中的小廟。悄悄繞到裏邊，森都已等在那裏。兩人默默穿過松林，走進農舍，到了裏間，使伊織裝扮成漁夫模樣。

「伊織先生，等下如果要叫名字，我就叫你伊藏先生，時間還多的是，好好休息一下，馬上就會有事。」

「知道了。森都……」

伊織這時才把剛才遭受襲擊之事告訴森都。

森都抱歉地說：

「眞替你添了不少麻煩。他們一定因爲我的關係才對付你。其中也有富岳的手下，江戶浪人顯然已參加了基督徒的陣營。伊織先生，今晚你可看個仔細。」

夜漸深。

森都迅速換了裝，也裝扮成漁夫的模樣。

「伊藏先生，我們該走了。」

「伯伯，我陪你一齊去。」

兩人輕聲說着，離開了農舍。入深堀城一看，路上空無一人，只有幾家人家點着燈。前邊有間黑色的二層建築物聳立着，門前掛着「商人住宿」的吊燈。

兩人從後門進去。

森都拉開厨房的門，飯廳昏黃的燈光流瀉而入。

走廊旁邊是樓梯，兩人放輕脚步登上樓梯，繞過走廊，進入一間房間。

「請坐，還有時間。」森都輕聲說。

房內已放着火盆，鐵壺滋滋作響。茶具也一應俱全。森都輕巧地倒了茶。

十二

森都啜飲着茶，從從容容地小聲說道：

「這旅館的主人是虔誠的基督徒，其實是我放的間諜。而且也跟奉行商量好，決不輕易搜查這家旅館，因此對基督徒來說，這是唯一安全的聚會所……」

伊織僅頷首傾聽。

過了三十分鐘。

傾耳細聽的森都伸手把火盆輕輕挪開，榻榻米上露出三寸見方的小洞……。在這並不高雅的建築物中，二樓的地板就是一樓的天花板。

「你來看看。」

伊織把眼睛靠近小洞，在蠟燭的照耀下，八疊大的房間依稀可見。

「還沒有人，不久就會有人來了。我是瞎子，只用耳朵聽。」森都微笑地說。

又過了兩三分鐘，從下面傳來了踏上榻榻米的聲音和小聲談話的聲音。伊織再把眼睛移向小洞。從上面往下看，視線不太清楚，總之，是兩個年紀相當大的武士。接着，有十四五個武士、町人、農夫擠上來。最後進來的是穿黑衣的紅髮外人。

這外國人可能是傳教士，他頌畢祈禱文，大家齊唱「阿門」，畫了十字。

「現在開始談吧！」

外人旁邊的白髮武士說：「先由小左衞門先生報告島原方面的情形。」

坐在角落裏五十上下農民模樣的人興奮地說：「以前已經詳細報告過了。領主越來越殘暴。催租尤其苛虐，最後甚至把女人剝得精光，綁着雙脚，倒吊起來逼租。」

「全是信徒嗎？」

「呵，不，只要是滯納的農民，跟信徒的遭遇沒有兩樣，正因爲這樣，信徒已越來越多。」

上座的老武士嘲弄地笑着說：「由於天主的保佑，時機已逐漸成熟。請天草的大矢野作左衞門先生報告一下。」

「我……」

跟傳教士相對而坐，年過四十的健壯武士以尖銳的眼光環視在座的人。

十三

作左衞門以沙啞的聲音說：「天草也跟島原一樣，代官寺澤對農民的苛斂誅求已達於極點。暴政若長此以往，島民大多要坐以待斃。然而，不問信徒與否，島民怨怒之聲已遍佈全島，執兵器起事，勢所必至。」

坐在角落裏的年輕商人向作左衞門說：「長老，當地信徒傳說，天草島已出現一個天生得神寵，能行奇蹟的少年，不知是眞是假？」

作左衞門微笑頷首。

「這是眞的，大矢野村庄屋益田甚兵衞的十三歲兒子四郎，就是這個傳說中的少年。去年以前，他只不過是個平平凡凡的村童，今年正月三日，蒙受上帝啓示之後，卽以上帝的聖名施展無數祥瑞，深受村民敬仰。」

「聽說，能不學而讀四書？」

「不錯，他能順暢地讀完四書五經。使大家

不由得張口結舌……」

「據說，能從天上叫下鴿子，在他手上生蛋，然後從蛋中取出經文，是不是？」

「是的，的確是如此，經文說，日本不久將變成基督教世界。」

「又聽說，手上一旦拿了劍，大人也敵不過他？」

「不錯，劍法高深莫測，本領高強，連武士也遠不如。預言說，不久卽將持劍盪平冒犯上帝的幕府。」

「哦！」

一座皆發出驚嘆之聲。接着，穿黑衣的武士以高亢的聲音說道：「這名叫四郞的少年是上帝差遣到日本來推翻德川暴政的天使。遲一日，德川基礎便鞏固一日。我想最好儘快呼籲怨恨德川的天下浪人，早日起兵。前天，江戶的同志，已遣使帶來信息，聲稱只要我們決意起事，他們將大力支援。」

從樓上小洞窺視的伊織，發覺說話的人正是剛才襲擊自己浪人羣中的一員。

他接着又激越地說：「各位，戰鬪已經開始了。我們已襲擊座頭森都和宮本武藏的養子伊織，作爲此戰的開端。」

這時，紅髮傳敎士沉靜地開口說話，也許年紀已經相當大，頭頂圓禿，聲音也有點顫抖。

十四

傳敎士聲音雖顫抖，却以嚴肅的日本語說道：「我要告訴各位，基督徒是上帝忠實的僕人，不論什麼場合，都決不能拿武器傷人。主耶穌．基督生於猶太之國，宣揚上帝之愛時，猶太的國王也跟現在的幕府一樣欺壓窮人，使他們陷於塗炭之苦境，但基督決不要求窮人拿起武器來反抗。相反的，却自背十字架，承擔所有人的罪。在日本也有成千成萬的基督徒遵從主的敎誨，被釘上十字架，流了可貴的鮮血。這種血才是勝過千

萬般武器的力量。幕府跪伏神前的日子不久將會降臨。各位，我們踵繼其後，決不能使他們的血白流。」

商人信徒都 虔誠地畫了十字，唱聲「阿門」。

可是，武士們却露出不滿的表情，面面相覷。傳敎士旁邊的老武士以粗暴的語氣喚聲「神父！」接着就說：「我們已經忍無可忍，已經受够，我們不要在忍耐中流血。反正同樣是流血，我們要跟幕府戰鬪，推翻暴政，救民之苦，推廣上帝之道……這難道違反神意？」

「不管推翻暴政多正確，但這是大名（諸侯）和武士的任務，不是基督之道。」傳敎士沉靜地安慰。

「神父，你說得不錯，但以前信仰上帝的大名早已被德川的聲勢屈服，成了背敎者，沒有一個願意挺身而起，糾正幕府的暴政。現在，人民正坐以待斃，我們豈忍坐視？我們基督徒除了高擧上帝的旗幟，站在前頭，號召天下正義之士，同心合力推翻幕府之外，別無拯救人民苦難之途。」

「說得好！」

襲擊伊織的武士冷冷地說：「據說，西班牙政府擔心德川幕府懷疑西班牙有侵略領土的野心，所以對基督徒以武力反抗幕府的行動表示爲難，神父！是不是因爲這樣，所有的神父才都雌伏不動？」

神父閉上眼睛， 悲傷地搖頭， 突然站了起來。

「啊，神父！要走啦？」商人大喊。

神父跪下，在胸前畫十字，並用西班牙語唱頌祈禱文。

十五

老神父隨卽回首用日語靜靜地說道：「兄弟們，我是在日本的最後一個傳敎士。不過，告別

的時節到了。不久，我將應神召赴天國。各位，就此告別！」

說完話，神父踏着穩定的步伐走出房間。

「神父！」有幾個商人跟着他離開。

伊織深爲這嚴肅的氣氛所感，屏息下望。森都推了一下伊織的肩膀，低聲說：「走吧！」

兩人從二樓走下，經原來的便門出去。森都傾耳細聽。

「在那邊！」兩人快步疾行，不久走出漁村，到了海邊的松林，看見星光下有三四條人影。

「伊織先生，我雖然只聽到他們說話的聲音，但已經知道了大概。現在我們尾隨羅雷爾神父走！」

「羅雷爾？」

「是的。三年前，他被幕府驅逐出境，失蹤了一陣。兩年前，又跟另一位神父威萊勒一起回來。威萊勒旋卽被幕府逮捕，去年，在江戶處死。羅雷爾却潛入地下，躲避幕吏的耳目。只有我森都知道他的情形……。」

「森都，老實說，我非常佩服羅雷爾。」伊織感動地說。

「那當然。他們才眞正是上帝的僕人。」

「我知道，想煽動基督徒起事的並不是外國人，而是日本的浪人，森都，羅雷爾到底有何打算，爲什麼說不久之後將應神召赴天國？」

森都咕嚕地嚥下了口水，說道：「他大概準備自投羅網，接受處刑。」

「眞的？」

「羅雷爾一死，就沒有人會要求基督徒容忍。從此以後，島原和天草的農民將一步一步邁向起事暴動之途。那個名叫四郎的少年大概會以得神寵的聖雄身份被奉爲領袖。」

「嗯，這我也知道。但我現在可不願意羅雷爾被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他畢竟是位很崇高的人物。難道沒法子救他？」

「沒有。沒有人能改變他的意志，我們只能看他最後一眼。」森都冷冷地說。

第五十二章　鬼百合

一

森都和伊織眼見羅雷爾神父和追隨其後的四個商人走進小川町酒店老板堺屋吉右衞門的家屋後，就分手了。

過了三天，卽寬永十一年（一六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一向沉靜的長崎市民突然遭遇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當天傍晚，從小川町的堺屋家走出一隊奇異的行列。最前端是穿着華美天主教禮服的傳教士高擧六尺高的十字架，他的後面跟着四個同樣穿着神父服裝的人，抬着鑲金嵌銀的輿轎，轎內所奉是大理石的聖母瑪利亞像。

輿轎後面有將近三十名婦孺，全都身穿盛服，頭戴垂肩的領巾，口中唱頌着：「聖母瑪利亞！」

「啊！是基督教行列！」

「是神父！」

叫喊聲此起彼落，行人佇足，大人和小孩也從兩旁的店裏飛奔而出。各人臉色突變，瞪目而視，接着在胸前畫十字，應和着頌唱：「聖母瑪利亞！」

然後跟在行列後面向前行進。行列越往前行，尾隨其後的市民人數愈來愈多，聖母瑪利亞的稱頌聲也越來越高昂。

狂熱引起狂熱，行列穿過前街向市中心行進時，人數已超過千人。沒有加入行列的也在道路兩旁排成人牆，同樣稱頌着「聖母瑪利亞」。

急報傳來後，長崎奉行所立刻派出五十名衙役。這些人數當然不敷用，但奉行所已無法派出更多人手。當代官所與各藩警察機構共同出動了一百多人時，行列人數已增至將近兩千人。

「停止！再往前進，殺無赦！」奉行神尾內

記騎在馬上高喊，阻止行列前進。

行列剎時停住，走在最前面的羅雷爾神父當場跪下，但仍然高舉十字架，稱頌道：「上帝啊！請降福給長崎奉行所的官吏！」

接着向神尾請求道：

「足下想必是奉行先生。敝人是傳敎士羅雷爾，請速逮捕！但後面跟隨的均爲無罪之人，請千萬寬恕他們！」

但，神尾已氣得雙眼通紅，好像沒聽見羅雷爾的話，向部屬下令道：

「所有這些人，全給我抓起來！」

二

奉行神尾內記平素是個富於策略，沉着冷靜的人物。但因事情發生得太過突兀，急迷心竅，以爲基督徒已經開始暴動。

其實，這種基督敎行列十幾年來一再出現，只不過是平和的示威運動。然而，神尾初任奉行不久，並不知此事。

他的部屬也憤怒至極。

「是，立即遵命辦理！」

在奉行嚴命之下，一百多個衙役舉起木棍與鐵尺襲擊行列前頭的人。

羅雷爾神父及盛裝的基督徒，無論成人或婦孺，都跪在地上，僅僅口頌聖母瑪利亞，絲毫不加反抗，任由衙役棍打腳踢。

跟在行列後頭的市民看見這種情形，都氣憤塡膺。

「快救神父！」不知從何處發出這樣的喊聲。

於是，數百市民齊聲喊「打！」朝衙役擁去。市民雖赤手空拳，但羣衆一見血便情緒激昂。不旋踵，混戰已經展開。

不過，羣衆也很聰明機敏，一看見奉行所隊伍拔刀從後面奔馳而至，立刻高喊一聲：「快逃！」

大家一哄而散。留下的只有仍然跪着的羅雷爾和最先加入行列的基督徒。

「把他們帶回去。」神尾鬆口氣，交代屬下。

衙役們粗暴地綁人。

「嘿，人數不對呀！」

他們慌張地環顧四周。不錯，待在那兒的全是大人，小孩子都不見了。

「暴民一定逃走了。長官，該怎麼辦？」

一名衙役向神尾請示。

神尾這時已恢復冷靜，從馬背上環視四周，突然向對面屋簷下發話說道：「喂，在那邊的可不是森都嗎？」

「是的，是森都……」

森都跟伊織緩步過來。

「行列裏的小孩不見了。雖然是小孩，但參加了遊行，就是基督徒，不能讓他們逃走。你看見了沒有？」

「這個嘛……沒有，我沒有看見。」森都搖搖頭。

「他是誰？」

「小笠原信濃守的家臣宮本伊織。」伊織頂禮回答。

「呵，是嗎？我是神尾內記，久仰久仰。今天在此……」

神尾向屬下低聲交代了幾句話，策馬奔馳而去。

三

諏訪神社的內山有座堂皇的黑門邸宅。這邸宅本是豪商粂大船主池田屋所建的別莊，自寬永六年（一六二九年）爲奉行小野河內守擁有後，世世代代都是奉行的別莊。如今，黑門上掛着一方新門牌，上面寫着「白百合寮」。這是前天由利公主跟神尾約定後新遷入的居處。

神尾內記策馬奔至白百合寮。

「喂，有人在嗎？」神尾站在門前高聲發問。

老門衞不耐煩似地緩步而出。

「是哪一位？」

「我是誰，你還不知道？」

「啊，原來是奉行老爺。」

「快，快牽住馬！」

「是，是。」神尾迅速地從馬上跳下，快步走向門口。

「借問一下！」

「是誰？」

出來的是一個年輕武士，那是霞駒之助。

「公主在嗎？」

「請問您是……」

「神尾內記。」

「有什麼事？」

「我是奉行。公主在家吧？……」

「在家。不過，很可能在休甜。」

「請你通報一下，我想見見公主。」

「馬上就去通報，請等一下……」

對駒之助這種不承認奉行權勢的冰冷態度，神尾很覺氣憤難平。

等了好一會兒，駒之助才出來。

「公主已在休息，我向她報告說神尾先生要求見面。請進！」

神尾默默地走進去，三天以前原是自己可以隨意進出的別莊，現在却不能了。

——既然借給我住，就是奉行先生也不能隨意出入。而且依照約定，無論爲了何事，衙役也絕對不准進入。公主堅持這些原則。

所以神尾也跟別人一樣有禮地走進客廳。茶端出來了，點心也拿出來了，過了好一會，由利公主才出現。

「哦，神尾先生，你好……」

公主微笑地坐下。神尾也露出了笑容。一看到公主的臉，緊張的心情頓感放鬆。

四

神尾恢復威嚴，開口說：「公主什麼時候回來的？」

「這麼說，你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見過我啦？」

由利公主笑容可掬地反問。

「這個……」

「那要請問你，當時我裝束如何？」

「噢……這個嘛，這……」

「神尾先生，據你推測，我剛才……一定在市街囉？」

「公主！你眞的沒到街上去？」

「這件事，我沒有理由要受人干涉，所以我不願意回答。」公主揚了揚眉。

神尾慌忙說：「呵，不，我沒有干涉的意思。對您說實話，今天街上發生了大事……羅雷爾神父領頭，堺屋一家及其他四五十人擧着十字架在街上遊行，勾引了一千多市民跟隨其後，大事騷鬧，好不容易才遣出部下，市民一哄而散，那一夥人都逮捕了。可怪的是，一夥人中所有的小孩突然像煙一般消失無踪。」

公主微笑說：「噢，原來有這麼回事。不過，神尾先生，父母卽使有罪，孩子也未必有罪啊！他們只不過在行列中跟隨着父母而已。事後追究，並非聰明之擧。」

「公主，這次可不能這麼說。他們逃匿，我一定要追究，何況公然參加遊行隊伍就是犯上的行爲。犯上卽使是孩子也不能輕縱。」

「我明白了！」公主表情嚴峻。「神尾先生，孩子是我領過來的。」

「啊，果然不出所料！」

「神尾先生，做個奉行，不辨事情眞相，如此慌張，怎麼可以？如果放過孩子，只逮捕父母，那我也無話可說。你連孩子都要下獄，我就不能不把詳情報告給伊豆守殿下，分辨是非。」

神尾擦擦額上的汗珠。

「噢，這樣說來，是我不對。公主，這次我決定不再追究孩子了。」

「這才是聰明之舉！但願以後能常常自我檢討。神尾先生，我奉勸你一句，請不要太過勞累……」

公主注視着神尾內記。

五

由利公主的邸宅，即孤兒保育院——白百合寮的孩童房間在另一棟，以走廊與堂屋相連。

數月之間，精力十足的公主已順利地雇齊了上下女佣與僕人。奉行的命令當然發揮了作用，霞駒之助等人也助益良多。

基督徒示威的次晨，公主來到孩童房間。

「早晨的飯菜好吃嗎？」

公主微笑環顧。以十五歲的少女為首，加上五個男孩，一共十三名少年男女，都訝異地仰望着由利公主美麗的臉龐。這些都是酒店堺屋、米店肥前屋、綢緞店河內屋、化妝店菊屋這五個基督徒家庭的孩子。

堺屋的次女，十五歲的少女口吃而老成地問道：「我們可以叫你阿……阿姨嗎？」

「當然，從今以後，我就是你們的阿姨了……」

「阿姨，請問，神父和我們的父母哥哥姐姐怎麼樣啦？」

「真遺憾，都被抓到奉行所去了。」由利公主回答，大一點的孩子在胸前畫十字，口說：「哦，聖母瑪利亞！」

但幼小的孩子却喊着父母，「哇」地哭了起來。公主俯身用雙手把他們抱攏來。

「唉！唉！真可憐……」

公主環抱着他們，逐一用臉頰貼着孩子的臉頰。孩子哭得更厲害，手扶在公主胸前，最後蒙着臉飲泣。

公主眼中閃爍着淚水。

「這樣好嗎？從今以後，阿姨做你們的媽媽。大家一起玩作飯遊戲、捉迷藏、唱歌。」

孩子的飲泣聲越來越小，不久，抬眼望着公主的臉，孩子們一定在公主懷中，眼睛的光彩裏感受到類似母親的暖意。公主雖然沒有母親甜美的乳汁，却有母親所無的高貴。

大孩子以稱頌聖母的熱切眼光傾注在公主身上。

「好，大家靠攏來！」

孩子以公主為中心，圍成一圈，然後一齊唱頌「聖母瑪利亞」。

六

這時，在森都三棵松的草菴裏，伊織和森都正在聊天。

「昨晚的隊伍根本沒有對幕府示威抗議的意思……」

伊織俯首說。

森都頷首。

「是的，高燃的殉教精神形成了那種隊伍。他們希望為十字架上的耶穌殉死。若說抗議，那也是對陰謀煽起暴動的基督徒武士的抗議。就像那天晚上我們聽到的話，羅雷爾是準備到奉行所去自首的，所以變成遊行完全是意外。但最驚奇的却是公主突然出現。」

「不錯，我也吃了一驚。其中還有雷電源之助，而且一刹那間竟能召集那麼多同志！看來都是一方之雄，公主居然指揮自如，並乘混亂之際，以疾風迅雷的方式，把孩子接過來，真有大將之風。」

「僅僅幾天之內就把那居處整頓得這麼整齊，除了公主沒有人做得到。」

「森都！奉行也注意到，很快就趕到白百合寮，公主不知怎麼應付？」

森都輕笑道：「神尾能有什麼作為？他早已

在公主掌握中。公主很能抓住政策的矛盾。呵，奉行自己也有無數缺點，只要一抓，就有一大把。所以，只要有公主在，他一聲都哼不得。」

「說得不錯。」

「此外，伊豆守殿下無形中也從背後給她威勢。而心靈方面又有武藏先生和伊織先生支撐。」

伊織突然眨眼，低聲說：「其實是無所依傍……」

森都也沉靜地說：「不錯，她很寂寞。若是世上一般女子，老早就萎靡不振了。我曾認識幾個女人都因深愛武藏先生心願不得遂，以致消沉而逝，只有公主不然。不幸和失意都無法熄滅公主生命的火焰，反而以男女平等的立場，打開了人生的新途徑。」

伊織驀地抬首說道：「是的，森都！我們不能把公主看成世上一般女人一樣可憐她！」

「伊織先生，你也不是世上一般男人！」

「不，我只是平平凡凡的人。」

伊織猛搖首。

「我必須是世上平凡的男人，這是父親的訓誨。」

「眞的？」

這次輪到森都俯首沉思。

七

伊織繼續說：「森都，我是小笠原的家臣，忘記地位身分是最重要的，承蒙你的幫忙，到長崎的目的早已達成。若長住長崎，可能要遭到意外之災，我已爲基督教武士所憎恨，故想早日歸去。」

「哦，說得好！」

森都深深頷首。

伊織改口說：「關於這一點，還有件事想麻煩你。我想基督徒不久一定會暴動。不論對幕府或對基督徒而言，長崎都是重要據點，而且，長

崎更是對外貿易的門戶，將來一定成爲僅次於江戶的要地，所以我想替小笠原藩找個地方建官邸，你覺得怎麼樣？」

「哦，眞不愧是伊織先生。」森都拍着膝蓋敬佩地說。

「幸好，主公允許我任意使用儲備的款項。森都，你能幫我找個地方嗎？」

「沒問題，現成有個最合適的人。他敬奉武藏先生爲恩人，也很想拜望伊織先生。他就是經營當舖的與市。」

「哦，我也曾聽父親提起過。」

「他不收刀、劍、槍之類當品，自己家裏也不放這些東西，眞是個怪人。現在，生意興隆，而且是市裏的名人。」

「討厭刀、劍？眞有趣。」

「眞是說曹操，曹操到，他來了！」

踏在庭石上的足音清晰可聞，接着從走廊上傳來聲音：「師傅，在嗎？」

「是與市嗎？伊織先生也在這兒。」

「啊，……」

年約三十四、五，魯直，表情堅毅的與市，一到伊織面前就雙手伏地，說：

「久仰，我是侍奉武藏先生的與市。」

「我是伊織，常聽父親提起你。這次到長崎，本想找機會看望你，却不能如願。」

「呵，不，先生繁忙，理應由我拜望，但不敢造次。」

接着便談到購買土地的事情，與市一口承擔下來。之後，伊織問道：「與市，聽說你非常討厭刀，希望你能告訴我原因。」

八

與市以手撫頭，眼露堅毅之色，含笑說：「伊織先生，你也許已從武藏先生那裏聽說過了。少年時期，父親做奉行所的包打聽，爲浪人大川平藏所殺，我也就成了孤兒。當時幸蒙森都師傅

所救，爲報殺父之仇，找到了肥後的熊本，第一次拜見武藏先生，並在熊本郊外，殺了大川，報了殺父之仇。可是，伊織先生……」

與市噓了一口氣，繼續說：「當時，大川一夥有二十多人，武藏先生一人不留全給殺了。但當時厮殺之淒厲恐怖、血肉橫飛……瀕死的呻吟、滿含怨恨的眼神，使我心魂激盪，從此以後，我恨極厮殺，一看到刀就渾身顫慄。於是，決心終生不碰槍劍，刀更不用說了。」

伊織深深頷首。「你的意思，我能了解。厮殺確很殘酷。若以殺人爲樂，那就是惡魔。可是，武士內心也有一些理由可以超越這種殘酷行爲。爲守衛國家而殺敵，爲正義而攻擊不義，爲其他不同的無數理由而打倒敵人。世上所謂兵法就是站在這種基礎上，而發展成一種『道』，爲磨礪兵法，必須鬪劍，打倒對手。」

「伊織先生，這我也承認。但始終難以認爲這是善，伊織先生，難道這世上絕對無法消滅厮殺嗎？」與市昂奮地說。

伊織想了一想，答道：「人的確都在追求沒有厮殺、沒有戰爭的和平世界。目前，德川幕府也正要建立這種和平的日本。比起以前，現在血腥事件確是少了。可是，爲了建立和平的日本，德川家在關原戰鬪，攻占大阪城。此外，爲了預防擾亂和平的不法之徒而不能不儲備軍隊，爲了防禦外國的侵略，也須整頓武備。那當然希望德川家能建立起一個和平的日本，但是，我不能斷言，和平絕對不會被破壞。」

與市低下頭，嘆息地說：「眞的如此嗎？不過，伊織先生，我毫無理由地討厭厮殺，我仍然不願意碰刀。雖然如此，我還是非常喜歡武藏先生和你。呵，對不起……」

「你無需顧慮，哈，哈。」

伊織被與市認眞的樣子引得笑了起來。

九

伊織關在旅館房間裏寫報告書，只有森都和與市曾經來訪。寫完報告書後，他才去拜望奉行神尾。

這是秘密的使命，他當然不會向神尾說實話，只說來觀光長崎。神尾也不知道伊織和由利公主的關係，因而只談了一些武藏的逸聞。

在這期間，伊織所要的土地也順利購得，位於沿岸大道的一個角落。

地已購得，長居下去，已無必要。起程的前一天，伊織在森都與與市的陪伴下走訪由利公主，森都背着琵琶。

公主急忙出迎，臉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蓬勃氣象。

「由利小姐，我特來告辭。」

「哦，要走了……」

公主似乎有點依依不捨。

「由於森都的幫助，主公交付的任務已大致完成……。由利小姐，這位是與市，少年時卽與父親有密切關係的森都弟子。」

伊織引見與市。

「公主，他雖是我的弟子，現在却在魚町經營一家名叫肥後屋的當舖。」

森都附加一句。與市爲公主之美與高貴震撼得抬不起頭來。

「與市自從看見父親殺人的場面以後，非常討厭厮殺，發誓終生不觸刀槍。」伊織繼續說。

「眞的！」公主很有興趣地望着與市。

「這點我很贊成。」

接着又說：「我想讓伊織看看我的事業。」

公主引導大家到後院的孩童房間。

孩子們在庭院和客廳高興地嬉遊。一看到公主，便高喊：「阿姨！」圍攏過來。看見陌生的伊織，一點也不畏縮，可見對公主已完全信任。

「這三位是阿姨的好朋友。」

公主替他們引見，孩子微笑地點點頭。無須公主說明，伊織早已知道這些少年男女是什麼人

，從何處領來。不過伊織却爲這些孩子明朗的表情而驚嘆。大孩子不用說，就是五六歲的幼童也似乎忘記了雙親的慘遇，眼露明亮的光輝。他們似乎已從公主心靈的乳房吸吮了足以替代親情的深愛。

十

公主全身洋溢着前所未見的慈祥、溫情與熱愛，她似已敞開胸膛，讓孩子們吸吮永不枯竭的愛。

伊織驀然嗅到了母乳的芳醇，從內心湧起一股溫熱。伊織從不識母愛，也無意尋求。天生的堅強意志、嚴格的修行與武藏無比的愛，已經絞殺了他孺慕之心。妻子的愛，雖然也含有母愛的成分，伊織却無法體會出來。

現在，這一切都突然甦醒，一片暖意。伊織不由得望着公主與孩子，而在心中高喊：「母親……」涙水簡直要溢出眼眶。

這時，與市雙手伏蓆，聲音發顫地說：「公主，不知道有事須我效勞否？」

公主以微笑的眼光望着與市。與市繼續說：

「在這血腥的世界裏，還有比這更尊貴的工作嗎？在這以前，我只一味害怕厮殺，不願張開眼看這個社會，只以討厭刀槍度此一生。現在看到公主，才知道這世界還有須要去作的事。公主，此後要繼續發展此一事業，經費勢必日益增加；請允我盡棉薄之力！」

「哦，與市，說得好！」森都拍腿說：「公主！你就成全與市的一番心意吧。他現在已是屈指可數的當舖老板，幫助一些金錢並不困難。」

公主點點頭。「與市先生，謝謝你。終生恨刀之語着實非凡。殷殷厚意，我樂於接受。以前的費用都向奉行强索，實非我願。」

「謝謝公主！」與市的臉佈滿愉悅之情。

「從此，我從事自己的職業也可以過着有意

義的日子了。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儲蓄，不僅基督徒的孤兒，還要把沒有父母的可憐孩子都集聚在公主慈愛的蔭庇之下。」

「謝謝，與市先生。」

公主望着伊織的臉。

「由利公主！伊織也跟與市一樣，希望你能成爲全日本可憐孩子的母親。」

這時，森都抱着琵琶彈了起來。

十一

森都從開始似乎就想彈琵琶給孩子聽，所以才帶來了琵琶。他幌着頭吟唱的並不是一向得意的平家物語，而是以能劇狂言呆子先生的滑稽事跡改編而成的琵琶調。

孩子們都很高興，笑出聲來。吟唱的森都似乎也很快樂，他雖然沒有娶妻生子，沒有爲人父的經驗，却有做父親的心。

武藏亦然。據文獻所載，武藏除領養伊織和造酒之助外，也與好幾個少年有關係。這不僅由於他那孤兒般少年生活所導生的同情，更由於他內心深處含藏着父愛。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微笑的可愛世界。伊織也不禁跟孩子們一齊大聲笑起來。曲子結束時，才突然發覺走廊上坐着三個年輕武士。

公主立刻爲他們引介。「伊織先生。我替你介紹一下，這三位是霞駒之助、雷電源之助和和泉次郎。」

「久仰，久仰。」三個年輕武士頂禮致候，並將尊敬的眼光投向年輕劍客伊織身上。

「在下是宮本伊織，各位好！」

伊織還禮後對源之助說：

「雷電兄，那次眞謝謝你，才能保住性命。」

「呵，不，那只不過依公主之命行事。先生本領眞令我佩服。」

「哦，你看見啦?」

「是的。我雖然不是他們一夥，却因故參與其中。」

「雖是不得已，却很遺憾傷了一個人。老實說，現在我還在想，在那種場合，要如何才能不傷對手，又能保全自己。」

源之助感動地張大眼睛，說：「佩服！佩服！」

「噢，大家向座頭伯伯說謝謝！」

公主對孩子們說。

「伯伯，謝謝！」

孩子都低頭稱謝。森都高興地說：「好，下次再彈給你們聽。」

衆人回到原來的客廳。這時似有貴賓蒞臨，一個年輕人高與地喚着駒之助，駒之助的眼睛頓時露出光芒。

十二

駒之助抬頭望公主。

「引客人到後院去。」公主若無其事地交代，但伊織、森都和與市都覺得來客很特別，似乎有事。

「由利小姐，我們就此告辭！」伊織伏身說道。

「什麼時候起程？」

「明早黎明前。」

公主臉上驀然漂浮着無可名狀的哀愁。

「唉，終於要分別了……不過，能見到你眞高興。請代向武藏先生問候。」

「是。必定轉達公主之意。」

「也代向浪娘問候……」

「是……」

伊織依依不捨，甚至引發了想喚公主姐姐或母親的衝動。公主的眼睛也漾着同樣的感情。但他們都把它壓抑下去。

伊織等告辭公主，來到門外，默默前行。

「師傅！公主眞了不起！現在，我的心還砰

砰作跳呢。」

與市依然昂奮不已。

「嗯，眞是了不起的人物。不過，話說回來，與市，公主的工作也困難重重，因爲對方是奉行，呵，甚至可說是幕府。現在，奉行想利用公主，而彼此合作，可是，不知那一天，會轉友爲敵。與市，你也必須了解這一點。」

與市拍着胸膛說：「師傅！這我知道。即使如此，爲了可憐的孤兒，奉行和幕府都不可怕。我雖手不觸刀，却已抱定必死之心。」

「好，有此決心，就够了。」

「與市。」伊織回首說道：「拜托啦！」

「嗯，只要力之所及……」

「森都也請你暗中加以援手。」

「這還用說……不過，伊織先生，基督教武士已認爲我是幕府的間諜，我無法常去拜望公主。」

「說的也對，不過，像你這樣的人，大概已有應付萬一之策了吧？」

「伊織先生，那你就寬心起程吧。」

接着，三人到正覺寺拜望道智和尙。道智和尙雖已年過八十，依然精神奕奕，伊織告訴他武藏別後之事，他僅頷首，瞇着眼說道：「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十三

伊織前一天便已向森都辭別，但黎明前離開旅館來到郊區，森都早已等在那裏。

「唉，森都，這樣眞不好意思。」伊織說。

「伊織先生，我有點依依不捨，便逕自來了。而且還有件事想告訴你……」

伊織未待森都說完，即問道：「是由利小姐的事？」

「是的。伊織先生諒已注意到辭別時公主寓邸的氣氛。」

「是的，注意到了。」

伊織有點焦慮不安。

「這次眞是成就非凡。」

「成就？」

「昨晚，奉行所衙役闖入留在市區的基督徒領袖安房屋善兵衞家搜索。公主早在奉行所佈下了奸細，所以事前已經知道。」

「哦，原來是這件事！」

「善兵衞有三個孩子，最大的十三歲。奉行所因善兵衞是領袖，所以決定這三個孩子皆殺無赦。連這件事公主也知道！」

「噢。」

「搜索在午夜三時，捕吏約三十人包圍善兵衞家，由後院破門而入，輕易地綁住了善兵衞夫婦、女佣和三個孩子，也帶去了證據瑪利亞像。不過……」

森都嚥下口水，繼續說：「剛要走進奉行所後門時，騷亂突起。三個綁在一起的孩子突無蹤跡。當然，一般都認爲這是公主所爲。」

「眞的？」伊織鬆了一口氣。

「依我看，公主的手下一定扮成捕吏的樣子，和捕吏混在一起。擔任內應的衙役大概爲數也不少。」

「嗯，大概如此。森都，奉行神尾這次也許不會放手吧？」

「不用說，神尾當然爲難極了。可是，現場沒有任何證據，神尾自己也有過錯。何況，這四天之內，公主已勸說五名被捕的基督徒改宗。這種競賽，公主諒必會繼續獲勝。對神尾來說，公主不是白百合，是鬼百合。哈，哈，哈。」森都張口大笑。

「說的好。」伊織也出聲笑了起來。

「伊織先生，再會。」

「你自己可也要小心啊！」

「我的工作大概已將近尾聲。向武藏先生問候……」

「嗯，再會！」

伊織在海風吹拂下邁着大步往前走。

第五十三章　熊本冷風

一

伊織完成使命回到了小倉。他的報告甚獲君侯讚許，他在長崎市區收購土地的獨斷作法也以處置得當而獲獎賞。

對武藏的報告——關於基督徒的動向，武藏亦贊同伊織的見解，並親自問伊織道：「見過由利公主吧？」

「是的，常與森都一道拜望公主，公主心境已大爲開展，着實令人驚喜。」

「怎樣開展？」

「誠如父親所慮，公主早已投身基督教旋風之中。其主張非常正確，難有置喙之餘地。」

伊織說了這些開場白之後，卽敍述公主決意拯救基督徒孤兒的心境及其行動。

武藏聽了之後，臉上光芒四射，敬佩地說：「呵！這樣就放心了。公主已走上剛健大道了。」

伊織也談到森都和與市。

武藏欣悅地聽着。說完後，武藏才開心地說道：「你外出時，寺尾新太郞承熊本忠利殿下之命來訪，殿下要我在你回藩之後到熊本一行。」

伊織早知武藏和忠利侯的特殊關係。

「父親，一定要去。」

「嗯，我回說，你回來後，我卽擇日晉謁。不過，此事還須細細斟酌。往後的事也要想一想……」

「呵，爲什麽？」

「忠利殿下似乎希望我長住肥後。殿下的信上說：不住一處的行脚僧，時候一到亦當選聖地開山安居。現在已是時候，何不在肥後求一安居之地？」

伊織拍腿說道：「父親，我本希望父親永居

小倉，使我得受薰陶，但忠利侯說得很有道理。但願父親隨心而安。」

「嗯，委身如行雲流水，不住一處，便是源於追求自由之心，以前，我都處於這種境界。不過，我也懂得靜居一處與大宇宙相對之心。說實話，我已不想像以前那樣到處行走，只是要立卽定下來，似乎還不可能。」

武藏凝目而視，緩緩述說。

二

武藏靜靜地繼續說下去。

「在宇宙中探求眞理的人，不能停留一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行脚僧。委身行雲流水，融入大自然之中，以此修行，方能逐漸趨於眞理，偶爾亦行禪定。此爲凝視、把握眞理實體之法。然而，時機一到，把握眞理，而至澈悟之境，卽定着於一點，與大宇宙相對，而入法悅之禪定。」

伊織低頭傾聽。

「然欲尋求此定着於一點之地，着實不易。名僧爲此不停行脚各地，始能發現開山立基之聖地。在這大地上，有適於窺見眞理實體之點，亦有不適於此之點。」

至此，武藏似在獨語，接着又淸楚地對伊織說：「伊織，以前，我不曾爲自己想過定居之所，甚至認爲定居乃束縛自己，極爲厭惡。但自接到忠利侯的信，才突然認眞考慮這個問題。我知道，定居之所不只對僧侶，甚至對人本身都具有共同意義。就是爲修業而輾轉各地的職工，一旦成長而能獨立，也會找定居之地。無論是職工，統治天下的將軍或掌握宇宙的名僧都需要一個固定的場所。」

伊織抬眼說道：「父親也到了這種時候了吧？」

伊織對武藏心境的變化暗自驚異。事實上他也希望有這麼一個定居的父親。

可是，武藏搖搖頭。

「我已開始覺得類似修行僧的武士修行旅程已經結束，但心境尚未臻至定着於一點的地步。」

伊織反問道：「這大概無法靠選擇固定居所來解決吧？父親會再到熊本去一次嗎？」

「嗯。」

武藏似乎意有所動，輕輕闔眼。二十年前所見的熊本景緻彷彿已浮現腦際，旋卽張目，靜靜地輕聲說：

「誠是天下名城，而且建在肥沃的土地上，樹木繁茂，陽光淸爽。大海遙遠，聳立的高山却極美，沃野環抱，盡頭可見噴火之山……」

「父親，你一定要去一趟。」

「嗯，不知什麼時候起程好？新太郞應該有信捎來，要好好想一想。」

三

細川家跟武藏的關係肇端於跟武藏父親新免無二齋學兵法的長岡佐渡。佐渡係細川家重臣，出身姓松井的名門，與細川家有姻親關係。

佐渡自己也娶忠興（三齋）之女爲妻，領養忠利幼弟寄之爲養子。關原之戰以來，武勳彪炳，爲家康所贊許，賜予山城國二百多石的食邑地。

武藏以佐渡爲仲介，向佐佐木小次郞請求比武。佐渡誠心誠意爲他籌謀，獲得忠興侯的許諾。比武當天，小次郞等搭藩主船赴船島，佐渡爲免武藏寒傖，替他準備了自己的船隻。

這次大比武時，忠利正在江戶，後經佐渡居中斡旋，接見武藏，甚爲賞識。武藏亦爲忠利侯吸引，彼此都湧現出一股溫煦之感。

因而，忠利獲知武藏已至小倉，卽有意請其赴熊本。不過，忠利也知道武藏獨立不羈，曾經拒絕出仕德川家，所以自始卽不以臣屬，而欲以客卿之禮相待，賜予老後安居之地。

爲此，他遣新太郞爲使，前赴小倉將此意告

知武藏。一天，佐渡在旁，忠利亦若無其事地告以此事。

佐渡向視武藏如骨肉至親，當卽答道：

「武藏諒必感恩圖謝。他已年過五十，已屆應定居一處之齡。然而，無論如何，若爲客卿就只能出任兵法指南。因而，至少應給予客將名義。但如此一來，又須慮及久歷戰場的藩臣之意。」

這實是老臣深謀遠慮之見。

「不錯！」

忠利亦點頭稱是，却有一種沮喪之感。佐渡察覺後說道：「主公！雖然如此，武藏却也是難得的人。今以肥後太守出任九州重鎭之際，招請武藏以鼓舞家臣士氣，實爲最佳良策，只是應伺機先使藩士知曉武藏此一人物。」

「眞的！」忠利深爲頷首。藩士中雖有新太郎等深知武藏其人者，但不知武藏其人者仍居多數。對武藏的惡評也甚爲流行。忠利也深知此事。

四

佐渡又說：「老君侯的想法也須顧及。」

忠利默然點頭。

父親忠興早已隱居八代城，號三齋。本是豪爽的戰國武士，寵臣佐佐木小次郎雖比武挫敗，亦未特別憎恨武藏，反而有意引見武藏，佐渡故意加以阻擋，因爲佐渡知道，忠興一定不會喜歡武藏的奇裝異服與不羈的態度。然而，雖無人居間中傷，却可能是彼此無緣的關係，老君侯儘聽到對武藏的惡評。

無血無淚的劍鬼、比武時使用卑鄙的方法、桀傲不遜、虛張聲勢、對手比自己强卽逃避比武等等，這類惡評在全藩散布，也傳進老君侯的耳朶。

至於悠姬和武藏的關係，更加進了惡意的想像，使老君侯的惡感加深，加上忠利崇拜武藏，老君侯的不悅逐日益强烈。

對此推波助瀾的則是松山主水。主水本是名和家的後裔，生於八代，因而老君侯住進八代時隨卽晉見，巧妙地取得老君侯的歡心。

晉見席上，主水與數位本領高强的武士比試，漂亮地贏得勝利。當時，他對老君侯說：

「我幼時卽到小倉，欲師事佐佐木小次郎先生，不幸佐佐木先生中武藏計謀，身亡物故，只得抱憾他去。」

主水這段話頗能打動老君侯之心。

當時，老君侯經佐渡解釋，已知武藏延時赴船島，決非懦怯，而是戰鬥時之謀略。但這是二十年前的舊事，老君侯的記憶已模糊，主水的話反而更引動他。於是他問道：

「你曾跟武藏比試過嗎？」

「曾向他挑戰兩三次，皆逃避不應。」

主水微笑回答，同時巧妙地誇大自己與當代聞名劍客的交往。

當時，老君侯正想起用當地武士，以安撫新封的大名領民，遂順主水之口說出了不合常例的話。

「不知你有意出仕本藩否？我雖已退隱，不干預藩政，但仍能聘用你。」

五

主水當然喜歡忠興的破格擢用，但他野心勃勃，不願就此長居八代，答道：「惶恐之至，主水係兵法家，尙有兩三件約定的比試尙未了斷，故想直赴江戶，了斷此事，祈請暫緩一時……」

老君侯允諾後又加上特殊的語句：「不過，在你未赴江戶，滯留此地期間，煩你替我指導一下年輕武士的兵法。」

主水父親出身中條流支派之一二階堂流，故主水自稱二階堂流的第三代掌門人，他精於刀法，又能忍術，在世間亦以使用妖術出名。

赴江戶前的幾個月間，主水每日入城指導兵法，因其本領高强，家臣對其信望日深。他私淑

佐佐木小次郎，而且與小次郎同出中條流，加上能言善道，氣宇軒昂，處處都與小次郎相似。老君侯根據這些印象對主水遂產生特別好感，寵信有加。在這期間，主水巧言中傷武藏，他對武藏的惡評也流布到熊本城內，偏袒武藏的人都聽到，甚至也傳到佐渡和忠利的耳朵裏。

他們雖覺三齋侯無知人之明，但老君侯迄未見過武藏，家中大半人對武藏亦無特殊感情，所以單責老君侯亦有未當。只能說武藏和老君侯性格互不相容，這或許也是事實。

主水不久即赴江戶，投身岩田富岳處，其後情形已如前述。失意又失戀之餘，深有所感，遂棄江戶重回故鄉八代。

但他並未即時去謀取一官半職，反而寄身松江的光圓寺，以圖恢復身心，偶爾入城與老君侯閒聊，並且照舊指導年輕武士兵法。對武藏仍然口出惡言，對武藏拒絕出仕將軍家的經過亦加詆毀。

「武藏這廝不自量力，奉承諸侯，以圖爲將軍家所聘用，與柳生飛驒守比試失敗後，倉皇逃離江戶，據說，忠利侯亦曾推薦武藏……。」

主水對老君侯說。

六

三齋侯爲主水說動，不禁唾棄般低聲說：「混，混賬！」

對剛直的老君侯來說，忠利這種人情味很不合他的心意。

不久，這件事也傳到熊本藩邸，成爲攻擊武藏的資料。一年後，武藏在小倉出現時，主水仍未正式仕官，因而聽到這消息，暗自吃驚，想道：

「武藏這廝！也許會受聘於忠利侯？」

他想起自己跟武藏的關係，不禁覺得武藏這次到九州是爲阻碍自己的運氣。在這以前，他已知道由利公主到了長崎。他認爲武藏也會妨害自

己跟公主的事。

他獨自焦慮，却不想像以前那樣暗算武藏。在八代生活一年，他高强的本領已經恢復，自信足以跟武藏相抗，而且他還不斷苦練，以求精進。

主水是個足智多謀的人，他一方面儘力贏得老君侯的信任與家臣的敬服，一方面更傾力分化武藏和藩士的友誼。他知道，這兩件事若有大收獲，長岡佐渡便得聽從藩士的輿情，向忠利陳說聘用武藏之不利。

之後不久，一個曾在京都入武藏門牆學兵法，名叫小河權太夫的三百石老武士，一天應邀赴友人的祝宴，席中，大談武藏之事，却沒有一人幫武藏說話。

其中有個武士，名叫江口源之進，歪着臉恨恨地說：

「總之，武藏是個虛張聲勢的兵法家，並非風頭人物。據說，黑田侯以前曾嚴拒武藏出仕。黑田侯眞不愧是大藩的明主。」

權太夫至此仍一言不發，傾耳細聽，但源之進的胡言辱罵，終於使他大爲氣憤，反駁道：「江口兄，你不覺說得過分了嗎？你沒有見過武藏先生吧？」

「是的，我沒見過，但世上的評斷正可證明他卑劣的根性。如果他眞是正道的兵法家，怎會有這樣的惡評！」

「閉嘴！評斷別人，只取世俗之言，非大丈夫所當爲！」

兩人遂互相詈罵。

七

「什麼，不是大丈夫？那你說我是婦人女子哪？」

「不錯，你跟婦人女子並無差別！」

「好，權太夫！究竟我是大丈夫，還是弱女子？就此比劃比劃！到院裏去！到院裏去！」

江口源之進抓着大刀站起來。源之進年約四十二三，學柳生流，在藩裏相當出名。另一方面，權太夫則以武藏高徒自居。

「走！」

權太夫也挺然而立。坐在上席的長官上妻但馬斥責道：「等一等，權太夫！」

「是。」

「你不看看地方，怎可在此放異論而逆衆議！眞是無禮至極！」

「是，但……」

「源之進，老人之譫言囈語，今天暫且放過！」

「權太夫，因上妻先生的吩咐，今天饒過你，以後理當愼言！」

源之進掙回體面，重新回坐，權太夫憤憤不平。滿座對評斷武藏仍然夾雜惡念，充滿了誤解並且不懷好意。權太夫是剛直的武士，也參禪習過茶道，脾氣並不暴躁，最後仍然忍不住，不顧同事的嘲笑，離席而去。

權太夫回家立刻寫下辭呈，叫長子文之助送交家老澤村大學。

這消息旋卽廣佈全藩。至友寺尾新太郎立刻趨訪權太夫。出迎的權太夫已理盡髮絲。他當日卽入以前參禪過的龍田山寶稜寺，剃髮爲僧，易名露心。

「寺尾兄，窩囊的武士最後終是如此。」

權太夫怯怯地笑着說。當然他並非悟覺而後出家，只是因爲老師遭受他人傷害，自己又無法加以反擊，深覺恥辱，才削髮爲僧。

「權太夫兄，呵，不，不，露心和尚，你的心意我深能了解。眞了不起，在那場合，你還忍得住。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消息，殿下很了解武藏先生，已伺機請先生到此地，我們應當隱忍，等待時機來臨。」

新太郎說，藉以安慰露心。

「哦，殿下已有此意！」

「我任使者，已把殿下的意旨傳達給武藏先生了。」

「謝天謝地！」

露心闔上眼瞼。

八

由此可知，儘管忠利有意招聘武藏，熊本對武藏依然非常冷淡。這也許不只是肥後藩的特殊行爲，全日本豈非處處都以這種態度對付武藏？

親眼見過武藏的不用說，就是隔地隔時所見的武藏，亦非常人所能了解，常招致誤解。三百年後的今天，仍然流傳着許多關於武藏的惡評卽其明證。

不過，在小倉的武藏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對忠利的知遇之恩深爲感激，對熊本的關懷亦日益提高，日復一日等待着其後的來信，但三個月，四個月過去了，仍未見任何信息捎來，不過武藏並不執着。

「父親，熊本的信息，怎麼總不來？」伊織焦急地問。

「不會這麼快！殿上有許多事要辦，不會只考慮我個人的事。興緻來了，我說不定自己去。」武藏淡淡地說。

過了一年，但武藏只偶而在小笠原家的領地內散步，幾乎沒有離開過小倉，這對以前的武藏來說是很少有的，他和藩士的交往日益深厚，拜望武藏的兵法家亦絡繹於途，所以他的日常生活未必空閒。伊織想：

「父親變了。如前所說，定居一處的時期已經來臨。」

看來，武藏表情沉穩，對人似乎也很溫和，藩士們見過他和高田又兵衞的比試，對武藏淒厲的競爭心深受震撼，但對其後武藏沉穩的態度却有人背後批評：

「並不像傳言所說那樣可怕。」

「先生已過五十，當年的强勁之氣當然日漸

衰退。」

但是，不料却發生一件使這些藩士悚然而懼的事件。

一天，武藏應邀參加小笠原重臣島村十左衞門的饗宴。但通報的人却問道：

「宮本先生，現在有個旅遊的兵法家，名叫青木條右衞門的人，在大門口說要見先生，先生是否要見他？」

這是沒有聽過的名字，不過武藏依然向島村告罪，請允許來者進來。武藏對修行的武士，無論有名無名，皆以禮相待，愼重應酬。

九

年約三十二三，看來相當魁偉。

依式見禮後，武藏問道：「青木先生，如何修習兵法？」

「未從師修習，却巡廻各地與著名兵法家比試，體得以日常爲修行，故兵法乃自我修持，若强欲言其流派，則爲心貫流。」

「唏，據說，心貫流係源自肥後人吉的丸目藏人佐。」

「不錯，始於藏人佐，筑後奧山左衞門太夫再加工夫，而稱心貫流。」

武藏對這位兵法家頗有惺惺相惜之感。

「嗯，修行得不錯，有朝一日終會成爲兵法師範。」

武藏褒獎說。只要與兵法有關，對手無論是大人或小孩，武藏向來決不寬待，而這次竟破格獎譽，同座的藩士見武藏褒獎，皆以尊敬的眼光投向青木。

但此中實含玄機。本來，兵法的修行者就跟禪師一樣，初次會面的一問一答有如眞劍決鬭，無論褒獎或貶斥，若答得不妙，便喫當頭棒喝。

如果青木條右衞門是成名作家（練達之士），大概會頂禮說道：「無任感激！」卽行退下。這是應付褒獎之辭的妙法。這樣，眞個武藏也得

不二言，在問答方面，可說完全敗北。

但青木却反其道而行之，擲地有聲，得意洋洋地說：

「說得不錯，我的確不曾喫過敗仗。諸侯雖曾聘我出仕，但我想上京開武壇……」

武藏以尖銳的目光注視青木身旁四尺長的木綿袋。袋口露出紅帶。

「青木先生，袋中物可否借觀？」

「行！眞不好意思，這是我愛用的木刀。」

可能是青木克敵之物，所以他越來越得意，從袋中取出此物。雖說是木刀，其實是長四尺餘，削成八角的紅樫棍，帶環上繫着紅絲帶。若非臂力很强的人，決難揮動。

「唏，唏，這是你愛用的木刀啊。」

「用它向對手挑戰。」青木向空揮刀兩三下。

驀地，武藏聲如巨雷，凌空而下。

十

「混帳！」

正是禪僧的當頭棒喝！武藏一向說話聲音低沉，這聲巨響使一座大驚。

青木迅卽變色拿好木刀。

「混帳！紅帶環是什麼玩意兒。竟然如此傲慢，令人作嘔。起初褒獎你，只爲了你是初學者，你還不够格，快滾！」

青木畏怯退縮了一會，但他以兵法家自許，遂又挺起腰幹。

「宮本先生，你說得太誇張了！來，過來比劃比劃！」

「嘿，比試，你還不够格。現在藩士都在座，我告訴你，你要贏我有多困難！」

武藏喚來此家侍童，放一粒飯在前邊髮結上，讓他端坐。在座諸人皆屏息而待，不知武藏何所爲。武藏突然站起，手握刀柄。

「嘿！」

大刀離鞘，由上向侍童頭部蓋下。

「哎啊！」衆人不禁閉目高叫。下一刹那，武藏却把大刀伸到青木鼻尖，說：「你瞧瞧看！」

刀尖上附着砍成兩半的飯粒。侍童毫髮未傷。

青木現在才由心中湧起怯意，不禁喊聲：「啊！」縮身後退。

武藏環顧藩士，說：「比試，勝負僅有毫厘之差。我自幼比試了六十多次，每次都費盡心力才贏得勝利。」

接着又對青木說：「你懂了嗎？」

「嗯……」

「懂了，就快走！」

「是……」

青木條右衞門從席上倉皇退去。

武藏收刀入鞘，嚴肅地回座，復以往常低沉的聲音說：

「抱歉之至，此爲兵法修行者之作爲，不得不如此，祈請鑑諒。青木若能因此而悟，不久即可成爲著名兵法家。」

衆人莫不爲武藏靈妙手法驚佩不已。武藏的大喝，凝視青木眼光的凄厲，給他們極强烈的印象。

「呵，眞覺得連命也要縮短十年一般！」

他們不期然地透露了這樣的心聲。但是，藩士們爲武藏兵法的凄厲冷酷渾身顫慄，並不僅僅由於此一事件。

十一

這事件後，過了幾天，小倉城內的年輕武士聚集在一起，談論武藏的兵法。這雖非起於今日，不過所得的結論却都相同。這天，大家又說：「眞是古今無雙，天下雖大，可能無一兵法家能擊敗先生。」

於是，坐在末座的厨子傳次，露出不屑的冷笑聲，挿口說道：「各位，我並不覺得如此。」

傳次據說孔武有力，也學過劍道。

「什麼，眞的沒兵法家能擊敗先生嗎？」

年輕武士訝異地聽着。

「不，不可能如此。不錯，正面比武，也許是古今無雙的兵法家。但諺語有云，欺騙之外別無他法。若用欺騙手法，即使是武藏先生大概也逃不過。」

「啊，哈，哈……傳次，你因爲不知名劍手的本事，才會想出這種絕招。像武藏先生那樣的人，就是睡着，也無機可乘。」

年輕武士中較年長的一位勸戒他，傳次仍然不聽。

「我不相信，即使是名劍手，也不可能一直緊防不懈。武藏先生不會背後也長眼睛，從背後偷偷靠近襲擊，如何閃躲得開？」

「不行，不行，名劍手劍風及身三寸也閃得開。」

「唉，這不過是杜撰的故事。」

「那可不，當年，武藏先生應召入江戶城，兩個武士躲在屛門後用槍從左右兩方刺先生，先生已先一步搶過，兩人的槍只掠過先生背後，這難道不是眞的？」

「什麼？那不能說是出其不意呀！像武藏先生那樣的人，一定有相當的準備，若是眞正出其不意，就是武藏先生……空口無憑，就讓我來試試看吧。」

「呵，你？那可眞有趣。」

傳次既然堅持，年輕武士最後也就順水推舟。不過，他們確實有此興趣：武藏總有疏忽的時候，若乘其虛，也許可以得手也說不定？

兩三個比較愼重的武士勸道：「傳次，算了吧，何必太歲頭上動土？並非聰明之擧呀。」

傳次笑道：「若只把我當厨子看，那可就錯了。」

十二

當晚，武藏應殿下之邀赴御前。時間已經決定，武藏向來也都不會遲到。

自持有點蠻力的傳次藏身在微黑的走廊下，緊握木刀等武藏來。不久，武藏穿着長袖的衣服，提着大刀，緩緩趨近。如果傳次眞的學過兵法，理應爲武藏全身散出的劍氣所迫，而中止這次冒險的行爲。

可是，他自恃蠻力，而且是以常識判斷事物的町人，同時他堅信，即使是武藏背後也不會長眼睛。

武藏從他的前面經過，似乎毫無所覺。他微笑着自語道：「給他顏色看看！」

武藏緩緩通過，二步，三步……。傳次從陰影下跳躍而出，無言而迅速地從背後殺過去。在他說來，的確快如閃電。

但，他的木刀尚未打上武藏後腦，武藏已突然轉過身來，踏前一步，用刀鞘末端扎了傳次胸前一下。

「唉！」

傳次擧着木刀往後退下。

武藏驀然瞪目而視。傳次慌急欲有所言，武藏已大聲喝道：「混帳！」

接着拔出大刀，用刀背連續在傳次右手敲了三四下，旋即收刀入鞘。年輕武士都在附近窺看，但武藏的刀法快得連看也沒看清楚。

於是，武藏若無其事地到殿下那裏去了。武藏去後，年輕武士奔馳而至，大喊叫醫生，拿藥來，喧騰了一陣。信濃守聽到喧囂聲，問道：「武藏，什麼事？」

武藏從容回道：「剛才參謁途中，有人在走廊偸襲我，這是不選場所的無禮行爲，我略事教訓了一頓。」

信濃守驚異地叫近臣去看看。

傳次肋骨折斷，左腕折斷，身負重傷，瀕臨

死境。再仔細調查始知是白天訂下的陰謀。

信濃守喚來年輕武士，痛加指斥。信濃守與受責的年輕武士對武藏的神技愈加咋舌，而且有冷水澆背的顫慄感。

十三

當然欲以厨子身分試驗武藏的傳次也有罪。即使被殺也無置辯之餘地，所以信濃守只斥責未阻止傳次輕擧妄動的年輕武士。

不過，話說回來，傳次豈不是一個厨子嗎？無論蠻力多强，對武藏也不過螞蟻撼樹。武藏即使不殺他，僅吆喝一聲「混帳！」傳次大概也會挫腰退縮。

名符其實的天下第一劍客宮本武藏，如此認眞地擊打毫不足取的傳次，豈非太冷酷無情？

信濃守雖斥責年輕武士，心裏却已這麼想。武藏提到無禮者是信濃守寵信的厨子時，信濃守一直期望武藏會說出一句同情的話：「眞遺憾！」但武藏却冷冷地，一言不發。

接着，近臣向信濃守報告：「傷勢甚重，有生命的危險。」

武藏聽了也毫無表情。

「未免太冰冷了。」

信濃守不禁也在心中嘀咕，但他却譏刺地對武藏說：

「武藏，那無禮的人是我以前寵信的佣人，跟家臣沒有不同，所以，我應向你致歉。」

武藏却不解般爽快地回道：「不必介意。」

「武藏，如果試驗你的不是厨子，而是我，你將如何？」

信濃守突然反問。

「這個嘛，這就要看殿下試驗武藏的本意如何，再決定處置的方法。」

「你的意思是？」

「不管是世上的武士，或是町人，看似懂得兵法，其實並不懂。兵法始於生命的拼鬪。決鬪

和比試都與此無異。不管對手是誰，既然答應比試，武藏向來均以生命拼鬬。即使是毫不足取的田夫野人，彼此的生命都一樣，並無輕重之別。如果殿下忘記生命與生命之決鬬，以不在乎的心情來試驗武藏，武藏也必須讓殿下知道兵法的嚴肅性。」

「哦……」信濃守不禁渾身顫慄，却也不住點頭。

十四

藩內的批評也跟信濃守最初的想法一樣，既嘲笑傳次的輕舉妄動，也認爲武藏的嚴厲是不慈悲，是冷酷。

以前，無拘無束與武藏來往的人，現在也開始驚惕道：

「呵，最好別跟他太接近。」

平素跟武藏沒有接觸的人或婦孺之輩，在路上遇到武藏，都恐懼地把眼光移開。

信濃守知道這些現象後，一天，召集年輕武士到書院，說道：「你們大概都認爲武藏擊傷我的厨子，很冷酷無情。起先，我也這麼想，但經武藏解釋後，我才知道這是錯誤的想法。」

接着，他便向年輕武士談起武藏對兵法的態度。年輕武士越聽越覺肅然。修習兵法的嚴肅性已深深攫住他們的心。

信濃守最後說：「武藏的兵法毫無遊戲成分。而且，武藏即是兵法本身，亦如一般的評議所云，他就是明晃晃的白刄本身。所以全身含蘊刀光劍氣，觸之即有殺身之禍。」

接着回顧身旁的伊織，說：「伊織，是這樣吧！」

「是！誠如主公所言。我想特別說一下，父親在兵法上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以劍相對時，沒有父親，也沒有兒子，更沒有武家百姓之別，甚至萬有一切皆平等。父親曾用『萬里一空』一句話向我解釋此一心境。」

「嗯，萬里一空！確是佳言。」

信濃守擊掌稱讚。伊織繼續說：

「還有一件事我想說的，父親現在仍像初學者或少年人一樣勤修不怠。父親經常對我說：『伊織，我也跟你一樣，現在才開始呀！』當然，父親的『現在才開始』跟我的『現在才開始』含有段數上的差距。父親確實是這樣想，日新月進，勤修兵法不已。」

說着，伊織自己也像少年人一樣，眼露光芒。至此，年輕武士似乎才了解武藏的眞髓。武藏的這些看法旋即傳遍全藩，誤解變成了敬畏。

另一方面，厨子傳次在城裏接受治療，好不容易才撿回了一條命，半年後離城而去。他天生偏執，以此爲因，痛恨武藏。離開小倉後，不知什麼因緣，傳次依恃厨子朋友的引介，終於在肥後八代出現了。

十五

八代大街有家名叫「花房」的館子。在當時，這是重臣也常去的高級館子。這兒的大師傅定吉，手藝高妙，却也是個直爽的人，而且待客禮儀有加。

高田五郎太和主水，一晚相約到花房小酌。五郎太服務於本藩的財經部門，是一頗有聲望，食邑五百石的武士，跟主水素日友誼深厚。

此店最著名的鯉魚片端出後，五郎太交代女侍說：「味道確實不錯。喂，把定吉叫來！」

定吉立刻瀟洒地走到客房。

「老爺，還是跟往常一樣……」

「嗯，你也喝一杯。」

「謝謝。」

在這來往應酬中，定吉說：「老爺，我這兒新近來了一個手藝很好的厨師，能否請幫忙在衙裏找到差事？」

「定吉，不管手藝多好，衙裏的工作有其特別麻煩的地方。」

「那倒沒問題，他是小倉小笠原信濃守殿下寵愛的廚子。」

「什麼，小倉？」

主水搶先問道。

「是的……他遭到意外的災厄，只得離開小倉，到這兒來投靠我。」

「眞的？我很想知道一些小倉的事，請問他見過宮本武藏沒有？」

「啊！」

定吉露出誇張的表情。

「老爺呀！豈止見過，就是因爲那個武藏他才離開小倉的……」

「唷，那是爲了什麼？」

「那廝自命有點蠻力，竟要去試試武藏的刀法，結果反被武藏擊傷。」

「嗯。」

「眞不愧是武藏，僅一旋身，就用刀鞘扎了他的胸部。我的朋友束手認錯致歉，武藏不聽，拔刀以刀背擊打我朋友的手脚。因此，朋友的肋骨和手脚骨都折斷，重傷瀕死……」

「原來如此。」

「性命雖撿回來，却因對武藏無禮，最後只好離開小倉。」

定吉說的與事實略有出入，因爲傳次就是這樣揑造的。

十六

不過，主水立刻便洞察眞相。主水自己也是第一流的兵法家，武藏反擊乃理之所然；只用刀背擊打，勿寧說已很寬大，若是自己，一定斬殺無赦。

定吉說，用刀鞘一扎，廚子卽伏身認錯，主水也看出了其中的虛僞。就武藏的行動而言，兩個動作之間不可能有認錯的餘裕。

但主水却內心暗喜，對手既是無知的廚子，要强調武藏冷酷，這是最好的材料，於是，裝出

作嘔的樣子，說道：「唉，武藏竟是這等人物！饒了他，是兵法家的恥辱。若是一般人可以一笑置之，對武藏却不能如此。他原本就是無血無淚，如魔鬼般的傢伙。在與那著名的吉岡一門比試時，武藏一刀就把當時十三歲的又七郎砍殺，以此已足以說明他冷酷無情的本性。」

接着又勸五郎太道：「高田兄，無論如何，他是一個敢向武藏挑戰的豪快之人，何不推薦他到衙中的膳食部門去？」

高田五郎太亦有此意，乃伺機向三齋侯推薦，任用傳次爲衙中出納課內的廚子。

傳次與武藏之事立刻傳開。襲擊武藏一事大家雖未親睹，但傳次已爲衆人津津樂道，旋卽名揚全藩。對武藏的批評也紛然雜陳，例如說他是：

「無情之徒。」

「冷酷如冰之輩。」

「是殺人鬼的化身。」

於是，以前的惡評愈加廣佈，對武藏的態度也越來越冷淡。

這些惡評當然傳進了新太郎等親武藏者的耳朶。露心問題發生時，佐渡說：「今後，對武藏的事，最好愼言。」

所以新太郎對一切也只好充耳不聞，噤口不言。

佐渡這樣說，並不是畏懼輿論，他認爲沒有實際見過其人，縱然費盡口舌，也無法讓人了解武藏。

廚子之事最後似乎也傳到佐渡耳中。他喚來新太郎，沉重地對他說：「新太郎，可不能衝動。殿下一句話可決定一切，總會有這樣的時機，這樣的時機必定會來臨。」

接着又問道：「你認識松山主水嗎？」

十七

佐渡和新太郎老早就知道，松山主水深得三

齋侯寵信，待之以客卿之禮，並負責指導家臣兵法。不過，一般上層藩士對三齋侯所作所爲，向來愼言愼行，不輕易觸及。

三齋侯雖傳位忠利，自動引退，但並非已到老得不能過問藩政的地步，甚至老而彌健，而且藩政也無任何差錯。可是，忠利自幼爲德川家人質，深爲家康所寵愛，到秀忠（家康後的第二代將軍）時，已成將軍最親信的近臣而受重用，到第三代將軍家光時，雖是外様大名，却已成權力超越譜代大名的德川家柱石。

將軍家對忠利的信賴遠過於其父三齋侯，細川家從小倉轉封爲肥後五十四萬石的太守，便是對忠利本人的恩惠，三齋侯的引退也許是彼此默契的條件。

三齋侯原是賢君，故萬事隱忍，高高興興地引退，而將藩主之位讓給忠利。但他天生健壯，對藩政多少有點依戀。而忠利善解人意，對父親三齋侯的心境也很能了解。

因而萬事謹愼，不失父子之禮，甚至對藩政也儘可能採納三齋侯的意見，並且嚴禁家臣批評三齋侯的行誼。最能體知其中過節的是長岡佐渡。

所以，從佐渡口中露出主水的名字，今天還是第一遭。

「是的，屬下認識。」

新太郎謹愼簡短地回答。其實佐渡自己也已略知梗概。

「據說，他曾到過江戶。他確如八代地區所言，是第一流兵法家嗎？」

「就本領而論，在江戶確是第一流。」

「和武藏的關係呢？」

「師傅並不在意，但主水却視先生如寇讎。」

「比試過嗎？」

「雖是第一流，向師傅挑戰，仍不够格。充其量只不過是暗中偸襲吧！」

「武藏對主水有什麼看法？」

「二十年前，主水十八九歲時，師傅已認識主水。大人大概還記得，送悠小姐到中津的鴨甚內黨徒中，即有主水其人。當時，主水曾襲擊師傅，師傅視主水之劍不凡，暗中對他似有所期待。」

新太郎的語氣越來越强烈。

十八

新太郎繼續說：「因此，迄今爲止，雖曾數度偸襲師傅，師傅總輕輕放過。」

「原來如此，這才是兵法之道！武藏却也寬大。」

佐渡露出深受感動的表情，低聲自語。新太郎加强語氣說：「不過，師傅一再說，主水心意不正，切不可大意……」

「嗯，我也這麼覺得。老君侯似乎很喜歡主水，一直都想聘用他。依新訂的聘任法，老君侯用人也須獲得殿下的同意。我想，老君侯將和殿下提及主水的事，我着實很擔心。」

「大人明鑑！」

「老君侯的話，殿下向來不肯嚴拒。聘任主水，殿下也不會不顧情面地加以辭謝。」

「大人！」

新太郎突然眼露光芒，趨近說道：「要辭退主水的出仕，可讓武藏先生和主水決鬭。我相信，老君侯，和藩裏對師傅懷有惡意的人，親眼見到兩人的決鬭，一定會知道誰是誰非。」

「嘿，不錯，這確是妙法！」

佐渡深爲嘉許，但立刻又說：「但這不能立即付諸行動。總之，新太郎，你替我小心探訪他的作爲。」

於是，智謀高邁的佐渡遂順其自然，毫不提及主水。主水以爲這是良機，愈發討取老君侯的歡心。熊本藩士中，欽慕其兵法者也越來越多。於是有人眞心眞意地說：「松山先生的兵法超過

武藏，理應接他到熊本，任為師範。」

另一方面，武藏在小倉作夢也沒想到熊本已發生這種不利的氣候，只一味暗自構畫熊本可能是自己安身之所的景象。他甚至根本沒有注意到主水已住在八代，新太郎的來信雖洋洋洒洒一大篇，但並未提及這些事情。武藏自己也常想到要親往熊本一行。

但是，武藏與小倉藩士日益熟絡，伊織也愈受殿下信任，小倉似乎越來越難以離開。不過，對武藏而言，在任何地方，每天都是真理的探究，都是為真理而戰鬥，所以他並沒有閒着。

武藏也繪畫，有時也追求大自然之美，徜徉於山野之中。但這不是閒散地享受風物景緻之樂。他一直都嚴格地與現實對決，因此，武藏終於無暇走訪熊本，在小倉一住數年。

第五十四章　災厄

一

寬永十三年（一六三六），將軍家光患憂鬱症，十四年，病勢愈趨嚴重，已無法掌理政務。朝廷不時遣使慰問，家光也無法接見，因而風傳將軍已逝。九州地區甚至傳說尾張大納言（尾張藩係將軍同宗的御三家之一）已繼位。

話說九州長崎一帶，入夏以來，因天旱，原本碧綠的農田一片枯黃。入秋後，梅花、櫻花（都是冬天開花的植物）爭奇鬪艷。夕陽紅得異常，天候的異變接連而起。

人們莫不懷着不安的情緒：「難道這是天變的前兆？」更明確的流言也蜂擁而起。先前，被逐出日本的傳教士曾揚言道：「枯木開花，東西浮現紅雲，耶穌教大興，人人頭上高舉十字架，山野飄揚白旗，時為五五之年。」

從當時算到寬永十四年正好二十五年，所以寬永十四年正是這傳教士預言的年代。而且，據說天草大矢野村的基督徒松右衛門、久右衛門、善右衛門、森宗意四人均保有這傳教士的預言書。

由此觀之，這流言之受注目概可想見。幕府鎮壓基督教的命令也因此日趨嚴厲，松倉、寺澤等小諸侯以這命令為藉口，更加強對老百姓的苛斂誅求。

不平浪人的策劃藉這機會不斷發展，一方面籌足武器彈藥，一方面散放流言，煽動民心。同時還宣說益田四郎時貞是上天為拯救基督教而派遣下凡的天童，藉以收攬民心。

益田四郎（亦稱天草四郎、大矢野四郎）有異常的才能，信仰虔誠，容貌清純端麗可媲美法國的聖女貞德。既是天使，自須美麗清純，且是無垢的童貞。在這一點上，四郎確是最恰當的人

選。

當然，這一切全在暗中隱密進行。寺澤（天草）、松倉（島原）附近的大名（諸侯）都無法清楚掌握其實際情況。其中雖有一些浪人，但大多數是農民。

「即使暴動，也不會有什麼。」既然如此，擁有重兵的大名也就未加特別注意，他們的家臣甚至毫不在意。

但，伊織却一如平素，不斷密切注意。今天，入城晉見還家途中，不安地眺望着異常的夕陽，於是加緊步伐，趕回家裏。

二

武藏正垂目靜坐。

「我回來了。」伊織施禮說道。

「父親，今天又是那令人討厭的日色。」

「哦。」

武藏靜靜點頭。

「父親，對於這異常的夕陽顏色究竟應如何觀察？」

「易學書上說，無論吉凶，其徵兆將顯現在雲上，兵書上也告訴我們，會戰時，可由雲的色彩、形狀與動態探知敵情。但遺憾得很，我無法舉出確證。我只能說，看見白雲，心情舒敞；看見烏雲低垂，心情沉重。這是就雲而言，其實，日、月、星辰莫不皆然。尤其『日有異變，天災將起』一辭已陳腐不堪；只能說，太陽照射，則天氣悶熱。看見今天這樣赤紅的夕陽，難免會有不安之感，於是把它跟人世間的一些事象牽連起來。伊織，這是人情之常呀！」

「父親，這麼說來，這種不安的心情也可用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嘛！」

「嗯，的確如此。同時也可以用在兵法上。可利用此不安之情，却不能爲之所乘。能將日月星辰引爲己用，必可獲絕對勝利。在船島跟小次郎決戰時，我背對太陽而獲得必勝的信心。」

「謝謝父親的教誨。」伊織兩手伏蓆致謝。

「父親，市區內有人散放不穩的流言，今天已被逮捕，正在審問中。」

「哦。」

「基督教傳教士論及日本的未來時，預言說：枯木開花，東西浮現紅雲，耶穌教大興，人人頭上高擧十字架，山野飄揚白旗，此爲五五之年。這預言已到處傳播。」

「有這等事？」

「現在已經知道，這是基督徒把將軍違和、田園歉收和天候的異常牽連在一起，並利用人心的不安，所發放的流言。」

「也許如此。基督徒中有軍師吧？」

「有，而且是相當了不起的人物……，今年內，也許會利用人心的不安，乘時而起。」

「嗯，也許如此。呵，對了，伊織，由利公主和森都有沒信來？」

「這半年多來，一直都沒捎信來。」

「伊織，我却祈望公主平安無事。」

「是的，我也如此……」

伊織眼中隱含着不安。

三

由利公主的工作稍一不愼，即有被基督徒仇視爲破壞宗教，被奉行視爲犯法而遭捕之虞。因爲公主的工作，武藏和伊織都爲公主崇高的心靈所感動，也爲公主意氣的豪壯而覺與有榮焉。但是相隔遙遠，他們日益牽掛公主的安全，這或許是骨肉之情吧！

伊織繼續說：「當差的沒有消息送來，公主的工作一定是進行得很順利。」

伊織在長崎市區收購的土地，後來蓋了小笠原家的屯駐所，並派有人員駐紮該地。駐紮該地的差員也會向伊織報告公主的消息。

公主養護基督教的孤兒，一如往昔，神出鬼沒，在奉行神尾背後擾亂，却又逼使神尾不得不

服氣，現在已收容了幾十個孤兒。公主的愛與雄辯也使繫獄的基督徒接連轉宗。

孤兒的養護表面上是奉行所的業務，市民們也讚揚此一工作，使神尾比以前更得人望。因公主之力，轉宗的基督徒不斷出現，這也成爲神尾對幕府的功績。

另一方面，基督徒對公主的信賴也不差。公主設計把他們的孩子接過去養育，他們因此認爲公主是站在自己這一邊的。

最後，公主把行動指向島原的農村。如前所述，領主松倉對農民極爲暴虐。不只基督教，就是滯繳稅款的人也立刻逮捕下獄，因而，雙親被捕只留下孩子的農家、丈夫繫獄只有婦孺在家的貧農，這類可憐的家庭爲數衆多，再加上天候不調，愈增凄凉。

公主領着駒之助等三個年輕武士和與市潛入島原的農村，走訪這類家庭，給予金錢物資，並準備把若干沒人照顧的孤兒帶回長崎。

村人合掌對着公主低聲稱頌道：「哦！聖母瑪利亞！」

村人們似乎眞的把公主看作聖母瑪利亞的重臨。

對此，公主微笑回答說：「我不是基督徒，我只想作沒有父母的孩子的母親。」

她不僅給予金錢物資的幫助，也替骯汚的孩子冲洗，細心照顧生病的兒童。

於是，感激的村人中，有人揚棄十字架，說：

「瞧！那位小姐！她不是基督徒，心地却像聖母一樣善良優雅。讓孩子受地獄之苦，那算哪門子基督徒！」

四

突然出現的由利公主，在暴政與災害中呻吟的島原半島農民心靈中灑下溫暖的慈雨。

公主決不說耶穌教是罪惡，只要求對孩子的

前途加以反省。一旦深入反省，自然會達到信奉政府所禁的耶穌教，將給孩子帶來不幸的結論。

公主曾對農民說：「我不懂耶穌教，所以我不能說它是好是壞。如果耶穌教是眞實而永恒的，那麼，無論幕府如何禁止，都不會消滅。縱使暫時從日本消失，有朝一日也會再回來。到那時，也許幕府也會接納耶穌教。相信這時期定會來臨，好好養育子女，豈不就是眞正信奉上帝之道？」

聽公主這一席話，農民大都點頭稱是。

基督教的領導者反覆向農民敍說爲堅守信仰，執戈而起，乃理之所然。天童天草四郎的出現、預言書的發現就是使這種說法正當化的最後證據。

公主也對農民說：「各位，你們都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執戈而起，也能够像武士那樣戰鬪，但這力量會帶來災厄，因爲世上有人想利用人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野心。我希望你們想一想，你們的上帝勸你們執干戈而戰嗎？據我所知，卽使國王虐待信徒，基督也不會要人起來抵抗。基督自己最後被國王逮捕，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但弟子們也決不報仇。」

這段話似乎頗使農民感動。

對公主的出現，最感驚異的是基督教的領導者。他們因公主在長崎豪勇的作法，本來以爲她是站在自己這一邊的，但現在他們把她稱爲幕府的間諜、傷害上帝的魔鬼，開始激烈地加以排擊。

公主到島原南端，靠近海口的村莊，拜訪有三個孩子的貧窮農家。孩子的母親身體羸弱，七歲的次女因患重病，已瀕臨死亡邊緣，躺在床上。公主在這農家住了四天，盡心照顧這少女。一晚，四五個陌生的農夫來訪。公主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武士僞裝的農夫。他們交相指斥公主之後，强迫少女的母親說：

「你的丈夫茂右衞門先生是一個赴死仍唱上

帝之名的虔誠基督徒，你不該從這幕府的鷹犬得到益處，快，快當我們的面把她驅逐出去，不再接受她的照顧。」

五

公主微笑地傾聽他們說話。背後，與市露出微妙的表情忍耐着。

被教訓的母親雖然遲疑，却拼命地說：「是的，長老，我先生欣然地應上帝之召去了。他是很幸福。我也曾好幾次想追隨其後到天國去。但一想到留下來的孩子，我做不到。每天忍苦度日，終於這孩子病了。這位小姐到這裏來拯救他。我想，這位小姐才是聖母瑪利亞的使者。……我現在仍然覺得這樣。」

「嘿！你說得多可怕，瑪利亞的使者，笑話！」

那些農夫裝扮的浪人可能就是基督徒的長老，一面斥責這母親，一面把目光轉向由利公主。其中一人說道：

「你這婦人！我們已經知道你的眞面目。你跟奉行神尾同謀，表演下流的把戲，施恩於基督徒，以掩人耳目，你是基督之敵！你就是那個經營白百合寮的由利公主吧？」

公主依然微笑着說：「不錯，我是白百合寮的由利。我唯一覺得意外的是，我竟然被認為是基督之敵。其實，我既不是基督徒的仇敵，也不是朋友，對德川家亦然。我唯一的願望是世上孩子的幸福。我所以和基督徒相對抗，是因為許多人把自己的孩子帶上信仰之路，而使孩子不幸福。」

「這，這是不可能的！即使不接受異教徒的恩惠，基督徒的孩子也可獲上帝的拯救，快給我滾！」

這些長老怒吼着。公主却「哈哈哈」地笑着說：「既是萬能之神，為什麼要遺棄這些崇高殉教者的遺族？呵，不，你們是上帝的使徒，為什

麼讓這家人挨餓？願聞其詳！」

「這，這……」

長老囁囁不能言。公主的說法只是很簡單的反問，但公主身上散發出來的威嚴已壓倒了他們。這時，霞駒之助、和泉次郎和雷電源之助三位青年走進來，在公主身旁低聲說些什麼。

「嗯。」

公主點頭，接着站起來，說道：「那麼，孩子和母親都一齊到長崎去吧！船已準備好了。」

六

那位母親不知所措地望着公主的臉。她和公主談起了到長崎的事。

公主半對長老說話似地說下去。

「若不到長崎找個好醫生，姑娘就沒救了。姑娘寶貴的生命，必須靠作母親的儘量加以維護。為今之計，只有跟我們一道赴長崎。眞的，須要快下決心……」

「好，我們去。」

那母親終於答應。而且像換了人似的，以堅定的口吻對長老說：

「長老！我為了挽回女兒的性命，要到長崎去。我想，在天國的丈夫一定會高興我這樣決定，上帝也一樣！」

「怎麼可以？你會下地獄哪！」

一名長老怒氣衝天地叫道，但那母親依然不屈。

「長老！如果上帝說：別到長崎去，那就快顯奇蹟在這地方治好我女兒的病！」

「有四郎先生呀。」

「那就請四郎先生來！」

「你這該死的傢伙！」

長老們終於噤口無言。

「那我們走吧！」

公主向駒之助示意。旅途的一切已準備妥當，那母親背着小兒子，手提包袱。生病的女兒躺

在門板上，由次郎和源之助抬着，最大的兒子由公主牽着他的手，開始起程。但長老並沒有離去，帶着嚴肅的目光，跟在後面。

到了海邊，一夥搭上一艘漁船，立刻離去。

這時，沿着海灘，一個看似大名侍童，衣着華麗的少年武士，在一隊武士簇擁下，緩緩走來。胸前，銀色的十字架閃閃發亮。

「哦，是四郎！」

長老高興得叫了起來。

「四郎，殉教者茂右衛門的妻子被魔鬼拐走了。」

「什麼，魔鬼？」

說話的並不是四郎四人，是隨從在後的大矢野作左衛門。他是豐臣氏方面的浪人，年約四十，赭紅色的臉。

「是那婦人！那在長崎開設白百合寮，名叫什麼由利公主的幕府鷹犬。」

衆人的目光一齊投注到海上。

「原來如此，我已聽說過。」

四郎點頭，突然從懷裏取出短鎗，喊道：

「好，給她顏色看看！」

作左衛門勸阻道：

「首領，暫緩一下……」

七

「什麼？不能射？」

四郎訝異地回顧作左衛門。

「魔鬼必須用魔鬼般的方法消滅，否則不能使誤入迷津的人覺醒，我有妙策，就讓我來……」

「好吧。」

四郎頷首，將短鎗收入懷裏。

船激起白浪，逐漸向海上行去。公主站在船尾，微笑地喚道：

「四郎先生！請給村裏的孩童幸福吧！」

四郎怒視公主，默默佇立。

「首領，進行除魔祈禱！」

四郎在胸前畫十字，輕聲唸唸有詞。這是西班牙的祈禱文。以作左衛門爲首，衆長老都立即俯跪在地。

這時，先前站在樹蔭下凝視的一羣村人，邊喊：「四郎先生！」邊奔馳過來。然後，他們也都跪下，低垂着頭。

四郎祈禱完畢，村人紛紛投訴生活的苦況：

「上天的使者！四郎先生！請救救可憐的老百姓吧！繳了稅，我們便沒東西可吃；若不繳，又要被關進牢裏。」

作左衛門回道：「各位，我們的苦都是暫時的！先前回國的雅可普神父所說的話，現在已親眼目睹了。」

「那名望高揚的傳教士的預言，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這兒天草大矢野村的百姓松右衛門先生、久右衛門先生、善右衛門先生和森宗意先生，年輕時便經常聽那神父這麼說。不僅如此，天童四郎先生也得過這神諭呀！」

「噢，神諭？」

「首領，請你告訴他們神諭吧！」

四郎挺胸，朗朗說道：「一天，我在赤紅的夕陽下，佇立海邊，向上天祈禱，求祂拯救可憐的人民。這時，天邊有一道白光，傳來天使米嘉埃爾的聲音，說：四郎呀，雅可普神父所說，確實無誤，你要站起來，率領人民敉平違背上帝的人！那時，基督教才能振興，讓上帝的榮光照耀信仰的人吧！」

四郎的聲音清澄有神，臉如處女般明亮，眼中燃燒着勇氣與信念。

「我要先滅天草的寺澤，再擊島原的松倉，而後奪長崎，平九州，向江戶進軍！」

四郎以威凌的聲音繼續說。

八

據傳，四郎當時年在十六或十八歲，是一個眉清目秀的美少年。有的書上說，他不學而能讀，也會使用各種不同奇妙的法術，所以他一定有乩童般的異常精神力。但他決非陰險狡猾，可能是多愁善感，純情多夢想的少年。

四郎也許自幼親見幕府殘暴的彈壓基督徒與苛歛誅求，以致激於義憤，夢想打倒幕府的爪牙寺澤和松倉。也可能，島原的農民期望有這類英雄出現。這兩種夢境遂在異常的氛圍中成長，而導致天童四郎的出現。顯然，將這少年英雄型製成更英雄的天使形像，而加以利用的就是浪人。

四郎決不是騙子。古文獻「別當杢左衞門覺書」中載稱：

——這時，大矢野島有益田四郎其人，年十六，有名望。四郎不學而能讀書，能講解經文，申言不久將至基督之世，遂有人請其展示證據，彼由天招鴿，於手上產卵，剖之取出基督經文……

據說，這是親信浪人與長老所杜撰的。不過他是名鎗手，劍術亦不落人後，所做的預言也都能一一符應。

他說，他曾聽過天使米嘉埃爾的聲音，對他來說，這也決非虛言，他確於某日漲潮時分聽到了這聲音。

於是，他的信念愈發牢固，眞以爲自己是天童，浪人與長老奉他爲首領，也毫無不可思議之處。

早跟基督徒同其步調的天草農民，以四郎爲首，互相來往頻仍，暗中準備起事。島原的長老也在湯島與四郎黨人聚首，以待時機成熟，衆長老自然不會放過向農民宣揚四郎之事。

四郎現在已出現在島原。這雖然非常危險，但是，爲了與由利公主對抗，不得不如此。

「啊，四郎先生，所言甚是！」

村人齊聲呼喚。這時候，大矢野作左衞門跨步向前，開口說話。

九

大矢野作左衞門是抬出四郎的始作俑者，也是實際上的領導者。「天草征伐記」中載有大矢野作左衞門的名字。他的父親亦名作左衞門，是大阪戰役，德川家勇將本多忠朝的譜代家臣，在主公忠朝之前戰死。但大阪戰役（卽豐臣家與德川家之戰）陣亡的本多家臣是大屋作左衞門，而非大矢野。又，本多家屬德川陣營，所以其子起事反德川，着實令人費解。

總之，無論就智謀、口才而言，作左衞門堪稱農民暴動的總指揮。他推擧四郎爲首領，巧妙掌握人心，而後逐漸邁向武力起事之局。

他環顧村人，熱切地說道：「各位，這次隨首領四郎先生到這裏，是有特別原因的。據傳，女狐最近從長崎到了此地，用甜言蜜語哄騙婦孺，以致出現了叛教者。」

村人噤口傾聽。

「各位，這女狐說，不要把孩童帶上信仰之途，爲了孩子，要大家屈從幕府的禁令與橫暴。多麼冒瀆的話語！上帝會同樣的把榮光賜給孩子，神與我們同在。現在，雅可普神父所預言的時候已到，天使米嘉埃爾已經告訴天童四郎先生，要他拿起劍來建立神國，天使沒有第二句話，勝利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怎可爲了眼前的孩子之愛，而背棄上帝！各位，別讓那女狐接近你們！牢牢守住你們的村莊！」

「對，對！做太太的都比較輭弱，所以會奉那女狐爲聖母瑪利亞。四郎先生，請您設法曉諭婦人們！」

一個年長的村人上前回答，這村人很可能就是村長。

「到村裏去！」作左衞門說。然後向四郎垂首請行。

四郎點頭，氣宇軒昂地走出松林，後面跟着麾下的浪人、長老與村人。

但走不多遠，便看見兩三個年輕人從村莊那邊踏着白沙奔馳而至。

「大家小心呵！衙役到村裏來了哪！」

衆人頓然停住脚步，連作左衞門也顯得遲疑困惑。但前頭的四郎毫不爲所動，邊行邊說：「繼續走！」

「首領。」作左衞門欲有所言，四郎却不理會，低聲說：

「我與神同在！」

十

松蒼的衙役是爲捕拿滯繳年貢的百姓才潛進這村莊。

四郎領着一夥人進入村裏時，衙役已經踏進一個百姓家，正痛責請求延期繳納的主人。而四郎却直入屋裏，沉穩地問主人道：「什麼事？」

主人茫然地仰望四郎。高貴的臉龐，白綾布上掛着輝耀的銀十字架。

「哦，你是？」

「天草的傑洛姆四郎。」

四郎故意取個基督教名字。

主人激動地想說些什麼，衙役却已搶先喊道：「什麼，四郎？」

然後擋在四郎前面。四郎毫不在意地問主人道：「是繳稅的事吧？」

「是的，因爲繳不出來，所以他們要把我抓到牢裏去。」

這時候，四郎才轉臉對衙役說：「是這麼一回事嗎？」

「哼！哪有你說話的餘地？你是他藩的人，快滾出去！」

官位較高的中年武士瞪目怒吼。四郎却從容說：

「你難道不知道嗎？我是基督徒四郎！在神恩之下，任何人都一樣。我想幫助這家主人。」

「什麼，你要幫助？你想造反啦？」

衙役手握刀柄，四郎微笑說：「遺憾的很，我並不怕刀。」

四郎挺胸向前踏出一步，衙役連連後退。衙役都以爲四郎會使用神異奇妙的妖術。

四郎一面笑一面說：「我沒有說要造反，只想替這家主人代繳滯納的年貢。我沒有米，如果繳錢，要多少？」

從開頭就覺得害怕的衙役，到這時候才鬆了一口氣。但他依然擺着官架子說：「當然可以，金錢是天下至寶，無論是他藩的人或基督徒，其價値依然不變，四郎，這村莊另有兩人滯繳，你也要一起付嗎？」

「好，一起付，要多少錢？」四郎從懷裏拿出重重的錢袋。

十一

松蒼家的衙役本該逮捕基督徒的巨頭天草四郎，但因畏懼四郎的妖術，所以從四郎手上接過繳納的稅款，便立刻離開村莊。

然而，不久便流傳着悅人的謠言，說四郎繳給衙役的金錢並非眞錢，而是樹葉。百姓聽了莫不撫額稱快，四郎神異奇妙的天童形象愈加喧嚷流佈。

其實，四郎並沒有施展奇蹟，他只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島原各村莊，敍說雅可普神父的預言，宣揚天使米嘉埃爾的神諭。

農家已到秋收的時候了，但因天候不順，田園皆毫無所獲。四郎的宣傳更使自暴自棄的農民怒火塡膺。農民已逐漸傾向叛變，最後甚至懷着必勝的信念。

不過，這主要仍是男人的想法，太太們未必贊成叛變，女人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比男人重視家庭，而家庭的中心則是孩子。母親都希望無憂無慮地把孩子養大，因此，人間世非和平不可。從男人方面看來，世上的女人都是過分利己的和平論者。

島原的女人如此，由利公主也不停地向她們遊說。公主領着生病的一家人回到長崎後，沒過幾天又遄返島原，跟四郎作對，走訪各村莊，呼籲道：「保護自己的孩子！」而且又把十幾個窮人孩子送往長崎的白百合寮。男人都投以冷漠的眼光，女人却比男人之盲信四郎更傾倒於公主。

公主溫言善語對待婦孺，也跟四郎一樣，遇到松蒼的衙役逮捕滯納年貢的百姓時，她用一句話就把這些衙役打發回去，她說：

「我是長崎的由利，你們快滾！」

她對太太們則說：「惡不會長久維持下去。松蒼重治老爺若再繼續行暴，幕府會把他撤職。不然，我也不會寬恕他。」

因而，島原的農村雖然蘊藏着推舉四郎起事抗暴的戰雲，但女人對和平的祈願依然强而有力。

另一方面，領主松蒼雖已注意到這種不穩情勢，但爲了讓附近的大名只注目本藩的繁榮，而欲加掩飾。而且，他輕視百姓的實力，遂更以殘暴態度對待百姓，並且刻意檢舉基督徒，甚至向幕府控訴由利公主，認爲她支持基督徒。

第五十五章　爆　發

一

九月（舊曆）底，四郎回到天草，由利公主也不期然地返回長崎。當時，白百合寮收容的島原孤兒與窮苦兒童已有五十多人。

起初，白百合寮的費用依約是由奉行所支付，近來却幾乎全由與市一肩挑起。當然，這並非强迫，而由與市自動捐助。與市不僅支付費用，甚至把店裏業務全委託給妻子和經理，自己住在寮裏，全心照顧孤兒。

「公主，我從出生以來，現在才第一次感覺到生命的意義。公主，你知道，我討厭刀，並不是因爲我怕死。把刀用在人和人的斷殺上，我才討厭。我內心最痛恨的是斷殺。但是，只要有益於公主的工作，就是被殺，我也坦然無懼。」

與市曾經好幾次這樣告訴公主，使公主莞爾微笑。

森都起初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但慢慢地也爲公主的工作所吸引，彈琵琶給孩子聽，跟孩子談話，並以此爲樂。

一天晚上，他跟公主和與市三人同處，表情尷尬地說：「我自從家康公手中接受監視基督徒的任命狀後到今天，直接間接由我送上刑場的基督徒，已不下數千人。在這以前，我根本不以爲意，因爲我認爲這是爲了國家，爲了所有的國民。爲消滅擾亂人心的邪教，我認爲縱使殺了一百萬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森都的話越來越昂奮。

「但是，現在，我發覺我的想法錯了。公主的工作告訴我，無論是基督徒或邪教徒，人的生命都是一樣尊貴。公主也親身教我，如小蟲般毫不足取的孤兒生命，也和大臣宰相的生命一樣，毫無差異，都具有同樣的價值。」

森都兩手伏蓆說道：「公主。昨晚，我已把家康公的任命狀燒燬，我不再監視基督徒。從今以後也讓我助公主一臂之力吧！」

由利公主以深邃的目光和善地傾注在森都身上。

「森都先生，謝謝你。我們的工作勢必越來越艱難，奉行所和幕府不久將會壓制我們。基督徒當然也可能視我們為仇敵。世人會嘲笑我們。我們最後可能會被消滅。但讓我們緊緊地手携手貫徹到底吧！」

公主眼中突然浮現着淚珠。

二

森都有了這種心境上的變化。此後的森都已全心全意傾注在白百合寮的工作上。

但，奉行神尾的態度却日趨冷淡。由於公主的幫忙，他在市區內的風評越來越好，也深獲幕府嘉許。不過，他也開始感覺到公主的觀點和自己的立場迥然有異。

「如果讓她這樣發展下去，有朝一日，也許會成為一個非常可怕的敵人。即使在今天，只要公主一聲號令，市民可能就會揭竿而起。」

神尾這麼一想，不禁毛骨聳然。此外，他還向伊豆守之外的其他閣老報告，說公主可能有二心。但表面上他却若無其事，或走訪白百合寮，或邀公主到己宅，以討取她的歡心。當時，長崎奉行是最難擔任的官職，所以任此職的決非凡庸之輩。

公主雖然已有所覺，但事已至此，決不能畏縮，袖手不前。她已暗中察覺到未來的苦難，所以她常有意無意地要與市、森都、駒之助等也要有此覺悟。不過，她的活動反而因此愈發積極。

十月十日晚飯後，孩子們羣集在客廳，森都開始彈奏琵琶。

「伯伯，今晚彈悲悽的調子……」

有人這樣要求。

「什麼，悲悽的調子？」

「對呀！對呀！」孩子們齊聲說。

秋夜，蟲聲悽悽，風聲悲涼。許多失怙的孤兒莫不受此情景感染。

「森都先生，就煩你依照孩子的意思彈彈……」

也許有此同感吧，由利公主添加了一句。

「好！」森都眨下眼睛，立刻拿起琵琶，彈唱壇浦之戰（源平最後之戰），敍述的是幼帝安德天皇投水的那一幕。

無論孩子或大人都屏息靜聽。不久，孩子中飲泣聲頻頻而起，公主眼中隱含淚水，敍述的森都亦然。

曲調結束後，孩子臉上全為淚水沾滿，但眼眸明潔清純。公主吐了一口氣，仰首望着與市和駒之助等人。

哄睡孩子後，公主請眾人到自己的起居室喫茶，然後大家開始閒談。這時，森都突然俯首對公主說：「公主，可不能鬆懈呵！」

三

公主本來就沒有鬆懈，但看到森都的模樣有點緊張，不由吃驚地問道：「有什麼感應是嗎？」

「剛才彈琵琶的時候，感覺到大敵已近在身邊……」

「那會是誰呢？」

「一定是基督徒，可能是四郎的手下。不過，奉行方面也不能忽略。」

「公主，我們去看看！」

駒之助向兩個夥伴示意，然後站了起來。

「那就辛苦你們了。」

公主向來鎮靜自如，現在也悚然為戒，她對森都和與市說：「今晚也請你們住在寮裏，照應一下。」

談完話，自己便逕往探視住在寮外的殉教者

茂右衞門的妻子阿島和她的孩子。病人經過細心治療後，已經能夠獨自行走。

不僅母親如此，連孩子們也認爲公主是眞正的瑪利亞。

「再一個月，病人就會痊癒了。那時，你們就可回到島原去。」公主說。

母親和孩子互望了一下，母親猶疑地說：

「公主，孩子的病能够治好，眞高興。但要跟公主離別，又令人難捨。」

「阿姨，我們不想回島原。」

孩子仰望着公主的臉說。

母親接着說：「公主，不只我們母子如此，其他從島原來的孩子也不願回島原，都想一直留在公主這裏。」

公主微笑着，但眼中已全是淚水。

「…那…那你們和其他孩子都一直留在這裏好了。我已明白的向島原的人說，我不願意有糾紛發生，但是，那邊很可能會發生暴動。說實話，我實在也不願意你們回到那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尋找一塊好地方，好讓你們重操農事。」

公主懇切地說。尋塊地方，從事農耕—這是第一次從公主口中露出口風。其實，公主心裏早已有這種計劃。

四

當晚，第二天晚上，都平安度過。

公主領着駒之助，再度出現於島原。奉公主爲瑪利亞，祈望和平的太太爲數甚多，但暴動的徵兆已日益明顯，而到了一觸卽發的局面。

公主停留島原數日，又遄返長崎。到時已是夜半時分。三十多個覆面武士搗毀大門，闖入白百合寮。

公主聽到聲音，立刻整裝奔赴孩子房間，叫起孩子，羣集到大廳。從外頭傳來了厮殺的喊聲。森都和與市都住在寮裏，除駒之助、次郎、源

之助之外，還有五、六個同志。

孩子都嚇得直抖。

「有强盜進來。不過，你們都會很安全。好，靠到阿姨身邊來……」

公主把孩子們聚攏到自己周圍。

覆面武士想擁進後院的孩子住處，但爲駒之助等人所阻。森都提着槍站在後面，旋卽開口說：「喂，你們是基督徒浪人吧！放下刀，有話好說。」

「田原森都！幕府鷹犬！吸血鬼！免囉嗦！今天要你命！」

高個的覆面漢似是這一夥的首領，恨恨地說。

「對！我是基督徒的仇敵。被我送上十字架的邪教徒已有一千五百人！我本想把性命交給你們，不過，現在可不行，我正在幫助由利公主。公主的工作崇高偉大，她替代神佛照應無依無靠的基督徒遺孤。」

森都從容地回話。

「混賬！」

那爲首的覆面漢大吼一聲：「我們怎會把神聖的殉教者子弟交給你們這羣魔鬼！今晚我們本想悄悄來把他們帶走。」

「哼，越來越鬼迷心竅了！」

「駒之助！」

覆面漢轉臉望着年輕人。

「你們的父母都是偉大的基督徒，崇高的殉教者，爲何附從魔鬼，背棄上帝！」

「我們都站在孩子這一邊。凡是虐待孩子的都是我們的敵人。你們才違反上帝的慈悲！魔鬼的門徒！」

「別說了！」

五

駒之助、次郎、源之助，都很年輕，血氣方剛，以勇猛的氣勢殺向闖進來的敵人。對方發出悲鳴，刀光交錯，不旋踵已砍殺三人。

敵人退到大門口，立刻分成兩組，一組圍着駒之助三人，另一組往屋裏衝。

「好，來吧！」

森都架着槍，兩眼頓然張開，光芒四射。

「哼，原來是冒牌瞎子！」

那高個覆面漢揮起大刀，大吼道。

「哼，哼，瞎也好，不瞎也好，可別挨了我的槍。」

森都猛然遞出了槍，對方驚險萬分地躲過，下一刹那，槍頭便刺向那漢子身邊另一覆面漢的側腹。

就在這刹那，爲首的漢子踏前一步，撲向森都。森都飛躍退後，接着便是一場混戰。森都、駒之助等人爲了阻止敵人闖後院的孩子房間，四處奔跑斷殺，但人手終究不够，已有兩三個敵人乘隙奔向後院。

不久，後院傳來了孩子的悲鳴聲，接着是與市的聲音。

「師傅！駒之助兄，快來呀！」

與市看見駒之助等人已殺進來，便奔入孩子房間，和公主一起保護孩子。

森都聽到與市聲音，一邊與敵人交鋒，同時喚道：

「駒之助，你們都到孩子房間去！這裏由我來！」

「遵命！」

駒之助回答，接着叫道：「次郎、源之助，到孩子房間去！」

駒之助引開敵人後，直奔後院。次郎和源之助隨後奔去。這時，次郎背後空門大開，肩上挨了敵人一刀。「唉」的一聲，怒視着敵人，癱軟倒下。

「他媽的，你這傢伙！」

森都奔馳過來，一槍刺殺了砍倒次郎的覆面漢。接着提槍擋在通往後院的走廊入口。

「來吧，該死的傢伙……」

六

駒之助和源之助奔進大廳時，公主站在燭光下，周圍緊靠孩子們。七八個覆面漢正口出惡言毒罵公主。與市和茂右衞門的妻子阿島及三個使女，鐵青着臉站在孩子們兩旁。駒之助和源之助怒火中燒，加上負傷，狀甚可畏，大吼一聲，便想從後砍殺敵人。

「等一下！」

公主阻止。公主怕在大廳中斷殺，會傷及孩童。駒之助和源之助猛然打住。覆面漢却毫不容情地喊聲：「殺！」搶先向他們逼迫過去。

駒之助二人知道公主的意思，喊道：「來吧！」

接着便想跳到外頭，但覆面漢根本不理，由後掩殺過來。

「眞他媽的！」

兩人赫然擧刀對壘。

公主緊咬嘴唇，吩咐使女說：「逃！幼兒交給你們了。」

接着說道：「大家手拉着手，跟在阿姨的後面。」

旋即吹熄蠟燭，頓時一片漆黑。公主摸向走廊。與市等人像從後往前推一般，要孩子們跟着公主走。

他們從便門跳進院裏，摸黑到了後門，幸好沒人追來。幼兒由大人背負，較大的孩子手拉着手。

「快，快走。」

「公主，到哪裏？」

「到奉行所。」

「公主，這可不行呀！這不等於把孩子送回牢裏嗎？到我家去吧！」與市說。

「這也好。」

一夥在凹凸不平的小徑上行走。但沒走多遠，十四、五名覆面漢高喊道：「站住！」

一下子就把他們包圍起來。

「是什麼人？」公主問。突然間，提燈的光照在公主臉上。

「呵，是由利公主。嘻，嘻，我們正張網等你呢。喂，把孩子帶走！」

「我們奉上帝意旨，來接你們。」

覆面漢伸開雙手來搶孩子。

七

「各位，算了，算了！」

公主對想跟覆面漢爭奪孩子的大人說，再爭下去也沒用了，這是明眼人都知道的事實。

但，孩子都「哇哇」大哭，緊緊靠着不願離開。覆面漢把孩子一個個送進停放着的轎子裏。

公主咬着嘴唇，如石柱般佇立着。

「公，公主！」

與市揮着緊握的拳頭，喊道：「刀，刀……」

他大概是想如果有刀，即使力有未逮也要給他們一刀，儘管與市是那麼恨刀。

茂右衛門的妻子抱着自己的孩子，拼死命地反抗，但最後連她自己也被搶走了，她掙扎地喊道：「公主，我不會忘記你的大恩！」

這時候，殺進寮裏的覆面漢，帶着傷患奔馳而至。簇擁着孩子乘坐的轎子，旋風般飛奔而去。

公主茫然目送，突然喊道：「森都他們呢？」

於是，她跟衆人奔囘寮裏。

「森都先生！駒之助！源之助！次郎！」

公主站在漆黑的房屋裏，稱名喚叫。

「哦，哦，公，公主！」

從秋草叢裏傳來了呻吟聲。

公主跑過去一看，森都握着槍，俯伏在那裏。

「森都先生！振作起來！」

「唉，唉！」

森都豪勇地低吟，撑着槍，好不容易才站起來。

「孩子呢？」

「都被搶走了……」

與市把森都的手擱在肩膀上，扶到廊間。走廊附近，駒之助與源之助躺在四五個覆面漢的死屍間，早已氣絕身死。

使女立刻在燭臺上點火。

森都全身是血，傷勢沉重，公主連忙替他裹傷。

「公主，不必麻煩了。」

森都揮揮手，微笑地望着公主的臉。

「公主，我想悄悄地說……公主的容姿，的確像一般人所說那樣……」

八

森都的臉已蒼白如死。公主凝視着這奇妙的男人。

「森都先生，你的眼睛？」

「我相信，從社會上找出惡，是我的天職。對我來說，惡的始作俑者是耶穌的神。所以，找出基督徒，送往刑場，是我的天職。於是，我向佛發願，我可以不看所有的善與美，只要找出基督徒就行。不過，起初，我的確是瞎子，自與道智和尚論法失敗的瞬間，我的眼睛忽然看得見了。不過，從那時開始，我就下了這種決心。」

森都逐漸失去血色，但仍以堅定的口吻陳述，眞可說是驚人的告白，公主深深頷首，說：「呵，原來如此……。」

「我的眼睛只看壞人和殘酷的人，而不能看善人和美麗的人。年輕時，有個愛慕武藏先生的吹笛名人阿通，她一定是個美人，但我沒看過她。細川家有個悠姬公主，她也愛慕武藏先生，我依然沒有看過她。還有，公主！你也……」

森都蒼白的頰上突然泛出血色，眼睛洋溢着

驚喜之色。

「公主，我想，你一定也非常美，但我不能看，不過最後我還是看了。呵，不過，我還是不後悔。一生所見的惡人臉，現在已全部消失；只有公主美麗的臉在我內心逐漸擴大……公主是清純的處女，同時也是慈愛之母的化身！」

公主緊握着森都的手。

「不只是基督徒的孤兒，倚靠着公主的慈愛，駒之助、次郎、源之助、我，還有與市，莫不如此。」

「師傅說得不錯。」

與市倚靠着森都，有如孩子般哭了起來。

森都的眼睛凝望公主不動，緩緩地失去了光芒。

「森都！」

公主把森都緊握的手抱在胸前。森都的眼睛再度恢復微光，口中唱誦佛名，旋卽垂下了頭。

公主也頌着佛號，靜靜地把手移開。與市和使女也都合掌稱頌佛號。

屋裏又恢復了平靜。破雲而出的半弦月映照着每一具屍體。

就在這時候，從外面傳來了慌亂的脚步聲，提燈的光芒逐漸明亮。

「公主！公主在嗎？」是奉行神尾的聲音。

九

奉行神尾內記率領許多屬吏踏進來。神尾看看公主，又看看躺在院子裏的屍體，嚴厲地問道：「公主！這是怎麼回事！」

公主表情冷漠，竚立不動。

「幾十個不明來路的覆面暴徒闖進來，搶走了寄居在這兒的孤兒。」

「什麼，搶走了孤兒？」

「森都及其他年輕人拚命阻擋，但力有未逮。」

「呵，森都也死了……？」

神尾也黯然神傷，轉眼望着森都的屍體。

「是基督徒的餘黨嗎？」

「大概是吧！」

公主回答後，凝視着神尾的臉。

「神尾先生，你怎麼破壞了我們的約定，把屬下帶到這兒來？」

「哼！理由是……」神尾從容地從懷中取出老中（幕府高官；約等於我國的行政院長）的指令，開封說道：

「公主，這是老中的指令，仔細聽！足利由利，汝漠視幕府命令，行爲僭越，茲令於十月底前，撤離長崎市區十里外。」

內記念完後，把幕府指令放在公主面前，說道：

「若有懷疑，請自披覽！」

指令上有各老中（幕府老中約有四人）的印信，伊豆守的名字也赫然在上。公主莞爾注視神尾。

「指令的意旨，由利已先接下。」

神尾聳聳肩。

「什麼，你已先接下了？」

「我已經仔細想過，有了自己的打算，一高興，就會離開長崎！」

「一高興？」

「也會留下！」

「那你是說，一高興也會違背老中的指令？」

「不錯！」

「公主，這樣，那就很遺憾，必須把你送到奉行所了。」

「神尾，你說什麼？期限是本月底，在這之前，由利還是自由的！如果過了期限，我還在長崎，你來抓好了。在這之前，我仍是這邸宅的主人，你快給我走！」

公主瞪視着神尾。這位奉行自始卽應付不了由利公主。

「公主，請別忘了是本月底哦！」

神尾囁囁地回答後，便領着屬下，以粗重的步伐走出去。

十

之後，又過了好幾天。寬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十月二十三日晚，島原領有馬村南莊北岡的農民三吉家，擠滿了拿着提燈，點着火把的農民，其數有三百人。

廂房的壁龕上掛着有十字架標識的白旗。

「各位，這旗是最近在四郞先生面前，從天上飄下來的，是天使米嘉埃爾的軍旗呀！雅可普神父所預言的日子終於來臨了。各位，我們作禮拜吧！」

三吉昨天剛從天草大矢野村回來，他這麼一說，羣集的百姓便一齊畫了十字，大聲說：

「打倒松倉！」

「推翻德川！」

這時，有三十多名浪人推開人羣，帶着一羣孩子走進院子。

「哦，是天草的宗意先生！」

看到前頭的老武士，長老們都興奮起來。

「是的，本人是宗意。這次前赴長崎，與同志合力把被由利公主所騙的孩子們奪回來了。」

老武士得意洋洋地說。

於是，羣衆中頓起騷動，有的人喚着孩子的名字，奔馳過來。

不久，三吉擧起白旗，奔向走廊，喊道：「時候到了。孩子已經回來了。我們走吧！」

「走！」

羣衆高喊一聲。三吉躍進院子，站在羣衆前頭。

「攻打代官！」（代官是幕府領地的地方官）

羣衆怒吼。

他們衝進路上的農家，奪取鋤頭與鐮刀，開

始向鄉村的代官所行進。越往前行，人數越多，最後聚成六百餘人的大集團。火把相連，怒吼聲震撼黑夜。

代官所根本無視老百姓的存在；百姓集團一接近，立卽有十五個下級衙役躍出，威嚇道：「走開！走開！若反抗，殺無赦！」

不錯，在這以前，這是一羣像羊一般溫順的老百姓，但現在可不同了。

「幹掉他們！踩死他們！」

隨着怒吼聲，羣衆像怒濤般推倒下級衙役，闖進代官所。代官欲有所言，但羣衆已放了火，衙門立卽爲火勢包圍。

十一

反抗之火終於點燃。火勢迅速蔓延。除了狂信家庭，妻子們大多反對丈夫參加暴動，不過，單憑女人的力量，畢竟難以阻止。

島原城的松倉家立卽派出討伐的軍隊，逮捕了禍首三吉等人，加以斬首，以顯耀領主的威勢，但這只是極短暫的勝利，旋卽爲各地的暴動勢力所擊破，島原城被圍困，要守住城池，松倉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

這次暴動從一衣帶水的細川領肥後長洲附近也可望見，島原城下城外，處處都有火舌，槍聲頻頻傳來。

細川家家老長岡佐渡得急訊後卽策馬趨赴長洲，果如急訊所言，詢之漁夫，始知基督徒已在天草和島原暴動。

確實情況雖不得而知，佐渡認爲事態緊急，立卽馳回。不巧，這時忠利侯和世子光尙都在江戶，佐渡與有吉賴母、長岡監物二家老相商後，遣飛脚（幕府時代的傳信者）向豐後的幕府目付（目付爲幕府的監視人員）牧野信藏和林丹波報告說：「島原、天草事態嚴重，本藩願遣槍隊赴島原、天草支援。」

之後第三天，島原的松倉家亦因藩主不在，

由重臣署名，籲請細川家派兵支援。

「基督徒已暴動，爲數達五千人，燒燬各村莊，迫近島原城，祈以鄰國之誼遣兵支援，是所至望。」

但依先時頒布的「公事法規」稱，諸藩無論鄰國遇何事變，非經幕府指令不得擅自行動，違反者槪處以改封、沒收領地之嚴刑。

因此，佐渡才迅速向幕府目付報告，探視其意向。松倉家向細川家乞援的同時，也向目付報告藩內的巨變，並請求允許細川家遣兵支援。

但是，牧野信藏和林丹波兩目付皆欲窺測上司意向，不能速下決斷，去函大阪城代（官名）請示，而向細川家指示說：

「一切須待江戶來函，再做決定。」

三家老等重臣對目付拖延之舉都大爲氣憤，因爲天草與島原唇齒相依，起兵暴動的動向日益明顯，事態已迫於眉睫，天草目前雖爲寺澤領地，但仍可說是肥後的一部分。

十二

天草自國郡制度成立以來，即隸屬肥後國，歸肥後國司治理，至戰國時代，始獨立而爲豪族天草氏的領地，戰國末期歸人吉城主相良家所有。

豐臣時代（即豐臣秀吉時代）爲宇土城主小西行長之領地，小西家於關原一役覆沒，肥後一帶遂爲加藤清正所有。據說，當時，家康有意將天草一併賜予清正，清正不敢接受。於是，天草遂歸肥前唐津城主寺澤所有，並在富岡城設代官治理全島。

然而，無論在地理、經濟，甚至人情習俗方面，天草都與肥後本土密不可分。所以，細川家的重臣當然重視天草的局勢變化遠甚於島原。而且，天草的情勢不斷由謠言傳至熊本，天草實爲暴動的本源，而少年四郎則是暴動的大首領。

然而，若無幕府的許可，不僅不能揮軍入島

原，也不能遣軍赴天草。經歷一週的焦慮煎熬，長岡佐渡家突然來了一個武士，在大門前向傳達者說：「我是八代老君侯的使者，因是極機密要事，須待面謁始能報名……」

傳達者將原委向佐渡陳述後，佐渡略一沉思，來人既說是三齋侯的使者，又不能盤問姓名，佐渡只好到客廳接見。

是一位面貌俊秀的壯年武士，但佐渡並不認得。

「我是佐渡，足下是老君侯派來的使者？」

「是的，先請披覽老君侯的書簡。」武士遞出一封書信。

佐渡接過信，讀完後，以銳利的眼光凝注武士。

「呵！你叫松山主水？」

不錯，這武士便是主水。主水兩手伏蓆頂禮道：「是的，我是主水。」

接着又說：「老君侯的意思是，書簡未盡之意由我來補充。」

「哦，那可不必。老君侯的意思，書簡上已寫得清清楚楚。但我無法一人決定，所以請你先休憩一下！」

佐渡喚來家臣，引主水到另一房間。

十三

佐渡立刻請來長岡監物和有吉賴母二家老。

「八代的老君侯有信送來。」

佐渡拿信給他們看。

信上說，天草和島原的基督徒暴動對肥後新領主細川家而言，可稱爲試金石的重大事件。並指責重臣懦弱，僅知承仰幕府鼻息，遷延度日，信上指示道：

「時局發展至此，已莫可奈何。事態將日趨嚴重，已極爲明顯。既是一衣帶水的鄰國，則位居九州探題（探題乃鎌倉時代所設之機構，直屬幕府管轄，地位高於大名，德川時代未設此一機

構，故係比擬之語——譯者）的細川家一定要站在平定暴動的第一線。爲今之務，事前先派密探到天草，調查實情，以備戰時之用，乃最佳措施。」

最後主張用主水爲密探：

「密探萬一說出藩名，徒增困擾，故可用浪人，幸而，居住八代的松山主水，精於兵法，又懂得忍術，特推薦之。」

「呵，老君侯的遠見令人敬佩。」

監物和賴母讀完信後，甚表感佩，却又面面相覷。

「但主水這個人……」

兩人想到老君侯寵愛主水，着實爲難。

佐渡也有同樣想法。故靜默沉思，突然抬起頭來，開口說：「可按照老君侯的意思，任用主水。」

「不妨事嗎？」

兩人提醒說。

「密探本非一般武士適宜擔任的工作。至於主水的人確實宜於擔任密探，老君侯不聘用主水，却推薦他做密探，可能已有見於此。」

佐渡說完，臉色頓然開朗。

商議確定後，卽當場請來主水，派他擔任密探赴天草，並要他速作準備。但機警的主水，却表示無須準備，他露出果敢的微笑，說：「浪人隨時準備動身，只要賜些費用，明晨卽可起程。」

「呵，原來如此，但要如何跟你連繫呢？」

「已有兩個門徒隨行，若有不足，可以利用當地領民。」

主水胸有成竹地回答三家老，使這些沙場老臣也深有所感。

「嗯，這斷確非凡庸之輩！」

十四

第二天，主水卽離開熊本到天草。三齋侯的

金玉良言使佐渡等深受感動，果如老君侯所言，暴動已逐漸嚴重，暴動團體的勢力意外强大，大有一舉攻占島原城闖入長崎的氣勢。以松倉、寺澤的小藩力量顯然無濟於事，幕府命令雖仍未下達，黑田、鍋島等大藩已備戰不懈。

如此一來，細川家的立場愈來愈趨重要。如果各大藩同時出兵，平定暴動的功勞爲他藩所奪，細川家將無顏立於天下。

細川家受封爲肥後太守，主要是以德川寵臣身份防備南方的島津，並壓制北方的黑田與鍋島。如果細川家在這次戰亂中武威受挫，料想必被轉封。

這種嚴重性已由佐渡等重臣傳達於一般藩士，因而全藩的緊張氣氛逐日增加。

另一方面，豐後府的幕府目付，遣使向大阪城代報告暴動情形，乞求指示。但大阪未做決定，亦向江戶幕府請示。報告送達幕府，已是十一月八日，距暴動發生已逾十日。

而其報告僅爲暴動發生之初的狀況，內容也很簡單，所以幕府不以爲意。而早已期望此事發生，消息又很靈通的松平伊豆守，則認爲這是消滅基督徒的好機會，現出微微笑意。但他做夢也沒想到，基督徒的勢力竟然會變成後來那麼强大。

於是，幕府召開閣老會議，命板倉內膳正重昌率目付石谷十藏貞淸，擔當征討之責，並下令島原領主松倉廣高道：

「速返領地，若松倉無法處理暴動，可以同爲肥前國之誼，向鍋島信濃守勝茂、寺澤兵庫守堅高求援。」

閣老判斷局勢還未到須細川、黑田等大藩出兵的時候，但在江戶藩邸的細川忠利已由本藩頻頻遣來的飛脚，認淸了事態的嚴重性。然而，忠利並非戰國亂世之雄，而是和平建設的名主，和平的基礎是守法，武力亦須循法而動。

忠利當時給仙臺侯的書信中說：「縱使明日

城陷，因未奉令也只好守望。」

這決非畏怯，忠利甚至遣快使回本藩，下令準備出兵。

第五十六章 出兵

一

松倉藩向細川家求援書送達後二日，島原暴動的消息也由長崎的屯駐所傳至小倉的小笠原家。報告雖然不詳，已足以提醒伊織。

在小笠原家中，主君信濃守忠眞正在江戶，不在藩裏，當時，伊織爲該藩的首席家老，因此立刻召集重臣開會。

伊織讀長崎屯駐所的來書時，重臣只瞪目而視，並未特別驚異。那些被迫走頭無路的基督徒與百姓，在島原半島一隅騷動，不會有何大事，何況又遠離小倉，而島原附近又有黑田、鍋島、細川等大藩據守，已藩出兵的機會微乎其微——這是重臣們的想法。

但，伊織並不認爲這麼簡單。比起島原附近的大藩，小倉的責任固然輕微，不過情況也可能會嚴重到勢須已藩出兵。他甚至認爲被日本逐出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可能爲報復而參加暴動陣營。

現在，應如何處理，雖難以立即決定，伊織仍提議說：「總之，須速向殿下報告，乞其指示。應急措施由本人處理。」

伊織的提議獲得重臣認可。同時他又下令監察人員取締流言蜚語。傍晚時，急回邸宅，以便向父親武藏報告。

武藏正攤開畫紙，繼續近來才開始着手的鬥雞圖。

但伊織却覺得父親的側臉有點不尋常。

「父親，我回來了。」

「哦。」武藏靜靜地擱下筆，抬頭反問道：「有什麼事嗎？」

「是的。長崎屯駐所通知說島原和天草的基督徒終於暴動了，他們殺領地內的代官，縱火，

逼近了島原城。」

「本藩如何處置?」

「儘快向殿下報告，並命令監察大員取締藩內流言。」

「只此而已?」

「暫且觀望一兩日，且準備出兵。」

「嗯，這樣也好。」武藏深深頷首。「幕府也許會命令本藩出兵，因而從現在起，應該着意準備，以備非常。但最重要的是要確定本藩的立場，不緩不急，而且要採取神速果敢的行動。」

「是的，我有此打算!」伊織囘答。

「不過，伊織呀!」武藏把身子坐直。

二

刹時，武藏眼中浮現出沉痛之色。

「父親，是否有由利公主的消息?」

「嗯，剛才接到了與市的來函。屯駐所的通知沒提到公主的事嗎?」

「什麼也沒有。」

「噢!屯駐所的人大概還沒有發覺。伊織，公主的白百合寮遭受基督徒襲擊，幫助公主的六個年輕武士都被殺了。」

「那末，公主呢?」

「公主沒事，森都却死了。」

「森都死了?」

伊織深受震撼，瞪目以視。

「他奮勇戰鬥，據說，刺殺了七、八個人，唉，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而且是我的老友……」

武藏感慨良深，說完後便閉上了眼睛。

伊織長嘆一聲，說：「唉，眞可惜，我去長崎時，曾一度受基督徒武士包圍。他不像盲人，武藝高强，刹時間，刺倒了兩三個人。當時，他笑着說，納年貢的時候已到了。」

武藏點頭說：「像他那樣的人，這一切早已

想到。否則，他不會取下面具。」

「父親!森都終究不是盲人吧?」

「眼睛卽使看得見，只要閉上也可說是盲人了。不過，據與市的來函，他最後張開眼睛望着公主的臉，現出森都式的笑容去世。人只與惡戰鬥並不能獲救，至少在最後希望見到眞和美。對森都而言，公主是他的救贖，當然這不僅是公主的容姿，也是公主美麗的心靈。森都爲公主的心靈所吸引，而脫下面具。但這僅僅在死的時候，森都也知道這一點。」

伊織頷首傾聽，但表情很快又囘到憂心忡忡的樣子。

「父親，公主之事，願聞其詳!」

「公主在寮裏養護的孤兒全部被奪走，不過，公主平安無恙。當晚，奉行神尾又闖進去，說是奉老中的指示，要公主撤離長崎。」

「撤離……」

「不出當初所料。公主不斷進展的心境，奉行究能跟到幾時?」

「父親，公主此後有何打算?」

「我也不知道。」武藏無助地囘答。

三

暴動團體的勢力與日俱增。天草與島原以四郎爲首領，總共一萬兩千多人都執戈起事。

而且，按照原先計劃，爲了闖入長崎，全部集結在島原城附近。然而就在這時，聽說天草領主寺澤的軍隊已攻向天草，島原的暴動團體奔赴天草，在本渡逆襲，大破寺澤軍。

寺澤殘兵逃進富岡城，暴動團體追擊猛攻，但富岡城固若金湯，不易攻占。暴動勢力暫且撤至大矢野島。島原暴動爆發至此已過了二十多天。

暴動團體在大矢野島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島原南部有馬的原城爲根據地，傾全力修築城池。原城是一座僅留下石牆無人居住的舊城。暴

動團體僅花數日便奇跡般建立起堂皇的城堡。住在城裏的老壯男女共三萬七千人，糧食也很充裕，鎗隻有五百三十挺，所以暴徒們都意氣昂揚。

十二月一日，幕府的征討使板倉重昌抵達肥後的高瀨，開始召集諸藩代表舉行討伐會議。

板倉重昌是京都所司代（官名）板倉勝重的次子，一般認爲才略勝其父，是極適於擔任征討使的人物。老中和大名對選他做征討使沒有異議。大名也都爲他餞行，但只有一個人高喊道：「完了！」

這個人就是柳生但馬守宗矩。

當時他在某家看雜耍，聽到重昌任征討使正從江戶起程，立卽從席上借了一匹馬追重昌至川崎，最後仍沒追上，只好掉轉馬頭於三更半夜入江戶城，謁見將軍家光，諫請家光卽刻召回重昌。

「什麼，你說重昌不能勝任？」

重昌是家光寵臣，故家光變色反問。

「並非重昌不能勝任。重昌於今位高祿重，又兼司重職，爲世人所敬畏，實爲至宜之人選。但要他領導九州粗曠的大名則威信不足，若久戰無功，則身負重責，勢必不能生還江戶，由此而失去將來有爲人物，實非所願。」

但馬守誠懇陳述。家光亦頷首稱是，但家光對暴動當地現狀並不確知，不以爲意，故仍置之不顧，無意召還。與武藏齊名的大兵法家柳生但馬守此次所見絲毫不差。

四

板倉重昌威風凜凜到了肥後的高瀨，召集牧野、林二目付及附近各藩代表（藩主都在江戶），舉行軍事會議，下令徵調鍋島、有馬、立花、細川諸藩軍隊征伐賊徒。其中，鍋島、有馬、立花（柳川城主）攻島原原城，細川征討天草。

出席這次會議的長岡佐渡迅卽通知城裏，自

己也策馬奔回，着手編組軍隊。

從重臣到輕秩之輩，早已翹首企待此日，因而時機一到，喊聲震天。自大阪之役以來，已有二十二年未見如此大動員的戰事。藩士中雖有澤村大學這些參加過小牧山之戰的沙場老武士，但其中仍以初上沙場的青壯年居多數，他們才是此役的中堅份子。

擔任先鋒的長岡寄之（佐渡養子，忠利末弟）率軍隊三千人定次日（十二月二日）起程，家家戶戶爲準備餞行及應用之物忙了通宵。

寺尾新太郎及其長子求馬助都參加先鋒隊。新太郎曾參加大阪之役，年輕的求馬助則爲初上沙場。

晚上的來客由父親新太郎接待，求馬助先就寢。

「求馬！好好睡一覺，睡不好，就無法打仗。」

姑母阿松立在枕被旁囑咐。

「好！」

「心潮起伏不定吧！」

「還好。」

「是嗎？那就好好休息吧。」

阿松發出會心的微笑。

以前，武藏在江戶時曾說：「新太郎，此子頗爲不凡，當好好加以培養。」

果然，求馬助一年年成長，無論在沉着、敏銳或劍路上，均跟一般少年完全不同。父親新太郎對求馬助期待甚殷。而姑母阿松對求馬助的希望更勝於他的父母，常用木刀親自指導他。

阿松在藩裏也是首屈一指的女劍士。十九歲時曾保護武藏的未婚妻阿通由小倉赴熊本（當時屬加藤家領地），當時曾與浪人對陣。阿通去世後，依藩主之命，陪侍悠姬，居住京都。受鈴姑一夥襲擊時，她曾提刀搶先躍出。

悠姬去世後，回到小倉。細川家由小倉遷至熊本，阿松亦與新太郎一家人搬到熊本，並且一

直過着獨身生活。

五

求馬助並不因初上沙場而懼，也不覺得比平時緊張，故能從容回答姑母。不過一念及自己將首度上戰場，仍不由得心中砰砰作跳。書上與繪畫中所見的沙場情景浮上眼前，他在心底描繪着與自己對抗的戎裝敵人。

「如何克敵致勝？」

他甚至想像與敵將單打獨鬥的情景。但這美麗的夢，不僅沒有使他清醒過來，反而使他睡得更熟。然後，不知過了多久，有人喚道：「求馬，起來吧！」

求馬助揉揉眼睛，問道：「啊，要出發了？」

「還未到預定的時刻。不過，剛才接到佐渡先生的密令，父親要率手下三十人，即刻起程。你也要一起去。」

「好。我要最先殺入敵陣。」

求馬助眼光閃耀，站了起來。

一切準備早已就緒，父子立刻整裝，不帶隨從，策馬直奔佐渡邸宅。

父子即時叩見佐渡。

「新太郎！辛苦啦！速率手下，騎馬到海邊，再搭快船赴大矢野島。擔任嚮導的是剛到我這裏來的主水門徒。」

「遵命！」

「到島上後，與主水合作逮捕暴動者首領天草四郎時貞的母親及其他親人。」

「捕捉以後呢？」

「不久，寄之的主力軍亦將渡海到那島嶼，一切遵從寄之的命令！」

「遵命！」

「主水這個人，你很了解。千萬當心，別中了他的圈套。」

「是！」

佐渡轉眼望着求馬助。

「求馬！今年幾歲？」

「十三歲。」

「這次雖非正式戰鬥，但仍要往赴島原。自古以來，以十三歲的年紀建立首戰功績的英雄豪傑，爲數甚多。」

佐渡說完後從刀架上取了一把合適的刀，說：

「求馬，這是佐渡送給你的禮物，願你建立首戰的卓越功績。」

求馬助向前趨進，把贈品接了過來。

「這把刀是武藏門徒河內守永國所鑄。以前，由武藏呈獻給忠利侯。忠利侯應我的請求再轉贈於我。」

「啊，武藏先生的……」

求馬助的眼睛洋溢着感激之情。

六

就在這時，新太郎所選的三十名年輕武士也已齊集佐渡邸宅。事態緊急，佐渡只簡單說了幾句話，即起程赴三角。嚮導是主水的年輕門徒村上吉之丞。

從三角海邊上船，第二天中午即抵達大矢野島的漁村。

寺尾隊伍認爲碼頭之戰勢所難免，但從遠方眺望，岸上東奔西跑的却全是婦孺之輩。

意外的是，下船時，只見一個臉部遮巾的男人緩步走來。

「各位辛苦……在下是松山主水。」

「在下是寺尾新太郎。」

新太郎向前輕輕點頭。

「久仰久仰！」

「在下也久仰大名。」

二十多年前，他們在小倉見過面，可是沒有報過名，雙方却因爲武藏的關係，互有傳聞。

「松山先生，這一帶似乎有點奇怪。」

新太郎環視四周。

「男人大都到島原，防守原城，留下的全是女人和小孩……」

「啊，原來如此。」

「雖然都是女人和小孩，却也是那些狂信暴徒的妻子，可不能輕視！今天，賊徒從島原潛了進來，當然是爲了來接四郎家人……」

「眞的？」

「所以我才請速派人來。不愧是著名的寺尾新太郎先生，神速果敢，及時趕到。」

口雖如是說，眼中却漾着冷冷的笑意。

「承蒙褒奬，實不敢當。四郎的家人在哪裏？」

「在下領路！」

說着，主水緩緩起步前行。從海邊往裏走了三千六百尺，在小山崗下有二三十戶的村落。寺尾一行將進入村中時，四五十個農婦手上拿着鐮刀、柴刀紛紛從屋後躍出，站在寺尾一行人前面。

主水回首說道：「寺尾先生，你看，要把她們全部殺掉雖然輕而易舉，但要靠少數人捕捉四郎家人，可不簡單，所以才請援兵支助。」

「的確如此，四郎家人潛藏在這村裏嗎？」

「不錯。右邊那戶人家是庄屋（村長）的邸宅，四郎的母親及姊妹等，都住在那裏。」

兩人談話的時候，婦女們都大聲喊道：「壞蛋！這裏不許通過，滾回去！」

七

新太郎、主水和隨從的隊伍都嚴肅地望着這些婦女。

「畜生！到地獄去！」婦女們又開口罵，似乎是針對着主水，主水尷尬地苦笑。

新太郎和顏悅色地對她們說：「我們是細川家的部屬，來迎接四郎先生的母親，我們的主公是通情達理的武士，不會做出不當行爲，請讓路

吧？」

「不行，快走！」也許是浪人的妻子，腋下挾着大刀，恨恨地說。其他女人又作勢大喊一聲。新太郎依然和緩地說：

「你們這些不講理的女人！我們奉主公的命令前來，並不是來逮捕人。如果你們繼續阻擋下去，我們只好開殺戒了。」

接着大聲喚道：「益田四郎時貞先生的母親！我們是擔任鎭撫天草之責的肥後藩主細川忠利侯家老長岡佐渡的部屬，特先來迎接你。快點出來！若再遲延，就要持刀帶人了！主力部隊馬上就要和幕吏一起到島上來。快出來，快出來吧！」

婦女們爲新太郎朗朗之聲所懾，噤口不語，但旋卽發聲喊，掄起凶器向細川軍隊迫近。

新太郎向主水示意，然後命令隊士道：「拔刀！」

就在這時候，一個面貌姣美，年約三十七八的中年婦女，撥開衆人，向前跨出，說：「等一下！」

旋卽望着新太郎，頂禮道：「細川家的家臣，辛苦了。我就是四郎的母親，在此束手就捕！」

誰都知道，她是想從兵刄下拯救婦女。新太郎的臉色豁然開朗。

「果然不愧是四郎先生的母親，深明大義。詳情將由主公向幕府陳述，必能善加處理。」

「請先到屋裏。各位，你們的情意，我永遠忘不了。今天，各位請先退下。」

四郎的母親一面招呼新太郎，一面向婦女頂禮稱謝。剛才激憤的婦女都現出欲振乏力的樣子，哭泣着離去。

八

新太郎讓隊士在門外等候，自己一個人進入庄屋益田甚兵衛的邸宅。主水從門徒那裏接過替

換的衣服，換裝成武士後，才進入邸宅。這是主水的虛榮，他想讓四郎母親把自己也看成氣宇軒昂的男人。

新太郎有禮地應邀走進後院。後院裏，除四郎的母親瑪爾丹（敎名）之外，還有四郎的姊姊蕾西娜、姊夫小左衞門和外甥小平。

「你這種不反抗的態度，令人感佩。我們決不會有無禮之舉，請放心。」

新太郎重新保證他們生命的安全，然後逐一詢問他們跟四郎的關係。

新太郎這時才知道四郎和姊姊蕾西娜是跟母親一起到繼父益田甚兵衞家來的。詢及四郎親父時，瑪爾丹回答：「已去世。」沒有報出姓名。

這時候，主水穿着華麗的武士裝走進來。「在下是住在肥後八代的兵法家松山主水。」儀態威武。

「哦，眞抱歉，剛才還以爲你只不過是一名奴僕。」

瑪爾丹說着，浮現出譏諷般的微笑。

在這以前主水曾自稱是隱藏於肥後八代的基督徒而出入此家。

就在這時候，門外突然傳來怒罵聲。

瑪爾丹及四郎家人頓然變色，主水却從容開口說：「遲了！瑪爾丹女士，這是島原派來接你的人吧！」

「是的，遲了一步。主水先生，這是你的功勞。」瑪爾丹沉着地回道。接着向女婿小左衞門低聲說：

「已經遲了！別再作無謂的犧牲，告訴來接的人老實一點。」

但廝殺已經開始。島原方面不滿十人，而且都是此村的百姓，但信仰誠篤，不畏生死，已有兩三次實戰的經驗。從劍法而觀雖毫無章法，但組成一隊，硬闖進來，大有死而無悔之氣勢。加上，先前散去的婦女們又已掄起手中器具，發聲

喊，羣聚過來。

「不要動！收起刀來！」新太郎先向部屬發令。

九

接着，小左衞門喊道：「各位來迎接的人！我是小左衞門，母親瑪爾丹交代，要各位靜聽！」

隊士先收了刀。不管氣勢多雄偉，終究是不滿十人的老百姓，所以氣勢很快就消洩了。

「喂，是小左衞門嗎？怎麼啦？」

說話的是同村的人，在島原方面也相當有名的松右衞門，他大聲發問。

「松右衞門先生，已遲了一步。婦女們雖想極力保護母親，但對方全是武士，當然沒有獲勝的可能。母親認爲無益的犧牲有違上帝意旨，已決心向細川家投降。」

「原來如此！慢來了一步，眞抱歉。不過，小左衞門先生，把首領的母親交給敵人，我們那有臉活下去！」

「不，一切都是命定的，這也是神的意旨。算了吧！」

「嗯，但……」

「松右衞門先生！旣已起事，戰場是在島原城，不許在此爭鬪。在島原城贏取勝利算了，請讓大矢野成爲一個和平的村莊。如果大矢野也變成了戰場，婦孺都可能會被看成暴徒，而遭細川軍隊殺害的。」

「嗯，這也對。我們堅守城池，也不是爲了謀求戰鬪的方便，而是爲了讓村莊與婦孺能置身戰場之外。」

松右衞門說着便垂下了頭，但迅即回首對身後的婦女說：「你們回家，努力工作……戰鬪的勝負由島原城來決定。」

接着對新太郎說：「先生，大矢野的人大都渡海到島原，參加了暴動。村裏的婦孺不致因此

而獲罪吧？」

新太郎深深頷首，說：「是的，只要老實不反抗，卽使丈夫與父親參加了暴動團體，也概不問罪。四郎先生的母親亦然！」

「眞的這樣？」

「決無虛言。彼此不加害家中婦孺，乃古今中外戰爭的原則，決不會把婦孺捲入戰爭漩渦中。」

「知道了。不過，我們是道道地地的暴徒。就請當場斬首或逮捕吧。」

松右衞門說着便轉身坐下。

「我們也是！」

跟他同來的百姓都扔下刀，模仿松右衞門坐在地上。

十

松右衞門及來迎接四郎母親的一夥人雖然狂信，却不愧是發揚愛心的基督徒，態度乾脆俐落。

新太郎深受感動，表情上顯露出讚賞之意。由後緩步走來的主水，開口說：「寺尾先生，你是不是要把他們斬首？」

「……」

新太郎沒有回答。

「還是加以逮捕，以博功勳？」

主水臉上露出冷冷的笑意。他已看穿新太郎的心意，故加揶揄。而且他目睹瑪爾丹一家人對新太郎的寬大胸襟頗表尊敬與信賴，妒心大熾，不禁大爲憤怒。

新太郎似乎沒有聽到主水的話，只一味注視那一夥人，說：

「哦，其志可嘉，眞不愧是四郎的部下。既是暴徒同夥，本應逮捕，但因你們志氣可佩，就讓你們走吧，快回島原去！母親就暫居細川家，自會善加保護，你們把這意思轉告四郎好了。」

「要放我們走？」

松右衞門猛然抬頭望着新太郎，不久又搖首道：

「不，請把我們斬首或逮捕。現在哪有臉回島原！」

「松右衞門，話不能這麼說。你因爲慢了一步，母親才爲敵人所奪，這並非你的罪過。總之，你的任務是回去報告事情的經過。」

小左衞門從旁附合說：「松右衞門先生，請你接受寺尾先生的好意，回島原，向四郎報告事情經過吧！」

松右衞門咬牙低頭，旋卽答道：「好，我們就走！」

「嗯，那就快走。」

「小左衞門，請代向瑪爾丹女士致意！」

一夥站起來，在胸前畫了十字，然後轉身向站着的婦女們說聲「再見！」便迅速奔馳而去。

「嘻，嘻，嘻。寺尾先生，想不到你這麼有情！」

主水表情不悅，寺尾沒有回答，他先讓隊士休息，然後自己也準備走進屋內，就在這時，求馬助突然走過來，低聲說：「父親，你做得眞好。」

「什麼，你也懂得？」

新太郎微笑地走進屋裏。

十一

「求馬這孩子竟褒獎我，他眞的懂？」

新太郎自言自語，但他想，放走松右衞門等暴徒，也許會受大將長岡寄之斥責。

不過，新太郎這個決定決不是對主水的嘲諷。放走不滿十人的暴徒對大局不會有什麼影響。雖然可從他們口中套問原城內的情形，但從他們堅定的信仰來看，很可能無法探出絲毫消息。

既然如此，賜恩釋放以宣撫留在島上的居民

，也許效果更大。這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那些憤怒敵視的村中婦女立卽改變了態度，請隊士喝茶，殷勤接待。

主水心情不悅，和自己的門徒在另一房間喝悶酒。新太郎求和般對他說：

「松山先生，奪得四郎的母親，你的功勞最大，一定會得到賞賜。我當然會把詳細情形往上報告……」

主水嘴角露出冷冷的微笑，嘲諷地說：「哦，那可不，主水充其量不過是天下的兵法家，不會以此爲功，更不會想要得到賞賜，只不過因受八代老君侯年來的眷顧，思有以報之而已。」

接着又說：「寺尾先生，今天的功勞全歸你了。就此別過！」

「哦，那就謝謝你了。」

新太郎眼看已無廻旋的餘地，只有輕輕地承受過來。

「你準備到哪裏去？」

「天草的事已經完成，想到島原去。」

「祝一路順風……」

「聽說板倉重昌殿下任征討使已出兵赴島原。我與重昌 殿下關係密切，很久沒見到 殿下了。」

主水最後這麼說。說完後便站了起來。他這麼說只是表示自己以兵法家身分認識了很多名人。

新太郎當然不會阻止他。

主水領着門徒，步履粗重地走出庄屋邸宅，休息中的隊士也有認得主水的，卽使不認得也聽過他的名字。

「松山先生！」

認識他的人出聲招呼。

「哦，辛苦了。戰爭就要開始，好好立些功勞吧。」

主水見衆隊士以尊敬的目光望着自己，深感滿足地離去。

十二

主水對新太郎的嘲弄未必如表面所說那樣强硬。其實主水並無意爲此獲得賞賜，不管怎麼說，找到四郎母親，確是主水的功勞。他不要獲賞，而向細川家示恩，是有自己打算的。

新太郎是個豁達的人，對主水的意圖並沒有注意。他嚴密地警戒庄屋邸宅，以防萬一，並巡視全島，對居民說：

「縱然是暴徒的妻子，只要不反抗，就不會被逮捕或處罰。自謀生業去吧！……」

傍晚時，在海邊生篝火等待，入夜後，主力部隊已分乘小舟抵達。大將長岡寄之所乘的三十石大船也到了。

新太郎到海邊迎接，不僅寄之，連幕府目付牧野傳藏也同道而來。新太郎立刻導引一行人到住宿處——大庄屋（約等於鄉長）邸宅。

「新太郎，四郎母親的事，辦得怎麼樣？」

寄之迫不及待地問。

「已順利拘押在益田甚兵衞的邸宅裏。」

新太郎細報詳情，並告以釋放從島原來迎接四郎母親的大矢野村暴徒之事。寄之首肯道：「嗯，辦得好！」

目付牧野傳藏聽寄之報告後，也拍腿喜道：「呵，這是大功勞。奪得敵人首領的母親，是細川家武運昌隆的表現。」

寄之讓新太郎負責把四郎母親及其家人送到熊本。於是新太郎只留下求馬助，帶着原來的三十人負責警衞，押解四郎家人向熊本出發。

繼寄之軍之後，有吉賴母、長岡右馬助、志水伯者、清田岩見、小笠原民部諸軍分別於十二月二日、三日、四日相繼從熊本湧到大矢野。八代老君侯的第四子立孝亦以三齋侯代表的身份從八代率軍搭船而來，世子光尚則於是月六日自江戶回藩，從川尻起碇朝大矢野行來。全軍合計達一萬五千人。

羣集在大矢野的肥後軍。原已分兵到上島，然因暴徒皆渡海到島原，一切平靜無波，故又折回大矢野，等待出兵島原的日子。

在這小島上擠滿了一萬五千軍隊，大矢野蔚成前所未有的壯觀。環繞帷幕的諸將陣所，臨時搭建的木屋，飄揚着旗幟，武裝的武士枕戈以待。

三日、四日、五日、七日已過去了，但出兵的命令仍未頒下。

第五十七章　十字旗

一

細川軍渡海到天草的同時，鍋島、立花、有馬的軍隊也出動赴島原，並與島原領主松倉會師島原城下（現在的島原市）迎接幕府的征討使板倉重昌。大軍凡二萬人。

「百姓的暴動有什麼了不起！」

意氣飛揚的板倉重昌率領大軍一舉攻向原城。

重昌命鍋島打先鋒，但領主松倉長門守却請求說：

「事情發生在我領土上，請由我軍任先鋒！」

重昌遂改令鍋島擔任高崗地區的先鋒，松倉任海邊地區的先鋒。

二萬大軍分海陸兩路南下，逼向有馬村的原城，但重昌及領主長門守等看見原城時，都不禁發出了驚呼聲。

據聞，原城本是一座只留下石牆的已毀古城，但現在除城門外，還有一兩座天守閣，已是一座高聳堅固的城堡，處處飄揚着染有十字的白旗。從附近各村收集的情報判斷，固守城堡的叛徒達三萬人，彈藥、軍糧也很充分。

十二月十日，以松倉軍爲海濱地區的先鋒，鍋島軍爲高崗地區的先鋒，有馬及立花隨其後將城堡團團包圍，發出喊聲，放槍攻城。城兵毫不畏怯，激烈反擊。攻城者傷亡枕藉，只得後退。

十一日及十二日又重整旗鼓進攻，結果仍然後退。本想一舉攻陷城池，想不到竟如此艱難。

反之，城內暴徒却意氣昂揚，認爲預言應驗，基督之世已將來臨。首領是天童天草四郎時貞，環繞着他的參謀是蘆塚忠右衛門、赤星主膳、會津宗印等十三名浪人，他們以四郎爲中心召開

軍事會議。

又，步兵首領由大藏忠次、有馬龜之丞、山田右衛門等十浪士充當，以五千人固守二丸；固守出丸的則爲田島刑部率領的三千人。大江口則由大矢野作左衛門率領附近五村的一萬五千人防守。

此外還依法設立武者奉行、普請奉行、使番、夜廻番頭（守夜人的領袖）、旗奉行等吏員，固守城池。板倉重昌等最大的誤算是將這些暴徒看成一般老百姓，其實統領基督徒的實是靈巧老練的浪人。

於是，久攻不下的征討軍每天開會，虛度了十多天。

二

對於大名軍的久攻不下，德富蘇峯在『近世日本國民史』中曾論述云：

——一般言之，日本武力在前後七年的朝鮮（指豐臣秀吉時代的侵韓）之役中已枯竭。關原之役，東西雙軍雖奮勇作戰，其實已是强弩之末，至大阪之役猶甚。東軍中，膽怯退縮者爲數不少，奮勇作戰的只是無所依憑的浪人。島原之役是德川幕府最後的戰爭，究其實乃是不需要戰爭者的戰爭，愛惜生命者的戰爭，他們所以不能一舉攻下原城，與其說是叛徒勢力强大，勿寧說是征討軍勢力薄弱——

這批評可謂一針見血。武力如是薄弱，正可說是社會已逐步走向太平的證據。暴徒不管多傑出，終究是一個小地方事件，不像關原之戰和大阪之役，一藩之命運全由此決定。該地的松倉姑且不言，其他各藩自初卽抱着輕鬆的態度，只爲獲取功名利祿而出兵。

結果，序幕戰的攻城完全失敗，於是各藩軍重整旗鼓，於十二月二十日掀開總攻擊的火蓋。

齊攻城。

這次也暴露了聯軍的脆弱，各藩爲功名與面子而互爭，終至作戰計劃無法付諸實施，而遭慘敗。各藩只一味責備他藩，因而導致意想不到的混亂，軍隊的統率遂成爲嚴重問題。

先是，幕府已藉相繼而來的情報，認識了事件的嚴重性，發覺：「要統率九州粗曠的大名，收拾事態，非派遣更强有力的人物不可！」

於是以松平伊豆守信綱、戶田左門氏鐵爲上使，兼程往赴島原。

因此消息震撼最大的是板倉重昌。

「得將軍信賴，擔此大任，擁三萬大軍，竟無法攻陷一孤城，始有此次上使之任命。以武士而言，我有何面目生還江戶？這次決以性命相博，非攻下原城不可。」

板倉重昌滿懷悲壯，翌年（寬永十五年，一六三八年）元旦開始了第二次總攻擊。

這天，西北風凄厲，飛砂走石，難以逆風行走。黑暗中，各軍悄悄逼近城牆，待黎明全軍一

三

但是，這次期以必勝的元旦總攻擊仍告失敗。致敗主因在於作戰策略不能互相統屬。全軍本擬利用强風悄悄接近城牆，而後以上午八時爲期，同時發動攻擊。

但有馬兵部大輔忠賴想搶先立功，於上午四時已殺至前門的牆邊。選擇這一天做總攻擊日，主要是因爲這一天是元旦，城裏的士兵可能疏於防備，但不知何故，城兵却已聽說這一天會攻城，正等得有點不耐煩。

牆上推下了大木頭與大石子，並放箭放鎗，有馬軍瞬間被殺了千餘人，遭受痛擊而後退。其他軍隊在黑暗中聽到吶喊聲，却因預定時刻未到，而按兵不動，使有馬軍敗得難堪。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終於到了預定攻擊的八時，以鍋島爲先鋒，全軍朝城門發動總攻擊。可

是，意氣飛揚的城兵奮勇作戰，大開城門出擊，征討軍大感意外而潰走。

板倉重昌揮動指揮刀，命令松倉道：「快同軍先行！」

也許鎗勢厲害，無人敢繼續推軍前進。重昌只好奔至有馬本營，但有馬因拂曉之戰，傷亡甚衆，不肯反擊。鍋島軍此時亦陣亡兩千多人，無力反撲。立花自初卽有所不滿繞至後門，袖手旁觀正門的激戰。

重昌悲憤得扭曲了臉。

「既如此，只好由我領先……前進！」

重昌高喊往城牆策馬直衝。見此情景，副司令石谷十藏及部下三百人跟隨其後。拚死的重昌主從撥開弓箭，直衝向城堡的石牆。城兵見是總將，便紛紛出戰，重昌手下勇敢善戰，直逼石牆。

就在這刹那，石牆上投下的岩石，落到重昌頭上，把頭盔擊壞。重昌倒下又迅卽站起，正想爬上石牆。突然，一顆狙擊彈飛來，穿越了他的胸部。

家人赤羽源兵衞、北川又左衞門、小村九兵衞奔馳而至，抱住重昌。重昌凝注城堡，叫聲：

「眞遺憾！」便氣絕而死。

四

松平伊豆守擔任平賊上使，於寬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十二月三日從江戶出發，十六日到大阪，十八日令人從大阪運輸攻城用的大砲，十九日親率從大名徵調來的多艘軍船，離開河口。二十七日到達長州下關，次日渡海至豐前小倉。小笠原信濃守（忠眞）當時仍在江戶，由家老宮本伊織出迎，報告島原的戰況。

接着到了肥前寺井，正月二日欲渡島原，因强風遇阻，至三日晨始抵島原海邊。在此得知元旦的大敗與板倉重昌的死訊。四日，船抵有馬，眺望原城。

另一方面，江戶閣老接獲重昌陣亡消息後，始爲事態之嚴重而驚，乃下令留在江戶的九州大名歸藩，將軍一一召見，加以鼓勵。

謁見時，將軍家光問小笠原信濃守：「不在藩時，主持藩政的家臣是誰？」

「宮本伊織。」

「什麼，誰是伊織？」

「是新聘用的人才，宮本武藏的養子。」

「你不在時，無論何事，都可無慮嗎？」

「是的。」

將軍與信濃守對答後，都莞爾笑了起來。這段對話是小倉藩古傳說集『效顰集』中的插話，由此可見信濃守對伊織的信任。

細川忠利晉見時，家光趨進說：「信綱（伊豆守）已赴島原指揮全軍，但九州各大名，所能信靠者僅君一人。事實上，你是總將，望能速平賊徒！」

「承命！定不忝所託！」

忠利感恩退下，正月十二日離開江戶，踏上歸藩的旅途，二十五日安抵熊本，聽長岡佐渡報告。

忠利對自己不在時，一切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甚感滿意，對捕得四郞母親更覺欣慰。

「佐渡！」忠利端坐問道：「武藏還在小倉嗎？」

「是。」

「速遣使到武藏那裏。」

「遣使？」

「要使者請武藏前往我在島原的本營。」

「是，遵命速辦！」佐渡會心地微笑說。

五

細川忠利卽日由河尻搭船，於一月二十六日抵島原本營。而聚集在大矢野的大軍兩萬八千六百多人，由光尙率領，已於一月四日渡海至島原，歸松平伊豆守指揮，代板倉擔任攻擊城門的任

務。

伊豆守到本營時，鑑於兵力不足，要求島津、黑田、小笠原等雄藩派兵支援。島津遣兵一千人，黑田遣軍一萬八千人支援。小倉的小笠原家也不待主君歸藩，正月十六日以伊織爲統帥，率軍六千人參戰。

從小倉到島原，勢須經過黑田、鍋島等藩的領地，因而有種種不便之處。但深謀遠慮的伊織，已事前取得諒解，並在各停駐所預備了軍糧，故能晝夜兼行，順利通過，迅速趕到本營。

這時，武藏仍留小倉。他只是伊織的養父，與小笠原家並無公開關係。以局外人身份參加公家的軍事行動，於理說不過去。

當然，伊織的破格任用，乃因背後有武藏支撐，所以武藏希望伊織能獨自展現自己的本領。

「父親，有什麼須注意的嗎？……」

伊織起程時，向武藏徵詢意見，武藏只說：

「沒什麼可說。盡力爲之。」

伊織自己也充滿自信。

「謝謝父親。」伊織低頭致謝，接着放低聲音問道：「如果在那裏遇見由利小姐，該怎麼辦？」

先前，與市已來函告知，公主已飄然前往島原。

武藏抬眼說：「公主大概會貫徹初衷，去拯救在戰禍中徬徨的孩子。」

過一會兒，又說：「但這也有要有個限度。不久，她也會被逐出島原。如果公主還有意活下去，我想，肥後熊本才是她最後寄身之所。」

「好，我就這樣勸她看看。」伊織說完後，鬆了一口氣。

伊織率軍起程後五、六天，信濃守忠眞從江戶回到城裏，武藏即時晉見。忠眞侯也很了解武藏的身分，他只對武藏說：

「武藏，這是久已未見的會戰。如果你願意，不妨去看看。肥後的忠利侯也決定親臨戰陣。

細川跟我藩不同，是島原的隣國，很可能是軍隊的主力。多年未見，到本營去看看他，未嘗不是好事。」

忠眞侯說完話便起程赴島原。

六

武藏是武人，又是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對島原之亂當然不會不關心。可是，他毫無意思爲試鍊自己的兵法而到戰場去。戰爭是一種政治現象，而他所探求的却是現象底層的事物，亦即超越生死、超越勝敗興亡，儼然存在的某些事物。

所以，他縱使對藩士們的一擧一動滿懷興趣與關心，也未想到島原一行。可是，過了四、五天，武藏突然接到佐渡的來信，使他內心不由得熱了起來。

信裏首述肥後藩的嚴重立場，接着寫道：

——務請赴島原，與殿下一晤。此非佐渡一己之意，乃殿下意旨。

「好，那就走一趟吧！」武藏當場決定。其實，武藏從忠利的語意中已察知，此戰，細川藩已處於他藩無法相比的嚴重立場，因而，對忠利的心境極爲關注。

武藏即日從小倉出發，正月二十九日抵達原城外有馬的細川陣地。是臨時搭建，用木板圍成的軍營。他立刻晉見忠利，兩人已四年未見了。

「是武藏。」

「噢，武藏，等你好久了。」忠利喜形於色。因在營中，他身穿胄甲，坐在折凳上，左右並坐着同樣全副武裝的寄之等武將與近衞武士。世子光尙在別的軍營，不在身側。武藏抬眼注視忠利的臉。據說，以前生過病，現在倒精神奕奕。

「尊體康健，至感欣慰。」

「嗯，你的精神也很好。」

「謝謝……」

「各位，這是武藏，是我特意邀來的稀客。各位，若有兵法及其他方面的問題，可儘情請教

。」

武藏靜靜地環視一座，致意道：「請多指教！」

寄之及其他重臣大多認得，但年輕的近衞武士多是第一次見面，各人都張大眼睛望着武藏。

「武藏，你看我軍中的情形怎麼樣？」

忠利覺得武藏的眼睛在探察，便問道。

「氣宇軒昂，必勝無疑。」

「嗯，眞的如此嗎？我雖然前幾天才到，但已看出他們各位都意氣飛揚，心志堅定。」忠利似乎非常滿意。

七

這時，寺尾新太郎出現了。他已注意到武藏，却先單膝着地，向忠利覆命道：「新太郎參見。敝職已將四郎母親及家人，共四名送至伊豆守殿下本營。」

「辛苦了。一路都很老實吧？」

「是的，看來頗有感悟，毫無張惶之色，並不時對本藩之溫情厚意深表感謝。」

「嗯，雖是暴徒的家人，若不反抗，卽應加以妥善處置，這是伊豆守殿下的方針。你們能以溫情相待，我深感欣慰。」

忠利對此事很表滿意。

「惶恐之至！」

新太郎兩膝着地，平伏叩頭。

「新太郎，過來。武藏來了哪！」

新太郎趨進向武藏行禮。「師傅，您好！」

「看來，你精神還滿不錯的哪！」

「是的。師傅，您也來了。」

「我是來參觀的。呵，不，是想來看看殿下和你們的……。家人可好？」

「都很好。這次也把求馬助帶來了。」

「哦，求馬助……幾歲啦？」

「過完年，是十四歲。」

「第一次上戰場吧？」

武藏瞇着眼問。忠利開口說：「新太郎，求馬助是你的長子？」

「是的。」

「把他叫來，我要祝賀他初上戰場。」

「是。」

新太郎感動地離去，不久就把求馬助帶來。雖然只有十四歲，却已長得相當魁武，是個容貌端莊的美少年，身披緋色皮條的甲冑。

忠利開口說：「求馬助，抬起頭來。」

在入口處平伏於地的求馬助，緩緩地把頭抬起。

「到這兒來！」

求馬助畢恭畢敬地往前行。

「新太郎，跟你少年時期長得一模一樣哪。」

「惶恐之至。」

「求馬助，會戰卽將開始，你可要立個大功，以慶祝自己初上戰場哦！」

「是。」

「但，可不能急於立功，亂衝盲動呵。」

「是。」

「求馬助，你認得武藏吧？去見見。」

求馬助轉身向着武藏。「師傅！」

「哦，你還記得？」

「是的。」

「你長得好高囉。兵法是向父親學的嗎？」

「是的。是向父親和姑姑學的。」

「呵，是阿松嗎？……」

武藏已經很久沒提到阿松的名字了。別來已有十多年，却顯得特別親切。比一般人美麗，又如青年一般剛直，而且是個抱定獨身主義的女中豪傑。她一直照顧阿通至死，也親眼看見悠姬去世，跟武藏有特異的因緣。

八

「松小姐雖然是女的，却也是一個傑出的兵

法家。你看來也很强。從今晚起，我住在你的軍營裏。此後，我教你兵法。」

武藏用目光撫慰着求馬助，並鼓勵他。

「是，師傅。」

求馬助的臉頰高興得泛出紅潤，眼睛興奮得閃爍有光。

忠利也高興地微笑道：「求馬助，如果你初戰立了戰功，就任你做我的侍童。」

「謝謝殿下。」

父子爲忠利這一席話，兩手伏地叩頭感謝。

武藏又加上一句：「我相信，求馬助一定會擔當重要職務。」

就武藏來說，這已是最高級的褒獎之辭。他似乎很喜歡求馬助。

武藏見過忠利，便赴小笠原的軍營拜望忠眞。

「哦，你畢竟來了？是忠利殿下邀請的吧！」

忠眞說破了武藏的心意，微微一笑。

「誠如尊言。」

「我這裏有伊織，你可以儘量幫助忠利殿下。」

「惶恐之至！」

武藏很了解忠眞對自己的情意，但對伊織深獲君侯的信賴更覺滿意。伊織也非常高興父親到了島原。

武藏對伊織並沒有特別交代的話，遂告辭回到新太郎的軍營。入夜後，以山東、野田、宮脇等以前所謂的武藏五人團領先，其他認識的人都一齊來見武藏。以繪畫出仕的矢野三郎兵衛吉重（幼名三十郎）也在其中。

武藏跟他們閒聊才知道，以前的門徒小河權太夫已出家，法名露心。

夜深了，衆人皆已歸去，只剩下武藏與新太郎父子三人。這時，伊織獨自來見武藏。

自出兵以來，伊織還未見過新太郎，彼此互

道久別後，伊織對武藏說：「父親，今天派家臣去勘察城外的村莊與地形，據他們報告說，有個類似公主的女人住在附近村裏。」

「噢！」武藏的表情有點訝異。

「松山主水似乎也跟細川軍一道來了。寺尾先生，對不對？」

「是的，還未向師傅報告……。剛才所說的公主是不是指由利公主？」

新太郎反問。

九

「是的。富岳那夥浪人在品川埋伏等待我們的那一天，由利公主跟森都離開了江戶，直奔長崎。」

武藏扼要地敍述公主的動向。

「在這之前，公主確能順利地依照她的理想發展。但是，去年十月，島原的基督徒殺進公主的孤兒院，帶走了孩子。森都也被殺了。」

「森都被殺？」

「是的。雖然已年近七十，却始終堅持他那怪異的信念。他無所依戀，握着公主的手，安祥地瞑目西歸。」

「呵，原來如此……」

「而且，公主也被奉行驅逐出境。不過，公主意志堅强，她可能是爲守護孤兒才到島原來。」

「師傅，您是說在此地守護孤兒？」

新太郎有點懷疑。伊織低聲說：「幕府法令規定，舉凡基督信徒不論年歲多麼稚幼，一律處刑。據說，目前，松倉與寺澤軍正搜查各村，凡參加暴動不在家的基督徒家屋一概焚燬，妻子均逮捕處斬，因而從公主的信念與脾性來說，她很可能是要守護這些基督徒的家人。」

「說得不錯……」

新太郎深深點頭。伊織接着問新太郎道：「寺尾先生，肥後所捕的天草四郎的母親與家人已

送到本營了？」

「是的，我剛才才把他們送到本營。因爲是我在天草大矢野島逮捕的。」

「是你！」

「是的，但引導的却是松山主水，三齋侯推擧他做密探，事先到了天草。」

「密探？他眞是最適當不過啦！三齋侯確有見識。」武藏脫口說。

新太郎微笑說：「我跟他已有二十多年沒見面，他越來越令人討厭。不過，很懂得收買人心，在八代、熊本都頗受歡迎。」

「他本可藉此老老實實建立自己的地位，但他却不務於此。他的兵法屬第一流，也有純情的一面，思想却很齷齪。」

「師傅好像說過，主水心懷叵測，有害人之心。」

「不肯面對人生，惟計謀是尙，而又野心勃勃，害人之心由是萌生！」

「父親！」伊織插口說：「主水那厮若知道我們在這兒，由利公主也在村裏；他也許又會耍點花樣。」

「嗯，很可能。眞是適逢其會。」武藏說完，哈哈大笑。

十

攻城軍的統帥松平伊豆守毫無攻城野戰的經驗。關原之戰時，年紀尙幼；大阪之役又正在江戶出仕家光。

但以家光的寵臣，閣老之一員來說，聲望十足，足以指揮九州粗曠的大名。素有「智慧伊豆」之稱，故策慮深遠，足智多謀。他自初卽儘量收集武器，集中兵力，以期萬全。狂熱信徒三萬人固守城池，攻擊者却有十二萬精銳大軍，不戰已足挫敵方銳氣。伊豆守希望儘可能不費一兵一卒，而使暴徒屈服。然而，城兵雖爲大軍圍困，

却能毫不爲所動。他們相信神父的預言，視四郎爲不死之天使，而有必勝之心。

武藏訪忠利，住進新太郎軍營的當天深夜，伊豆守在本營的居室，遣開家臣，身着家居之服，獨自沉思。他正在考慮如何利用今天被送到本營來的四郎母親及家人。

伊豆守自言自語道：「若再繼續進行無益之戰鬪，固守城池，便斬你母親首級，並審問叛徒家人，一一處斬，決不寬待。若迅速開城投降，你母固不待言，卽使是罪魁本人，也可諒年紀尙幼，從寬處置。」

伊豆守前思後想，覺得這方法最能收效。

就在這時，外面傳來慌亂的脚步聲，侍衞的年輕武士和全副武裝的家臣，跪伏入口處。武裝的家臣說：「報告！有個可疑的女人潛進軍營，故加逮捕，該女申言欲見大人，請大人定奪。」

「什麽。有婦人要見我？……問她是什麽人。」

「她說與大人面識，名叫足利由利。」

「由利！」伊豆守露出複雜的目光。伊豆守非常賞識由利公主的才智，故利用她到長崎來收集基督徒與貿易商的情報。公主經營白百合寮也得到伊豆守的諒解。但要排除奉行神尾與松倉之異議，以支持公主，又爲當時政治情勢所不許。再者，從公主倔强的脾性，他知道利用公主也有限度，所以聽從其他老中的判斷，而在驅逐令上署名。

不過，伊豆守對公主，現在仍未喪失厚待之意，略加思索，當卽吩咐：「把她帶來！」

十一

由利公主身穿綿服，裝束樸實，在年輕武士引導下，緩步走到伊豆守跟前。未施脂粉，微黑，但依舊美麗高貴。而且全身洋溢前所未有的剛健之氣，熱情染紅雙頰。

「哦，由利小姐！好久未見啦！」

伊豆守先開口說話。公主靜靜地就座。

「的確好久未見了。」

「什麼時候到這裏的？」

「去年十月……。因爲被逐出長崎……」

「此事，我也知道。因奉行要求，不得不如此。不過，說實話，我也認爲你該離開長崎了，爲了自身的安全。」

伊豆守有點爲難地辯解。公主微笑說：「是的，殿下的意思，我很了解。的確已到離開長崎的時候了。殿下諒必知道，在我接到上諭的一個時辰前，我所領養的孤兒全被島原天草的基督教武士奪走。」

「哦，這還是第一次聽到。也許是此地暴動的關係，神尾的報告沒有提到你的事。」

「殿下！」由利公主正身危坐，凝視着伊豆守的臉，說：「天草四郎的母親已被帶到本營來，是不是眞的？」

「不錯，確是如此。」

「殿下打算怎麼處置四郎的母親？」

「說實在，我正在考慮此事！」

「生殺與奪，全憑殿下的心意。殿下是不是想用四郎母親的性命來換取四郎的投降？」

「是的，我已想過。」

「這可不行。這……這樣反而只會激起暴徒的反叛心，提高他們的氣勢。不能反用母子親情。應遵從自然之情，慈愛地以眞理對待四郎和他的母親。殿下，城內有非基督徒的異教徒，也有婦女和孩童。讓四郎母親去勸告四郎，把這類人放出城來。」

「欸！」

伊豆守雙手環抱胸前，張大着眼睛。

公主胸有成竹地繼續說：「殿下！無論用什麼方法對付他們，基督暴徒都決不會投降的。最重要的莫過於降低暴徒的悲憤氣勢。這可用眞理與愛情……」

十二

對由利公主熱烈的說辭，伊豆守說：「由利小姐，你的意思是先安撫參加暴動閉鎖在城裏的異教徒！如果從城裏出來，就饒恕他們……」

「對，就是這樣，訴諸四郎的正義感，要四郎的母親勸他釋放城裏的異教徒。這樣可瓦解城兵的團結，也是對基督徒無言的威壓。」

「嗯，眞是妙法！我沒想到這一點。」

伊豆守似乎鬆了一口氣。由利公主却加强語氣說：「不過，殿下，僅此並不充分。那些在城裏的基督徒之妻也應讓她們在家經營生業，改變信仰的人可饒恕他們，再者，城裏的婦孺若改變信仰從城裏逃出，亦應寬大放過。」

伊豆守緊咬着嘴唇說：「但這有違基督教禁令啊！」

「殿下，禁令歸禁令，現在豈不是非常時期？以這種慈悲心腸瓦解暴徒的氣勢，進而使其妻子轉信，豈不是達到了禁斷的目的？」

伊豆守仍在思考，過了一會兒才答應道：「好，那就以將軍特典給四郎，令其履行此一約定！」

公主像妹妹對哥哥撒嬌般緩緩說道：「殿下！我認爲不管多惡的人的孩子，孩子本身是無罪的。因此才在長崎設立白百合寮。這次到島原來，也是爲了拯救父母參加暴動、家爲松倉兵所焚的孩子。我目前已在某地收容這類孩子，給予食物。」

「哦……」

伊豆守張大眼睛，似乎表示理當如此。

「但松倉手下目前仍在各村不斷審問基督徒，並利用禁令蠻不講理地虐待良民。」

伊豆守深深頷首。

「由利小姐，知道了！我將依據方才所言，發出軍令，不許隨意欺壓良民。此後，由利小姐……」

伊豆守說着，鼓掌喚近侍的家臣，拿來出入軍中的木牌，交給公主。

「現在，我只能做到此。」

「這就行了。」

「你也可以借助武藏呀！」

「哦，武藏先生？」

「他在細川的軍營。」

公主盡力壓抑內心的激盪，平靜地回答：「啊，那也許可以見到他！」

十三

次晨，伊豆守叫人喚來四郎的母親與家人。

伊豆守見四郎母親人品沉穩，內心隱含堅毅志節，而重新體認了與由利公主約定的方略實爲至當。他覺得用威嚇與明顯的懷柔都終究搖動不了這婦人。

「你現在還信奉天主嗎？」

這是伊豆守的第一問。

「是的。」

四郎的母親毫不躊躇地回答。

「據說，四郎只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年，理應無法精通教義，一般認爲是老基督徒抬出四郎做首領，是不是？」

「四郎已是十六歲的少年，我不認爲他是被人哄抬出來做首領的。」

「那末，他是一個虔信的基督徒了？」

「是的。他比城裏任何人都要虔誠。」

四郎的母親瑪爾丹不亢不卑，冷靜地回答，伊豆守內心深爲其態度所感，進而問道：「你對這次暴動有何看法？」

「我認爲這是守護我教的聖戰。」

「不錯。但，參加暴動防守城池的百姓中，，據說也有非衷心信奉基督的異教徒，是嗎？」

「是的。無論是島原的松倉先生或天草的寺澤先生，不僅向基督徒，也向老百姓徵課重稅，老百姓爲此而瀕臨餓死的局面。也許有人爲了這個

原故而參加暴動團體。」

「哦，原來如此。你昨晚已看到，攻城軍有十多萬，而且有大砲、小砲、鐵盾等，攻擊的準備已經很充分。不過，將軍認爲與百姓作戰而損兵折將，愚不可及，故只圍城，以餓死賊徒。衷心信奉天主的人也許樂於做個殉教者，我無意救助這些殉教者。如果其中有異教徒，我實不忍心，所以想設法幫助他們。你認爲我這樣做對不對？啊，不，我不只問你，也問你的女兒雷西娜、女婿小左衞門及其子小平等。」

伊豆守胸有成竹地問。

母親瑪爾丹回望家人的臉，彼此面面相覷，都點點頭，小左衞門小聲說：「請母親隨已意回答吧。」

瑪爾丹正襟危坐，說：「依我所見，城兵都在等待餓死。又如尊言，我相信，最先推重四郎的人都已決心做殉教者。不過，如果城裏有異教徒，那……」

說到這兒，嚥了一口口水，略作停頓。

十四

「嗯，如果有異教徒，又怎麼樣？」

伊豆守尖銳地問道。瑪爾丹仰首說：「如果有異教徒，四郎也須加以考慮，因爲使異教徒跟基督徒同樣走上殉教者之路，那是違背神意的。……」

伊豆守稍微和緩了語氣，「這意思我也懂。這麼說來，卽使以前是基督徒，若有改變信仰之心，要他殉教，也是違背神意囉。」

「確是如此。」

瑪爾丹垂目頷首，旋卽仰首說：「有件事想請教殿下。殉教者的妻子卽使不再信教，是否仍依往年的規定，連剛出生的嬰兒也要處死？」

「嗯……」

伊豆守略事沉思後，緩緩答道：「規定是不能歪曲的。但秉承將軍以慈悲待民之意，卽使是

殉教者的妻子，只要宣誓轉宗，也可寬恕。因而，請四郎務必把異教徒和轉宗者放出城來。你能否爲我和四郎居中處理此事？由於戰爭，連無罪的人也一起被殺，實在殘忍。」

「好，我答應。」

瑪爾丹一口答應，又附加一句說：「但我們可不是因爲愛惜生命才答應。」

「啊，不，我決不這麼想。瑪爾丹，我要先告訴你，四郎畢竟還是一個少年，萬一他不是心甘情願的殉教者，無論什麼時候離城，都會得救。」

伊豆守這麼說的時候，瑪爾丹的臉上浮現嘲弄般的微笑。不過却溫和地回答：「我會把這一切都轉告四郎。」

於是外甥小平次日進城，把瑪爾丹記述這些問答的信交給四郎。

城內，以四郎爲中心召開參謀會議，擬定回答伊豆守的回信，把它交給小平。

四郎還特別寫了一封信給母親瑪爾丹，也同時交給小平，信上說：

——手諭已拜讀。母親平安無事，至感欣慰，此處亦然。城中衆人已決心爲天主奉獻生命，而且決無壓迫他教信徒轉奉基督之事。若有改信離城者，亦皆任其逃逸。

十五

也許是伊豆守與四郎此一決定的結果，從那以後即有從城中逃出向幕軍求救者，但爲數極少。伊豆守給這些人金銀，放他們離去。

後世史家對伊豆守此一謀略評述說，儘管沒有直接獲得成效，但對城裏統一的士氣一定有不少影響。

城兵雖爲十多萬大軍所困，却毫無屈服之意，而且好整以暇，有時甚至擊鼓狂舞。

晚上，歌聲還傳到攻城軍的軍營裏。從最近城的細川軍瞭望樓望去，城內廣場上，男女老幼

都無憂無慮地跳舞。

脾氣暴燥的大名中，有人忘了前次的教訓，主張發動總攻擊，要求道：「伊豆殿下，何必遲延呢？」

但伊豆守不爲所動，安撫道：「伊豆受命時，將軍說：『別爲老百姓無謂犧牲武士的性命！』請忍耐一下。」

不過，伊豆守決非坐待敵人餓斃。他在各重要地方新挖濠溝，以防城兵突圍作戰，同時向荷蘭要求出動軍艦。由於幕府的强硬政策，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已被逐出長崎，只有荷蘭是唯一獲許對日貿易的南蠻國。

荷蘭商館的館長因伊豆守的要求，在萊布號上安置了十五門大砲，從原城外海域猛烈地加以砲擊。不過，砲擊似乎沒有多大效果。

然而，城內糧食、彈藥已日益匱乏。四郎等基督徒領袖自接到瑪爾丹來函後，已知勝利無望，決心殉教赴天國。但一般城兵依然相信神父的預言，仍奉四郎爲不死的天使。

不過，隨着糧食配給的日益減少，又眼見城外盡是敵人軍隊，城兵對是否能獲勝已越來越覺懷疑，逃出城外的人也日益增加。四郎及養父益田甚兵衛見此情景，與領導人員相商道：「情勢已到此一地步，要求他們殉教，是否爲至當之擧？」

蘆塚忠右衛門等浪人團仍逞强堅持，激烈反對說：「如果這樣作，泰半城兵都會變成異教徒，逃出城去！」

第五十八章　謀　略

一

說得不好聽一點，四郎起先處於神靈附體的狀態，而且確是被周圍的人哄抬出來的。不過，他本來即充分具備作爲暴軍統帥的智慧、勇氣與信念。再加上天生高貴的容貌，所以如天使般行動，並無不自然之處。

而且，他爲人極富感性，信仰也很純正，所以接到母信後，他認爲，如果城兵中有非基督徒的異敎徒，就須自動加以放逐。

四郎相信，此戰是爲神建設神國的聖戰，因而認爲己軍必須是純粹的基督徒。既是聖戰，無情地跟敵人作戰，奪人性命，亦在所不惜。

但是，據母親信中說，城兵內似乎有異敎徒，若果如此即爲冒瀆上帝，會戰之所以不利，難道不是因爲觸犯了神怒！

四郎又想到城裏有許多孩子，他突然開始懷疑，這些孩子縱使受洗，是不是就能算是眞正的基督徒？此外，在領導部門中也有人懷着不忠於信仰的不純思想，於是他發覺自己過去的言行也有一些錯失。

深夜，四郎獨自跪伏在城內天主堂中，向神懺悔道：

「既與純正基督徒同爲殉敎者，希能歸赴祢處。神呵，願祢爲地上徬徨的羔羊賜以永恒福惠。」

於是，他在軍事會議時建議，即使是基督徒，不願死守城池的人概以異敎徒逐出城外，但遭遇了蘆塚等人的猛烈反對。

四郎默默起身，巡視城內，最後出現在婦孺居住的庫房。

「哦，四郎先生！首領！」

婦人跪伏在地，畫了十字，祈禱道：「神呵

！願祢降福給首領！」

孩子們也模仿她們，畫了十字，頌讀同樣的祈禱文。四郎也畫了十字，溫和地把眼光從婦人移向孩子，突然張大了眼睛。

孩子的臉全都蒼白沒有血色，眼睛恐懼得戰慄不安，已經沒有希望，沒有喜悅，也沒有感謝，有的全是死亡的恐懼。

「你們可以到我身邊來！」

四郎對孩子們這麼說，突然間，他想起了由利公主在海邊的所作所爲，不禁自語道：「她似乎也這樣把孩子聚攏過來。」

二

是一個早上。

「來，大家排排坐在這裏……」

由利公主說。於是，有六、七個三歲到五歲的稚童坐在走廊邊，伸出臉來。

公主用浸過盆水的手巾替他們一個個擦臉。這些稚童都是家被焚燬，父親在城裏，母親爲松倉兵所殺的可憐孤兒。

「大的孩子請幫忙掃掃地！」

公主對其他的孩子說。以十二、三歲爲首的七八個少年男女站在院子裏，各個睡眼朦朧，他們也是同樣可憐的孩子。

「是。」於是，女孩子掃屋裏，男孩子掃院子。

公主替稚童清洗後，到厨房，打開鍋蓋，却仰首嘆氣道：

「噯，只有這些，午飯一定不够用。與市怎麼啦？」

公主彷彿改變了想法，自言自語道：

「沒法子，午餐只好吃甘薯。」

這時，從外頭傳來了脚步聲，與市背着大包袱走進來。

「由利小姐！由利小姐！」

「怎麼啦？」

「順利的很。」

「哦，那就好了。」公主拿着鍋蓋回頭看。

「呵，還不少呢……」

與市把包袱卸在走廊上，悄聲說：「公主，其實，一個早上都找不到買主，因而不知不覺地走到軍營附近，突然遇見了伊織先生……。我怕會連累他，所以裝作不認得的樣子，想趕快離去……。」

「對，這樣做得對！伊織先生現在是小笠原家的武士首領，身負重任。」

與市揮汗說道：「我雖然準備離開，伊織先生卻趕過來，硬邀我到營裏，給了我米。公主！我們的事情，伊織先生全知道了。」

「眞的？」公主一直低着頭，旋卽抬起頭。眼中濕潤，雙頰流滿淚水。

與市也淚水滂沱，從懷中取出附有珊瑚玉的簪子，放在前面。

「公主，這個收起來。今後，伊織先生會給我們米。」

「這個嘛……」

「公主，這只不過是暫時性的。四、五天後，長崎一定會送錢來。在這之前，只好通融通融了。」

與市表情明朗。公主也同意道：「這樣也好。伊豆守殿下已知道我的工作，我們只好暫且打擾伊織先生啦！」

三

「公主，此後……」與市突然表情凝重，開口說：「伊織先生要我轉告公主，如果公主在此地有危險，可避難到肥後。他說，這是武藏先生的意思。」

公主雙頰泛紅。

「能這樣替我設想，眞高興。希望有那麼一天。」

說着便急忙把米倒入鍋中。

與市似乎還有話要說，站在正在生火的公主背後。

「我離開伊織先生軍營後，突然發覺有個奇怪的武士在跟踪我。」

「呵，跟踪你？」

「是的，一個年約四十上下，容貌端正，有點特別的浪人武士。」

「會是誰呢？」公主俯首沉思。

「我覺得他很怪，所以在黑田先生軍營附近，巧妙的把他擺脫了。但爲了愼重起見，特意向公主報告一下。」

「他也許認得你吧？」

「這個……？如果公主也猜不着，那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

與市這樣說的時候，門外傳來了男人的聲音：「有事相煩。」

「是誰呀？」

與市不在意地走出門外，彷彿彼此交談了兩三句話，與市臉上變色，回到厨房。

「公主，糟了，就是剛才所說的那個武士呀！」

公主仍然從容不迫。

「你問了他的名字沒？」

「問了，叫松山主水。」

「呀，是主水！」

公主也着實吃了一驚。公主雖然曾從伊織那兒聽說主水在肥後的八代，但過後就把他全忘了。

「公主，你認得？」

「嗯，認得。請帶他到客室。」

「是。」

但公主仍然不慌不忙地把飯煮好，甚至把菜鍋也放到灶上後，才穿過泥地，登上十疊的客室。

「噢，公主！」主水正用鐵筷撥着爐火，一看到公主，急忙肅容端坐。

「是主水先生嗎？剛才與市才跟我談起有個怪武士跟踪他。」

公主靜靜地開口，然後就座。裝束雖是百姓模樣，依然不失其高貴氣質。

「公主，久違了。」主水兩手伏席問候。

四

由利公主微笑道：「我還一直以為你在江戶哪。」

主水仰首說：「浪人館那夥人伏擊武藏的那天，我便匆匆離開江戶，回到故鄉肥後八代。但對我來說，公主也在此地，實在深感意外。」

「主水先生。」公主不正面回答，仍像以前那樣，毫不在意地說：「那時，彼此都過着沒有前瞻的日子。我像無所事事的大名女兒，你像居無定所的狼……」

「呵，確是如此。」主水搔搔頭。

「不過，主水先生，如你所見，我現在已有工作須我盡力去做。」

「哦，什麼工作？」

「救助基督徒的孩子，他們是一羣剛生下來就失去雙親，家屋被燬的可憐孩子。」

主水瞪目以視。

「哦！我了解公主在這裏的理由了。」

「那末，你目前的生活呢？」

主水挺起胸膛。

「江戶的那種生活已經清算了。準備洗靜髒汚心靈，重建目標，重頭做起。」

「準備重振貴先祖和府上之家門嗎？」

「我不想捨棄作為名和家子孫的榮耀，但在現實上，我知道要昇任大名，只是一場無法實現的夢。現在，我只希望以人的資格度過有意義的一生。」

「出仕細川家啦？」

「不做了。以前認為出仕是一種好手段，現在知道，不做官也可以得到比做官更好的地位

。」

「你對我的工作有何看法？」公主微笑地詢問。

「公主，這是男人也值得一做的工作。為了被虐的孤兒，無視權力，與暴力作戰！而且知道民衆會左袒自己、發出歡呼。眞是死而無悔的工作。」

主水滿懷熱情地說。他在見到公主之前，毫無這種想法。他仍然抱着一種莫名的野心，意圖收買藩內人心，在肥後培養潛勢力，然後慢慢把這股勢力廷伸到他藩，以便成為天下的實力者。以當時輿情而論，這並不是南柯一夢，十三年後，由井正雪便按此意圖實行陰謀叛亂。

主水聽了公主一席話以後，似乎捨棄了這分野心，以救濟孤兒為務。然而，主水跟公主和與市的純粹心境並不相同，他一直懷抱着野心與叛逆心，意仍在此而不在彼。不僅如此，他對公主也仍然懷着强烈的戀慕之心……。

五

「噯，眞高興，你能這樣想。」公主雖這麼說，但他對主水的本性已一清二楚。

「你能幫我一點忙嗎？」

「公主，那還用說，只要你交代，一定盡力為之。」

主水昂奮不已，但突然間冷若冰霜。

「公主，在這之前，有件事想請教。武藏已到細川軍營，你見過他了吧？」

公主也冷冷回答。

「沒見過，沒有見他的必要。」

「公主，那又為什麼？」

「走的路不同。武藏先生是獨行的人，他不會走別人走的路。我無所事事的時候，曾經羨慕過武藏先生，想跟着他走。但現在已是陌路人了。」

公主表情眞摯，這種感懷並非虛假。公主對

武藏的認識確然如此，所以在事務上她一點也不想求助於武藏。當然，心魂上的互相感應，另當別論，她也無須向主水透露。

「呵，公主確實能看出武藏的本性。他是一個徹頭徹尾任性的人，我懂了。回到你剛才的話題吧！」

主水又昂奮起來，而且喜形於色。

「主水先生，你懂得忍術吧？」

「懂得。而且不輸於伊賀的人（伊賀爲忍術的發源地）。」

「我希望你能潛進原城。」

「爲何？」

「想請你把我的一封信交給首領天草四郎。」

「要向四郎要求什麼事嗎？」

主水雙手環抱，興趣盎然。

「主水先生，我在長崎曾設立孤兒院。去年十月，天草島原的基督教武士，闖入寮裏，奪去了孤兒。到這裏調查後，才知道這些孤兒全被帶進原城，目前仍住城裏。」

「你是要他把這些孤兒送還吧？」

「四郎已應母親瑪爾丹的要求答應伊豆守殿下，釋放城裏的異教徒和孩子。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孩子離開原城。」

「眞的嗎？不過，即使四郎如約把孩子釋放出來，伊豆守會心甘情願把孩子交給公主嗎？」

「伊豆守殿下已承認我的工作正確無誤。」

「不過……」

主水不相信地說，內心却砰砰作跳。

「反正都是以幕府爲對手的大花招。好，公主，我幹！」

六

荷蘭船砲擊後，伊豆守擬定的攻擊方式是挖坑道侵入城裏，在各重要地點縱火焚燒。於是從薩摩招來挖金的礦工，從二月初開始挖掘。

但城兵方面也以同一目的從城裏向外挖坑道

。雙方偶然在途中碰面了。幕兵鎗殺了兩人，城兵則用熏生葉，放糞尿，把幕軍逐出。

想用奇謀減低敵人戰鬪力量的伊豆守，意圖派遣隱形者（使用忍術的人）潛入城裏加以擾亂。於是，傳命各大名推擧精通此道者。

偏巧，這晚，主水答應由利公主潛入城中，剛回細川陣地，三齋侯的代理人立孝喚來主水，告以詳情，要他一道至伊豆守軍營待命。主水內心暗笑道：「眞湊巧，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

隨立孝進入伊豆守軍營時，各大名已在座，而且早有五六位類似忍者的人坐在末座。這些可能是甲賀或伊賀的人，全身都黑色裝束。

忠利先開口說：「這是陳報的忍者，因是父親三齋的手下，放令立孝領來。」

立孝爲主水引見伊豆守。

「他本是肥後八代鄉士名和家的後裔，名叫松山主水。」

「我是伊豆。諒已知曉。」

伊豆守以尖銳的目光比較主水及其他忍者。眼神、裝束，主水都非其他忍者所能比擬。也許是江戶曾聽過好幾次的名字，却突然間想不起來……

「是。我是立孝先生所說的兵法家。」

主水仍舊以果敢的表情回答。

「嗯。忍術是幾歲學的？」

「自幼獨自習得，並以之作爲兵法的一部分。但不像甲賀者、伊賀者那樣職業性。」

「原來如此。能順利潛進城裏嗎？」

「我想，當今的伊賀者和甲賀者會有點困難。」

「不，我說的是你！」

「城裏也有人懂得基督傳教士的妖術，所以不學無術的甲賀者就……」

主水勇敢地、目空一切地回答。在坐的甲賀者都變了臉色，怒視主水，而伊豆守似乎很欣賞，莞爾說道：「呀，是我不好。武士若無自信就

不會來了啊。」

七

主水故意露出外表的自負與虛張聲勢，主要是想引起大名注意，讓他們生氣說：「這傲慢的傢伙。」却也可以使他們頷首道：「果然與一般密探不同！」

伊豆守是個寬容大量，有智慧的人，深覺「這廝可用。」

忠利雖然起先皺了一下眉頭，但見伊豆守並不責備，也就假裝沒看見。忠利在江戶曾因某家的介紹許其晉見兩次。忠利侯是屬柳生新陰流的，兵法的眼界極高，一見主水即知他是第一流的兵法家。

不過，主水的人品不爲忠利所喜，但他並非以個人好惡來評量人物的量小君侯。

「這是一個難得的人物，又是領地八代出生的人，如果父侯屬意，可加延聘。」

忠利暗想。

不知是幸或不幸，忠利侯四周沒有一個願意私下品評人物的家臣。像寺尾新太郎與主水半居於敵對立場，又如知悉主水惡行的重臣佐渡都噤口不言，所以忠利對主水的品行毫無所知。

這次從佐渡與寄之口中聽到了主水先赴天草探得四郎母親的經過，又發覺營裏的年輕武士都很推賞主水，因而暗中決定：「亂事平定，凱旋回藩後，可聘他爲隸屬老君侯的兵法師範。」

忠利當然不會以與武藏對立的立場來觀察主水。其實，忠利並未僅視武藏爲兵法家，他認爲武藏是與自己肝膽相照心靈上的朋友，所以在他來說，主水和武藏的關係根本不構成問題。

伊豆守引見忍者及主水後，開口說：「你們潛進城裏的目的，是調查城兵士氣與軍糧彈藥的情形。」

「遵命！」

他們全都俯首領命，主水則反問道：

「殿下，僅此而已嗎?不要進一步去擾亂城裏……」

伊豆守微笑頷首道：「你認爲做得到嗎?」

「據村人說，城兵中有相當多的異敎徒。煽動他們逃出城外，我認爲是很有趣的事……」

伊豆守的眼睛亮了起來。

「嗯，的確有趣。」

「縱火燒穀倉……」

「這也不錯。主水，你可隨意爲之。」伊豆守又微笑回答。

八

從第二天開始，密探們潛入城裏三日。行動前夕，主水被叫到忠利面前。武藏與新太郎也與寄之等重臣同席。

「主水，近前侍坐。」

「是。」主水以尖銳的眼光望了一下武藏，走到忠利面前。從二十幾年前的少年時代以後，他已不曾公然報名向武藏挑戰。他知道武藏決不會在主君面前指出自己的暗襲。

但他也不像在伊豆守面前那樣虛張聲勢，反而老實得很。

「主水，抬起頭來。」

「是，拜睹尊顏，主水深覺三生有幸。」

「這次任務，辛苦你了。你雖非藩士，但與本藩顏面有關，務必小心謹愼，不辱使命。」

「是。我自幼卽在故鄉八代學得忍術。但二十多年前因故遇見宮本先生後，心有所感，本不再使用忍術。但知此次任務對本藩極爲重要，故敢領命爲之。」

主水在小倉平尾臺跟武藏交戰以後，卽發覺忍術乃兵法之邪道，所以很少使用，這倒是眞話。

忠利看了武藏一眼，說：「呵，你跟武藏以前就認得啦?」

「從那以後，已經久未謀面，不過……」

主水囁嚅回答。

「既如此，我重新替你引見。武藏，這是松山主水。」

武藏也從容開口說：「呵，原來是主水！自當年一別以來，已專修兵法，必有相當收穫。」

「這是宮本先生之賜！當時先生勸我專修兵法，忠言深銘五內，願以兵法過此一生。」

話說得相當老實，但却以簡單數言涵蓋了二十多年的怨恨。武藏依然平靜地說：「想必本領甚爲高强。你若願意，隨時可要求比試。」

主水不禁喫了一驚，危容端坐。

武藏的黃瞳射出銳光。

忠利突然插嘴說：「且慢！你們兩位，這是軍營，可不是兵法家比試的場所。」

武藏微笑道：「殿下，恕在下失言。在下指的是戰爭結束以後，如果主水願意的話。」

「是，反正……」主水的額頭沁出了汗水。

九

從全身毛孔中散逸出來的殺氣，已從武藏每一句話裏發散出來，就是主水也不禁流了滿身冷汗。不過，有這種感覺的不只主水一人，在座所有人，包括忠利在內，莫不如此。

主水見過忠利後，有禮地自御前退下。

「他媽的！」

他一面盡力緩步行走，一面暗罵。在武藏一瞥之下戰慄難安的情境仍使他恨恨不已。

「人的價值並非只靠兵法來決定，兵法本身，我縱使不如武藏，也會有彌補的東西，那樣……呵，不，對我來說，兵法只不過是一種手段。」

主水一如平素，藉這番說辭來安慰自己，維繫自己的榮光。

另一方面，武藏也辭別忠利，帶着新太郎同到軍營，立刻遣人至小笠原軍營叫來伊織。三人

鼎坐而談。

武藏先開口低聲說：「我想，主水入城裏之事，可能和由利小姐有些關聯。」

新太郎和伊織都有點莫名其妙，武藏繼續說：「主水向伊豆守的報告中，曾說到煽動城裏異教徒，讓他們逃出城外。這雖然很像主水的謀略，但我在這些話中突然嗅到了公主的味道。」

「這麼說來，長崎白百合寮中被奪去的孩子，現在很可能住在城裏。果然如此，公主當然想把這些孩子要回來。如果主水見過公主的話……」

伊織深思熟慮的眼中射出光芒，這樣說。

「是的，公主當然會利用主水設法奪回孩子。不過，新太郎，你昨晚聽到的話，可是眞的？」

新太郎突然表情暗淡，回道：「是眞的。城裏逃出的人，無罪釋放的只是最初的四、五個人，後來的人看來雖是釋放了，却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下被松倉斬殺。」

「據說是伊豆守的秘旨。」

「不錯，確是伊豆殿下的意思。」

伊織豎耳細聽，他似乎是第一次聽到。

武藏閉目沉思，旋卽瞪目而視。

「噢，懂了！伊豆守不僅要殺基督徒，連與基督徒聲息相通的人也都要殺光，看來伊豆守內心是有意將耶穌教從日本一掃而光，甚至老人、婦女、小孩也……」

「這，這不是太過分了嗎？」

「不，就政治家而言，這也許是最聰明的策略，不過……」

武藏說完話，便頗有含義地望着兩人的臉。

十

新太郎與伊織不知武藏要說什麼，屏息緊張地等待。

武藏表情略嫌沉痛，說：「前幾天，我曾見

過伊豆守。依當時談話的情形看來，伊豆守已在此地見過由利公主。而且叫四郎母親寫信，要四郎答應把異教徒放出城外，似乎也是公主建議的結果。公主敢如此建議，一定是爲了奪回被捉進城裏白百合寮的孩子。但伊豆守內心已打定主意，凡逃出城裏的人無論婦孺皆殺無赦。」

兩人聽了不禁嚇了一跳。武藏繼續說：「由此，伊豆守與公主遂正面對立，現在，伊豆守爲了貫徹政治目的，就是公主也會斷然加以處分。不過，就個人而言，伊豆守似頗欣賞公主，對公主也甚厚待，尤其因爲與我有關，故暗示要我事先救出公主。」

「父親，我懂了。」

伊織嚴肅地說。

「父親，今早，我在軍營附近遇見了與市。他自稱長崎商人，到各處軍營兜售珊瑚簪，似乎賣不出去，我見他無精打彩地走着，便把他帶到營裏。」

「眞的？與市來了。」

「與市當然是跟公主一塊來的。他賣公主的頭簪來換米。父親，公主在一家村屋裏領養了十多個失去雙親的基督教孤兒。我爲此深受感動，要與市帶些米回去。當時與市說，公主不僅要盡力保護白百合寮的孩子，也要保護城裏的孩子，使他們遠離戰禍……」

「也許如此。不過，伊織，你是出仕的人，可不能魯莽。」

「是。」伊織緊握雙拳，低垂着頭。

新太郎若有所思地開口說：「師傅，我並不很了解由利公主。但越聽越覺得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如果她爲政治目的而被犧牲，實在太可惜了。當然，我也是出仕之人，但我們難道無法從政治的犧牲中救出公主嗎？」

「嗯。」武藏環抱雙手沉思，旋卽靜靜抬起頭。

十一

武藏注視着新太郎和伊織。

「主水如果成功地從城裏帶出白百合寮的孤兒……」

繼這段開場白之後，武藏繼續說：

「我想，主水會親自把這些孩子交給由利公主。但伊豆守不會疏忽，一定會派松倉的手下從主水手中把孩子奪過去。我想最好不要把這些孩子交給任何一方。你們倆以爲如何？」

「怎麼做？」

「乘機爲之！」

新太郎和伊織相視點頭。

「如果成功了，我想把這些孩子送往肥後。新太郎！你能替我窩藏這些孩子嗎？」

「可以。可以把一切委諸妹妹阿松和露心！」

新太郎卽席回答。

「嗯，阿松與露心。」

「阿松也很可靠。」

「好，就這麼辦。伊織！你出費用。」

「是。那末，公主呢？」

「我想儘可能讓她跟白百合寮的孤兒一塊到熊本。不過，她現在還扶養着許多孩子，所以以後再去也不妨。總之，這須隨機應變。此外還須準備船。」

武藏說到這裏，入口處傳來衆多腳步聲，有人大聲說道：

「新太郎先生，武藏先生在嗎？」

「今天說到此，詳細情形明晚再談！」

武藏說着便噤口不言。

新太郎皺下眉頭，問武藏：「尾藤金右衞門帶年輕武士來了，見不見他？」

「嗯，聽說是個豪邁的人，讓他進來。」

新太郎坐着大聲說：「金右衞門嗎？上來！」

「謝謝！」

金右衛門領着七、八個年輕武士上來。他年約四十五、六，身高五尺七、八，頰骨順秀，眼與口較一般人爲大，體態魁偉。

他坐在武藏面前，以肥後口音說：「宮本先生，我是叫做尾藤金的蠢人！」

說着便挑戰般地笑了起來。細川家從小倉遷往熊本不過七年，但語言已慢慢變成肥後口音了。

「我是武藏。」

十二

尾藤金右衛門接着說：「跟在後面的是藩裏的年輕武士。喂，大家快行禮呀！武藏先生是日本最强的劍士！」

年輕武士一齊行禮，但都盯着武藏看。

「各位好！」武藏回禮。

「這位仁兄是——」

金右衛門望着伊織，用下巴示意。

「宮本伊織。」伊織靜靜地回答。

「呵，伊織兄可就是宮本先生的養子？」

「是的。」

新太郎皺皺眉頭。

「金右衛門，伊織先生可是小笠原家的武士首領，怎可失禮折損本藩名譽！」

「呀！伊織先生！請勿見怪，抱歉抱歉！」

金右衛門敲了一下額頭，旁若無人地乾笑。

金右衛門食祿三千石，是尾藤金助的長子。雖年過四十有五，依然未娶，性喜召集年輕人嬉戲，爲人怪異。臂力超羣，據說兵法亦藩中有數，但很少見他取木刀比試或練武。

無論在何人前面，他都直言不諱，而且口沒遮攔，嘻笑怒罵。

新太郎知道這傢伙向來褊袒松山主水，跟他來的年輕武士也都崇拜主水，因而想道：「主水一定爲剛才的事懷恨在心，所以唆使金右衛門來

胡言亂語。」

金右衛門似乎瞧不起伊織，乾笑後便又開口說：「宮本先生！聽說先生是日本最强的兵法家，可是眞的？」

「是的，是日本第一……」

武藏不苟言笑，即時回答。

「呵，日本第一？」

「你若不以爲然，不妨試試！」

武藏的黃瞳驀然射出光芒。金右衛門虛張聲勢，只「嗯」地一聲。

「尾藤兄！你自以爲是蠢人嗎？」

「嗯。」

「是不是？」

武藏赫然瞪眼，提着大刀，站了起來。

「是不是？」

年輕武士都臉色大變，抬起了腰幹。

十三

「究竟是不是？快回答！」

武藏瞪視着尾藤金右衛門。金右衛門側首垂肩，突然大聲說道：「嗯，是的，我已說過，尾藤金是天下最大的蠢人！」

「嗚哇，哈，哈。」武藏捧腹大笑，這是很少有的事。

金右衛門那困惱已極的臉配上魁梧的身體看來十分滑稽。但金右衛門也非弱者，他自己也張着大嘴笑：

「嗚哇，哈，哈，」

接着說：「宮本先生，我的愚蠢就是這個樣子。」

武藏就坐後說：「呵，不，棒！棒！不愧是肥後的豪者，武藏眞欣賞！」

金右衛門這次可眞的不好意思了，抱着頭說：「不……先生日本第一的兵法太了不起了。尾藤金已曳甲投降。」

然後以絕望般的臉色回頭望着挺直腰幹的年

輕武士。

「如何？你們也領教宮本先生的眞本領了吧！眞是未見面則不能識荆。快，快到前面來，重新向先生報名致意。」

年輕武士好不容易才清醒過來，但已毫無向武藏挑戰的跡象了。並排走到武藏面前，各個老實地向武藏報名。

「嗯，各位都是傑出的武士，我聽說肥後出了尾藤兄等許多超羣的武士。但願你們也能仿效前輩，修行不懈，爲忠義留下典範。」

武藏鼓勵地說。武藏知道，肥後藩士一向自視頗高，即使對方是天下名人也很少低頭，所以自初卽認爲金右衞門是爲戲弄自已而來，不過他一點也沒 發覺他們 是因爲崇拜 主水才衝 着自己來。

儘管如此，武藏還是非常欣賞尾藤金這個人。粗野、滑稽，乍看有點輕浮，却直爽而毫不做作。

另一方面，由尾藤金以後說出的話可知，他已認識武藏的眞本領，也眞心喜歡武藏了。而且認爲武藏是主水等人所不能比擬的大人物。

這時，睡在另一房間的求馬助已經醒了，悄悄地走出來。尾藤金一見他，便莞爾說道：

「呀，求馬！到這兒來。你有幸跟日本第一的兵法家在一起，一定要請先生教你。戰鬪開始時，我帶你到戰場上去！」

尾藤金似乎很喜歡少年，武藏也莞爾微笑。

第五十九章　窮鼠齧猫

一

各藩派出的忍者都非藩士，而是臨時雇用的甲賀者或伊賀者。當時戰爭中常有忍者附隨，他們由近江伊賀出外謀生，而進入軍隊，再由藩加以雇用。當然，深謀遠慮的伊豆守也帶來了好幾名忍者，這些忍者接受伊豆守的命令，想潛入城內，但城兵監視嚴密，要潛入也非易事。

關於這一點，伊豆守之子甲斐守輝綱的手記載稱：

——近江國甲賀來的隱形者（忍者）想進入城裏，每晚都前去，但城裏的賊人沒有一個不用西國語（指西日本的方言），而隱形者聽到基督敎敎名大多不知所云，以致無法跟城裏賊人來往。只要晚上潛入城中，賊人立刻知道，將之逐出城外。因而也無法拔取牆邊旗幟出城。賊人皆以石擊之。

由上觀之，甲賀者雖想混進城裏收集情報，却因不懂該地方言，對基督敎又一無所知，最後終於無法完成任務。只有主水稍微不同。他一開始就與甲賀忍者採取不同行動。深夜，主水悄悄爬上後門的石牆，進入城裏，其他忍者也都做到了這一點。

但主水進入城裏後，立刻改裝成雜兵的模樣，在街上不慌不忙地行走。途中，遇到城兵，便先發問：

「誰？」

雖然困處圍城已三月之久，但這三萬多人都是從島原、天草各村莊滙聚而來，彼此無法完全知道對方的名字，也無法認清對方的臉。加以主水從容不迫地行去，因而沒有一個人產生疑

心。

在接近三丸的樹蔭下，七八個雜兵正生火聊天。主水大步走近。

「好冷哦！」

主水彎着腰伸手就火。說完「好冷」後，便用肥後方言跟他們打招呼。

「你是肥後人？」

一個雜兵盯着主水問。

主水從容地回道：「嗯，我是肥後河內人。」

「那你是大矢野軍的囉？」

「是啊，我在天草本渡加入宗內，被編入深江軍。」

說完話，主水從懷裏拿出兩三條乾魷魚，說：「烤來吃吃！」

雜兵看到魷魚都「咕嚕」一聲嚥下口水。

「哇，眞難得！」

「入城時帶來的，收藏得很好。」

主水把魷魚遞給雜兵，自己也用火烤了一條魷魚。

二

主水啃着魷魚，自稱是天草本渡的百姓安兵衞，也一一問了雜兵的名字，然後離去。當晚，主水逃出城外，次晚，又用同樣手法認識了一些朋友，才兩、三天工夫，就跟許多城兵混得很熱絡。

至此，主水已毫無顧忌，白天也在城裏行走，完全滲透進去了。城裏的防備不用說，就是軍糧也察到了大概情況，並一一向伊豆守報告。

不過，主水的目的當然還是想把由利公主的信交給四郎。過了幾天，主水已發現四郎的居處即本丸後面石砌的天主堂。但四郎四周常有浪人參謀跟從。很少有一人獨處的機會，主水浪費了四天。

第五天深夜，主水往天主堂中一看，只見四

郎獨自跪伏在聖壇前祈禱。此正其時也！主水悄悄走進去，以含混的聲音喚道：「四郎先生。」

四郎緩緩回首問道：「你是誰？」

「請先看看這個！」

主水走過去，把由利公主的信遞給他。四郎並不去接。

「誰的信？」

「你大概也認得。是在長崎養護基督徒孤兒，前將軍足利義昭孫女由利公主的信。」

「什麼，由利公主的！」

四郎嚇得張大了眼睛，立刻接過信，打開來。

主水一直注視四郎的表情。

四郎一口氣讀完，臉上露出苦惱的神色，旋即熱情地望着主水。

四郎雖年少，却被三萬城兵奉爲統帥，敬爲天童，因而眼中也隱含着一股奇異的威嚴。主水不禁垂下眼睛，問道：

「看完了？」

「嗯。公主所言，我很了解。我也想從戰禍中救出無罪的孩子。但我不能憑己意決定。」

主水那天生的傲慢本性又慢慢抬頭。

「要經過軍事會議決定？」

「當然，這是必須經由軍事會議決定的重大事情。軍事會議可能會否決。」

「既然如此，會商又有何用？」

「是的，除非你有辦法……」

「知道了。」主水深深頷首，悄悄靠近說道：

「四郎先生！」

三

「你有辦法？」

四郎也把身體挪近。主水壓低聲音，却很有力地說：「四郎先生，大概可用軍糧換取孩子……」

「什麼，軍糧？」

「是的。」

「你能够？」

「只要略用計謀，就能够。」

「說說看。」四郎把臉靠近。

「遣城兵襲擊幕軍糧倉奪取。」

四郎微微一笑。「這件事曾在軍事會議上討論了好幾次。對方戒備嚴密，成功可能性很少。」

「四郎先生，在下有辦法。」主水也以微笑回應。

「在下先把糧倉情勢圖交給你。」

「嗯。」

「放火燒幕軍軍營，乘混亂之際，從城中遣兵出襲糧倉。若有必死決心，奪得五十包、一百包，決非難事。」

「嗯，有趣！這樣，在軍事會議上也許可以得到同意。」

「請速進行。但在這之前，在下應先向你表明身份。在下是名叫松山主水的浪人。在江戶，是浪人館岩田富岳的盟友，與德川幕府當然是處於敵對立場。浪人館的同志可能有人參加反抗軍在城裏。」

「我懂了。卽使在軍事會議上被否決，四郎可保證你生命無慮。」

四郎說後，主水接着又說：「至於由利公主，她與德川原是敵對。所以接近長崎奉行，只是一種策略。但不了解眞相的一夥基督徒却襲擊公主的居處，奪取了孤兒。之後，公主卽爲奉行所逐。老實說，公主與在下皆非基督徒，但也決不是德川的人。」

「這一些我全了解。總之，我要去召開軍事會議會商一下，請稍候。」

四郎領主水到另一房間，然後離開天主堂。

也許是四郎的吩咐，不久，一個年輕女人送了茶來。

之後又是一個人……。主水得意非凡，嗤嗤暗笑。他眞的打算放火燒軍營，讓城兵襲擊糧食嗎？

半個時辰後，四郎跟蘆塚忠右衛門、大矢野作左衛門等四五個領導人物一起回到天主堂。

四郎引見主水時，衆人齊以探索般的目光注視。主水不爲所動，亦尖銳地回視，並從容問道：「四郎先生！軍事會議已決定了？」

四

「你的辦法，已由四郎先生告知。但在議決之前，想請敎一下，你是如何進城的？」

蘆塚忠右衛門先開口。主水笑着說：「在下不是伊賀者或甲賀者那類可厭的人，但當作兵法的一部分，略學了一些忍術。憑我的忍術，無論戒備多嚴密，在下也能輕易潛入。」

「原來如此。那我代首領回答，軍事會議的結果，決定接受你的請求。不過，交給你帶去的孩子，只限於由利公主在長崎白百合寮扶養的三十二人。」

「知道了。」

「而且，爲了我們的士氣着想，你必須秘密進行。」

「好。在下就此告辭。明晚子時（十二時）再來參見，交上鳥瞰圖，是時再詳談。」

主水和四郎等約定後卽潛出城外。

「眞有意思！」

主水得意洋洋。放火燒軍營，乘亂讓賊徒襲擊糧倉，這種奇謀並不是他事前想好的，是他跟四郎談話時突然湧現的妙計。

他走訪本營，要求晉見：「雖是夜半，仍請通報伊豆守殿下。」

主水是唯一潛進城裏的密探，所以信任主水的伊豆守立卽召見。

「有什麼事嗎？如此火急！」

「是的，今晚潛進軍事會議場，聽到了一切

。城裏缺乏軍糧彈藥，參謀們商議突圍逃走，以謀後圖。」

「呵呵，想必如此。」

伊豆守點頭。主水表情誇張地說：「殿下，這幾天內可能就全付諸實施。」

「眞的？」

「決不會錯。」

「嗯，這是你的功勞！從城裏誘出異教徒之事呢？」

主水想了一下。伊豆守雖然答應四郎和公主，逃出城中的人概加厚待，送回他們自已居處，但主水爲市恩於公主，有意將孩子直接交給公主。於是俯首說道：

「殿下，我對這件事也曾進行，但賊兵戒備森嚴，要煽誘極爲困難。四郎他們認爲，若有逃兵出現，對城兵的影響甚大，所以……」

「確實如此，還請多多偏勞。這是你這次的獎賞。」

伊豆守心滿意足地把掛在腰間的小盒賜給主水。

五

主水離開伊豆守的本營，立卽往訪由利公主。公主隱居在距原城一里半的山邊農家，戰爭之前原是庄屋邸宅，庄屋全家人現居原城。

見伊豆守之前，松倉軍以懷疑的眼光注意公主，有意加以逮捕，幸賴公主能言善辯與高貴容姿，使對方摸不清她的來路，才得倖免。見過伊豆守之後，因有伊豆守所給的證物，已能平安度日。

天已近黎明。主水敲門叫醒與市，進入屋裏，這時，家屋的陰涼處有個覆面漢身形一幌，往屋裏一瞧，旋卽鑽進地板下。

屋裏，與市在地爐中生火，不久，由利公主打扮停當，走了出來。

「公主，剛才終於見到了四郎。」

「哦？」

「年紀雖輕却是個大人物，決不是基督敎武士的傀儡，我立刻把公主的信親手交給他……」

主水得意洋洋地說，而且說得有條有理，但未言及以軍糧代替孩子的約定，因爲他認爲說出這點，公主定會反對。

「——就這樣，盡心盡意傳達了公主的意思，四郎好不容易才首肯，認爲把受異端薰陶的孩子繼續留在城中，反而違背了天主的意旨。因而答應先釋放白百合寮的孩子。」

「呀！主水先生，成功了！」

公主歡呼地說：「那末，接孩子的方法呢？」

主水目光閃爍了一下，說：「時間，明晚再談。不過，公主！此事固然不能對伊豆守說，對幕軍方面也要保密，我想，公主最好親自去接。」

公主也頷首道：「我也這樣認爲。我因那些孩子而受到懷疑，被逐出長崎，如果公開交給幕軍！大概再也無法回到我這裏。與市，你意下如何？」

說着，回首望着與市。

「我認爲那再好也沒有了。」

「那就這麼辦吧！伊豆守那邊，以後由我去說。」

公主說完後，主水勸道：「公主！那可不行。所謂政治家是視情況而改變的。卽使是伊豆守也不能信任。接了孩子，立刻越山離去。主水隨時奉陪！」

六

第二天晚上，同一時辰，主水來訪由利公主。這天晚上，主水進入屋裏時，同樣出現了一個覆面漢，鑽入地板下。

「公主，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明晚丑時，預先由西大江口的間道釋放三十二個孩子。我們可隱藏在近城的森林中，接了孩子，就到這裏

。」

主水興奮地報告。

「如果被幕軍看見呢？」公主提醒。

「守衞大江口的是松倉軍，間道附近最鬆懈，是出城的惟一通道。萬一被發現，就把他們殺掉。而且，城裏也會有本領高強的人幫助。」

「好，就這麼辦。」公主也大爲讚許。當然，不冒險是無法成事的。由利公主已有充分的準備。

「旣如此，明晚再來接公主。」

主水似乎還有事待辦，很爽快地拉開門走出去。

「嘻，嘻，嘻。」主水欣悅無比。

「先逃到雲仙。若無事再轉北出海。於是平戶或天草……嘻嘻……公主今後，今後……」

他朝軍營緩緩走去，不禁自言自語。

一個穿着黑衣的人遠遠跟着主水，也同樣地向軍營走去。

天已亮了，到軍營時，主水走進細川軍營房。黑衣人則進入小笠原武士首領伊織的營房。

伊織已經起來。黑衣人無須引導，直趨伊織跟前。

「大人，回來了。」

「嗯，怎麼樣？」

「明晚丑時，在西大江口附近的間道。」

「眞的？」

「他們打算得手後卽入山，向雲仙而逃。」

「哼，可能如此。西大江口是由松倉軍負責防守的吧？」

「是的。」

「今天白天先去仔細調查。」

「是，遵命！」黑衣人似是伊織的家臣，行禮後卽退下。

伊織接着換了衣服，在鎧甲上披了戰衣，走出營房，去訪細川軍營中的武藏。

「父親！」伊織放低了聲音。

這時，新太郎也來了，三人密談了一陣。

七

幕軍的軍營發生了小火警。在山與海僅有一里之隔的原城四周聚集了十萬大軍，建了臨時營房，再加上嚴冬海風強勁，所以發生火警是不足爲奇的。

二月二十一日夜，潮風凄厲，至丑時，肥後八代三齋侯代理人立孝軍營旁的島津營房，起火了。

參加八代軍的火頭軍傳次最先發現，乃向自己的軍營報告，八代軍爲防火勢蔓延到己方，也幫助滅火。但營房是用易燃的木板圍成，所以火燄迅速昇騰，燃亮了黑夜的天空。各陣地密集在一起，雖未造成大混亂，小小的混亂當然難免。

這時，城裏，統帥四郎直立在二丸的眺望樓上，下令道：

「呵，信號來了，前進！」待命的蘆塚忠右衞門，布津村作右衞門率領一千五百人，向西海岸方面的黑田軍進攻。

同時，城裏連婦女、孩子都一齊發聲吶喊，別動部隊五百人從山崗方面的大江口出去，殺向松倉軍。他們的目標當然是建在各地的糧倉。

但因前夜主水的報告，伊豆守已知暴徒有此意圖，事先通知了各大名。因而，黑田軍與松倉軍已預先埋伏鎗隊，賊軍一來卽接連發射。暴徒立時陷於苦戰，但這些都是敢死的基督徒，他們不懼死生往前攻，爆發一場激戰，黑田藩的家老黑田監物陣亡。

大江口的情形亦然，五百人組成一隊，不畏槍林彈雨，殺入寺澤陣地，正當松倉軍全神貫注眼前敵人之際，一隊小小人影從靠大江口城門的乾濠中爬出，跳進樹林裏。

「喂，大家快跑！」站在前頭的是覆面的松山主水。小小的人影一逕兒跑進樹影下。這時，前行路上站着兩個人影。

「公主！平安逃出來了！」

主水止步。那人影正是由利公主和與市。

「哦，孩子！」公主伸開雙手跑過來。

「呀，阿姨！」

小小的人影紛紛圍着公主，爭先恐後地向公主靠過來。

「你們都很好吧！眞想念你們……」

公主把他們抱攏來，眼中熱淚潺潺而下。就在這時候，從旁跳出一隊武士，約有三十人，大聲吆喝道：「哇，找到逃亡的人啦！」

八

「我們是松倉的手下，正守候從城裏逃出的人。帶到本營去，快，走！」

這隊武士立時採取包圍形勢。

公主、與市從後護衛着孩子。主水俄然拔出大刀，高喊道：「鼠輩！」

接着便躍向前面的武士。雖無殺人之意，只一味揮着大刀，對方却一轟而散。

「快，快走！」

主水回顧公主。

「大家跟着來！」

公主立刻往前跑，孩子也以與市殿後，盡力向前奔走。武士們想從後追逐，主水却擋在前面。這時又有雜亂的脚步聲向這邊走來，原來是其他的松倉軍追逐城兵，蜂擁而來，展開了激烈的戰鬪。於是，跟主水相對峙的武士也立刻加入混戰中。

主水乘機離開，不久卽追上公主一行。

「公主，終於擺脫了……」

主水緩步走過來，他突然驚住了。跟公主相對而立的巨大身軀，竟然是宮本武藏。

「哦，主水！」武藏迅卽出聲招呼。

「……」

主水頓然間說不出話來。

「辛苦了。我也向你致謝。」

怒氣逐漸從主水胸中湧起。

「武，武藏！你何必言謝？」

「眞的？那也好。總之，公主和孩子暫且寄在我這裏。」

「什，什麼？」

「說實在，伊豆守已經毀棄與四郎和公主的諾言，凡是城中的逃亡者，不論男女老少，概處斬刑，若有人袒護，卽使是公主，也決不寬待。」

「我知道。所以，我才不把這些孩子交給松倉，而交給公主。」

主水恨恨地回答。武藏却規戒地說：

「這些孩子若由公主領養，伊豆守大概會立刻連公主一起逮捕。」

「這我也知道！逃亡早已準備停當了。」

「逃到哪裏？」

「山上……」

「不行。在山上立時被逮。」

「越山穿入茂林中。」

「帶着孩子很困難，只公主和你兩人帶得了嗎？」

九

武藏早已看穿主水的本性，對主水來說，孤兒只不過是遂其野心的工具，本意乃在獲得公主。所以一旦窮迫，卽會棄孤兒於不顧。

「困難！公主和我早已知道。武藏！這次決不交出公主。」

武藏不答，囘首舉起了手。從黑暗中，二十多個水手般的粗漢抬着轎子走出來。武藏指着轎子說：「公主，家中的孩子已安置妥當了。快上轎吧！」

一直站着不動的由利公主，向主水投以憐憫的目光。

「主水先生，就此告別。」

「公主！」主水突然跪倒在地上。「請你，

請你跟我一道逃上山。主水一定不辭一切辛勞，這是我一生的願望！」

虛榮、面子全都置之不顧，這是戀人的可憐形相！公主當然不會不知道。

公主毅然回道：「主水先生！請原諒……我只爲孩子而活，無論如何，我必須爲孩子的安全籌謀。」

公主背轉臉，逃亡般放下轎簾。

「公主！」

主水想靠過去。武藏盡力加以攔阻。

「主水，別把努力得來的功勞糟塌掉。會戰結束，忠利侯就會聘用你，忍耐一下！」

武藏吆喝。

「你，你這混球！」

主水瞪着武藏。武藏俯視，靜靜說道：「公主和孩子是到熊本去。」

然後目示轎夫。十多頂轎子載着公主和幼小的孩子，疾風般飛奔而去，餘下的孩子在與市和粗漢護衛下，也慢慢往前跑去，武藏大步跟在後頭。

主水咬牙切齒目送他們離去，旋即望着天空，高喊：

「公主！公主！」下一瞬間，主水的臉慢慢恢復平靜。

「這樣就絕望，未免太早。現在，公主已知我的眞心。目的地是熊本，好……」

主水低聲自語，扯下覆面，脫掉黑衣，換回平時的服裝，緩緩起步前行。城的四周，鎗聲綿綿，吶喊不絕。

十

乘島津陣地火警所造成的混亂，城兵出擊似已突破黑田陣線。但因事先準備周全，加上黑田和鍋島軍的奮勇作戰，好不容易才把敵人逐回城裏。此役，幕軍擊斃兩百五十人，生擒二十四人。但黑田軍，監物父子等五十五人陣亡；鍋島方

面也有一百零五人戰死，寺澤方面則有五十多人陣亡。

伊豆守厚賞黑田、鍋島之功，並公開召見預先獲取出擊情報的松山主水，當衆讚揚。由於主水，忠利亦甚覺光彩。於是，聘用主水之議已越來越確定。

長岡佐渡也出戰，內心對聘用主水並不表同意，但自天草以來，主水屢次立功，佐渡只得噤口不言，不敢陳述自己的意見。

對於當晚島津營房起火一事，疑點似乎越來越多，伊豆守也命令島津調查原因。火警起自炊事房，故一般認爲是炊後餘火未加熄滅所致，當値者二人遂遭放逐。

只有新太郎對厨子傳次表示懷疑，但他並未透露於人。第二天，與武藏談及由利公主之後，說：「師傅，島津營房的火警，會不會是厨子傳次受主水之托放的？」

武藏不置可否地對新太郎說：「多說無益。主水這個人是爲個人野心不擇手段的無耻之徒，你只要牢牢記住這一點就行了。」

前夜，武藏從主水那裏奪取由利公主與孩子後，護送他們到中途即折回，公主他們直赴渡口。護衛的粗漢是新太郎說服雇用的船員，理應從渡口坐船送到肥後的三角，大概能順利抵達吧！

只有一件事情引起武藏注意，是夜主水引孤兒逃走途中，阻攔的松倉軍是否已報到伊豆守那裏。如果消息傳到，伊豆守也許會懷疑主水，而派人調查。武藏這時實在不願主水或其他人受到這種懷疑。

兩、三天後的晚上，伊豆守派人來請武藏。武藏立時往訪，伊豆守獨自在營房居室寬衣休息。

「殿下，有事……」

「只想要你陪我喝喝茶。呵，武藏，由利逃走了吧！」

「哦，逃走？」

「我全心思考會戰的事。完全不知道由利已從戰場上逃走，她住在什麼地方？」

伊豆守若無其事地說着，自捧茶喝。

第六十章　總攻擊

一

據記錄說，伊豆守曾剖開這次出擊戰死的賊兵胃臟，確知城中糧食已無以爲繼。

又從當時捕虜的口中得知，鎗砲雖多，但彈藥缺乏，而且多已發霉，此外薪火不足，只得毀木牆取暖。因而一如主水的報告，雜兵士氣日衰，戰鬪力已日降。

不過，城兵大多已決心殉教，所以儘管窮困疲憊，仍毫無開城投降之意。但不交一戰，僅坐待敵軍全部餓死，實與幕府大名的威信有關。佈陣三個月後，現在正是率先攻城爲戰死的板倉重昌雪耻的好時機。

伊豆守及大名均做如是想。再加上軍中將士爲競爭心所驅，士氣旺盛無比，大家都引頸企待總攻擊日的來臨。

二月二十四日晚，忠利開完軍事會議回營，正告等待的重臣部將說：

「決定二十六日總攻擊。」

接着便召開藩軍事會議，細川軍在原城正門佈陣，是幕軍的主力。愼重地一再會商，到深夜才各自回營。

這次軍事會議，武藏也列席，居於末座，但未發一言。武藏的任務是做忠利的精神支柱，提高全軍士氣，並教以做爲一個武人應有的心態，作戰軍略非他所知。

部將們站起時，忠利攔着武藏：「武藏，稍等一下。」

接着回頭喊道：「求馬助！」

「是，來了。」求馬助從另一房間出來，跪伏在君侯前面。「有何吩咐？」

武藏瞪目驚視，求馬助會在本營，着實意外。

忠利微笑說：「武藏，本來打算，戰爭結束後再提拔求馬助的，但突然想從今天就起用他為侍童。」

武藏也高興地笑道：「哦，這，這……武藏謝了。」

被提拔為侍童，隨侍君侯左右，是最大的榮譽。武藏覺得君侯這樣器重求馬助，非常高興，再體察到君侯的溫情，胸中不禁激動起來。武藏知道，君侯是怕求馬助為求初上沙場立功，盲目衝入危險中，才把求馬助提升為侍童，安置身邊。

二

「求馬助，大人厚愛，應終生銘記哦！」武藏對求馬助說。

「是。」求馬助乖巧地回答。但內心却有點焦慮不安，被提升為侍童，可能就無法殺入敵陣了？要是如此，自己為何要參戰？

「報告！」求馬助兩手伏地，仰視忠利。

「求馬助，什麼事？」

「會戰開始時，我也想前去殺敵。」

「嗯，做侍童，在我身邊，也確須這種志氣。」

忠利含混回答，望着武藏。武藏立刻接着說：

「求馬助！侍童的任務非常重要，萬一混戰，敵人逼近主公側近，保護主公，傾力作戰，就是侍童的任務，可不能粗心大意哪！」

「師傅，所謂敵人接近主公側近，是多遠？」求馬助熱心請問。

「這因時、因地、因情況而不同。雖然距離很近，但追逐逃逸的敵人，也不能離主公左右。」

「這是限於敵人朝主公攻來的時候吧？若這次攻城戰，是指敵人逼近一千二百尺吧？」

「嗯。」

「六百尺呢？」

「嗯，三百尺也可以。」

忠利微笑地聽着。

「師傅，那末，敵人的數目呢？」

「不依人數多寡，要看氣勢而定。」

「那末，卽使只有一人，若認為是強敵，也可以殺去囉。」

「嗯，是啊。」

「我懂了。」求馬助眼睛發亮，點頭。

武藏與忠利相視而笑。

「好，你走吧。」

忠利讓求馬助退下後，說：「武藏，今天與伊豆守殿下獨處，談到了由利。殿下說，是你讓她平安離開島原的。」

「惶恐之至！」武藏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在我領地內過活，確也不妨。伊豆守已諒解了。」

「惶恐之至。」

忠利也不多說，隨卽轉換話題，凝視武藏。

「武藏，攻城之日，你將如何？」

武藏以磐石之重卽席回答：「我不隨軍而去，就留在營裏，等您回來。率一藩士卒，進行會戰，非我所長……」

「這樣也好。」忠利凝目以視。

屋外，黃昏時開始下的雨淅瀝淅瀝輕擊着地面。

三

二十五日，雨仍然下個不停，似乎沒有放晴的意思，明天的總攻擊是否能順利進行，實在可疑，但諸軍的士氣却逐漸高揚。尤其黑田、鍋島、細川等派出大軍的鄰近各藩，很快都呈現出爭奪功名的猛烈氣勢。

鍋島與黑田對細川軍受命攻打正門，又最接近城池，深表不滿，有意搶先攻擊。

「不能大意，黑田與鍋島若有搶先之勢，我們也不能落後，要搶先進攻。」

血氣方剛的細川將士都湧起爭勝之念，忠利却宣稱：「除非上面的命令，凡搶先爭功者，不計功。」

前次攻城失敗，就是由於攻者缺乏統制，互爭功名，所以伊豆守對這次總攻擊嚴禁搶先立功。

這天，武藏一大早就到長岡佐渡、寄之父子的軍營。著名的大將澤村大學也在座。澤村大學已七十八歲，是受命守護世子光尚的沙場老將，而其氣魄決不下於年輕力壯的人。

寄之是佐渡養子，其實是忠利幼弟，二十一歲的年輕將領。

席上談到黑田與鍋島互搶頭陣。

「父親，不能眼看對方搶先啊，不如由我方……」

年輕氣盛的寄之說，大學回道：「不錯，只要戰機成熟，無論何時進攻都是對的。這就是說卽使搶先，也沒錯。」

佐渡沉穩地徵詢武藏的意見。

「我認爲搶先不能不謹愼。黑田或鍋島若搶先攻進，我們可在間不容隙之間接着攻進去。不過，這已不是搶先。」

武藏靜靜回答，大學聳聳肩，說：「武藏，這豈非被奪了頭陣？」

武藏搖首。

「不，細川軍得最近本丸的地利，稍微落後實不必介意。而且，全軍上下士氣比他藩高得多，因爲將士們每人都很清楚細川藩的立場比黑田、鍋島重大。總之，各位身負指揮之責，要有自信，澄心靜慮，以掌握時機。就兵法而言，這大概就是所謂後者爲先！」

「嗯，說得好。」大學首先點頭。

「黑田、鍋島的搶先，不足爲懼……對嗎？」

寄之也現出領悟的微笑。

四

武藏露出會心的微笑，又說：「殿下（指忠利）早有此一信念，已穩操勝算了。」

佐渡另當別論，澤村大學、寄之及其他諸將都不很了解忠利要武藏來的目的。有人認爲武藏是以參與作戰作業的軍師身份前來的；有人推測是要武藏在戰場上發揮他的二刀流，以求以一當千之功。

到現在，大學和寄之才豁然了悟請武藏來的意圖，而且對武藏這個人也重新加以估價。

席上，寄之突然問道：「武藏，選擇旗竿應如何一試？」

「我來試試看！」武藏回答，並把一百多根竹竿聚在一起，握着每根的底部，只一揮，大多折爲兩半，只有一根沒斷。武藏指着這根說：「殿下，這根不會斷。卽使在戰場逆風奔馳，大概也禁得住。」

衆人爲武藏的大力，嚇得瞪大了眼睛。

一般藩士，由於主水的反宣傳，起初多對武藏不懷好感，但自尾藤金右衞門領先大事讚揚武藏的爲人與兵法之後，對武藏的評價已逐漸改觀了。

可是，對忠利邀請武藏的目的，大多數人直到最後都無法理解。後來，武藏出仕細川家後，一個歪鼻子的藩士仍譏刺地問道：「武藏先生，聽說你也到島原參戰，却沒聽說你立過一件功勞，理由何在？」

武藏泰然自若地大笑回道：「當時，在下不是細川的家臣，也不是小笠原的家臣。非家臣的人到戰場上立下最大的功勞，實有損這兩家藩士的榮譽，在下只不過被殿下請去做喝茶聊天的對手。嗚哇，哈，哈，哈……」

五

這天，武藏冒雨到小笠原營地晉見忠眞侯。

「武藏，明天就是攻城的日子了，若有明教，不妨一一說來。」

忠眞當着伊織等重臣之前徵詢武藏的意見。

「這次戰鬪，貴藩離城廓最遠，自不會爭頭陣。但任務也極沉重，依我看，預防桶水外洩，還是很重要的。」武藏坦率回答。

伊豆守的戰略是不讓敵軍逃走一兵一卒。如果敵人從城裏逃出，必定選擇非重要場所的地點。小笠原負責防守城之外廓。

武藏說完後望了伊織一眼，伊織深深頷首，莞爾微笑。

這天晚上，雨仍然不停，到總攻擊的二十六日早上，似乎還不可能停歇，所以只好延到二十八日。

到二十七日，雨終於慢慢停了。

是日午後，伊豆守召集諸將至副司令戶田氏鐵的軍營，舉行最後的軍事會議。忠利父子也參加了。武藏跟部將同在忠利的營房，却對長岡佐渡輕聲說道：「請交代斥候注意城裏，也注意鍋島軍。」

「什麼，注意鍋島軍？」

「這樣的好天氣，鍋島可能等不及明天，那可危險。」

「不錯，的確危險！」

佐渡立刻將此事交代斥候，並向全軍頒布軍令稱：「總攻城日在明天，城兵可能隨時出擊。務須堅守陣地，隨時備戰。」

午後二時許，聚集戶田氏鐵營房的各將，於會議結束後，正接受濃茶招待，一名斥候慌慌張張奔入報告說：「鍋島軍開始攻城了。」

伊豆守大吃一驚，親自奔上瞭望樓觀看，鍋島軍果然喊聲震天，爬過石牆，蜂擁進城，氣勢高昂。當然，這時鍋島勝茂也在座，他嘴中雖說：「呀，家人們竟然如此亂爲！」

但臉上却未露絲毫困惱之色。

事已至此，即使指責勝茂也與事無補。伊豆

守乃決意下令：「好，各位，儘力攻城吧！」

六

因鍋島軍的搶先，事態急轉直下。

鳩集在戶田營房的諸侯，匆匆奔回自己軍營。

忠利早已料想會有此事發生，故未顯得特別慌張，回營後，頒下「立即出擊」的命令。布陣已如箭在弦上，故一發，軍勢即如狂風怒濤，向正門殺去。

這時，鍋島軍已在城內小屋放火，正攻進出丸、二丸，遭遇城兵激烈抵抗，陷於混戰局面。

「成敗在於今日！」

「超過鍋島！」

「目標，本丸！」

細川軍的部將口中高喊，越過城的外牆，攻占三丸放火，並向本丸城牆西邊逼進。本丸是城中心。敵人拼死反擊，細川軍開始有許多傷亡，但沒有一人後退。

忠利緊跟軍隊後頭前進，注視戰況的發展。寺尾求馬助跟近侍一同跟從君侯，最後却忍不住想超前奔去。

「跟在後頭！」忠利覺得礙眼，斥責了一聲。

「是。」求馬助被罵後只好緊跟在後頭，但不一會兒又跑到忠利侯前面。

「笨蛋！」忠利終於發脾氣，大聲說道：「你既然這麼想戰鬪，就去吧！」

求馬助像離弦之箭，直朝敵軍衝去，却陷入苦戰中。忠利擔心地吩咐：

「喂，源之進，你去守護求馬助！」

近侍野田源之進立刻去爲求馬助壓陣。

這時，後方的伊豆守派來軍使，傳令道：

「目前無須急攻，諸軍略事休息。」

忠利也認爲敵人已如袋中老鼠，急攻反易損兵折將，所以回顧近侍，正欲下達休息令。就在

這時，本丸的南口「哇」地起了吶喊聲。一看原來有一隊軍士撐着旗幟，向本丸的側面進攻，人數有六百。

「哦，是佐渡的軍隊！」

忠利站着，用手搭在眉上眺望。長岡佐渡率領部屬，進行出敵不意的突襲。

七

這次突襲連拼死命抵抗的正面敵人也覺出乎意料之外，陣勢頓然不穩。細川軍的主力乘機向本丸衝去。這時，最先奔上石階，跳入本丸的是尾藤金右衛門。

他瞬息間砍倒了迎面殺來的兩三個敵人，然後大聲呼喚道：

「嘿！敵人和伙伴們聽着！最先進入原城本丸的就是細川家臣尾藤金……」

就在這報名的刹那，一個悄悄近身的敵兵一槍刺來。這敵兵不是百姓，似是手法迅捷的浪人，這槍正好刺進金右衛門的口中，而且正是張口說到「右衛」的時候。

眞不愧豪勇之名，就在刹那，他用口咬住了槍尖。

金右衛門緊緊咬住，並伸出左手抓住槍，然後慢慢張開口，把槍往前一送，敵人在他跟前搖擺着。

「你這笨蛋！」

金右衛門握好自己的槍，然後一槍把對方刺死。

另一方面，佐渡的部下也從南口蜂擁而入，益田才助放了火，敵人死守的本丸在這天傍晚終於完全被占領，最後被燒成平地。

於是，以鍋島軍搶先攻擊，細川軍最先占領本丸，其他各藩也一齊攻入城裏，不僅本丸，二丸、三丸等主要建築物都被燒燬，大勢已定。但是敵人仍擁立四郎，分據各地建築物，戰到最後，沒有一人投降。

在這當兒，太陽已西下，各藩依然追逐殘敵，但攻勢已漸緩，等待次晨。

細川軍也在敵前結柵做夜營。忠利突然想起了求馬助，大聲喚道：「求馬助！求馬助怎麼啦？」

背後立刻傳來了聲音：「殿下，有事嗎？」

求馬助走出來。

「哦，你在這裏。盡力戰鬪了吧？」

「是。我撥開友軍，向前進！一根指頭受傷，覺得很不好意思，終於斬了一個敵人。誠如殿下所言，陷入了窘境！」

「哈，哈，哈。」忠利大笑。

八

第二天，二十八日天尚未明，各藩又一齊開始進攻，目標是掃蕩殘兵，斬殺統帥四郎。

一般認爲四郎必在城兵最多的詰丸，黑田軍搶先攻進，城兵似乎已知必死無疑，在木頭和草蓆上點火擲來，甚至把鍋釜也投過來，並乘隙射箭打槍，激烈抵抗。黑田軍死傷甚衆，仍不屈地戰鬪，終於在午前十時攻占了詰丸。

但找不到他們的目標——四郎。

細川軍也同樣在天未明的時候，一面掃蕩殘敵，一面向燒燬的本丸背後進軍。這時，主水在忠利之前出現了。他也沒有參加昨天的大戰，跟武藏的想法一樣，他認爲非家臣而夾在家臣中爭奪功名，很好笑。

「殿下，恭喜打勝仗。呵，統帥四郎的首級呢？」主水頗含深義地問。

「四郎大概在詰丸，必爲黑田軍所殺！」忠利爽快地回答。

「什麼？」

「四郎大概不在詰丸。」

「殿下！」主水挺身而出。

「四郎很可能在城裏的天主堂，跟他所相信的十字架聖像在一起。」

「天主堂！」

「是的。一般人不許進入，是四郎獨居的密室。」

「噢，原來如此。」

忠利不禁擧目眺望，縱橫交錯的屍體，燒剩的木材、家具，半倒的小屋……。

主水站起，指着一幢木材圍成的茅屋。看來像是臨時造成可稱爲糧倉的粗糙庫房。

「殿下，那就是天主堂，看來彷佛是土糊的牆，其實是石牆。」

「嗯！」

忠利頓然眸光如火，命令身旁的吉田十右衛門說：

「十右衛門，射火箭到那茅屋！」

接着又下令：「統帥四郎可能在那屋裏，一着火便衝入逮捕四郎！」

吉田十右衛門立刻把浸油的破布捲在箭頭上，點火射出。一根、兩根、三根……。火箭都無誤地落到屋頂上，旋卽燃燒起來。

「殺！」

陳佐左衛門領先的一隊武士朝那小屋衝去。

九

天主堂的門關得緊嚴。突襲隊用巨石衝開闖入；這時火已燒至天花板，火花四濺。其中，有七八個年輕人口頌天主之名，廝殺過來。

領先的陳佐左衛門往左往右殺了其中二人。

「四郎，出來！」

邊喊邊踏進裏邊，裏邊是二十疊左右舖着木板的房間，正面設着聖壇，安放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二十多具銀燭臺映照着天花板的火燄，在裊裊煙霧中發出燦爛的光芒。

「哦，是四郎！」

佐左衛門毫無顧忌地走到聖壇前。披着華美戰衣的年輕人跪在聖壇前，一個少女撫着年輕人的背部，似乎身負重傷。

「四郎，謁見！」

佐左衛門掄刀過頂，從後發聲。

這時，年輕人驀地抬起上身，轉過來。臉部蒼白，頭上圍着綳帶，但目光炯炯，不動聲色，凝注着佐左衛門。

佐左衛門却毫不容情，躍起砍下大刀，年輕人的頭立刻滾落到面前。

佐左衛門抓住四郎首級正要提起來，隨侍的少女突然大哭大叫向四郎首級撲過來。

這時，奔馳而來的同藩三宅半左衛門，叫聲：「別阻攔！」

一刀把她也砍殺了。

火勢越來越大，兩人驚險地從火花紛飛中躍到外頭，就在這時候，屋樑燒落下來。

佐左衛門奔馳而回，把年輕人的首級提給主公觀覽。忠利回顧主水，說：「這就是統帥四郎吧？呵，眞是神佛保佑。」

但主水傾首沉思後答道：「很像四郎！」

主水不想讓人知道他以前見過四郎。

可是，諸軍都想獲得四郎，因而四郎的首級以及牌上寫着被殺武人名字的首級紛紛送到伊豆守那裏。

伊豆守請出四郎母親，把四郎首級一一拿給她看，四郎母親却泰然自若地回答：「四郎是我的兒子，也是眞正的天使，不會被慘殺，我想，他已隱形逃到南蠻、呂宋去了。」

十

四郎的母親瑪爾丹認爲四郎雖是自己的兒子，却非凡人，而是眞正的天使，卽使原城陷落，也只有四郎決不會死。

受命來認四郎首級的時候，她所見到的都不是四郎，而是別人，由是，她愈發相信四郎不會死。

但是，細川最後送來的首級，打開放首級的盒蓋，放在她面前的時候，瑪爾丹嚇得張大眼睛

，像被吸住般痴望着。

「哇，四郎！」

瑪爾丹高叫着膝行靠近。伊豆守等在座諸人這才鬆了一口氣：「這次一定是啦！」

剎那間，瑪爾丹的眼睛失了光芒，臉色蒼白如土。這可能是不死的信念完全瓦解後產生的驚愕與幻滅吧。

下一瞬間，那乾枯不動的眼睛突爲慈愛所滋潤，淚水潸潸而下。子非子的天使四郎，現在已變成骨肉親子，而在瑪爾丹心中甦醒過來，不再是其他任何人了。

「哦，四郎！你的臉看來這麼痛苦，是以少年之身擔任統帥，太辛勞了吧？是因爲連親生母親也以爲你是天使，使你背負心靈的重荷，以致這麼痛苦吧！四郎啊，請原諒我……如果你是一個平凡的孩子，就不會遭遇到這麼悲慘的命運了，啊，四郎……」

瑪爾丹已忘記自己在別人跟前，摟着首級盒，哀哀細述。

在座的人都爲這悲哀的場景引出了淚水。伊豆守一言不發，命令家臣把瑪爾丹帶下，接着對細川家的使者褒揚道：

「母親瑪爾丹如此悲哀！可不必再査問，已知是四郎的首級。細川軍功屬第一！」

又據當天逮捕的城兵山田右衞門作的口供說，二十七日，四郎在本丸下圍棋，鍋島突襲的大砲穿過窗戶飛來，穿過四郎的袖子，殺了身旁的五六個從人。當時，四郎也頭部受傷。

城兵聽到這消息後，大驚失色，輕聲互道：

「天使四郎身中砲彈，身旁從者皆喪失生命，實不祥之至。眞如傳敎士預言，會有天帝護佑嗎？」

於是，城兵頓時意氣沮喪，無心作戰。

就在這一天，原城完全被毀。

第六十一章　和平曙光

一

武藏就近聽到了會戰的淒厲叫喊，在忠利營房的休息室靜坐了兩天，攻城軍的勝利在這叫喊聲中已能清楚感覺到。

可是，攻城軍的勝利事前早已知道，因而對此役的勝負並沒有特別興趣。只是自己所支持的細川軍與小笠原軍究竟如何不落他藩之後，勇敢奮戰，這才是武藏所關心的。

即使是這件事，也因懷有必能善自爲之的自信，所以也沒有絲毫不安之感。於是，他不再爲喊聲所動，進入無我之境，獨享靜寂之樂。

第二天，武藏回到自己的營房，拿出經常攜帶的紙和筆墨開始繪畫。在享受靜寂中，突然想起了以前與忠利在江戶的約定，而且今天似乎就須付諸實施。城裏又不停傳來吶喊聲。

磨墨，展紙，靜靜澄清心眼，凝視着空間。空間中朦朦朧朧浮現出人影，這影像逐漸清晰，最後變成了栩栩如生的達摩。

「嗯。」武藏移目紙上，一口氣描繪出這達摩影像。

就在這時傳來了嘀噠嘀噠的馬蹄聲。

「殿下回來了。」

武藏收好筆墨，捲起了紙。

忠利率領一隊家臣，爽利地進入營房。武藏在入口迎接。

「殿下，祝勝仗歸來。」

「武藏，運氣好，昨天最先進入本丸，今天又得到首級益田四郎的首級。走！」

忠利就此進入居室，武藏隨後進入。

近侍中有主水和求馬助。

大家就坐後，忠利吩咐說：「拿酒來……」然後親自倒了一大杯遞給武藏。

「謝謝！」武藏一口氣喝乾。

「回敬一杯！」

「嗯。」

君侯也一飲而盡。

「金右衛門，這杯給你。」

「是。」

尾藤金右衛門前行接過杯子。

「再來一杯。」

「謝謝。」

金右衛門連乾三杯，然後還給君侯。

「佐左衛門，你也來一杯。」

陳佐左衛門高興地接過杯子。不用說，金右衛門是最先搶進本丸的人，佐左衛門則是得四郎首級的殊勳者。

二

忠利召見了昨天和今天會戰中建立功勳的藩士。尾藤金右衛門、陳佐左衛門之後又賜酒新太郎等若干勇士，對求馬助也笑顏相向地說：「求馬助，祝你初上戰場！」

「是。」求馬助進前接過大杯，裝模作樣地喝酒，他無法像大人那樣一口喝乾。這時，金右衛門從旁說：「哦，眞不錯。求馬助，你慢慢就會成爲能喝的人。」

忠利和在座的人都齊聲大笑。最後，忠利把杯子遞給主水，說：「主水，辛苦了，非常謝謝你。」

接着問道：「怎樣，你能出仕本藩嗎？」

主水恭敬而堅決地說：「如此說，實承擔不起，不過，主水仍覺無比光耀。但是，主水以何出仕呢？」

這反問確是不凡。他在此役是擔任密探，但他在任何場合都公開說自己是兵法家。忠利望了一下武藏，說：「當然是兵法指南，只是任所在八代城，一如往昔，依老君侯之意，擔任年輕人的師範。」

主水兩手伏地承諾道：「若是老君侯之意，主水謹受！」

不久，只留下武藏一人，家臣一齊退出。接着便該是以世子光尚爲首的重臣來致賀辭。

忠利輕鬆地開口說：「武藏，有你在，心情穩定多了，乃得維持住藩的榮譽。不過，武藏，這次會戰雖然勝了，却也不覺舒坦。」

武藏頷首。

「確是如此。對方是百姓町人，……」

「是啊，尤其連婦孺都要斬殺的軍令，有時也不禁想置而不顧。」

「這是時勢所然，不得已的措施。若不如此，那幕府與基督徒之間無法解決的衝突就……呵，不，就跟風吹浪起一樣，殘酷的戰爭也是社會實相的表現。害怕這汹湧的波濤，閉眼不觀，就不能祈求太平。」

「那你是說，社會的實相就是戰鬪？」

「不錯。人人希求安樂自由，卽會產生戰鬪。個人與個人、家與家、國與國之間……。卽使世界成一體，太平已來臨，也會再跟宇宙戰鬪。因爲宇宙能够束縛、支配這地球。人若徹底追求自由，那末，卽使是神，也不能不與之戰。」

三

「不過，武藏，我還是祈望太平。」

忠利似乎很堅決。武藏也深深點頭。

「以爲政者而言，這正是得其時的想法。經足利到豐臣、德川的一連串戰爭，太平好不容易才占了上風。這次戰亂之後，太平大概會長久持續下去。爲政者正當傾力爲和平而建設，有志爲民謀求福樂。」

忠利昂奮地說：「武藏，我以前就想請你到肥後，你能伴我、助我嗎？」

武藏也端坐。

「殿下，我本來想應殿下之邀，以浪人的身分住在肥後。可是，我本是一個兵法家，雖能體

得政治的重要，但不會以政治作爲自己當爲之事，所以奉陪君侯一事……」

「嗯，這我知道。但可藉兵法修行獲致的心境參與政治吧。」

「是的，我也有意如此……。剛才說太平今後會長久持續，但這也非永遠不變。如果德川政治扭曲了，可能會出現舉兵推翻德川的大名。再者，若外國挑戰，也就不能不戰，想到這一點，今後武士不忘兵法，研磨士道才最重要。而且，武士的精神是立太平之基，也是政治之要。這樣看來，兵法家也可以說參與了政治。」

「是啊，這不是很好嗎？武家政治一旦士道衰落就只有崩潰一途。而歷練士道的則是兵法。武藏，像你這樣的兵法家不能說沒有政道（爲政之道）的意見吧。」

忠利强烈地要求。以前雖曾透露，但與武藏面對面，這樣熱切要求協助，可說是第一次。這不只是珍惜人才，他的確如此懇切須要武藏。

武藏有點遲疑，想出言推辭，却又打消此意，回道：

「不過，說實話，我作夢也沒想過要參與政道。甚至在兵法上，我也無意設武壇，收門徒，推廣門派，以傳後世。我現在只向斷絕人界的無形物取劍挑戰，不過，也不能說我對政道沒有意見。再者，既生此世，談政道似是理所當然。殿下！請讓我仔細考慮一下，再回話。」

說着把身旁的達摩畫遞給忠利侯，說：「殿下，這是在江戶時答應給殿下的畫……」

四

不久，光尚以下諸將接連進來，武藏向他們一一道賀勝利，就走出了忠利營房。

「政道……」

武藏輕聲自語。

以前忠利邀他赴熊本時，武藏沒想到這是陪侍細川家。他只認爲熊本是行脚僧最後覓地安居

的地方，想以自由的心境爲細川家盡力。當然他一直感覺到忠利不平凡的友情，也考慮過定居熊本。

再者，忠利既以大名身份邀武藏至熊本給與祿米，在形式上就須聘用爲家臣。但究其實，只是心友，毫無强迫武藏擔任一定職務的意思，這就像招高僧開宗立派一樣。

但，長岡佐渡的想法比較實際，無論如何既要眞正聘用，便應列入家臣之列，在考慮到藩裏的歡迎程度及三齋侯的觀感後，佐渡對聘用武藏就顯得遲疑不決。

然而，忠利在島原之役與武藏同住，心境大有進展，實際上也深覺須要武藏，才淸楚地表明要武藏陪侍自己，作爲談論政道的對象。

這對武藏可謂出乎意表。即如當時回答忠利那樣，武藏不曾把自己置於兵法之外的立場來考慮事物。不過，其中已含有對政道的批評與見識。

武藏緩步而行，再度輕聲自語：「政道。」

突然，他試着把自己安置在爲政者的立場上。

「嗯。」

以前冷淡漠視的德川幕府政道的矛盾，尤其對島原之亂處置的笨拙，逐漸浮現眼底，難忍的心中熱血不斷沸動。伊豆守的臉看來愚鈍冷酷，相反的，由利公主的形相却火熱地逼迫而來。

忠利那熱切建設新肥後的眼神緩緩滲透到自己的心靈上。

「不行！」

武藏盡力壓抑沸騰的熱血，「呼」地吐了一口熱氣。但心中仍砰砰作跳。

「唉，怎麼了？竟爲這點小事……」

武藏自言自語後，加快脚步走向距離相當遠的小笠原軍營。

雖已入夜，仍獲許晉見，旋卽到了忠眞面前。

五

小笠原忠眞的軍營也洋溢着勝利的氛圍，只有伊織沒在座。

武藏致賀後，忠眞滿臉堆笑：「武藏，聽你勸告，順利防止了桶水外溢。如你所言，敗殘的城兵雖不多，却想穿過本藩負責的區域，全都被逮捕了。俘虜數本藩居第一，同時毫不吝惜地遣兵支援先鋒 隊黑田軍，圓滿完成了壓陣的任務。」

武藏喝下所賜的大杯，說：「功勞厥偉！武藏欣喜無比。」

小笠原藩的軍隊人數雖不多，藩士中却有高田又兵衞這類豪者，因而其勢亦不下於黑田、鍋島。而且不爲個人的功名利祿所驅，堅守陣脚，見者亦覺有磐石之固。

席上，又兵衞等豪傑之士均在座，不誇功，不畏縮，直爽地擧杯而飲。

伊織進來，仍然身着戎裝。他入夜回營途中，黑田忠之侯遣使邀他赴黑田軍營。

當時，伊織二十六歲，身爲小笠原藩的武士首領，當然也是諸軍中最年輕的武士首領。

「殿下，我回來了。」

「哦，辛苦了。黑田侯有什麼事？」

「忠之先生及諸將，因本藩及時支援，銘感至深，特向殿下致意。爲表感謝之忱，賜我感謝狀一紙及刀一把。」

伊織回答後，即將年輕武士所提的大刀及一張感謝狀呈請忠眞觀覽。刀是肥後國吉，感謝狀則稱頌小笠原藩士之武勇，褒奬武士首領伊織武勳超羣。

忠眞向衆人展示感謝狀後，伊織不好意思地向在座衆人俯首稱謝說：「伊織年輕識淺，能有此榮幸，全爲殿下威光及將士武勇所賜。」

忠眞頗爲高興地說道：「伊織，你的話裏還少了一様。」

說着向武藏微笑。伊織也莞爾微笑，轉身向武藏說：「父親，我已盡力爲之。」

「嗯，你說的對，我也認爲這是殿下威光及將士武勇所賜，深爲感謝。此後當以此心盡力……」

武藏雖說得客氣，但臉上已泛出難以隱藏的喜悅。

六

各藩營房到處洋溢着勝利氣氛，但原城城裏却屍體縱横交錯，慘不忍睹。

設在城中角落的刑場，於第二天二十九日，不論婦孺，凡被捕的城中住民一概處斬。伊豆守可能爲避免後世批評，處斬的人數並未公佈，沒有留下記錄。但會戰時戰死的，被俘處死的一定爲數甚衆，住在城裏的三萬七千人可能全部死亡。『別本天草島原日記』稱：

——暴民的屍體棄於本城海邊，點火焚燒。當時，蒼蠅突然大量產生，不辨土色。

武藏於城陷的第二天（二十九日）淸晨，突然準備行裝。

「師傅，要走啦？」新太郎吃驚地問道。

「嗯，殿下的事已經完成了。我決定趕回小倉。」

武藏說得有理，所以新太郎也不加挽留。只是有一件事想問清楚。他衷心期望主公忠利能把聘用武藏的意思告訴武藏本人。

新太郎改變方式：「師傅，這次的任務，殿下與家老都很清楚，功勞也難以量度，不知殿下怎麼說？」

武藏揷嘴道：「新太郎，昨晚，殿下說了難得的話，要我到肥後出任，作商談政道的對象。」

「眞的，師傅！」

新太郎的臉頓然亮了起來。

「那末，師傅的回答呢？」

「對我來說，是件重大的事，要仔細考慮以後再回答。」

「誠然！新太郎希望，務必接受殿下的聘請。」

「要仔細想，現在無法答應，所以才想趕快離開此地。」

武藏接着又說：「由利小姐的事，痲煩你囉。」

「是，此事請勿掛懷，殿下也答應了。」

「聘用主水似已成定局。他一向戀慕公主。如果公主已發覺，什麼也別說。否則，你要多注意主水的行動。」

「遵命！」

「叫求馬助來！」

「求馬助，快來。」

新太郎向營房外喊，求馬助正在狹小的空地上揮着木刀。

七

「是。」求馬助對着父親的聲音回答，然後提着木刀，精神奕奕走進屋裏，坐在兩人面前。

武藏突然高聲說：

「喂！」

這只是襲擊的氣勢，並沒有舉起手，求馬助却突然後躍站起，架着木刀。眼睛如火燃燒，瞪視着武藏的臉。

「呀！」

「攻來！」武藏嚴斥般說。

求馬助默默地從正面攻來。

「吧」……武藏用肩承受這一刀。求馬助因木刀反彈之力，一屁股坐在地上，但木刀的架勢依然不變。

「求馬助，行了。武藏要走囉。」武藏莞爾說道。

求馬助重新坐好，放下木刀，揉着痲痺的手

，說：「師傅，對不起，沒受傷吧？」

武藏和新太郎相視而笑。

「你放心，用你的木刀不會受傷。不過，你倒攻得眞不錯。」

「師傅的空隙太多。」

「嗯，不錯，你也瞧得準。求馬助，從今天起，你是我的門人啦。」

「啊，謝謝！」求馬助立即兩手伏地叩頭。

「師傅，謝謝。」

新太郎也叩頭稱謝。這是新太郎父子新近欲言未言的最大願望。武藏轉眼望着新太郎。

「新太郎，我本決定自己的兵法只限於一代，但今天看到求馬助，突然改變了主意。我很想讓求馬助繼承我。如果我到肥後去，我要全心教他。」

「務請師傅教我！」求馬助感動得眼睛濕潤。

「我縱使最後沒到肥後，你仍是武藏的門人。即使相隔，我還是看得見你。你可跟松小姐勤練。一定會成爲肥後第一的兵法家。」

「是。」

「另有一件重要的修行，睡覺時也不要忘記守護殿下，要隨時警覺有人會取殿下的性命！」

「是。」

「可把松山主水看做這個敵人。他是當代第一流的兵法家，肥後藩沒有一人能勝過他。你要守護殿下，免受主水襲擊。如果不能比主水强，就不能善盡侍童之職，知道嗎？」

「知，知道！」

求馬助熱情地望着武藏回答。

八

這天，天氣淸朗和煦，微風暖日已透出春天的氣息。

「請代向殿下、佐渡先生及親近的藩士致意。」

武藏走出屋外，向新太郎說。新太郎有點訝

異地說：

「師傅？」

但立刻噤口不言，頷首道：「遵命。」

武藏向來不預先通知什麼時候走，要到那裏去，每次都突然如風般飄逸而去。他常以兵法家的謹愼，推定自己隨時會遭受敵人狙擊，因而認爲事前暴露自己的行蹤有背兵法之道。

於是，武藏在出人意表，朋友也不知道的情況下離開了營房，在沿海的路上緩緩大步行走。離營房越遠，武藏的表情越嚴肅。

「問題，這是大問題！」

武藏喃喃自語。所謂問題當然是指忠利所提有關政道的問題。

他的心底仍殘留着當天從爲政者立場觀望現世時那種鮮明的激動與震撼。同時也清晰記得，自己爲這激動所驚，高喊：「不行！」猶如年輕人窺伺到異性肉體那樣，驚慌失措。

他痛苦的想起這一些，而自我責備道：「還這麼依戀！」

無論如何，對武藏而言，政治是次要的。政治不管怎麼變，都是表面的，本質仍然未變。他已向這本質揮下大刀，而自己所追求的是絕對自由，無窒無碍的世界。

而且，他已公開表明自己已體得萬里一空的境界。但事實上想及政治就使他臉紅，這是多麼不自由、多麼拘泥！

因而，他想，必須先從心中去除政治與兵法、眞理與假相、一義與二義的差別，接受忠利的請求與否，是今後的事。

他今天倉皇離開營地，便是想獨自仔細思考這件事。

武藏在島原城下町住宿一晚，這是沉靜的湖畔旅舍。

二十多年前，他曾在天草富岡的旅館面海靜坐，現在也面對湖水靜坐，不禁憮然嘆道：「唉，吾道眞遠！」

九

武藏離去當天早上，新太郎向忠利報告，君侯說：「眞的？他走了？」

隔了一會，他與同席的佐渡相視而笑，說：「還是老樣子。」

佐渡似乎憶起了往昔，說：「從年輕時起，他就是來去不定的人，經常出人意表，而受世人誤解；後來想起，這也是理所當然，他經常藉此逃避了危難。」

「是啊，無論什麼事，都深思而後行。神速果敢，看來有如鳥兒起飛一般突然……。佐渡！我常想向他提出仕宦之事。現在覺得是時候了，所以才提出。」

「的確，是好時機。重臣也承認他的功勞，藩士們也逐漸了解他的爲人。」

「我也很須要武藏。」

「那末，回答呢？」

「肥後，他似乎很屬意。若是非仕宦的閑居，他可能會立刻接受。以前，我邀他到熊本，他似乎以爲是如此。但出仕就職，他就說要仔細思考再回答。不過，我不願將武藏這樣的人物僅僅視爲兵法家，而聘爲兵法指南，所以才想請他擔任磋商政道的人……」

佐渡頷首道：「現在說到仕宦，他也……」

但忠利立刻加以阻止，搖首道：「啊，不，武藏對仕宦一點也沒拒絕。他躊躇的是政治問題。他說，他是專修兵法的人，而且正向無形者揮刀，還不曾站在爲政者的立場觀看世界。」

佐渡蒼老的臉孔浮現了感激之情。

「哦，他原來這麼說。因爲是殿下，武藏才不敢推辭。殿下，武藏一定會遵從您的意旨。不過，此一考慮可能要花上半年或一年。」

忠利滿臉笑容地說：「可能如此，他如果不願出仕任官，就是以一介浪人身份，我也希望他留居熊本。」

佐渡猛搖首。

「殿下，這樣，武藏的功用就減半了。給他藩士的確鑿位置，他才會眞正發揮藩指導者的權威。」

「呀，對！佐渡，你好好替我想想給他的聘職與身分。」

說着，忠利從身邊取出武藏的達摩，攤開來看。他一面凝注，一面輕聲說：「嗯，達摩的眼睛就是穿越人世，觀看虛空的眼神。」

十

這時，主水要求晉見。

忠利很欣賞主水的兵法和智謀，尤其承認他在這次戰役裏的功勞，自己也向他提出任官之事。

但他並不是一個令人喜歡的人，見到他，總覺得有股窒息之感，很不愉快。

「有什麼急事嗎？」忠利的話有點冷淡。

「是的，如果沒有其他任務，想先告辭。」

「行啊，你還不是藩士，而且不住在營裏。儘可隨意行止，不必請准。」

「是。不過，想順便問一下歸藩後聘用之事。」

「哦，你是說祿米的多寡？」

「不，不，不是。我要說的是出仕後住在八代的事……」

「嗯，如你所願，住八代事父君。」

「殿下，其實我要說的正是此事，我希望住熊本；不時爲殿下效犬馬之勞。但願……」

主水露出了苦惱的表情。

「什麼，爲我？」

「主水既以兵法家出仕，我願傳授殿下我劍法的秘訣。」

「那父侯呢？」

「三齋侯已老了。」

忠利似乎很感興趣，主水乘機說：「我劍法

的奧義有一字劍、八字劍和十字劍，另就秘傳而言，有使敵人不動之法，從敵前隱去之法等世人所謂的忍術。今日以前，我還未特別招收門徒，所以不曾傳授這些秘傳。若能把這些傳給殿下，主水實感無上光榮。」

「啊，原來如此。」

忠利傾首細思。忠利已從柳生但馬守學新陰流，對兵法的興趣也遠過他人，且有相當的自信。他無意違反父親三齋的希望引主水到熊本，但並不反對從主水學第一流的秘傳，同時也想試試主水的本事。

「嗯，你的要求也不過分，我也想學你的秘傳。如果父親許諾，遷到熊本也不妨。啊，一切待回藩仔細斟酌以後再決定。」

「是的，謝謝。」

主水平伏叩謝，接着轉向佐渡叩頭道：「望佐渡先生提拔……」

新太郎見此情形，心中暗罵道：「眞是厚顏無恥的傢伙。」

十一

新太郎知道，主水請求移居熊本的本意乃在於暗戀由利公主。若非如此，主水不會好幾次隱藏他那暴虐的兇相。

新太郎雖然對聘用主水之事，深感意外而覺懊惱，但對忠利明知主水與武藏敵對，仍不經特別審查即欲加以聘用的寬大胸懷佩服不已。這當然是由於他體諒父親三齋心境的孝心，但忠利以功爲功，以技爲技，不受個人好惡影響的作風，實不愧爲當代罕有的名君。

儘管如此，新太郎仍然一清二楚，主水確如武藏所言，是個包藏禍心，有造反意向的人。

而且，如武藏所囑，對他的行動須仔細注意。新太郎懷着這些念頭回到營房後，便向求馬助談到武藏的囑託，進而請來以前被稱爲武藏五人團的盟友野田、山東、和田和宮脇；告以殿下的

心境與武藏的意思。

「我們都知道主水是怎麼樣的人。聽到殿下要聘用他的消息，實在覺得意外，但聽你這麼說，這却又是殿下偉大之處。好，我們同心監視他。」

野田助右衛門挺胸說道。宮脇四郎太頷首道：「那還用說！」

接着又提醒道：「不過，誠如武藏先生所說，主水的劍是當代第一流。萬一有事發生，可不容易殺得了他啊。」

「合力爲之！」

山東彌七望着和田說。和田平作按着刀，用力說：「擊刀爲盟！」

這是年過四十武士的盟誓，堅强無比。之後，野田改變話題。

「寺尾，你的兒子聽說表現得很傑出，眞高興！」

「嗯，如果長此以往，我想會是一個有出息的人。」

新太郎直爽地說，顯得很高興。和田、山東和宮脇都說：

「唉，眞羨慕。我家孩子就是笨……」

新太郎搖首說：

「那可不能這麼說。每個都是很好的少年，重要的是今後的修業。求馬助已列入武藏先生門牆，你們何不也求求師傅？」

「哦，如果這樣求師傅……但師傅在小倉啊。」

「不。這還是秘密，在這一年內，師傅會到熊本來。」

「眞的？啊，我們的願望終於達成了。」

相對而視的五雙眼睛，有如青年人一般，鮮潤明亮。

第六十二章　五人團

一

在攻擊島原城之役中，肥後軍表現如何，實爲關係細川家興衰的重大事件，熊本城下，所有出戰藩士的家人及一般町人都祈禱細川武運長久。

肥後軍果不負衆人期待，建樹了凌越黑田、鍋島兩雄藩的武勳，凱旋歸來。城下町人的興奮，自不難想像。

自加藤清正公（豐臣秀吉部將）以來，領主守護神—藤崎宮內的石燈籠與鐵燈籠中，凡刻上當時年號，據傳就是爲感謝神佑而奉獻的。

忠利雖然凱旋回熊本，但爲了向將軍報告，要立刻離府赴江戶，所以很快就論功行賞，對有功藩士，按功之高低或加封或獎賞。

其中，新聘者僅松山主水一人。當然，這也考慮及三齋侯對主水的寵愛，所以忠利遣使向老君侯口頭求取諒解，說：

「主水多有功勞，故賜予新封地一百五十石加以聘用。今後亦如往昔，住八代聽侯使喚。」

看來主水移居熊本的希望要落空了。但老君侯却意外地當場回答使者的口頭報告說：「聘用主水之事，深感意外。他是傑出兵法家，可用之才，但非出仕一主以完臣節的武士。有功，以金錢賞之可也！我無意留主水在身邊，也不想推荐。但這只是個人的意見，忠利若視之爲武士，我亦不敢加以阻止。」

使者大吃一驚，急忙奔回，向忠利覆命。

「噢！」

忠利一聽大驚失色，臉上明顯地展露出後悔之色。從三齋之言看來，主水確是這等人物。自己一見主水，就覺不快，也是這個緣故。

以往的籌謀全是爲了討取三齋的歡心，想不到却是自己把三齋侯的心事看得太簡單了，忠利由衷覺得後悔，同時對父親的偉大也深感佩服。

「眞不愧是平安度過織田、豐臣、德川政權轉移狂飈時代的武將！」

二

忠利在受三齋猛烈一擊的情況下，深悔自己的淺陋寡慮，但既已答應也就不能反悔。

但再慢慢探索自己的心理，也未必全是淺陋寡慮。以身居衆人首領的大將而言，無論其爲人如何，既承認其有功，就不當置功勳而不論；再由以武而立的大名觀之，喜歡兵法，又有餘裕，便當聘用。事實上，自己對主水的兵法也評價甚高—忠利如是想。

忠利雖是兒子，却也是領主，而且有做爲領主的堅强自信。

—違反尊意，深以爲憾，然忠利亦有所思，故決意聘用主水。若有不宜卽罷之，祈請寬心。

忠利致書三齋後，卽喚來主水，賜新封地一百五十石，任以兵法指南，並給予藤崎臺下的武士邸宅。

事情已如主水所望發展。精明能幹的主水也許事先已察知三齋並無聘用之意，但三齋如此突然地反對聘用主水，則爲始料所不及，一般認爲大概是因爲三齋侯特有的剛愎自用及對忠利的厭惡所造成，這也不無可能。

在聘用主水席上，新太郎等五人團也參加。聘用儀式結束，走出長廊時，山東對盟友們說：

「喂，看見沒，主水今天的表情？」

「嗯，殿下賜以任命狀時，雖恭順叩頭，臉上却冷笑着。」

「一副已穩佔殿下上風的表情。」

「是啊，毫無感激之情，確如武藏先生之言

，禍心已公然顯露。」

野田、宮脇、和田接連着說。新太郎點頭道：「怎樣，現在已知主水的眞意了吧？敵人是在本能寺（典出明智光秀在本能寺刺殺主君織田信長）。公主大概不會順從主水之意，主水可能用暴力强迫。我帶你們先去認識認識公主。因爲對方是宮本先生，所以並無所謂戀慕之情，不過對公主却非常關心。雖然沒有公開，然而公主很可能是伊織先生的親姊姊。」

四人吃驚地說：「什麼，伊織先生的姊姊！啊，這麼說，伊織先生也就是足利將軍的孫子囉！唉，先生也非木石，卽使有愛慕之心又有什麼關係，但對悠姬小姐和阿通小姐却嚴予拒絕。年輕時，這樣固然好，但一入老年，實須一個女人來照顧身邊瑣事。若是由利公主，那就再好不過了……」

三

賜給新太郎父親軍兵衞做退隱之所的地方在島崎村。軍兵衞在這裏築一草庵，過退隱生活。去年，軍兵衞以八二高齡謝世，草庵就空了下來。現在就在此增建一棟，供由利公主及島原帶來的孩子居住。

新太郎出征不在，阿松從信函中獲知一切情況後，卽與新太郎妻子相商，迅速增建起來。阿松雖然豪爽，爲人却並不容易衝動，但對由利公主之事，僅由信函得知立刻懷着無比熱忱，着手進行。阿松作風頗男性化，作起事來也爽快利落。她親自督導木工，四、五天之中，就蓋好了足避雨露的小屋。

新太郎領着四位盟友來到由利公主這間草庵。

由利公主已不像以前那麼矜持，親至大門迎接：

「請進！請進！」

並引導五人進入客室。

「公主，替您引見，這全是我的盟友，也是武藏先生二十歲時所收的第一批門徒。」

新太郎介紹四人給公主。

四人雖過四十，仍爲公主高貴之美所吸引，有點僵硬地施禮道：「公主好！」

「啊，是武藏先生的門人？」

公主高興得雙眸明亮。

「我們原是佐佐木小次郎的門人。佐佐木先生在船島爲武藏先生斬殺時，我們曾向武藏先生挑戰，以報師仇。」

新太郎又回到年輕時的樣子，開始談起往事。

「唉，眞是螳臂當車。在佐渡先生官邸遇見武藏先生，已知力所未逮。只見一眼，鬪志全失，却反受先生激勵，取劍相向。當然，僅憑先生的氣勢，我們已完全折服。於是，改求先生而得獲列入門牆。」

「啊，原來如此。那時，各位都還很年輕吧？」

「我們都是同年，當時二十三歲。」

「武藏先生呢？」

「二十九歲。」

「那時，聽說佐渡先生官邸有一位細川興秋先生的公主，名叫悠姬的，是不是？」

由利公主從容問道。她每從森都那裏聽到悠姬的故事，就不由得心中暗驚。

「是的。」

新太郎環顧在座的人，回道：

「當時十六歲，是一位少見的聰慧端麗的姑娘。」

四

「聽說，武藏先生很喜歡她，曾爲她拼命？」

由利公主依然若無其事地詢問。新太郎回說：

「因爲惡人的計謀，佐渡先生只得把悠小姐送到尼姑庵。這既不是公主的願望，也不是佐渡先生的本意。師傅知道後，在小倉城外的平尾臺，挺身奪回悠小姐，陪赴京都。當時惡人的領袖是目前在江戶頗有聲名的兵法學者蒼龍軒，其屬下中，向師傅挑戰比劍的就是松山主水。」

公主瞪目以視。這些事，她全是第一次聽到。新太郎繼續說：

「主水自從那次以後卽暗戀悠小姐，把師傅當作仇敵。悠小姐後來在京都被蒼龍軒的伙伴、佐佐木小次郎先生的情婦鈴姑殺害。主水失望之餘，殺了鈴姑。此後主水仍以武藏先生爲仇，處處用心算計師傅。」

公主第一次清楚知道主水痛恨武藏的原因，同時也知道主水對自己的戀情在他心理上也有很大作用。公主心中自語道：

「眞是因果循環！」

但她並未顯得特別訝異。她的興趣仍在武藏和悠姬的關係。當然，公主現在已把武藏視爲跟自己在平行線上行走的人，所以不會覺得怎麼樣。

於是公主不願再聽主水的事，問道：「武藏先生在京都很寵愛悠小姐吧？」

新太郎突然表情嚴肅，說道：「我以前在江戶曾見過師傅稱爲『獨行道』的自戒辭。其中有云：無愛慕之思。師傅對悠小姐的愛可能就是師傅之情吧！」

「那末，悠小姐這方面呢？」

「對師傅的思想與人格極爲傾倒，幾乎到了不顧他人的地步。若是世俗之輩，也許會發展成愛慕之情。」

由利公主點頭說：「新太郎先生，武藏先生獨行道中的其他語辭，能不能唸給我聽聽？」

新太郎正襟危坐，其他四人也重新坐好。新太郎開口朗誦道：

一、萬無依恃之心。

二、身不逞樂。
三、一生無慾心。
四、處事無悔。
五、論善惡不妬他人。
六、任何道上皆不因離愁而悲。
七、對自己與他人皆無蓄恨。
六、無愛慕之思。
九、不好風雅。
十、無望居邸。
十一、不據古器。
十二、不好美食。
十三、吾身無忌避。
十四、除兵器外，不嗜其他器物。
十五、當道不厭死。
十六、老後不戀財寶領地。
十七、尊神佛而不托神佛。
十八、心常不離兵法之道。

五

由利公主起先低頭傾聽，不久就一直仰首細聽。

誦讀完畢後，野田感慨萬千地插口說：「唉，多麼嚴格的修鍊！對我們凡俗之輩而言，無一能實行。師傅却能奉之不渝。」

宮脇接着說：「豈止不能實行，凡俗之輩簡直連想都沒想過。簡直跟世俗人情完全相反。雖云不因離愁而悲，但此世有不悲生離死別的嗎？即使探詢先賢修行之跡，也沒人提出過這種自戒吧！」

和田接着說：「處事無悔，這可不簡單！」

山東也插了一句：「吾身無忌避！這也不是常人所能言的。今日，除了孩子之外，誰能不忌諱、不介意果報？不據古器，又云除兵器外，不嗜其他器物，但今日武士普遍的嗜好，在尊崇傳統，誇耀祖先之餘，言及古物，則往往流出喜極

而泣之淚，又喜玩賞書畫古董，師傅的此一自戒豈非逆時流而行？」

「是啊。」

新太郎應和說道：

「從世之常道觀之，師傅的行動理念正是違逆時流。這是探求眞理萬人中的一人之道，而非凡俗之道。一旦爲政者在此世中也强求這一些，將會如何？定會使人民陷於貧窮和不幸，所以這是師傅一人之道。師傅是獨行的人，是高聳的孤峯。我們只有仰望以拂去心靈的塵埃，我到現在才了解。殿下邀師傅任政道顧問，師傅認爲玆事體大，避免立即回答……」

和田傾首問道：「師傅無意把這獨行道推行於世吧？」

新太郎以堅決的口吻回答：「當然，師傅甚至也不强迫門人採用。但比起師傅追求的眞理，政道實乃太低的境界。師傅在社會變遷的底層中探求常住不變的事物。」

「那末，師傅是不是認爲世上的俗人、百姓可置之不理嗎？」

宮脇提出疑義。

「那可不是。師傅深知政道的重要，但認爲自己並不適合行走他道，不宜擔當這種任務。」

「原來如此。那末，師傅對殿下的聘請怎麼回答呢？你說過師傅一定會答應的。」山東反駁說。

六

新太郎說：「這就是了！人心的微妙就在於此……殿下和師傅的心靈關係很特別。不知是前世的因緣，還是性情相近，兩人之間有一種互相吸引的精神關係。因此，不肯出仕將軍家的師傅頗有可能懷有出仕殿下的心意。魚和水……」

「但，這樣，師傅豈不是妥協了？」

野田反駁。

「我不願說是妥協。爲心靈的朋友，下山喝

一杯水，是美麗友情的表現啊！師傅若有此意，不外是爲了殿下，不過如此而已。殿下也不會要求比一杯水更多的東西，所以我相信，師傅一定會盡一己之力，儘量做到這點，藉以開敞心境。」

新太郎滿含信心地斷言道。

「嗯，我們也希望這樣。」

四人點頭說。由利公主一直靜靜地聽他們談話。

新太郎突然注意到了，致歉道：「呀，公主，我們只管談自己的事，眞抱歉。」

公主搖首說：「對了解武藏先生，這實在太有益處了。如你所說，武藏先生是一生獨行，如高山峻嶺般巍然聳立的巨人囉？」

說完，輕吐一口長氣。公主初遇武藏時，就已看出這獨行的巨人，因此覺得暗戀武藏，懷着這背影而鬱悶不樂。自從決心救助孤兒以後，才放棄心中懷抱的影像，自己也站在高處，隔着深谷，眺望武藏。

然而，從武藏在島原突然出現，爲自己解圍時開始，心中又隱隱約約懷着武藏的影像。不過，這時，因對孤兒的情愛與關注，這影像絲毫未曾顯露。

五人團這夥人，自新太郎起，從來沒有看透公主的內心，却想像道，武藏卽使沒有戀情，對公主也有特別的情意。

但現在見了公主之後，已直接感覺到公主暗戀着武藏。

新太郎以溫和的口吻說：「男女間的事，並非全由戀情結合起來。我在島原時才知道師傅對公主的安危極爲關懷。如果師傅到這兒來，眞希望公主也成爲師傅的好朋友。」

於是山東說：「公主！千萬別讓主水這種人接近！」

七

山東是藩內著名的頑固者，他的說法簡直把公主視同孩子。公主莞爾說道：

「山東先生，謝謝你的關心……。不過，女人不論身分高下，對不惜生命爲情付出一切的人都比較脆弱。我由衷佩服武藏是日本最偉大的人，因爲他是那麼與衆不同。」

新太郎看出，公主是針對山東冒失無禮的話，口是心非地加以嘲弄。

「山東，愼言！」

新太郎斥責道。然後向公主致歉：

「這也是爲師傅和公主着想，千萬請原諒。」

接着又笑道：「你們的擔心雖然也有道理，但公主畢竟是前將軍的孫女，自不會因此而受惑。對釋迦說法，未免班門弄斧，自然要受嘲笑了。」

山東也發覺自己說得過分，搔着頭說：「哎呀，又冒冒失失，胡言亂語。公主，請原諒……」

接着，野田提醒道：「不過，用暴力的可能性也不能說沒有。公主是個女人，還請千萬別大意。」

對此，新太郎也頷首道：「這不只是針對主水而言，住在這偏僻地方，是不能大意的。公主以爲如何？」

公主認眞地說：「是的。一入夜，實在很可怕。孩子們一個都派不上用場，我自己也很怕夜晚。」

「不錯……」新太郎說話的時候，門口傳來簫聲。在外面玩耍的孩子聽到簫音，似乎都跑過去。

「奇怪？」山東訝異地說：「會不會是露心？」

四人也傾耳細聽。

已是梅開滿庭，山鶯婉囀的時節。是傳遍大地清寂自然的樂音。

「我去看看。」

山東突然站起，到大門口去看。旋即傳來了說話聲。

「這不是露心先生嗎？」

「咦，你可不是山東，怎麼在這裏？」

「當然有原因呵。等一下，我去問問這家的主人。」

八

「果然是露心。」

回到原座的山東告訴同僚後，對由利公主說：

「公主，剛才流浪而來的行脚僧——呵，不，其實是剛出家，雲遊化緣只不過隨興——，名叫露心，原是武藏先生的門人，名叫小河權太夫的本藩藩士。方便的話，我想請他進來替公主引見一下。」

「噢，又是與武藏先生有緣的人，請，請他進來。」

公主客氣地回答，又設了一個席位。

山東出去不久，就把露心帶進來。

「已先向公主說過了你的經歷。這位是前將軍家足利氏的嫡系由利公主。很久以前，就跟武藏先生熟識，因此才到了此地，是由寺尾安排的。」

山東引見後，露心誠懇地低頭施禮。

「幸會。雖是出家人，却是新近出家的和尚，請多指教。」

「我叫由利，你好！」公主也親切地回話。

這時，老僕婦把做好的酒菜送上來。公主幫老僕婦擺好菜餚，提着酒壺說：「窮鄉僻壤，無法好好招待，盡是家常菜。」

「呀，眞不好意思。」

衆人都顯得有點惶恐。

舉杯後，露心問道：「公主！我看到外頭有許多語音不同的孩子，是怎麼回事？」

新太郎代公主回答：

「露心，那些孩子是被處刑失去雙親的基督教孤兒。公主以前從江戶到了長崎，因有所感，收留了這些孤兒，像自己的子女一般扶養。」

「哦？這眞新奇，眞的是基督徒嗎？」

「什麼，你竟說出這種話！在長崎，爲將軍家監視基督徒的琵琶法師森都，也爲公主工作，最後爲保護公主與孩子跟基督徒作戰死於非命。後來，在師傅囑咐下，我才把他們請到這兒來。」

「哎呀，眞是失言之至。公主，請多包涵。不過，這確是很少見的事。若是基督徒的子女，幕府的衙役大概不會輕易放過吧？」

「是呀。公主被基督徒目爲仇敵，而奪去視公主爲父母的孩子，又被幕府目爲叛逆，逐出了長崎。但公主並不屈服，親赴島原，把這些可憐的孩子從原城奪回來。」

「哦，眞是大慈大悲。」

露心說着如膜拜般輕撫串珠。

九

「露心師父，別這麼說。」公主阻止。

「公主，請原諒。」

露心又致歉：「我是和尚，所以說了這麼可厭的讚辭。剛出家，才剃了頭，……就變得這麼可厭。哈，哈，哈。」

說着又摸摸頭。

「呵，呵，呵。」

公主也笑了。

「哇，哈，哈。」

大家都笑了起來。新太郎停笑後，又一副認眞的樣子。

「露心，你喜歡公主養育孤兒的工作嗎？」

「當然喜歡！甚至覺得公主很令人羨慕呢！」

「那你就幫幫忙！惟一的男幫手現在已旅行

去，只剩下了公主和孩子。」

所謂惟一的男幫手是指與市。與市有妻子，加上爲了籌款，已回到長崎。

露心的眼瞳，烱烱發亮。新太郎繼續說：

「總之，在這人烟稀少的山中住家，難免會有危險。在這一兩年間，師傅會到熊本來。師傅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加意保護，何況還有師傅的敵人主水。」

「是啊。我是出家人，閒着也沒事，只要公主願意。」

「公主，意下如何？露心出家前，曾直接從師傅學過兵法。現在在本藩，得師傅刀法眞傳的，還無人超出露心呢！」

新太郎對公主說。露心却打岔道：

「且慢！我是和尚，兵法已經忘了。若用得着我，我可以跑腿打雜，打掃庭院，跟孩子遊戲。此外，可能的話，也可以當讀書識字的師傅。」

公主很高興地笑道：

「露心師父，那我可要麻煩你多幫忙了。」

「呵，欣喜之至。」

露心後躍，兩手伏地致謝。臉上洋溢着眞摯的誠意與喜悅。

酒宴一直持續到傍晚，大家都欣悅地回家。露心從第二天就搬來住，而且如他所說，像僕人一般工作，跟孩子們玩得很樂，並教他們讀書識字，有時也吹他擅長的簫，愉悅公主和孩子。

露心精通書法，公主要露心寫「白梅庵」匾額，風雅地掛在家屋的門上。因爲公主逃出島原移住這家屋時，正值梅開滿庭，所以取了這個名字。

十

阿松每三天必來拜望一次，負責補給物資的一切事務，而且切切實實地做到。

她尊重由利公主，認爲公主養育孤兒的事業

非常了不起。但她不善於跟孩子談話、遊玩。跟孩子遊玩，必須本人有童心，有機智。這些方面，阿松都非常缺乏。

門口掛上「白梅庵」匾額的當天，阿松讓僕人牽着馬，載着兩包白米和蔬菜，跟求馬助同來。

「哦，眞不錯。」

阿松十分喜歡地望着這三個大字，輕聲說了好幾次。阿松喜歡梅花遠過於櫻花。她喜歡梅花簡素高雅的容姿，輕柔搖曳的枝椏。

阿松在門前停馬，親自卸下米包，雙手輕鬆地提起兩包米，走進門，放到厨房地上。公主看了一如往常，吃驚地叫了聲「咦」。阿松把米倒進米桶時，露心從裏邊跳了出來，說：「呀，可不是松小姐嗎？讓我來，你休息一下，公主已經等不及要見你了。」

旋卽把手伸向阿松拿着的米包。

「那，麻煩你啦。」

阿松把米包交給露心，繞出了厨房。公主正等待着，引阿松和求馬助到地爐旁。

「米只送來了兩包，鹽還有。豆醬和醬油明天再帶來。」

阿松報告後，彷彿催促什麼一般，說道：「求馬！」

求馬助坐好，從懷中取出小包裏。

「阿姨，這是一位先生送給您的，他說，請阿姨收下以備不時之需……」

求馬助說着，恭恭敬敬地遞出包裹。

公主心中一驚，阻止道：「且慢！」

她從座位上起來，拿過小供桌，承放包裹，再站起來，把小供桌放在客室的地板上。

公主立卽看出送包裏的人是細川忠利。和忠利雖是舊識，但那是在江戶無拘無束的時候。在熊本，自己的身分已遠得連話都不能說的地步了。但忠利對公主仍不失舊日情誼。

「武藏先生如此佩服，實在不無道理。」

公主眼前又浮現了長久未見充滿人情味的忠利形像，自言自語。

十一

「求馬助先生，請你轉告這位先生，由利拜領了。」

由利回到原座，送還包巾，感激地說。

「是，一定轉告。」求馬助也恭敬地回答。

公主煎茶後拿出來。阿松用她那肥肥的大手，很有禮貌地接過來喝，然後問道：「與市先生有信息沒有？」

「沒有什麼信息，事情辦完後，一定會馬上回來。」

「與市先生一定如此。」

阿松微笑着。阿松很喜歡與市的為人，對他決不拿刀的想法也頗有好感。

「聽說求馬助先生已列入武藏先生門牆。師傅有沒有信來？」

這次是由利公主問。

「沒有。不過，師傅說，即使隔着很遠，也一直可以看到我。」

求馬助肅容回答。

「的確！師傅一定看着你。」

公主深深頷首道：「那你一定不斷盼望師傅到這裏來的日子囉！」

「是的。父親說，明年一定會來。姑姑，是嗎？」

阿松只是點頭，看來好像並不在意。阿松雖然臉上沒有顯露，口中也沒說，但她實在不喜歡武藏。自親見阿通臨終的情景後，阿松就痛恨武藏的無情。阿松是悠姬的侍女，而悠姬却視阿通為情敵，阿松也親見悠小姐死於非命，她認為悠小姐會遭遇此一命運，全是武藏造成的。

「一點也不像個男人，太任性了。」

阿松瞧不起武藏的自我中心，同時也討厭男

人，所以到今日還未結婚。現在年紀已過四十五，當時的感覺逐漸淡薄，痛恨的印象已不存在，但也喜歡不了。

她知道由利公主和武藏的親密關係，而公主逃到肥後也是武藏拜託哥哥新太郎的。起初，阿松內心並不愉快。但是，遇見公主，看見孤兒，聽公主親口談到她那高遠的理想，阿松已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樣的人，決不會有為戀情而着迷的蠢事。」

阿松內心這樣相信。

十二

所以，阿松不大喜歡談武藏的事。就在這時，露心進來了。阿松施禮後，催促道：「求馬，行了，你不向露心先生求求那件事嗎？」

求馬助回聲「是」，即雙手伏在露心跟前。

「露心師父！求求你，你是武藏先生的及門弟子，請教我師傅的刀法，好嗎？」

阿松也附言道：「求馬這次在島原獲許進入武藏先生門下，但師傅到肥後還要一段時間，所以想先求露心先生啓蒙哪！」

露心柔和的臉緊了一下。

「眞的？師傅已允許入門啦？」

露心像檢視一般，望着求馬助，然後輕聲說道：

「嗯，聽說是個相當不錯的少年……難怪師傅要看上了。」

「露心師父，求求你。」

求馬助再三懇求。

「唉，雖是和尚却也是世俗和尚。木刀還拿得起，沒有忘記，對我來說，又是同門師弟。那就試試看吧！」

露心笑着回答，接着對公主說：「公主，以為如何？」

「請儘量教他吧！」公主也欣悅點頭。

「謝謝！師父！」

求馬助滿臉高興地低頭叩謝。「且慢！」露心從座位上站起來。到居室拿來舊刀袋。從中取出紅黑色有彫紋的三把樫木刀。

「求馬，這是師傅親製的一組刀，專門用在二刀流刀法上，京都別離時送給我的。出家後已放下了刀，只對這些舊物有點依依不捨。」

露心把一把木刀鄭重地遞給求馬助。

求馬助也鄭重而認眞地從上往下瞧，然後交給阿松。

這時，露心提着剩下的大小兩把刀，說：

「松小姐在京都也常出入師傅的武壇，諒必知道二刀流。」

「是的，略知一二。」

阿松直爽地回答。阿松以前學過柳生新陰流，到肥後以後，也受教於兵法師範氏井孫四郎。孫四郎是柳生但馬守推薦、由忠利聘用的柳生直系兵法家。但，陪伴悠姬到京都時，阿松已相當正確地習得二刀流。

「那就請松小姐比劃比劃，讓求馬助看看。」

露心說着便走到庭院。

「獻醜！」

阿松迅即準備停當，手握求馬助交給她的木刀，跟着出去。

十三

院子裏，木蘭花盛開，小櫻花樹正含苞待放。內院傳來孩子的嬉戲聲，小鳥婉囀的啼聲流瀉，但一點也不妨害四周所蘊含的寂靜。

公主和求馬助端坐廊上凝目以視。露心和阿松隔着一段距離，相對行禮。兩個人的眼睛都烱烱發光。

「殺！」

武藏式的喊聲響震四周，兩人細步趨近。露心二刀橫在面前，阿松則放在正眼。

「呀！」

從阿松口中發出裂帛聲！阿松掄起木刀猛然從正面砍下。

「喀塔」……發出類似眞劍的聲音。露心在間不容髮中用小刀撥開，立刻揮下大刀。大刀尖停駐在阿松頭頂上。

孩子們紛紛奔馳而來，看到兩人的情景，都戰戰兢兢遠遠眺望。

公主第一次看到武藏的招式。新太郎和阿松在家裏都不曾演過這種招式，所以求馬助也是第一次見識到。上段、中段、下段、右上段、左中段等巧妙組合的二刀解數，由露心一一演出。阿松的刀法也不下於露心，巧妙熾烈。

「哦，好厲害！」

求馬助自己也隨招動着上半身，膝蓋不停擺動，不覺發出好幾次叫喊聲。公主全未學過兵法，但看到這些招式如此合理而順暢，也覺得它有如舞蹈一般美。

她忘我地注視着，不久，解數演完了，公主移目觀看樹叢中的林木，呵，誰，那眼睛在刀風中驚悸不安。

「啊，與市。」

公主小聲叫喊，接着出聲說道：「與市，你回來了。」

「呵，呵，呵。」與市笑着，那茫然若失的臉從樹叢間露了出來。背上負着大包袱。

孩子們發出歡呼聲，奔向與市。

「噢，噢，你們都很好吧。我買了好多禮物回來囉。」

與市以喑啞的聲音招呼孩子們。

第六十三章　主水邸宅

一

主水為了從八代移居熊本一事，請求晉見三齋侯。三齋侯駁回道：「不必進謁！」

主水似乎已知勢必如此，僅僅苦笑，毫不氣沮。回住處光圓寺後，即叫來門人及其支持者舉行盛宴，隨後離開八代，住進忠利賜給的京町臺邸宅。

他決不以為出仕大藩的細川家是無上光榮。少年時代，他曾發誓要復興八代領主的祖先名和家，作為一國二城之主，這野心雖已破滅無遺，但這夢想有時仍激化成叛逆，有時又變成虛無，或者變為不擇對象的愛欲，在他血液中奔騰循環不已。

三齋侯已看透，主水並不是一個能全臣節的人。出仕忠利，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暫時棲身之所。甚至可以說，他不屑於做一個大名的家臣。想法雖不同，但在這一點上主水却與武藏相似。

這裏所謂權宜之計，就是為據有由利公主而使用的手段，他為獲得公主不惜付出一切。

然而，主水性好謀略。經過一再挫敗之後，這一次他要擬定萬全之策。到京町臺邸宅以後不久，忠利便離開熊本赴江戶，本要主水扈從，主水辭退，着手成立武壇。家人有八代帶來的門人村上吉之丞、廚子傳次和老僕婦三人。

他知道，由利公主已有新太郎庇護，武藏以前的五人團正亮着眼睛守護公主。而且也知道自島原之役以來，武藏的崇拜者為數日增。所以，他認為要向公主展開攻勢，必須先培育與之對抗的勢力。一般傳言，武藏在兩三年內將應忠利之請到熊本來，所以他想在武藏未來之前把事情辦好。

有件事情引起了主水的關切。在島原救出公

主逃亡時，武藏斥責說：「主水別糟塌得來不易的功勢！」

然後又故意加上了一句話：「公主的目的地是熊本……」

主水到熊本後，突然想起了這句話，尋思道：

「武藏那斯，難道有意把公主讓給我？」

但立刻搖首否決：「想得太天真啦！縱然武藏如此，只要武藏一出現，公主也就强起來。啊，知道了，武藏那斯，說這些話，主要是想瓦解我當時的氣勢。」

二

因此，主水只覷望由利公主，並不孟浪出手，處心積慮地推動攻擊計劃。

武壇成立後，人們紛紛加入。在島原跟武藏親近的人都不喜歡主水，持警戒態度，而那些和武藏沒關係的人則對主水的風評都很好。主水原來就武藝高强，又能言善道，待人有禮，而且年輕熱情，跟冷峻、高邁、難以親近的武藏正是明顯對比。

「佐佐木小次郎的重臨！」

「雖不如武藏有名，但一般格鬥可能比武藏傑出。」

老一輩有人如此褒獎主水，因而一旦列入他的門牆，跟主水接近後，立刻就成為他的崇拜者。他獨身又有男人氣概，所以也很受女人歡迎。

對主水而言，仕宦及擁有自己的武壇都是有生以來第一遭，他的生活已遠比往日舒適。

傍晚，門人回去後，主水跟村上吉之丞和傳次兩人開始晚酌。菜餚是傳次精製的。喝下一升酒後，一醉則情緒激越，露出了馬脚，最後總是談到由利公主。

不知不覺到了初夏。

主水今天自中午起就急急躁躁。他把門人叫到庭院，進行激烈的練習，以他特長的神速技藝

躍到庭院裏的老松枝上。這時，島崎一帶綠葉醒人眼目，攪動了主水的心。由利公主就居住於那綠葉中。

「喂，傳次，倒酒！」

主水把茶碗擺在面前。此夜，一如往常，晚酌已到酒醺茶飽的時候。

「老爺，沒關係嗎？已喝了兩升了。」

「沒什麼。也許是漫長浪人生活的影響，有時不用茶碗喝，就好像不是眞正喝酒一般。」

主水自己也知道喝酒會亂性，所以自到熊本以後，因胸有大事，很少猛喝狂醉。

接連四五碗後，主水眼睛已逐漸發直。

「喂，傳次、吉之丞，我也很有耐性了。已經過三個月了，可不是嗎？」

傳次跟吉之丞面面相覷，說：「是啊，眞叫我佩服。」

「哼，佩服個屁！……我心都要碎了。」

「這我們也知道。」

「你們認爲我這樣老老實實很安樂吧？但鄉下諸侯這名堂算什麼？隨時都可以不要，呵！已忍耐三個月了。公主，公主，公主！主水來矣！」

主水搖搖擺擺站起來，拿起地板上的刀。

三

「師傅，到哪裏？」

吉之丞挺起了腰。

「別動！你看家，傳次，你引路！」

主水話一出口，就不會再接受他人的意見。

傳次向吉之丞丟個眼色，跟着站了起來。

從京町臺向西下行，渡過本妙寺田邊的井芹川，往島崎行去。不愧是個兵法家，跨出一步後，決不再遲疑。

「傳次，以前說過，我有朝一日也許要逃離熊本，那時，你怎麼辦？」

「老爺的事，我早已有決定，而且我畢竟是

個流浪者，不想死在塌塌米上。」

主水吐了一口熱氣。

「傳次，雖說是逃亡，可不是說着玩的。那是跟公主在一塊兒，現在已想到了目的地，就是天草或球磨。在那裏也可以開孤兒院養育孤兒，不只是公主現在收容的孩子，而且還要收容全日本的孤兒。傳次，你也一起去嗎？」

傳次轉身向旁，悄悄伸出舌頭，口中却說道：「老爺到哪裏，我就跟到哪裏。」

「傳次，我跟你眞是有惡緣。知道薩摩營房之事的，只我一人而已。」

「是，是，知道老爺要我幹此事的也只有我一個人而已……不過，老爺，難道沒有一件事比愛情更強的嗎？做那玩命的非法行爲，也是爲了愛情……呵，老爺，如果更進一步忍耐下去，像老爺這樣的武士一定會逐漸加多俸祿，有望娶得一個大家閨秀，使子孫世世代代過着安樂的生活……」

主水以高亢的聲音斥責：

「閉嘴！要是生對了時代，該是一國的領主，我豈會爲一兩百石的祿米所迷。」

「那末……是說出生的時代不好囉？」

「不，並不壞。此後未必沒有機會可以幹上一國的領主（卽大名），甚或將軍。你看那島原之亂，就是平常百姓不是也能牽制住天下大軍，英勇作戰嗎？怨恨德川的大名少說也有五人、十人，至於被德川擊垮的大名，更有三十人哪。」

「嘿，說的是。」

主水突然瘋狂般笑起來，喊道：「不過，我現在不想做大名，我要收容全日本的孤兒。」

傳次突然止步說：「啊，老爺，已經到了。那森林中，微微露出了燈光。」

四

以現在的時辰而言，已過了十時。白梅庵的生活因以孩子爲中心，所以只要沒有客人來訪，

都是早睡早起。連接正房，呈鑰匙形狀的孩子房間，已經靜寂無聲。

露心和尚、與市和使女都睡了。只有由利公主一人在飯廳點着燈，未關套窗，正在修補孩子們的衣服。過去種種思緒不斷在她腦海中浮現。

「我也不後悔。」

公主想起武藏獨行道中的一句話，自言自語道。接着突然想起了主水，聽說主水已住進京町臺。

「還好，他還沒有來過。對我大概已經絕望了？第一次做官，生活安定，總可以定心了吧？」

公主這麼一想，心境也就輕鬆得多。儘管主水和武藏兩人之間有宿命的因緣，公主知道主水對自己的愛有多激烈。對公主來說，主水的性格實非公主所喜，而且沾染了世間的惡習，心靈已經痲痺，毫無良心，有的只是野心和戾氣……。雖然如此，他却純情而直爽。純情與直爽也許就是他的本質。他喜歡謀略，看起來似是極其複雜怪異的人，但從公主眼中看來，他是極其單純的，他的謀略也是很自私的。

公主雖然自來輕視他，却未加以全面否定，主要是因爲她看出了主水的這種單純，而覺得可憐。

「年紀已不小，却像個少年人一般。」

公主這麼一想，便寬諒他，可憐他，有時甚至以笑顏相對。武藏或許也以同樣的心境看主水。

「如果他能這樣定下心，那就好了。」

公主今晚也好意地祝福主水的宦途。就在這時，庭院裏發出了輕微的脚步聲。

「哦，大概是狗吧？還是猫呢？」公主「噓」了一聲。

「公主，還沒睡呀？」

公主嚇了一跳。

「是哪一位？」

「主水。」

「是主水先生？」

「是的。」主水推開紙門。

「公主，久違了，還好嗎？……」主水說着便要走上來。

這時，公主嚴肅地說：「主水先生，今晚謝絕見客。」

「說什麼？」

「不能見面！」以凜然的口吻。

五

「什麼，不能見面？」

主水收回已跨上的脚步，以燃燒般的目光回望公主。

「這可不是我的私宅，夜半帶着酒氣，不經許可，即闖進來，很沒道理吧！」

由利公主的話比平時强烈得多。她剛才對主水還懷着善意去想他，而他竟然又耍出他那常有的惡習，毫不客氣地潛進來，頓然使她大爲惱火。

「公主！你說什麼？最後還要趕我走？我爲公主，爲孩子拼命作戰……這番話多無情啊！」

主水叫喊着，從心底湧現了狂暴的欲望，剛才想與公主共同爲全日本孤兒工作的美麗心燈自然熄滅了。

公主忍不住恨極了站在面前主水的模樣。

「回去吧，不必再說了。」

「公，公主！」

公主急轉身，背對着主水。

主水的眼睛即時燃燒起來，一隻脚跨在門檻上。

這時，一聲輕咳，白衣的露心站在他跟前。主水恍惚間以爲是武藏，把跨在門檻上的脚收回。但立刻就知道這不是武藏。

「哦，你是誰？」

「我嘛？是這家庭的僕人，名叫露心的和尚

。足下是——」

「噢，露心！聽過呀，是武藏的門人。」

「對，出家前是。那麼，足下是？」

「不知道嗎？是松山主水。」

主水手握刀柄，一副拔刀卽斬的架式。但露心却親切地微笑着。

「果眞是聞名的松山主水先生嗎！一般都說，你已接受殿下的請求，出來做官了，細川家也得到一個足以自豪的藩士。今晚雖是特意來的，但夜已深，主人的心情也不好，請你改在白天來好了。」

毫無敵意，一副平穩的調解口吻。主水憤怒的激情突然消失無蹤，當初本來也就是一時間的興奮。

「老爺，回去吧。」

傳次也從後面拉着袖子，輕聲說。主水迅速冷靜下來，說：

「嗯，走吧……抱歉！」說完就轉身跨着大步走出庭院。主水默默走着。「老爺，究竟還是太急了。」

「閉嘴！」

主水扭腰，「刷」地把路旁樹木一一砍下。

六

主水在生悶氣，當晚回到邸宅以後，又大喝酒，瘋瘋癲癲，使吉之丞和傳次不知怎麼辦才好。第二天，垂頭喪氣，不見門人，把自己關在房間裏。

他本來一直壓抑着想見公主的衝動，愼重地等待時機的來臨，想不到功虧一簣，竟因酒暴露了自己的醜態，眞是遺憾極了。他甚至想道：

「公主生氣了，大概對我不會再有好感了。」

但他沒有絕望。

「怎麼辦呢？」主水一直沉思到傍晚，終於改變主意道：

「好！」

接着下決心道：「實力。還是要在藩內得勢，獲殿下信任，向公主施無言的壓力，並以地位逼使她就範。」

此後的主水，愼酒勤勉，討好門人，出入重臣之家，以盡仁義。

如此一來，一般藩士自不待言，就是以前對他沒有好感的重臣，也重新評估主水的爲人，風評愈來愈佳。

長岡父子也因忠利對三齋侯有了交代，放心地說：「像這樣，眞太好了。」

但是，已看透主水根性的新太郎却一點也不寬心放鬆。

這風評自然也傳到由利公主那裏。公主對主水的根性比新太郎更了解，她並不認爲主水已放棄對自己的愛戀。儘管如此，主水能潔身自好，過着誠摯的生活，公主也覺得高興，這大概是公主對主水仍懷着某種好感的證據。

就這樣，春逝，夏盡，秋天已過，而進入歲暮，忠利從江戶回藩了。忠利侯似乎也很關心主水，佐渡去報告政務時，也談到武藏和主水的事。

關於武藏，忠利問道：「有沒有信捎來？」

佐渡回說：「我沒有接到。不過，山東、野田、和田等寫信去要求自己兒子能列入武藏門牆時，他很高興地答應，並回信說，總有一日會來本地指導。」

忠利只點頭說：「是嗎？」臉上却洋溢着欣悅之情。

關於主水，佐渡也如實報告。忠利滿意地說：

「這很好。這次在江戶曾聽一個兵法家談到主水，說主水技藝屬第一流，但有浪人習性，品行不端，是其缺點。如此看來，浪人的習性也根除了。」

七

「先得藩士歡迎，再得殿下信任。」

聽說忠利回藩，主水磨拳擦掌以待，過幾天，就去請求進謁。

「平安歸藩，主水特來祝賀。」

「嗯。」

忠利凝視着平伏在地的主水。在座的家臣也一齊把視線集中在他身上。侍童求馬助也從君侯背後以銳利的目光注視他。主水的態度已無以前那種旁若無人的驕橫。

「抬頭。」

「是。」

「我不在藩內的時候，你傾心盡力指導年輕人，我很高興。」

「惶恐之至。」

「有沒有發現有前途的年輕人？」

「為期尚短，還未發現特別令人注目的年輕人。一般說來，我相信手法好，慢慢會出現許多相當不錯的劍士。個人認為，應該注意培養多數劍士，不必專意創出一個名人。」

「有理，是好主意。不過，主水，我也想跟你學學。」

「幸甚！幸甚！就殿下而言，已獲柳生但馬守先生眞傳，現在又有氏井孫四郎先生以之出仕的新陰流，敝意以為無須再從學。不過，學其他流派，也許可說是君侯的餘興，主水願將所學秘術傾囊傳授。」

主水極其愼重地回答。

「嗯，我很高興，日子決定後再來晉見。」

幾天後，主水又進謁，在城內武壇，以門人為對手，操演二階堂流的招式給忠利看。

以此為由，主水每日進城，傳授忠利二階堂流。不久，主水陳述說：

「不愧是殿下，基礎紮實，進步神速，現在想傳授此派之秘訣。」

這不見得是主水的奉承話。忠利畢竟是將門之子，在大名中也是屈指可數的名兵法家，祖父幽齋學於塚原卜傳，已獲眞傳，父親忠興據說已得天道流齋藤法玄的秘訣，忠利也有一股酷愛兵法並不下於祖父和父親的熱忱。

主水的這一席話當然使忠利大為高興，乃擇日向主水學秘訣。

這天，主水着新衣，端正嚴肅，率領及門弟子村上吉之丞，氣宇軒昂地進城。認識他的藩士都側目而觀，一副堂堂兵法家的氣概。

八

進謁忠利時，主水望了一下身側的近臣與侍童，說：

「依本派門規，請暫退左右。」

不只二階堂流如此，一般傳授祖傳劍法時都不許別人接近，所以忠利立刻支走近侍與侍童，領主水至後院房間，關緊紙門。

二階堂流的秘訣有一字劍、八字劍、十字劍三法。所有秘傳的劍法，每一流派有每一流派不同的名稱，但以能如實展現心象的抽象名詞居多，如飛龍劍、不動劍等。

二階堂流的秘傳劍法，以心象跟劍結合時，其終極歸於一字、八字、十字，故有一字劍等名稱。這可能與佛教的九字一脈相通。佛教的九字是「臨兵鬪者皆列陣在前」，一面唱頌這九字訣，一面以手指在空中下上劃四線，左右劃五線，任何強敵皆不足懼；修鍊到極點時，據稱可使對手不動，使死者復活。

主水除上述三劍之外，據說還有秘訣中之秘訣，以鐵絲縛敵使之不動的方法。如果說他的劍與九字有關，那可以說他使用了妖術。

截取九字的是眞言宗等密教。密教常使用符咒以顯神力。而禪宗則排斥這類符咒，在空無的境域中尋取悟道之路。所以大多數兵法家都致力於禪劍合一的修行，從而以空劍作為窺伺極意的

體悟。由此觀之，可能只有二階堂流不以禪道，而以眞言教義作爲修鍊的基礎。

主水傳授君侯上述三劍已畢，君侯與主水回到原座時，汗水已濕透重裳，可見雙方是在激越氣勢中進行劍法的傳授。

就在這時候，密室中授完劍法的主水，突然往旁躍去，猛拉開面對庭院的紙門，高喊：「無禮！」便掄起木刀。這時，忠利出聲叫道：「且慢！」

自己也一步一步走過去，一個少年正蹲在紙門外，目不轉睛地仰視主水，原來是侍童寺尾求馬助。忠利也粗聲問道：

「求馬，可惡已極，何事潛至此地？」

氣勢洶洶，大有視同答情形據以處死之氣象。

求馬助雙手伏地，決然說道：

「並無他事。我認爲，雖是傳授劍法，但松山先生是新來者，恐懷有異心，故在此守望。」

君侯深深頷首，領着主水走出密室。

九

既接受秘訣的傳授，自當執師禮。大名雖不能稱家臣爲師傅，但對之則恭敬有禮。主水的俸祿自此以後大幅度增加，藩裏的聲望也越來越高。

奇怪的是，主水也由此恢復了他對由利公主本已喪失的自信。

「呵，以現在這種地位，大概可以娶公主爲妻了。」他想。

「這樣子，以門人的饋贈也足以養育公主的孤兒。」

主水眺望島崎，莞爾微笑。

但，新太郎等五人團却很礙眼，小鬼求馬助在傳授時窺伺，這一定是受新太郎唆使的。和尚露心也觸怒了主水，他的劍藝看來不差，但那種令人生厭的沉着，把自己當孩子一樣趕出去的情

勢，至今想來猶令人難耐。若是以前的主水，暗殺亦在所不惜，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新太郎只不過是大名的奴隸。不管怎麼敵視我，只要殿下叫一聲，他什麼也做不成。哼，現在可要看我的。」

主水已有嘲笑的餘裕。

他未急於向公主展開攻勢，主要是因爲忠利已在二月底赴江戶了。這次回藩，本是爲處理島原之役的善後，特向將軍請求，臨時回來的。因而，縱使武藏決定來肥後，主水也必須把計劃拖到來年春天，殿下定期回藩以後。

「武藏到了肥後，那就麻煩了。不過還有一年，在這期間……」

主水只好等待時機成熟。

這年五月，主水又獲得一個好消息，原來武藏生病了。聽說是吐血倒下，病況不會輕。吐血，豈非是癆病（肺病）？據說，這種病是好不了的。

只要沒有武藏，主水就無所顧忌。主水越來越走運了，他不禁雀躍。

一天，在城裏遇見新太郎等五人團。主水從容地說：

「寺尾兄，聽說宮本先生得了重病，不知確否？若是眞的，那可太遺憾了，尤其就在仕宦的前夕。你們一定非常氣沮。一代大豪傑也勝不了病患，世運眞是無情無常啊！」

這與其說是慰問，勿寧說是致悼詞，說完，主水氣勢昻揚地走了過去。

第六十四章　病　床

一

武藏生重病，是事實。伊織已通報了佐渡和寺尾新太郎。但信上附言說：

——父親本甚健壯，不久當可復原。

主水的期待似已落空。

從島原回到小倉的武藏，一直都在尋思出仕忠利的問題。但表面看來似比以前更安閒悠遊。

他常繪畫，甚至出去放鷹狩獵兩三日不回。神色明朗，跟誰說話都從容不迫，而且常常出聲大笑。

「先生變了。」

「不，已達圓熟之境。」

小倉的藩士交談着。

只有知道武藏的難題、見過武藏曾為心靈問題苦思焦慮、在沉思默想中度日的伊織，在很久很久以後才隱隱約約了解武藏所以如此的原因。

總之，武藏想藉捨棄問題來解決問題。

武藏以前跟忠利來往時，曾想：

「若為他，當不辭赴湯蹈火。」

但當時，幸好由忠利方面敬而遠之，未提出仕之事。

這種心境此後一直在武藏心底蠢動，忠利對武藏的信賴與友情也逐漸深廣，終於形成了這次出仕的要求。

但這次，武藏卻為政治這字眼所拘，對任官顯得躊躇。劍和政治想來是互相矛盾的。若要強迫解決，政治確是相當煩人的問題。

武藏為劍與藝術之合一苦惱過。當時曾誤以為兩者合一，看出此一錯誤後，武藏即逃過此一苦惱，所以現在不覺得藝術與劍有何矛盾，因此才能痛痛快快地繪畫，是為了喜歡才畫。不管人稱讚畫的好，或譏笑畫的差，都無所謂。這麼一

想，武藏覺悟了。

對這次問題，武藏也採用類似的手法。他一面從島原走向小倉，一面凝視着自己的心，老實承認自己已毫無道理地想去親近忠利。以友情為媒介而溶化的染料自然會逐漸滲透到布裏，武藏採取了政治與兵法交溶的方法。

所以武藏所拋棄的既非仕宦問題，也非政治本身，而是講理說服的精神。他使兵法與政治同居於傾向仕宦的心中，等待交溶的日子——像能痛痛快快繪 畫那樣，能痛痛快快談 論政治的日子。

二

如前所述，武藏最先覺得政治危險，是因為對政治湧起了初戀般的熱情。

武藏並非完全不諳政治，而是見識過，認為非關己事，才不願意讓政治踏上自己心靈的舞臺。武藏很了解幕府政治的貧弱，也知道只有靠政治行為，才能國泰民安，接近安居樂業的王道。

所以忠利一提到政治之事，不由自主就把政治放在心靈舞臺上，因而昂奮不已，彷彿自己已是為政者……。

此一昂奮在武藏走到小倉時大體已鎮靜下來。自己並非要直接參與政治，而是要為忠利的施政付出一己之力，當然這不能說是想透過君侯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理想與意見都是屬於忠利的，自己無意領先開展，總之，是對忠利的奉公滅私。

儘管如此，政治顯然已登上武藏的心靈舞臺。舞臺的主要座位是兵法，但政治與兵法有何關係，居何地位，則是問題。武藏並不從理路上來思考這問題，只是使它們同居一心，而置之不問。

先前，山東等五人團要求讓他們自己孩子列入門牆時，曾請求伊織從旁美言助陣，伊織試探道：「父親，以為如何？相隔這麼遠的門人，很

奇怪吧？」

武藏滿不在乎地回道：「不，一點也不，因爲我也可能到熊本去。」

於是當場回信允其入門。伊織很高興，單刀直入地問道：

「父親，看來已決心出仕了？」

武藏微笑說：「伊織，我早已決定出仕。現在只等心靈成熟。什麼時候成熟，可不知道。我想不會太久。」

「聽到這些話眞高興。以私情來說，我希望父親一直住在家裏，容我報大恩於萬一。但以兵法家而言，在父親這種年紀，此後，大藩肥後才是發展抱負的天地。」

伊織心中暗想。武藏明朗地笑着，開玩笑般說：

「伊織，可眞有趣。一旦定居，我希望，我的兵法會長傳下去。不管是寺尾的兒子或山東他們的兒子，都是我朔望的門人哪。」

三

「父親，聽您這麼說，我也放心了。」

伊織眼睛發亮。

「以前父親只把自己的兵法限於一代，這種心情，我很了解。不過，父親所發現、創造的東西只限於父親一代就斷絕了，着實令人遺憾。」

武藏規誡道：

「伊織，我並不是故意阻攔自己所創劍技的流傳，只是不想像世上一般兵法家，指定繼承人，決定名義上的傳承。我不是爲這些目的才學兵法，我的兵法是爲我的決戰。決戰失敗了，武藏的兵法也全歸於無。至於劍技，從我學習的人能體會而傳諸後世，我根本無意加以阻攔。」

伊織垂頭說：「父親，我說錯了。」

武藏搖搖頭。「不，伊織，你沒錯。如剛才所說，我現在也想像一般兵法家把所體得的劍技及其精神傳諸後世。不住一處，浪跡天涯的時代

，我只想橫的發展，若居於一地，就會考慮到縱的人生，也就是所謂的傳承。時與地眞具有奇怪的作用。」

伊織仰着臉，明朗地微笑着。「那末，父親，我定住在小倉，也是有某種因緣的囉？」

「確是如此。像我這種浪跡天涯的人，想到孩子的時候，也會從俗。你畢竟也應有個安居的場所。現在，我也隨着時流安居於肥後了？」

武藏笑說，接着又嚴肅地說道：「伊織，既如此，你與你這家系可承繼爲我兵法的直系宗家。」

但伊織兩手伏蓆推辭。

「父親，我僅承繼宮本家系已有力不從心之感。而且我現在不是兵法家，是爲政者。今後，我只想把兵法當作護身之用，而把全副心力用在家老的職務上。」

「嗯，說得好。」

「父親，我看，新太郎先生的長子求馬助具有作兵法家的稟賦。今後若在父親指導下經過鍛鍊，相信一定可以體會父親所期待的劍技。」

伊織滿含熱情地說。

四

此後，外表看來，歲月順暢地流逝。

武藏指心發誓：「心常不離兵法。」所以大家都知道，悠閒安適本身亦即嚴厲的修行。

「在平尾臺遇見了先生，他手把老鷹而立，但臉色蒼白。我一見不由呆住了。」

有人說。

「這麼說來，先生臉色近來很壞，是不是病了？」

也有人皺眉說。

從島原回來已一年有餘，時在寬永十六年（一六三九年）五月。一天，伊織發現武藏臉色不佳，在京都時也曾有過這種現象。伊織問：

「父親，是不是身體不適？」

「不，沒什麼……」武藏回答。

「臉色看來並不好？」

「大概年紀大了。伊織，不知不覺，我已五十六歲了。」

「這麼說來，時間也過得眞快，連我也是有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伊織雖然這樣回答，却突然覺得焦慮不安，離小倉赴肥後之後，由誰來照顧父親？青年時期沒關係，就是壯年時期，日常瑣事武藏也從不假手他人，一切自理，但今後可不能長此以往。以往，伊織並非沒有考慮到這一些，只因凛於武藏的氣魄，一直深埋心中。

於是，伊織想起了由利公主。

（父親不娶妻子，但總得有人照顧他吧？）

伊織想。

（父親也早已知道由利公主是我的姐姐。讓公主代我……）

伊織爲了報答父恩，希望由利公主能照料武藏。於是，他試探地說：

「不過，父親若在熊本，誰照料呢？我實心有不安。幸好有新太郎先生，而且由利公主因爲父親才得平安無事地安居，我想，她會照料父親的日常瑣事。」

「哈，哈，你說什麼！」

武藏開懷大笑，但當晚，武藏就寢後，突然吐血了。

五

武藏的病是京都患過的胃潰瘍復發。作者這樣斷定，是因爲作者在熊本調查武藏事蹟時，武藏的研究者，曾任武藏會會長的島田氏說，武藏的死因可能是得了今日所謂的胃潰瘍，對島田此一說法，作者深表同意。

如果死因眞的如此，那末，五十歲前後似乎已出現症狀。

寬永十七年（一六四〇），細川家正式聘請

時，武藏的回信稱：

——近年已成病者……

在小倉似乎也因此病相當痛苦。

武藏並不豪飮，也不是美食家，體軀壯偉，是近乎六尺的巨人，有大力，想像中飯量應該很驚人，而且常吃粗食。這到了晚年，豈非成了禍根？

武藏吐血倒下了。立刻請醫生診治，還是吐血不止，伊織大吃一驚，三更半夜向忠眞侯緊急報告。御醫卽刻兼程趕來，醫生勸他絕食，並要絕對安靜。武藏得重病的消息當夜傳遍全藩，藩士們大爲吃驚，終致發展成無法復原的謠傳。

但武藏本人根本不驚訝，也並不以爲就會死。但他遵守醫生的囑咐。武藏不是宿命論者，知道養生如果不善，可治之病也無法治好。

病況已脫離險境，日漸復原。但未脫離險境前，有十天，武藏大都沉睡，連動也未動。醫生說：「能翻身就有救。」說完卽告辭而去。

伊織跟妻子浪娘放下心坐在武藏枕邊。

「父親，眞驚人。十天來連動都未動，耐力眞強……」

武藏微笑回答：

「病也是戰場。起先擁抱着自己跟自己的生命與病痛作戰，之後已渾忘病痛，而是與未來對決。」

立刻換了一副嚴肅的表情說：

「伊織！吾道遙遠，敵人無數。雖說悟得萬里一空，但這仍是一個小天地。我的一生一定結束於戰鬭，而無喘息的間隙。伊織，這樣看來，我反而舒服多了。這次如果完全復原，我要立刻回答肥後，答應仕宦。」

「是的，希望如此，我想殿下望眼欲穿，正等待父親呢。」

「嗯，由利小姐也……」

武藏說了這一句，就噤口閉眼。

六

在武藏嚴格自律的療養下，病症很快痊癒，連醫生也不敢相信。過了五十天，已能起床。但是，臉色因貧血愈發蒼白，贅肉也沒了，要恢復原狀，勢須休養一年。到了五十七歲的元旦，武藏很稀奇地新做了格子紋的外褂與袴。除夕依例洗冷水澡，仔細洗刷身體，並讓浪娘握着未曾梳過的總髮，說：

「浪娘，替我剪短一點好嗎？」

以前，武藏的總髮一直長長地垂掛到腰際。

浪娘反而吃驚，說：「可以啊！是不是頭髮太長，覺得不舒服？」

「請剪到齊肩。」

「這樣行嗎？」

「可以，替我剪！」

「先問問伊織，然後……」

「哈，哈，浪娘，這是我的頭髮呀，何必問伊織。」

「是。」浪娘依言剪到肩膀附近，再仔細修齊。

「呵，這樣整齊多了。」武藏像小孩子，摸摸頭，很感滿意。

元旦，武藏穿上新做的衣服，吃年飯。伊織瞪目驚呼：

「呵，這是……」

但接着微笑道：

「父親，很合適呵。」

武藏也微笑說：「伊織，既要出仕，就得遵從世間一般的風俗哪。」

「哦，眞的要出仕了。」

「已決定了！我想，不久，殿下就要回藩。你先向新太郎傳達我的決心！」

「是。」

第六十五章　清　掃

一

武藏終於決心出仕。新太郎從伊織那裏接到這消息後，立刻報告佐渡，同時把五人團的同志邀到己宅，備酒宴以表歡愉之情。

酒過三巡，山東彌七突然皺緊眉根，說：「我總覺得礙眼。主水那廝飛揚跋扈，似在歡迎師傅的府邸角落留下了不潔之物，令人不舒服。」

「是啊！」

衆人猛點頭，這五人對武藏都絕對敬愛，大有「灑掃」以待之意，對他們來說，主水確是一小堆不潔之物。

野田助右衞門聳肩說道：「那廝却也能周旋，已奠下相當的基礎。這一定是心中意欲與師傅頡頏所致。要是堂堂的兵法之爭，那還好。但他却以酒髒水來代替刀劍，眞是卑鄙。那廝一定想用這種手法傷害師傅。」

「對，我們現在就把他幹掉！」

新太郎也有意如此，但他却勸解說：「且慢！主水是殿下直接延聘的，不能無緣無故加以殺害。總有一天，他會露出狐狸尾巴。誠如野田所說，那傢伙用心培植勢力，是爲了想跟師傅抗爭，奪取由利公主，決非衷心爲殿下做事。這樣看來，他一定會露出本性，所以……。今後，我們要監視不懈，伺機幹掉他。」

聽了最瞭解主水眞相的新太郎這番話，大家都壓制住內心的怒氣，說：「唉，只好如此啦！」

接着談到由利公主，野田先開口說：「公主實在賢慧。疼愛孩子，却不溺愛。把孩子一個個送出去做養子養女，也送到官衙去做事，着實佩服之至。」

新太郎附合道：「不錯，確是如此。公主跟我商量，採取了那種方法。這樣作，決不是認爲孩子是負荷，若爲孩子的將來着想，欲知謀生之道，就不能一直讓他們待在白梅庵，因爲白梅庵是溫室啊。」

公主的確以新太郎現在所說的方針，把孩子一個個放出去。

「寺尾！」性情急躁的山東促膝開口說道：「師傅來了，誰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呢？」

二

新太郎回道：「噢，這倒是問題……。伊織先生在信上也提到此事，師傅自己也許還覺得年輕，不過，是病後，而且五十七歲啦！」

「能不能請公主照料？」和田說。

這也是他們很久以前就在內心想過的問題，甚至還談過。但誰也沒有自信，能使之付諸實施。

「能如此，再好也沒有。」

新太郎表情上顯得熱切希望如此。

山東說：「怎樣，寺尾，請佐渡先生周旋，行嗎？」

於是，和田說：「這樣的話，可以再向主上請求。五月或六月主上就回藩了。」

「這個嘛，最好先跟佐渡先生磋商，請他居間向殿下公開請求。這是萬全之策。」新太郎下結論。

「嗯，這樣很好。」

大家都贊成這方案。

第二天，五人一齊到佐渡私邸拜望。

「爵爺！有事相商。我想，武藏先生來後，必須有人照料他的日常起居。」

新太郎引出話題。

「不錯。」佐渡立刻搭腔：「想到了人選？」

新太郎接口說：「請由利公主如何？因爲孩

子們已漸漸打發出去啦。」

「嗯。」佐渡閉上眼瞼。「雖近在咫尺，我仍然沒見過她。不過從一般風評看來，可知是不凡的人物。」

「確是卓傑的女性。而且傳說是伊織先生的親姊姊哪。」

「不過，新太郎，這還要看雙方的心意呀。」

「是的。」新太郎環視同僚的臉。「師傅和公主彼此都有不平常的好感與敬意，這是一點也不錯的。只是師傅早就毫無娶妻之意，公主似乎也有同樣的心思。」

「嗯，且慢！」佐渡傾首沉思，旋即充滿自信地說：「有好感與敬意，就有基礎，若能順利發展下去，似乎並非不可能。」

說着，佐渡又開始沉思。過一會兒開口說：

「可以請主上周旋周旋。」

三

另一方面，松山主水對武藏的病勢居然能够恢復，深感遺憾，想道：「哼，眞是個走運的人。」

但他在藩內的聲望逐日高漲，這更加强了他的自信：「哼，武藏算什麼！」

主水雖隱忍自重，未再親訪由利公主。但有時却贈送禮物給孩子，附帶着爽朗的口信。也曾寫便條隨禮物送去。

——反觀過去種種作爲，今日思之，對一己之醜行實有無地自容之感。幸得公主高邁精神感化，心神已日趨清純，決傾心奉公，爲主公效命。

此時，公主亦致書云：

——據聞近日風評甚佳，衷心感慰，祈奮發有爲。

讀這樣的來信，主水自然歡天喜地。於今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時候，如何向公主求婚。

然而，到了正月，主水聽說武藏終於決定出仕，待忠利侯歸藩，卽將正式公布。

「如果這是眞的，那就不能掉以輕心哪！」果如預期，主水頓時着慌。

「哼，武藏縱使到了肥後，我的地位還是穩如泰山。」

他對自己的地位雖然充滿自負，但對由利公主卻毫無自信。

「怎麼辦？」

主水終於想出一個妙法。「對啦，向殿下說出一切，要求跟公主結婚。」

主水下定一大決心。

只要殿下出來說話，公主大槪不致拒絕。卽使殿下垂問武藏，武藏也不敢唱反調。私心充滿愛慕之意的並不是武藏，而是公主。武藏是個否定愛情的嚴格獨身主義者，理當不會接受公主的愛。公主不論多麼傾心，終究無法嫁給武藏。

「這是關鍵所在，應毅然爲之。」

主水越想越有勇氣，越有自信。

可是，對公主始終不敢表白，仍舊以謹愼的態度贈送禮物。

春天已過，到了六月，忠利平安歸藩。

熊本城爲迎接主公，頓時熱鬧起來。

四

忠利回藩後住在城裏，後來在花畑建築邸館供起居之用。除公開的儀式以外，政務大多在這邸館處理。

繁忙的政務大抵處理就緒，比較悠閒的時候，佐渡到花畑館供職，談起武藏之事。

「武藏去年得了重病，現在已完全恢復。年初，曾以書面向身居江戶的殿下報告過。如報告所言，武藏已經經由伊織答應應聘。」

忠利喜氣洋洋地說：「哦，很好，很好，眞是夢寐以求！」

接着囑咐道：「立刻協商俸祿額與格式等，

公開聘請。」

「是，在這數日內卽召集重臣，請主公臨席決定。」

「嗯，這也是我最大的願望，不僅對將軍家，對其他各藩也覺得很有面子，希望俸祿額和格式都能儘量優厚。現在，不必再顧慮老君侯啦！」

「遵命！」

佐渡一一答應遵辦後，說：「不過主上，我想必須先確定武藏的府邸。如主上所知，武藏是獨身，總要有女人打理身邊瑣事，經過種種考慮之後，突然想到了一個女人。」

「說得不錯……那女人是誰？」

忠利的表情也由嚴肅變得和緩。

「由利公主如何？」

忠利拍了一下大腿：「嗯，這很好。何必僅僅照顧日常起居？不如就讓他娶由利公主爲妻，你意下如何？」

佐渡馬上迎合道：「其實我也這麼想。但武藏是堅決的獨身主義者，公主也是一位相當了不起的女人，勉强得了嗎？」

「呵，不，佐渡，武藏和由利自江戶以來就很親近，聽說由利還是伊織的親姊，他們的因緣關係極深，我親自去說說看。」

忠利滿懷自信地說。

「是。主上直接去說，武藏和公主一定會答應。今後，武藏已不是浪人，既是有相當身份地位的武士，就不能像以前那樣堅持獨身囉。」

「好，好，這由我來處理。我老早就看出武藏和由利公主彼此都有好感，何況武藏又不是木石，我一定要他答應。武藏那廝，聽我這麼說，臉上不知會有什麼表情！哈，哈，哈。」

忠利着實樂極。

五

一天，主水請求進謁忠利侯，並要求道：「有秘事相求，祈望暫退左右……」

從身分上來說，主水是下級武士，不能請求遣開左右，因此，忠利臉上閃過一付不悅之色。

「進來！」

忠利吩咐傳達的人，並支開近侍與侍童。

「身分不當，有此不情之請，未受斥責，猶蒙召見，主水深感無上光榮。」

主水平伏在地，言辭誠拙，不類平素。

「好，好，抬起頭來。」

「是。」

「你說有秘事，是什麼事？放胆說來。直接了當說說看。」

主水抬起臉。

「主水流浪三十年，終得定居，首次懂得奉公之樂，並得平順渡日，此皆主上恩情，銘感五內。」

以主水而言，這是最高的感謝辭。忠利也深感意外，很感興趣地想知道他究竟要說什麼。

「嗯，我也很高興你能出仕。」

主水表情越來越嚴肅。

「主水迄今未娶，仍然獨身度日，若爲浪人之身，不得不如此。今日，身份已定，却頗有不便……」

忠利終於瞭解，莞爾微笑。

「哦，是這件事？這確是不便。我沒有異議。」

「其實，就是爲了這件事，想請求主上……」

「什麼，求我？藩裏有你喜歡的姑娘嗎？好，好，我幫你。是誰家的女兒？」

「這，這是……」

「放胆說說看。」

「主上。有個我捨命也想得到的女人。」

「哦，捨命？」

「主上。這女人就是住在島崎白梅庵的由利公主。」

「什麼，是由利？」

忠利的臉立刻陰霾浮起。主水俯身叩頭，哀

求道：「主上，無論如何，請主上關照，讓公主做我的妻子。若娶得公主，將不辭赴湯蹈火盡心公事，以報宏恩。」

忠利默默注視主水。

六

「主上，這是主水一生的願望。」

忠利也依稀聽說主水愛上由利公主，却沒想到竟是這麼認眞。雖是名君，被乘虛而入，一時之間也不禁窮於回答。

「你的願望，我很了解。但由利既不是我的臣屬，也不是我的領民，無法强迫她。主水，只有此事礙難照准。」

「雖然如此，只要主上替主水向公主美言兩句，我想公主就不會拒絕。主上！請幫忙！」

主水執拗地不肯罷休。

忠利又凝目注視主水，心想，做爲一個君主不該含混其詞，於是乾脆說道：「主水，你已經遲了一步。」

「什，什麼？」

「有人委請爲由利說親，我已答應了。」

一直兩手伏地的主水，嚴肅地抬起頭。臉色蒼白扭曲。語氣仍然激烈。

「主上。那末，說親的對象是誰？」

「武藏。」

「欸，武藏！」

「不過，不是他本人委請的。我想他們一定會成爲一對好夫婦，所以我想去說說看。雙方會不會答應，可不知道。」

忠利說出眞話後，溫和地附加了一句：「主水。你能盡心從公，我很高興。重臣們也都齊口稱讚。女人又不僅僅只有由利一個，若是藩裏的姑娘，不管哪一個，我直接替你作媒。你寬心想想看。」

說完，忠利便從座上站起來。

「是，謝謝……」

主水猛然垂頭俯伏，旋即抬起頭來，臉上痛恨之色依然未消。

「哼！武藏這傢伙！」

他低聲咒罵，目送忠利走進屏風。不久，以粗重的脚步退下。

他直接回到邸宅，把村上吉之丞和傳次喚到居室。

「有，有什麼事？」

兩人看到主水臉色險惡，嚇得直往後退。主水以瘋狂的聲音說道：「吉之丞、傳次，最後的日子到了！快，快去做萬一的準備！」

七

「遵命。」

「是。」

兩人看到主水不平常的樣子，都不再說第二句話。離開了主水的居室。進入別室時，傳次張大了眼睛，說：「村上兄，又發病了。這次可不是小病，我們非有所決定不可。」

吉之丞也鐵青着臉。

「是啊，殿下一定拒絕了那件事。」

「那是說要搶公主溜走了。村上先生，怎麼辦？如以前囑咐那樣，做逃亡的準備嗎？」

「嗯。」

「眞是個莫名其妙的老爺！如果好好做下去，五十四萬石的兵法指南，一定可以娶個名門閨秀做老婆。……村上先生，你的仕宦已經完全決定了嗎？」

「是的，祿米三十人份的小官……」

「搶走公主，捕役必然追來，就是逃得掉，也要終身躲躲藏藏。」

「傳次，你作何打算？」

吉之丞促膝問道。

「這個嘛……看老爺的氣色，想必會把公主殺掉，這樣，我們就是幫兇了。村上先生，恕我不陪老爺啦。」

吉之丞的臉色越來越發白。

「傳次，我也一樣。」

「嘿，這才是聰明之舉。村上先生跟我不同，還很年輕。」

內院傳來了主水的聲音。

「傳次，拿酒來！」

「是。馬上就去。」傳次回答，接着對村上說：「村上先生，趁老爺喝酒，快把隨身物品整理好，要開溜，就要早！」

說完，傳次匆匆忙忙走出去。

主水完全信任這兩個人，他鬱鬱地坐在傳次送來酒菜前，說道：「傳次，行李只拿重要的就行了。目的地是河內，從河內雇漁船到天草。」

「什麼時候動身？」

「今晚。跟我一起去，你和吉之丞準備轎子到島崎。」

「遵命。」

「那就去整理行裝。我要一個人獨自想想。拒絕訪客，門人也不見。」

「是，告退。」

傳次假裝領命，退出後，主水自斟自飲，但今天不能醉。不久，主水的眼睛突然烱烱發光。

「這，這有何可悲？這難道不是新生活的第一步嗎？」

他低聲說，然後從櫥櫃裏層取出沉甸甸的錢袋，莞然微笑：

「哼，只要有這個……」

八

主水仍然繼續享受他的夢境。在天草的小離島上，耕種田地，與由利公主過着新生活……。日將暮，主水在逐漸暗淡的昏黃中突然淸醒過來。

「傳次……」大聲呼喚，却沒有回聲。「吉之丞……」也沒有回聲。主水又叫了兩三次，然

後走出居室，望望他們的房間，沒有人影。「混賬！到哪裏去了？」

主水又回到居室，拿起酒杯。天已全黑，這時，他才發覺他們倆已逃走。

「哼！」

主水頓足懊惱不已。在居室點灯冗坐，突然醉意上揚。

主水一旦大醉，便立即忘我，而趨於狂暴。

「傳次這傢伙，竟然也唆使吉之丞開溜。混賬！放火燒薩摩營房的是誰！你是放火的元兇。什麼，是我支使的？哼，渾球！這也跟公主有關呀！」

主水心中有如暴風雨一般騷亂，又因大醉的緣故，獨個兒像瘋子一般不停地怒吼着。

這時，有一個人藏身在院子的樹叢中，聽主水粗暴的聲音，嚇了一跳，輕輕退下。

從裏門逃出後，一逕兒跑進藤崎宮附近的寺尾府邸。是寺尾家的僕人市助，他立刻跑到新太郎跟前。「怎麼啦？市助。」

「老，老爺！聽見了一件怪事。松山先生大醉特醉，怒罵着傳次，說放火燒薩摩營房的不是你嗎？什麼，是我支使的。渾球！這也跟公主有關等等……」

市助並沒有發覺主水是獨個兒在怒吼。

「什麼，放火燒島津營房的是——」新太郎變了臉色。

前年二月二十一日，島原之役薩摩島津軍的營房發生怪火，城兵似乎以此爲信號開始出擊。

新太郎認爲這是主水幹的，武藏却要他別多說。所以新太郎對此事並不驚異，若主水咬定此事與公主有關，那可事態嚴重。

其實，今天新太郎是按照忠利的囑咐，派僕人潛進主水邸宅探視主水的情形，想不到僕人竟聽到這些話。

「市助，今天的事不許向外宣揚！」

新太郎以强烈的口吻交待，接着便沉思起

來。

九

主意似已打定，新太郎匆忙換裝，去訪城裏的長岡佐渡。

「爵爺，今天主水要求主上爲他向由利公主提親。主上拒絕了，當時主水的氣色非常難看，主上便交待我去刺探主水的情形，於是我派僕人市助……」新太郎說。

「呵，這件事，我已聽主上說過，正有點兒放心不下。主水的情形如何？」佐渡也很掛心的樣子。

「據說，主求仍舊豪飲，並且痛斥厨子傳次，無意間說出意想不到的事。」

「什麼，意想不到的事？」

「是的，爵爺！」新太郎降低了聲音：「前年島原之役，薩摩營房曾經失火。當時說是怪火，終以炊事人員不愼失火了事。其實，剛才主水自已放言說，這是主水支使傳次縱放的。」

佐渡也嚇了一跳。

「什麼，是主水！」

「而且，他說，由利公主也與此有關……」

「公主與此有關？」

「公主暫且不言，當天晚上，城兵以薩摩營房的火爲信號而出擊。而且，乘這混亂，以前長崎所養護的孤兒也因主水的引導離開城堡。」

「眞的！」

佐渡面容沉痛。新太郎繼續說：「不過，爵爺，我想這是主水爲逢迎公主而設下重重計謀。那晚城兵的目的是靠主水內應縱火，來奪取幕軍的糧秣。也許，主水要求城兵用這內應來換取孤兒。而且，在這之前，主水曾向伊豆守殿下預報城兵將出擊。主水的策略眞驚人……」

「嗯，說得有理。那末，公主呢？」

「爵爺！公主怎會知道這些？無論多愛孤兒，一聽到縱火，她一定不會答應。」新太郎加强

語氣說。

「嗯，一定如此。」佐渡深深頷首，表示同意，但立即亮着眼睛促膝說道：「不過，新太郎，事情不能這樣就算。如果謠言一旦傳出去，便是本藩的重要大事。我藩既有人通敵，而且放火燒薩摩營房，事態是非常嚴重的呀。」

「是，的確如此。」

新太郎臉色變得更厲害。

十

佐渡加强語氣說：「新太郎，既如此，速殺主水。此事由我向殿下報告。傳次、吉之丞也要在今晚斬殺！」

「是。」

新太郎眼露殺氣。

「但，對手本領高强，山東、和田、宮脇、野田一道去！」

「遵命！」

「那，快去！這是主上的旨意，不能失誤！」

「是，告辭了。」

新太郎一奔回即差人速召五人團。

新太郎簡要說了詳情，又附言道：「殿下恐怕主水的罪行傳入島津家。而我又多了一重顧忌，怕主水會以此脅迫公主。」

「哼，有此可能。」

衆人皆頷首稱是，迅速換裝，也下定了決心。

「好了！」

山東提着大刀站了起來。

「嘿，久待的日子終於來了。我們藉此清掃庭院以迎接師傅。」

山東又加上這一段話，衆人齊聲發笑：

「確是如此，哈，哈，哈！」

他們五個都知道對方並非易與之輩。單以技藝而論，五人合起來似乎也非主水之敵。不過，

實戰是另一回事。平時內心的修養和正義感也具有極大作用，再加上必勝的信念，其勢已增加一倍，五人根本不考慮所謂損兵折將之事。

新太郎站起來，突然露出了不安的表情，喚阿松前來交代說：「阿松，你快到白梅庵，把詳情告訴公主，也告訴露心千萬別大意。」

「知道了。我也很掛念公主。主水今晚會去襲擊公主？」

「嗯，有此可能。偏勞啦！」

新太郎說完，就跳到外頭：

「各位，快走！」

已將近十一時了。五人加快了腳步。誠如阿松所說，主水豪飲後，今晚說不定會襲擊公主。這種不安使五人的心蒙上了一層陰影。

「他不是一個會逃走的人，從正門進去。」

五人這麼一決定，就站在主水邸宅的大門外。

裏面沒有燈火，靜悄悄的。

第六十六章　潔　淨

一

夜已深，睡沉了，也不足爲奇，但五人的心中總有一種不安之感。

新太郎接着說：「對不起，有事相煩。」

其他四人也交替呼喚。

沒有任何回聲。試着敲敲門，門應手而開。

「奇怪！進去看看。」

新太郎領先跳進去。

「松山主水！」

「主水在嗎？」

大家口裏叫着，踏步走進，仍靜悄悄的。新太郎赫然而驚，喊道：「糟了，主水那厮，潛赴島崎了。」

新太郎接着飛奔出去，四人也都跟隨其後。

「公主危險！」

衆人朝島崎奔去。

就在這時候，主水站在白梅庵大門，大叫道：「對不起，是主水，因有急事來訪。公主，請開門。」

露心和尚從裏頭應道：「噢，松山先生，是你！公主已休息了。」

「什麼，已休息？叫她起來，有急事。」

「明天再談好嗎？」

「明天等不及了，是急事。」

露心退入內院，旋即出來打開門。

主水直往裏走。臉色蒼白，滿眼血絲，酒氣薰人。

露心倒退一步，阻止主水往前走。

「呀，酒醉了。」

「多嘴，讓開！」

主水躍起，拔刀卽斬。

「哦！」

露心急忙躍開，拔出刀來，喊道：

「公主，主水瘋了！」

主水毫不返顧，直往內院奔去。前面十尺處就是公主的寢室。公主趕忙披衣，在廂房點燈端坐。

主水提着大刀，氣沖沖地踏入廂房，一看到公主，便凝目站立。

「公主！」

主水露出了悲痛的呻吟聲。

「來做什麼？」

公主嚴肅地望着。

「公主，請，請嫁給我……」

二

但怪的是公主並不恨主水。

公主在主水狂亂的情態中看見了他激越的愛之火焰，感覺到其內在靈魂之美。只要是人，不管是誰，有了愛之火焰，極惡的人也會含蘊有靈魂的純粹性。

當然，能如此窮究人心的必是自己有大智慧，而且是清純的人。在能够如此觀看事物的人面前，眞正的惡人已不存在，但未必卽能接受對方的愛情。公主所能接受的愛，只有一個，那就是武藏的愛。

主水如果現在能够以自己的靈魂感知公主的這種智慧與淸純，一定會翻然而悟，超越愛欲，而在另一崇高的境界找到光明。人生的意義並非僅是愛欲的滿足，勿寧說超越愛欲之處有「道」。臻此「道」的最幸福手段乃是得到愛欲的合作與犧牲，不過，有時不捨棄愛欲便不能臻於道。

武藏是屬於後者。主水若有求此道的觸機，失去公主也許反會成爲求道的靈臺，使他的人生輝耀燦爛，而完成他的兵法……。

但是，主水的靈眼已盲，他放射出高燃着情欲與邪念之目光逼迫公主。

「公主，快回答！否則要你命。」

「……」

公主肅然凝視主水。

「快回答！」

主水又踏進一步。這時，露心從背後大喝道：「無禮！」旋卽跨進公主和主水之前。

「這傢伙！」主水仍然不在意地從正面砍下，這次露心拔刀猛擋，主水反被震了出去。

露心的兵法以力取勝，非以技巧爲主。反之，主水是技巧的劍法。主水受露心大力的阻擋，連連後退，退到了走廊邊。主水一面後退，一面怒吼。

「你這和尙，要抵擋嗎？」

露心也以怒吼應之：

「到外面去，到外面去！」

然後對不知所措的與市說：「打開套窗。」

與市飛跑到主水背後，打開一扇套窗。

「好，和尙，走！」

主水輕飄飄地跳到庭院，露心也跟着跳出。

公主默默地望着這情景。眼中慢慢浮現了哀愁之色。

三

喪心病狂的主水和雖出家却守護着公主的露心，已經勢在必鬪，無法加以阻止了。公主已知勢如箭在弦上，她視之爲與己相關的宿命。

「來吧，和尙。」

主水劍取上段。

「來啦！」

露心則取中段。

兩人相對趨進，彼此皆無間隙，但間隙是靠瓦解對方架式創造出來的。須以氣魄，呼吸，運氣和虛實來瓦解對方的架式，使之混亂。

因而，起先的一分鐘，兩人彼此瞪視，以量度呼吸。其實，主水的本領要高強得多了。主水臉上浮現凄厲的微笑，他很快就看出露心的實力。

另一方面，露心的臉已爲拼死的決意所扭曲，露心似乎已經知道除了捨身砍下一刀之外，別無制敵之道。

「呀！」

武藏流特有的吶喊聲從露心的腹部拼發出來。如奔流般前進的露心，捨命似地砍向主水的軀體。

「混賬！」

主水吆喝，往後躍，掄起大刀向進勢已滿的露心頭上揮下。

露心却也不凡，驚險地回刀在頭上架住。下一刹那，主水看似猛抽回刀，却在目不暇給之間把大刀伸向露心的喉嚨：

「嗚，嗚，嗚。」

露心搖搖幌幌，血從露心喉頭附近噴出。但露心沒有倒下，張着大眼瞪視主水。

「嘻，嘻，嘻。」主水如魔鬼般笑着，不反顧露心一眼，跳上了走廊，再向公主趨進。接着，露心往前倒下。與市奔過去，抱起露心。「露心師父，振作一下。」

「公主……」露心微微叫了一聲，便垂下頭。

「噢，公主！」

與市放下露心，愕然佇立，然後向外拼命喊叫：「殺人囉！快來人呀。寺尾先生！新太郎先生！松小姐！」

遠處似有人回答。

「快來呀！公主危險呀！」

與市不斷地拼命呼叫。

四

在原先的廂房——。

「公主！快回答！」

提着血刀的主水，滿臉盡是殺氣與欲情，站在公主跟前高喊着。公主凝視着這模樣的主水，眼中已無憂愁的陰霾，却也無憎恨之色。

「主水，把我殺掉算了。」

公主平靜地開口說。主水眼中驀然燃起憎惡的火燄。

「還，還是拒絕。我自島原以來的眞心難道也遭到蹂躪？」主水恨恨地說，但沒用縱火燒薩摩營房之事來脅迫公主。

「主水，我知道你傾心向我的心意。但我不會嫁給你，我把生命代替愛送給你吧！把我殺掉算了，我的生命是你的了。」

「欸！」主水遲疑了一下。「那末，愛是誰的？是武藏嗎？」

「如果武藏先生像你這樣追求，也許會把愛獻給他，但武藏先生不會追求，所以不是任何人的。」

「武，武藏那廝！」主水重握着刀。臉上散佈着殺氣。

這時，小小的人影奔向公主。

「阿姨！」

四五個孤兒依偎着公主。

「走開！」

主水高叫着，掄起了刀。這時，啊……地一聲，回首後望，提刀的手腕上刺着袖劍。

「哦，是阿松？」

「主水，來一決勝負吧！」阿松站在廊上瞪視着。

「哼……」主水拔掉腕上袖劍，猛然躍向阿松。阿松已早一步跳進庭院裏。

「混賬！」主水也隨後跳進庭院。咻！阿松回頭一刀砍向主水脛部。

咔嗒！主水巧妙地擋住了。但阿松的快刀已伸至主水脛部。

傷勢不重。主水腳觸地躍身而起，迫向阿松。阿松躲過，反身斜砍，刀鋒劃及主水額頭，血立時飛出。

「哼，這傢伙。」主水爲這意外的錯失激怒，不禁全身顫動，提着刀瞪視阿松。

五

阿松退縮。跟這類技藝高超的人用眞刀比劃，這還是第一次。主水本人的技法也跟江戶時代相當不同。

主水如老鷹捉鷄般，一步一步迫向阿松。他輕提着刀，鮮血從腕上滴落，也從額上，脛上滴落。主水彷彿毫不在意。

阿松傾力與主水的威壓抗衡。

「這狗武士，這醜男豈是揮動正義之劍的人！正必勝於邪！」

阿松心中高喊。主水嘴角輕輕抽動。

「來喲！」

阿松如是覺得，便踢地向前。這時，由利公主又出現廊上。

「主水。」公主出聲說道：「爲什麼不砍了我？是你的了，但……」

「哦。」

主水遲疑了一下。阿松乘這刹時的間隙，以捨身一刀襲擊主水。刀鋒又橫砍了主水的臉頰。

「混賬！」

主水兩手掄起大刀劈頭砍下，阿松雖然擋住，却爲其勢所壓，猛然往後急退，「吧」的一聲倒在地上。

主水一躍而至，阿松雖倒下，仍把主水的刀撥向一邊，一滾而躍向樹叢中。與市握住其手，邊向外奔跑，邊拚命喊叫。

「快，誰快來呀！」

「來啦！」

從近處立刻傳來回音。新太郎等五人團飛奔進來，差點跟與市和阿松碰個正着。

「公主呢？」

「快，快到庭院去……」

五人奔向庭院。主水站在公主面前，正掄起刀。

「主水！住手。先跟我們一決勝負吧。」新

太郎從背後喊叫。

主水回頭。臉上染滿鮮血，只有眼睛閃閃發光。

六

「嘿，是新太郎！」

主水眼中又湧起新的憎恨，回首把刀架在正眼上，說：「來得好，老早想殺你了。」

新太郎也同樣取正眼。「主水，乖乖受縛，這是主上的意旨。」

「什麼？」

「奉命殺你！」

新太郎大聲叱喝，乘勢邁大步向前。

喀……二隻刀鋒如銀蛇般糾纏在一起。剎那間，山東飛撲過來，主水後退躲閃。野田的快刀又迎面而來，主水將之撥開。宮脇和和田雙刀劈頭砍下，主水如飛鳥般閃過，一刀砍向阻擋在前的新太郎。新太郎以刀柄擋住。這時，主水望了公主一眼。公主由阿松和與市扶着雙手，一面回頭張望，一面走進屋裏……。

「呀，公主！」

主水發出悲痛的叫聲，想追蹤公主而去，彷佛忘了眼前的敵人……。

「嘿！」

新太郎的刀鋒乘隙，如閃電般擊碎主水的肩頭。

主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痛楚，連連呼叫：「公主！公主！」

「奉命殺之！」其後的四人同時高叫，四把白刃如矢般砍進主水身體。全身是血……。但主水沒有倒下。

「公，公主！」主水又叫了一聲。

聲音太淒厲了，五人撤刀後躍，注視着主水，主水還佇立未倒。

公主又出現廊上，她不忍目睹，背轉了臉，却喊道：「主水，我的命送給你！」

主水不知道有沒有聽到這聲音，緊握的大刀掉落地上，緊接着人如山崩一般，跌落在地上。

新太郎奔馳而至，加上最後一擊。但主水早已斷氣了。在這同時，山東抱起露心的屍體，喚道：「露心，是我，呀，遲了。」

新太郎叫喚阿松和與市。

「阿松！公主沒受傷吧！」

「是，幸而……」

「與市，歹人只主水一人嗎？」

「是的……」

「眞的？我們要去找傳次和吉之丞。主水的屍體由奉行所帶走。請代向公主問候。其餘的麻煩你們啦。」

留言後，卽奔馳而去……。

七

離開鬼氣陰森迫人的地獄圖——主水溺死的掙扎，重回廂房，由利公主臉色發青，像要崩潰般坐着。與市抱攏孩子，滿臉悲痛。剎那間的寂靜……。

「公主，請放心。主水已倒下去。」阿松用力說。

「松小姐……」

公主突然噤口不言，雙手合掌。於是，阿松也低聲說：「眞是……」

說着自己也雙手合掌。

阿松眼中清晰浮現了爲情癲狂者可憐復可憫的景象。

如果主水未因公主而失魂落魄，自己也可能跟露心一樣被殺。新太郎等五人團一定殺不了主水。

「呀，公主！」與市叫喊。俯首沉思的阿松吃驚地仰起頭。

與市拉着公主的手。公主手上握着閃閃發光的懷劍。

「公主！做什麼！」

阿松躍過來奪取懷劍。公主却意外地以沉着的聲音說：「松小姐，別想歪了……我只是斷髮而已。」

「欸！斷髮？」

「我答應把生命送給主水。主水雖心怯未奪去我這條命，但對我來說，已跟沒命一樣。所以才斷髮。」

阿松嚇了一跳。

「那末，公主，你是接受了主水的愛囉？」

「不，無論如何，我不能愛主水。但也無法掙脫主水堅決的眞誠，所以甘願用生命來代替愛。」

阿松睜大感動的眼睛，注視着公主。

「公主無法掙脫主水思念的心境，我懂得了。而且也了解公主重視愛勝於生命的眞意……」

接着，又說：「啊，不過，公主，可不能斷髮呀。武藏先生馬上就來了。」

公主却冷冷回答：「他來又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可不同。」

阿松猛搖頭。

「這次一定可以結合，武藏先生和公主……」

「喂，你說什麼？」

「武藏先生既然出仕，就跟以前不同了。」

八

由利公主默默凝視着阿松的臉，眼中却閃過一絲暖意。

阿松仍然繼續說下去：「佐渡爵爺自不用說，就是主上，據說也滿心熱忱，要親自爲武藏先生說親。……」

阿松故意不提公主的名字。公主臉靨浮現出欣喜之情，而且逐漸泛紅。阿松興奮地說：「據伊織先生的來函說，武藏先生自已也……」

公主打岔道：「松小姐，別再說啦，我也不

想再麻煩大家。我們還是快處理露心師父的屍體。」

說着便站了起來。阿松也注意到了。

「對，必須先通知露心師父的家人。與市先生，你到坪井的小河家去通知一聲，好嗎？回來時也請順便到我家通知一聲。」

「是，我跑一趟。」

與市有如復活一般，從座蓆上站起來。

不久，小河家和新太郎家都有家人和僕役奔馳而來，將露心遺體運回家裏。

但，主水的善後可沒這麼簡單。出去尋找傳次的新太郎至深夜回去後，才向長岡佐渡報告：驗屍衙役到白梅庵，已天色大明。

主水的致命傷是右肩到背上的刀傷。除新太郎的這一刀之外，還有十處傷痕，眞是慘不忍睹。其中，手腕、脛部、額頭的傷是阿松砍的。

「不愧是肥後第一女劍士，勇敢善戰。」驗屍衙役也爲阿松的勇猛咋舌不已。

驗完屍，衙役宣稱：「松山主水，豪飲之後，心智喪失，侵入白梅庵，殺害和尙露心，是故，寺尾新太郎斬殺之。罪在主水，新太郎無過。屍體棄之。」

於是，屍體令役夫抬離現場。似乎是依佐渡預先交代的方式處置。

公主和阿松皆合掌目送主水屍體離去。

另一方面，傳次本可逃逸而去，途中却想起主水所存的巨款，折回竊取，致爲新太郎等人發現，當場被殺。

門人村上吉之丞行蹤不明，據說後來在江戶成了相當有名的劍士，並開設武壇。

又，主水遺體被棄置於亂葬崗。據傳，後由親屬偷偷運回八代。

九

黎明後，佐渡立刻將昨晚之事報告忠利。忠利皺眉感嘆道：「哦，辛苦了。由利平安無事，

眞是萬幸。阿松、新太郎，能不負傷而斬殺主水，可佩！」

「如何向八代老君侯報告？」佐渡問。

「聘用主水，是島原之役的恩賞；斬殺主水，則是犯罪之處罰，兩者皆順理成章，我毫無可悔之處。若老君侯垂詢，自當一一細述，無須預先報知。」忠利回答，接着又加上一句：「爲使藩中之人了解，你可將此事曉諭衆人。」

佐渡召集重臣及有職藩士，傳達主上意旨道：「主水喪心病狂，有不利主上之擧，並闖入白梅庵殺害露心，故依主上意旨，召新太郎斬殺之。」

對此，無人懷疑。所謂喪心病狂、對主君不遜、闖入白梅庵，主水似乎確都犯了。此外，主水的聲望也浮而不實，甚至門人也沒有一個爲主水人格折服的。

這事件同時也給全藩年輕武士帶來了貫徹始終的效果，因爲這正表現了「無論技藝多麼高明，若違反君命，有損士道，皆殺無赦」的意旨。

「所謂兵法決不止於技，還要『心』！若能盡忠，技遜者亦能斬殺技高者。」

無論老少武士都這樣想。武藏的形相現在更像破雲而出的滿月，逐漸在全藩藩士心裏昇起。

「聽說，主上將正式聘請武藏先生了。」

「眞好！讓先生的兵法成爲本藩獨有的兵法。」

「必須全藩一致迎接武藏先生。」藩士中有人這樣說，這樣想。藩內這些聲音自然會傳入新太郞的耳朶。

事件完全處理完畢後的一個晚上，他們羣集新太郞家擧杯祝賀。

「光風霽月，迎接師傅的天地，已一塵不染，其後只有暖席以待啦！」

新太郞說。衆人皆欣喜地以目相望。

第六十七章　醺　風

一

梅雨過後的六月底，某日，一位年約四十，表情穩重的武士，衣着華麗，站在小倉城內宮本伊織府邸的大門外，請求傳報道：「請問，有人在嗎？有事相煩。」

「誰呀？」

擔任傳達的僕役走出來，匐伏席上。

「肥後細川家家臣岩間六兵衞，求見宮本先生。祈請傳達。」

「是，請稍候。」

僕役進去告訴伊織。因爲是淸晨，伊織尙未上殿。

「什麼，原來是岩間六兵衞兄。」

伊織立刻想起來了。岩間六兵衞的俸祿八百石；身任書院組頭（卽警衞隊隊長），頗獲忠利寵信的沉穩人物。伊織在島原之役曾見過好幾次。

「是那件事吧？」伊織想。並親自去告訴另一房間的武藏。

「父親，熊本的岩間六兵衞兄，在門外求見父親。」

靜坐瞑思的武藏，靜靜地張開眼，傾首想道：「岩間六兵衞？」

「就是那位身任書院組頭的先生，我在島原之役時曾見過。我想大概是忠利侯派來的密使。」

「哦，想起來了，我也認得。請他進來吧。」武藏表情顯得有點兒緊張。

岩間六兵衞被引到外廂房，伊織先述久違之意，六兵衞則說昨晚已至小倉，住旅舍一宵，今晨來訪，旋卽說明來意：「其實，我是奉主上之意前來。」

這時武藏進來了，雙方致意後，六兵衞肅坐

說道：「六兵衞來見，非爲私事。先前，伊織兄給佐渡先生信上說，先生願出仕主公忠利。主公囘藩後，獲悉此訊，欣悅愈恒。」六兵衞以老練的口吻溫和地說。

「啊，原來如此。」武藏和伊織都臉露笑容。

「因而，全藩商量後，決請先生早日蒞臨，但此事須先瞭解先生意向，所以今晨在下特意求見。」

「我的意向？」武藏驚奇地反問。

二

六兵衞端坐繼續說下去：「先生是天下第一的兵法家，延請的主君則是九州中原的太守。若俸祿額和格式不相當，勢將貽笑大方。故重臣皆一致認爲須先知道先生自己的願望。」

「啊，是這件事？」武藏顯得有點意外。

「若能不吝指示一二，六兵衞即不負此行使命……」

「嗯。」武藏表情嚴肅，沉思默想。

武藏根本沒想過俸祿額和格式。以忠利侯和自己的關係而論，更不須要格式。以食祿而言，對一個過慣清貧生活的獨身者也不須要很多俸祿。以新進藩士而言，只要給予相應的待遇就夠了，不須要過分的待遇。萬一給予過分的待遇，擬辭退不受。

但現在六兵衞却提到全藩或領主的體面。

「嗯，原來還有這麼一囘事。」

武藏態度凝重，默默沉思。六兵衞見此遂改口說：「啊，先生，不必今天即時決定。以後請用書簡通知傳令官坂崎內膳先生，即可直接傳至主公處。」

於是，伊織辯解說：「岩間兄，父親對這些毫不關心，也不曾對我說過。只願一心一意爲公家做事，就滿足了……」

六兵衞又望着武藏，說：「噢，六兵衞敬佩

先生這番心意。言辭不當之處，深感汗顏之至……。」

武藏急忙開口說道：「岩間先生，疏忽的是在下。不錯，藩有藩對外體面；也有對內的慣例，這樣當然要充分考慮到待遇問題。不過，此事，在下必須考慮一番。仔細想過後，再囘答坂崎先生吧。」

六兵衞這才放心，說：「謝謝。」

之後，默默伏手蓆上。公事談完後，六兵衞表情沉痛地說：「另有一事須報告先生。其實，此事理應由小河家直接報告，適逢我來求見先生，所以……」

三

「什麼，小河家？是權太夫的事嗎？」武藏反問。伊織也凝視六兵衞。因爲六兵衞到小倉，剛好在白梅庵事件後不久，所以武藏和伊織還不知道露心被主水殺害的事。

「是的。先生大概也知道，露心先生住在白梅庵，幫忙由利公主。」

「嗯，是新太郎寫信告知的。」

「這是十天前的事了。松山主水喪心病狂，闖入白梅庵，欲殺由利公主。露心先生挺身阻擋，與主水在庭前相鬪，終於慘遭殺害。」

「眞的？……」

武藏張大了眼睛。

「那末，公主呢？」伊織緊張地問道。

「之後，事態極爲危險，就在這時，松小姐奔馳而來，又在庭前廝殺，松小姐只受輕傷，却連傷主水三處，眞是本領高強。」

「嗯，不錯。」武藏點點頭。

「這時，寺尾和和田、宮脇、山東、野田齊馳而至，順利地砍殺了主水，公主才倖免於難。」

伊織鬆了一口氣。武藏却以審判者的嚴肅表情說：「露心，力道雄厚，本領也相當不錯，但

實非主水之敵。能解除公主厄難，着實了不起，雖敗猶榮。阿松也非主水之敵，主水也許見阿松是女人，小看了她。阿松雖是女人，却强而有力，有實戰的經驗。瞬間的技藝也意外的鋒銳難當。若小看了她，名人也要遭殃。」

六兵衞和伊織傾耳敬聽。武藏仍嚴肅地說：

「當然，新太郎他們，以技藝論，實無力克制主水。然而，勝負未必純以技藝決定。主水被殺，是因心喪之故。渾球！畢竟因心而亡身，若能有心又有無比的劍才，我也高興。」

武藏傾吐般說，臉上開始展現憮然之色。

「先生，如此爲主水婉惜的大概只有先生一人。主水視先生爲仇敵，只想跟先生對抗。現在，全藩的人都知主水的邪念，齊盼先生入藩。主水充其量也不過是在先生之前消滅的泡沫之一。」

六兵衞說着又仰視武藏的臉。

四

以武藏而言，痛悼知己之死，不會有不同。不過，如果這是以刀對等廝殺所造成的結果，武藏就會以兵法家的資格進行冷酷嚴厲的批判。

而且，他又發現了一個冷酷的事實，在大多數情況下，勝者當勝而勝，敗者必死。在使用武器的鬪爭世界裏，無論攻守，都是如此。不過，對此，武藏並不覺得人世無常。如果覺得無常，便須放下武器。如果認爲是罪惡而加以憎恨，便須把此世改造成沒有武器的無鬪爭世界。

武藏在五十七歲以前，已跟許多武士戰鬪過，奪了許多人命。不過這些都是對等立場上的比試，否則卽是應戰的廝殺。而這些全是盡全力，當勝而勝者，所以他有時會珍惜、憐憫對方的生命，但在「道」上並不認爲犯了罪惡，以致不會覺得這是無常而須贖罪，也不會引發出佛家的菩提心。

武藏的這種姿態，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使人覺得他是劍鬼、殺人鬼或無情漢。

「岩間兄，父親曾數度接受主水挑戰，殺他的機會多的是，却都放過。」

伊織揷口對六兵衞說，接着問武藏：「父親，那時的心情如何？」

武藏回憶似地，閉了一下眼睛。

「嗯，却是如此。我心裏很喜歡主水。他內心深處有種東西吸引了我，純情、認眞、果敢的靈魂！而且，我珍惜主水劍上的天分，期望他的兵法能有所發展。主水似乎並不是一個可恨的男人。」

「確是如此！」

伊織點點頭，六兵衞瞪目驚視。

「先生，如果主水懂得先生這番心意，我想必有大成。但主水的想法却大不相同。凡向先生下手的人盡皆滅亡，卽使不是先生自己下手……」

武藏聽了，表情凝重，自語般說道：「我這個人畢竟只配單人獨行。阻路之人大概都會被殺。同行的人也被迫遠離而陷於不幸。不過，岩間先生，這種人今後却想出仕忠利侯，跟肥後藩士同行。請多關照。」

說到最後，露出了溫煦的微笑。

五

武藏最先因爲無所求，而且不重形式，所以俸祿待遇等都打算任由對方決定。

但聽了岩間六兵衞一席話之後，發覺由於大藩的體面與藩內的政治習慣，要決定這一些確也不簡單。

而且認爲由己方先提出自己的願望，反而是對對方的親切。但最具體的原因是武藏第一次仕宦，對這些全然不懂。

於是，他爽直陳述自己的心境，並以回信的方式致書傳達官坂崎內膳。

其內容大意如下：

關於我的待遇，承蒙岩間六兵衛先生垂詢，難以口頭回答，故以書面陳述。

——在此之前，從未出仕藩國，日就衰邁，又加體弱多病，俸祿、身分皆非所望，若能逗留貴地，有相應武具以供操練，另備馬一匹，於願足矣。既無妻子，又屆老齡，無須美宅家財。——少時曾六上戰場，其中四次均無人能出吾右。衆所周知，但非以此事以求待遇也。

——武具之運用，因時治國之事，自青年時期起卽略有歷練。承蒙垂詢，敬答如上。

坂崎內膳先生

宮本武藏

細川家接獲此函，卽於忠利侯前舉行會議。

武藏信中洋溢着誠意、清澄的心境，而且不亢不卑。會議席上，內膳披露此函後，忠利擊膝開口說：「哦，簡直挨武藏痛斥啦！目前的情況，如果武藏沒有體面，我方也就不會有體面。給予武藏超過現實生活所需的俸祿，反會增加其負荷。可酌情衡度，決定他的俸祿額。不過，身分可不能如此，他有爲將之能，須考慮萬一有事之情況以待之。」

「不錯，理應如此。」

衆人皆在此函中看出武藏的風采，齊聲感佩，但現在若再討論下去，實在不好意思。不過，要如何來決定其祿額呢？沒人有主張，只好沉默不語，忠利亦然。

「唉，武藏那廝，居然提出了這麼困難的問題。」忠利侯莞爾微笑輕聲說。

六

「誠然。」在座的長岡佐渡、澤村大學都興趣盎然地點頭。

武藏在信函中清楚表明不須超乎需要的東西，既不假作，也不謙虛。

但要按其心境，無過與不及，依其所求以決定祿額，着實相當困難。在座的大多數人雖佩服

武藏的清廉，卻也要顧慮到武藏的名聲與大藩的體面。

「武藏的希望雖須充分尊重，但總不能只撥給一百石、兩百石救濟米呀！」

但這些話，誰也沒說出來，席上一片靜默。不久，佐渡打破沉寂說道：「主上，姑且擱置，待明日再議吧！」

「也好，我也想仔細考慮一下。」忠利回答。

會議結束後，佐渡領着在坐的養子寄之，坐轎赴龍田山下的泰勝寺訪問大淵和尚。

泰勝寺是細川家的菩提寺（卽細川家支持的藩寺），住持大淵和尚已過六十，是妙心寺派的高僧。

「和尚，今日來參禪了。」佐渡雖然突來此語，大淵卻連眉毛也未動。

「這也奇特。」

大淵引父子到本堂，三人對坐參禪。靜寂中，鶯聲輕輕流入。半個多時辰後，參禪結束，移坐茶室。年約三十上下的年輕和尚恭恭敬敬迎接三人，奉上茶水。大淵引介年輕和尚道：「爵爺，這是最近雲遊到本山的行脚僧，名叫春山，請多多親近。」

「哦，我是佐渡，這是寄之，請多指教。」

「在下春山。」年輕和尚簡言回答。

佐渡凝視着這年輕和尚。臉靨略黑，體格剛健，目光炯炯，一副勤修勵行的禪僧風貌。

「爵爺，有何指教？」這次是大淵問佐渡。

「哦！」

「說實在，和尚，碰到難題啦。」

「小倉的小笠原家有個名叫宮本武藏的兵法家。」

「武藏？貧僧知道此人。春山，你也認得吧。」

「是的，在小倉曾見過一兩次。」

「要聘武藏到本藩，但待遇卻有點難以決定……」佐渡望着大淵和春山說。

七

佐渡告訴大淵和尚聘用武藏的經緯，並把謄抄的回函讀給他聽。

大淵一直傾耳細聽，佐渡讀完後，浮現出愉悅的微笑。「哦，是比傳聞更了不起的人物、傑出的作家。不用說，這是武藏給肥後藩的禪宗問答，難怪主上要那麼說。是離俗又從俗的大丈夫心境，沒有一絲欲心，沒有虛僞，而且清楚說出所希望的待遇。春山，你以爲如何？」說着回首望春山。

「是的，想來是必殺之劍，毫無空隙。」春山也張目回答。大淵回眸注視。

「須去凡俗，空心以處之。爵爺，碧巖錄有云，僧問洞山，此佛如何？洞山云，麻三斤。」

大淵訓誡般地說，接着赫然瞪目大喝：「喂，此武藏如何？」

佐渡如受當頭棒喝，頓然靈臺清明。

「欸，祿米十七人份，實米三百！」

「善哉！善哉！哇，哈，哈。」

大淵哈哈大笑。佐渡表情也鬆緩，望着寄之。

「寄之，你以爲如何？」

「以雙方的體面而言，祿米十七人份，以武士身份來說是最低的俸祿，意外的微薄。不過，也有藩士以如此微薄的俸祿順利地達成以武士仕宦的任務。以宮本先生的心境來說，可說是無過與不足的俸祿。然而所謂實米三百，意何所指？」寄之促膝反問。佐渡莞爾回道：「身分是客卿，職位是大組頭，這已跟主上商量好，內定的了。而且想請他擔任兵法指導。實米三百石是職務上最低的津貼呀。」

「噢！懂了。」寄之低頭稱是。

第二天，復就此事召開會議，但誰也沒開口。

佐渡微笑地仰視忠利的臉。

「武藏的待遇，身分爲客卿，職位爲大組頭，尊意以爲如何？」

「嗯，可以。各位，認爲如何？」

「是，不反對。」重臣們都異口同聲回答。

大組頭約相當於今日的軍司令官。佐渡緩緩地接着說下去。

「俸祿額爲祿米十七人份，尊意以爲如何？」

「可以。」

忠利微笑點頭。重臣臉上都明顯地露出不解與訝異的表情。

八

佐渡說出祿米十七人份時，列席的重臣都大惑不解，連澤村大學也懷疑地追問道：「由不多求，可知武藏清澄的心，但祿米十七人份畢竟是下級武士的俸祿，意下以爲如何？」

佐渡沉穩地回答：「不錯，祿米十七人份，似乎微薄。不過，在本藩，以藩士而言，有其標準的食祿，吾輩得享厚祿，係源於祖先的功勞及長年奉公做事的貢獻，而武藏却是沒有祖先功勞的孤獨散士，祿米十七份應該很恰當。武藏大概也不會要求超過此數。不過，這不是依武藏其人及其實力的評價而來，只是推斷以前武藏與本藩之關係而決定。若果以前曾出仕他藩，那就嫌少了。誠如武藏書函所述，他以前是個完全無祿的浪人，所以無須顧慮。」

誠然，理路井然，衆人不得不頷首稱是。但長岡監物又提出異議：「不錯，這種處置極爲妥當。但，客卿也好，大組頭也好，都是藩的重要身分職位，而祿米十七人份却是徒步武士的食祿，實在不解此中深意！尚乞明示。」

「如前所述，祿米十七份是對一個散士的待遇，既職爲大組頭，自當給予此一職位的加給。不過，因是初任此職，所以想給予實米三百石供其支用。此外，若有不足可隨時增加，亦可由主

上應時賜之。各位以爲如何？」

佐渡說完後環顧一下衆臣。現在已沒有人表示異議了。

起先，從武藏的聲望而觀，他們內心以爲會給予千石以上。經佐渡仔細解釋以後，覺得祿米十七人份，實米三百石，却也是迎接清廉之士最適當的處置。

忠利滿面春風，開口說：「佐渡，這跟武藏的同書眞可說針鋒相對，相應無間。其實，我在江戶已經請教過澤庵禪師有關武藏待遇之事。禪師卽席垂示道：『迎取一位散士，又有何難？我站在門口，僅以白米一勺（一勺爲〇·〇一八公升）卽可供養一位行乞僧。』」

忠利經常師事澤庵。澤庵亦以忠利爲俗家的傳心弟子，極爲信賴。

於是，武藏的待遇問題遂告決定。重臣們皆向忠利告退，只有佐渡一個人留下，兩人相對而坐。

九

忠利臉現微笑，誠心問道：「佐渡，由利之事怎麼處理？」

佐渡有點爲難地說：「主上，自主水之事發生後，公主自稱罪過，閉門謝客，連新太郎也不肯接見。」

忠利頷首道：「原來如此。……她本有自省之心，又是一個倔强的女人，事情縱使起自主水的精神錯亂，也自覺有罪，有汚點。」

「誠如主上所言，據阿松對新太郎說，主水之事使公主深受打擊。不過她對武藏的深情還是相當牢固，所以阿松對新太郎說，此事可暫且擱置，再設法爲之。」

「嗯，此事不宜操之過急，那就等待機緣吧。不過，無論如何，要暖座以待武藏。武藏雖說不要居宅家財，但總要有個適當的居處吧？」

忠利眼含溫情。

「是，打算在城內安排居邸，開工興建。」

佐渡感動地回答。

忠利撫摸近來突顯消瘦的臉頰說：「佐渡，中年以後患病眞可怕。武藏自稱病弱，去年的病患一定給他相當大的打擊。長久的獨身生活，嚴格的修行……無論如何，要好好照顧他。」

佐渡嚇了一跳，仔細觀看君侯的臉龐，說：

「看來，主上似乎也消瘦了，貴體如何？」

「不，沒什麼。不過，就像剛才所說那樣，老年的病已經慢慢出現了……。我眞羨慕你老而彌健。」

忠利羨慕佐渡而臉露笑容。佐渡雖是臣下，但佐渡的妻子是忠利的姐姐。佐渡的養子寄之是忠利的么弟。在格式謹嚴的當時，縱有血緣關係亦需執君臣之禮。不過，僅兩人在一起坦誠交談時，忠利侯一直都與佐渡特別親近。

佐渡想起島原之役以前忠利患重病的事情，彷彿要拂去此一不安似地，鼓舞道：「總之，主上不僅是吾藩，也是國家的柱石，必須永保康壯。武藏來了以後，願主上常去放鷹狩獵，已經很久沒去狩獵了……」

忠利也重新想了一下，爽快地笑道：「嗯，島原之役以後，是沒有暢快狩獵過。呵，對了，聽說武藏也很喜歡放鷹狩獵。這也是一件樂事呀！」

第六十八章　流　雲

一

就這樣，細川家應接武藏的具體方案已確決定。但獲悉此一方案後，很多藩士對於這種過分微薄的俸祿，大不以爲然。新太郎等五人團亦然。

「我們企待的，却只此而已……」

他們深覺氣沮，經佐渡詳加解釋，才逐漸開懷。

當時，佐渡談到由利公主時說：「主上對此事也頗爲留心，欲遊說公主爲武藏預備溫暖的家庭。」

並託請阿松慢慢進行準備工作。

新太郎回府後，將此事告訴阿松，阿松欣然接受：「自那晚以前，我也儘量避免跟公主談到武藏先生的事，現在起一定慢慢試探。」

阿松對公主的敬意與同情已越來越深，對武藏的反感也隨之而逐漸轉淡。

「通小姐和悠小姐都那樣子過去了，這次一定要好好拉攏。」

阿松決心要把武藏和由利公主撮合在一起。

當晚，阿松帶着手做的米糰到白梅庵去見公主。現在，公主比誰都高興阿松來訪，她快樂地迎了出來。

「由利小姐，武藏先生的待遇終於決定了。」阿松爽快地說了出來。

「哦，俸祿一定很高囉？」公主盡力假裝平靜！口氣有如一般人。

「據說是祿米十七人份，實米三百石的微薄俸祿……」

公主眞的很驚訝：「那一定會逐漸增加……」

阿松說出了事情的經過後，公主的眼睛光耀明亮。

「我懂了。武藏先生出仕大概不是爲了俸祿，也許是因爲尊敬忠利先生爲人的原故。武藏先生爲人情所動，這可能是第一次。佐渡先生細密的處理，主公的溫情，誠令人如沐春風。」

阿松乘機說道：「的確，主上不以俸祿，而以溫暖的心迎接武藏先生，據說還很關心武藏病後的日常起居哪。」

說着便擧首仰視公主的臉龐。

二

公主直爽地接着阿松的話說：「眞是難得。今後的武藏先生，我想可以過着平常人的幸福生活啦。」

阿松提高聲音，一口氣說下去。「由利小姐，我一直都說，但願你能親自照料武藏先生……是的，這也是主上所期望的。佐渡先生自不用說，我的哥哥和哥哥的同志都衷心期望你們締結美滿姻緣。」

「哇！」公主雙頰泛紅，垂首不語。過一會兒，抬起來的臉却蒼白如紙。

但她仍浮現着穩靜的微笑，說：「松小姐，此事稍後再談……」

阿松略顯不安地謹愼說道：「當然，這是女人一生的大事，我想應該仔細考慮考慮。不過，由利小姐，那晚的事，請別再放在心上。」

「那件事，我也要仔細想想。不過，像以前所說，我不打算麻煩大家。」

公主接着以嚴肅的表情問道：「松小姐，聽說主水熱戀悠小姐。悠小姐對此感受如何？」

阿松一面追憶遙遠的過去，一面平靜地回答：

「這個嘛，悠小姐不管主水的思念多眞誠激烈，都絲毫不給予同情，甚至認爲被如此思念，是一種侮辱，因而有受辱之感。」

「哦，是多麼清純的公主。但，悠小姐如何拭清這種汚辱感呢？」

阿松稍微口吃地回答：「悠小姐似乎相信，武藏會替她洗清這種汚辱。」

公主急忙問道：「這是指砍殺主水？」

「是的，悠小姐强烈期望如此。不僅對主水，就是對熱愛武藏先生的鈴姑也一樣……」

「武藏先生無意殺他們吧？」

「是的。其實應該把他們殺掉，這樣，悠小姐也就不會被鈴姑所殺了，那時，我想，武藏先生不懂女人心！不知愛慕之情！除了兵法之道以外，心如冰石！」

阿松不禁口氣激越迅捷，却慌忙加上了一句：「不過，我覺得武藏先生的心現在也變了，如由利小姐所說，他爲主上的情愛所敗了……」

三

由利公主以深邃的目光望着阿松，用溫和的口吻說：「是的！確是如此，武藏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人。不，就主義而言，他以兵法爲第一，戀慕之情皆視之爲修行之敵而加排斥，但這反而吸引了女人心。他的風采彷彿高聳的巍峩山嶺，踏越險難，獨自行走……」

阿松又被勾起舊事，含恨地說：「確是如此。通小姐和悠小姐……都陷於不幸。思念武藏先生的女人跟與武藏先生對敵的男人一樣都滅亡了。」

但很快又改口說道：「不過，如剛才所說，今後的武藏先生大概也會接受女人的愛了。在這熊本已經沒有一個男人跟武藏先生敵對。以主上爲始，都曖蕭以待。……」

「哦，這個嘛？」公主寂寞地微笑說：「總之，松小姐，剛才的事讓我仔細想想。而且在我願說之前，請別再提……」

「由利小姐，很抱歉，我逼迫你啦。」阿松惶恐地說。

「以後請多來聊聊，不過請不要談這件事。」

「是，我會再來……」

不久，阿松就回去了，離座的與市進來。

「與市先生，爲什麼要離座？」

「我想你們有話要說。」

「與市先生，不管對方是誰，我沒有不能說給你聽的。松小姐要我嫁給武藏先生做妻子，你大概已經知道吧。」

公主毫不隱瞞地說。與市却表情寂寞。

「是的，我已經知道。如前所說，請你嫁給武藏先生吧！」

公主肅容道：「與市先生，如果我嫁人了，你將怎麼樣？」

「我回長崎，跟妻子和子女在一起，重新經營當鋪爲生。公主，請你別爲我的事煩心。」

「如果我不嫁呢？」

「仍然回長崎。這裏的孩子都已長大，不再有要我做的事……」

公主望着與市。與市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與市先生，我曉得了。不過，你也姑且讓我想一想。」

公主深情地說。

四

與市像被看穿自己的心意一般，猛烈抬起頭，慌張地說道：「公主！公主！請別管我……唉，我怎麼這樣無聊。公主不要考慮到我，請你自由下決定。」

公主却搖搖頭。「與市先生，謝謝你。你能這麼說，眞是高興，不過我必須考慮考慮與市先生的事，我背叛了與市先生……」

「那，那裏的話。」

「與市先生，你放棄家人，也放棄了買賣，跟我一齊工作，主要是因爲跟我要拯救世上可憐孤兒的理想與熱情發生共鳴吧。我也有意把我的一生投注進去，不僅要養育基督徒的孤兒，也要養育世上所有的孤兒。可是，我已經背棄了。」

「公主，你說什麼！」

與市睜大眼睛，拼命加以阻擋，但公主搖頭搖得更厲害。

「不，我是背棄了，還好，我把島原帶回來的孩子一個個養大了，但同時也日漸失去拯救孤兒的熱情。」

「公主！公主已順利完成最初的目的了。在這日本，有哪一個人像公主這樣完成如此艱巨的工作？」

與市要哭出來一般，盡力辯駁。公主依然不屈地說下去。

「與市先生，我的確不怕死，而且把整個生命投注到這件事情上。但我投注進去的生命只我一人而已，與市先生却跟我不同，連家人都投注進去了，可不是？」

「這，這……但，但是……」不善言辭的與市結結巴巴地。公主眸中浮現了淚珠。

「與市先生，你的心眞美！你才是純粹爲他人挺身而出的正義之士。我可不是，我是大騙子。」

「公主，別這麼說。」

「不，與市先生請聽我說。我要把一切說出來，要把心中的一切說出來……不管是秘密的，還是齷齪的。」

公主把膝蓋稍稍挪前。

「公主，我不要聽！你說了，我也不懂。」

「與市先生，請你聽一下，務必要聽！」

公主雙眸淚水潸潸而下，仰視公主的與市沮喪地說：

「好，我聽，公主，什麼話，我都聽……」

五

由利公主緩緩地說：「與市先生，這是我第一次說出口的。我在江戶第一眼見到武藏先生，就愛上了他。但我也知道，武藏先生排斥愛情，是個巍然聳立於愛欲之上的人物。甚至因爲武藏

先生是這個樣子，我才更傾心，更受衝擊。我心底懷抱着武藏先生冷嚴孤高的形相，爲此而滿足，而在長崎的寓邸靜靜生活。但畢竟不行。」

公主呼吸急切。

「我這個女人並不是靜得下來的。一天，我的心頓然燃燒起來，變成火燄了。點燃這火燄的是幕府對基督敎的鎭壓，對孤兒的同情，與對幕府權力及基督敎冥頑不靈的憤怒。於是，我行止有如夜叉，開設白百合寮以收容孤兒。就在那時，遇見了你。」

與市的臉上也有血液奔馳。

「公主，是的，我深爲公主的熱情所動，捨棄了一切，決心參與公主的事業。」

公主苦澀地點頭。「的確如此，我自己也爲正義和人類愛而燃燒。但於今思之，這實在是天大的騙局。我心中所燃燒的是武藏先生。爲武藏先生燃燒的思慕之情轉變爲對孤兒的同情，再變換成對權力與冥頑的憤怒火燄。這些到現在已一清二楚。如果我當時嫁給了武藏先生，我一定把可憐的孤兒忘得一乾二淨，跟任何人一樣，成了一個只懂料理家務的妻子。豈止如此，甚至可能變成一個爲丈夫不惜說謊作僞的女人，或者成了背叛同志的壞女人。」

與市嚇了一跳，揷口說：「公主！思之過甚了。不管火源是什麼，公主對孤兒的同情決非虛假，而且非常成功地達成了。我相信公主的心靈。森都先生和那三個年輕人也相信它才被砍殺，露心師父也一樣。我要是認爲被公主騙了，那以前的戰鬪便全無意義，公主，請別顧慮，嫁給武藏先生吧。我也要回長崎，跟妻子共同生活。讓以前的戰鬪成爲一生中最快樂的回憶……」

與市以拳拭淚。公主張大了眼睛說：「可是，與市先生……」

突然噤口不言。接着像安慰與市一般，輕聲說道：「對不起，與市先生。又在發牢騷……啊我罪孽深重，不知如何才能回報你的大恩……」

六

傾注在碧綠新葉上的陽光，强勁刺目，無疑的，熊本已屆盛夏，如湖底般清澈的藍空，白雲緩緩流動。

一天，長岡佐渡突然與新太郎一塊到了由利公主的白梅庵。

佐渡和由利公主，這是第一次見面。彼此互相致意後，佐渡首先褒獎公主領養基督教孤兒的工作，接着把話題轉到武藏身上。

「聽新太郎說，武藏也爲你的意志所感，曾盡微薄之力，其實，武藏也跟孤兒一樣……」

又說：「不知你知道否，我本是武藏父親新免無二齋的門弟子。無二齋師傅是個性格嚴肅的兵法家，長子武藏——幼時叫弁之助，這個弁之助也是一個很少露出笑容的武道中人。」

佐渡談起少年時代的武藏。

「弁之助體格壯碩，天生就具備兵法家的資質，但不知何故，無二齋不肯敎弁之助兵法，弁之助也很頑固，死也不肯請父親敎他。於是，他逕往野山，以樹林爲對象修鍊兵法。這大概是在他九歲或十歲的時候。」

由利公主和新太郎傾耳細聽。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武藏幼年時代的事情。

——一天，無二齋在武壇跟門弟子練武。以前，弁之助很少在武壇出現。這天，不知何故，站在武壇門口，微笑地望着練武的情形。無二齋突然看見他，出聲說：

「弁之助，有什麼好笑？」

弁之助笑了起來：「嘻，嘻，嘻。」

樣子看來似乎很瞧不起父親無二齋，無二齋大怒，拔出大刀旁邊的小刀，往弁之助扔過去。弁之助輕易地把小刀格開，跳到外頭，無二齋愈發生氣。

在場的佐渡看不過去，想拉攏他們父子的感情，無二齋却滿臉嚴肅地說：「長岡，對這孩子

的將來，我總爲不祥的思緒糾纏。你看他那眼睛。自古以來，那黃瞳眼睛的人，都冷酷無比，殺人也不當一回事。實在是罪犯的眼睛，爲人爲世，理應加以斬殺。」

說着便嘆了一口氣。——佐渡說到這裏，嚥口氣又說：「我爲師傅那氣勢洶洶的樣子大吃一驚，悄悄把這件事告訴了師母，師母因我勸止不了，對師父大爲氣憤……」

七

師母責備師傅無二齋對弁之助的態度過於冷酷，無二齋說：「年紀輕輕就膽敢誹謗父親的兵法，你該助我把他殺了。」

師母見師傅不肯放手，大怒，帶着弁之助回娘家。但不久，師母因突然而來的疾病去世了。弁之助又被帶回到父親那裏。

可是，無二齋不顧弁之助學兵法，便把他寄在寺廟裏，自己也病逝了。於是，經親戚們協議的結果，依從父親的意志，把弁之助送到母方親戚所經營的姬路在寺廟。

佐渡說到這裏，接着又說：「因而，武藏自幼年起，因父子關係不好，形同孤兒一般。但武藏並不以此爲苦，對無二齋師傅的嚴酷也未抱憎恨之情。而且，正因爲如此，他才更堅强地獨立踽行。對世上的孤兒似乎也很關心。伊織是孤兒，造酒之助也同樣是孤兒。此外，我還曾聽過好幾次他救助孤兒的事。島原之役，武藏幫助由利小姐，我想也是由於武藏對孤兒的同情。武藏這種心態的來源，我想可能是因爲武藏自己內心也隱藏着孤兒的孤寂感，才覺得他們很可憐。」

佐渡說完話看了一下公主的臉，公主靜靜地點頭回道：「武藏先生的生長過程，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聽來，武藏先生似乎懷抱着孤兒的孤寂感。我畢竟也是孤兒……」

佐渡不禁促膝說道：「由利小姐，你能不能安撫武藏那孤兒的心？」

公主眼底閃過了一付嘲諷的影像。接着微笑道：「你是說要我做武藏先生的母親？」

「是呀！是啊，我想請你做他母親把他接到熊本來。」

「佐渡先生。」

公主改換成久已未見的才智縱橫的態度，尖銳地反擊：

「武藏先生是爲找母親而來的嗎？」

佐渡爲之一挫。

「嗯……他的靈魂的確是在找母親。」

「不，心底的呢喃不足爲信。若不清楚說出，我不能做人母親，也不能做人妻子。」公主斷然地說。

八

對公主這意外的反擊，佐渡「哦！」的一聲，雙手環胸。公主繼續說道：「武藏先生獨步於孤高之途。他能出仕忠利先生，確是不錯。忠利先生長久以來的恩情，似已相當强烈地滲透到武藏先生心裏。但是，武藏先生無法同時擁有主公的恩情和對妻子的情意。新太郎先生，你以爲如何？」

公主轉眼向着新太郎。新太郎受此一擊，無法回答。

「這個嘛……」新太郎低下了頭。事實上，新太郎不用說，就是佐渡、忠利、身邊的伊織，也都無法確定武藏會跟由利公主結婚。他們只是一廂情願地希望如此。

佐渡窮於回答，只一味注視公主的臉。果眞不愧是傳聞中的女中豪傑，把玩大名於手掌之上的女人——佐渡深感敬佩，於是乾脆曳甲說道：「呵，呵……惶恐之至，未確定武藏的本心，只一味强迫公主，確是我的過錯，請寬諒。」

不過，仍然叮嚀道：「武藏到本地來了以後，我要仔細確定他的本心，然後再來拜望。在這之前，由利公主，請不要走，待在這裏。」

公主爽直地說：

「好。我到肥後來，本是依武藏先生的指示，我不會隨便遷移。」

佐渡和新太郎這才放心的回去。公主立刻把與市叫來。

「與市先生，我好不容易才定下了心。」

「哦……」

「自長崎以來，我遭遇了種種事情，但我畢竟是以前的由利、茶道的師傅。」

「哦，那末跟武藏先生呢？」

「跟以前一樣，一直眺望着……。有親近的緣份就親近……這可要看武藏先生的心意而定。武藏先生是兵法第一的人。如果我想去推開他的兵法，定會有滅身之禍。我可還不想死啊。」

「唉，我懂了。那，我也可以放心回到長崎妻子那裏啦。」

「請你回去，我們彼此回到以前的原樣，重新開始吧！」

「是，我卽使又去經營當舖，也不讓人抵押刀。」

「我打算堅持女人的矜傲到底。卽使愛人，也不做男人的奴隸。」

兩人閃亮着眸光交談。

第六十九章　武藏來也

一

武藏的身分與食祿早已決定。但到七月底。熊本城內府邸修整完工後，才派飛脚（送信的人）送正式的聘函給武藏。

「既已決定，應儘早發聘。」

重臣們都這樣想，佐渡却不然。

「武藏的行動難以揣測，若不經意發出聘函，一定會有錯失。」佐渡想。

聘函文意極爲莊重，但重要的身分與俸祿皆未寫上。既悟武藏眞意，做了無隙可擊的決定，寫上了這一些反而落於俗套。

這事當然很快就爲藩士們所知。參加島原之役的人，早知武藏的風貌。但全藩在不知不覺間都談起了武藏的事。

「連將軍家的切望都拒絕的武藏，却出仕本藩，而且是祿米十七人份的微祿。」

「據說，以前也拒絕過黑田家的聘請。」

「尾張家不是拒絕他出仕爲官嗎？」

「那可錯了，這是嫉恨武藏者的中傷。以前據說有人聽了這消息，曾經直接問過武藏，當時武藏哈哈大笑，回答說，看看我這奇裝異服，就可以知道我不會有仕宦之望。」

「是啊，武藏赴尾州（即尾張，今愛知縣一帶），並不是爲了求官。當時，武藏應各地大名之請，指導藩士兵法。現在尾州也有武藏的門人。其中，竹村玄利、林資龍是東海有數的名劍手（即東海道，在今京都——東京間靠太平洋一帶地區）。」

「武藏爲什麼願意以微祿出仕本藩？有人說是因爲體弱多病，不足爲用了。」

「這也是譭謗。去年雖生病，現已痊癒，精神比壯年人還要好，岩間先生曾見過，決不會錯

。武藏願意出仕本藩，是因爲感戴主上之德。」

「哦，是嗎？」

說至此，衆皆感動稱是。主君忠利是所有藩士敬愛的對象。

但，武藏什麼時候到熊本呢？

藩士們想起了武藏以前赴江戶城進謁將軍時的衣着風貌。晉謁將軍也不肯換下的白綾夾袍和無袖披褂、以及長垂腰際的亂髮。他們屈指等待武藏的出現。

二

「要等待武藏，就不能預算他來的日子。」

佐渡這樣想，但內心又不期然地算着武藏到達的日子。

武藏在小倉已經住了很久，不僅與小笠原侯有密切的關係，就是親交的藩士爲數也不少。接到飛脚的書函後，僅辭行也要花上三四天，而後若繞中津，取道阿蘇路則要幾天；若經豐前街道卽筑後路而來，則要若干日……將武藏視爲兄弟的佐渡屈指算着日子。

對引頸企待已久的新太郎等五人團而言，更是如此，他們選定最短的日子。

「決不會繞道中津，一定是走豐前街道，到這一天就該到植木一帶去迎接了。」

想着，他們內心不禁振奮不已。

就在他們預定日子的三天前，太陽高懸。五人團在城裏的聚會所聊天。這時，尾藤金右衞門等與武藏有關係的武士，約有十人蜂擁而來。

其中有四十三四歲的中年武士，看來頗與一般武士有異。

「寺尾兄，據說武藏先生要來啦……」

這中年武士以誠懇的表情向新太郎施禮致意。

「呀，是矢野，你也跟師傅有關係吧。」

新太郎回答。

「何止有關係。我在金田遇見先生，陪同上

京學畫，把我推荐給本藩的還是武藏先生呢。」

「對，對，我聽說過。」

「後來就沒見過，但在島原見了一面，却無法促膝長談。我想到途中去迎接。」

「行啊。我想從今天算起，三天後就會到。不過，須要連續出去兩三天哦。」

「是，就是一個月也不妨。」

這中年武士莞爾微笑，他不用說就是以前的矢野三十郎。俸祿額一百五十石，以畫出仕的雲谷派畫師。島原之役時，他也從軍，跟武藏見過面，因無特別之處，故將此一場面，略而不提。他學雲谷派的正宗，技藝相當不凡。不過，在心境上似乎與武藏有相當差距。

就在這時，岩間六兵衞慌慌忙忙地跑進來。

「寺尾兄，看到武藏先生了！」

「什麽，看到師傅了？」衆人都挺起了腰幹。

「騎馬兜風的年輕武士，在植木郊區看到了先生，立刻策馬趕回報告佐渡老爺。」

「眞的！那我們去吧！」

新太郎等一齊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三

新太郎等五人團飛馬奔馳而去。到植木與京町的中間鹿子木時，便看見了武藏。

「哇！」

一看見，他們都張大了驚喜的眼眸。氣宇軒昂的武藏騎在馬上，背後是映照在七月强烈陽光下一片濃綠樹林。白綾夾袍的單衣上罩着白色鑲邊披掛，下身穿着白色鑲邊袴子，長髮在腦後隨風飄蕩，梳得整整齊齊，容姿煥然一新，沿着肥後路緩緩行來。

後面跟着步卒，提着槍，挑着鎧櫃和衣箱，還有一匹替換的馬。

新太郎等五人從馬上躍下。武藏騎着栗色小駒，靜靜跨坐在黑漆底色上畫金色蒔繪的馬鞍上

，微笑地走過來。

「師傅！我們來接你。」

「哦，辛苦了。」武藏想從馬上下來。

「師傅，請不要下來。佐渡老爺已等急了。我們騎馬陪師傅。」

衆人騎上馬跟在後頭，也許是太興奮了吧，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武藏也默默策馬前行。

這時，在出町附近轉角處，尾藤金右衞門等一羣徒步的武士正等着。

「宮本先生，你好！」

尾藤金依然大聲說話，向馬前走來。

「哦，是尾藤先生，眞不好意思讓各位來接。」

武藏想從馬上下來，尾藤金阻止道：「就這様，不要下來。」

這時，從旁躍出一個少年，伸手抓馬轡，微笑仰視武藏。

「師傅，我陪你。」是寺尾求馬助。

「嗯，是求馬！」武藏也俯視，微笑。

接着又有三個一組，五個一羣的藩士出來迎接。走進京町時，已有五六十人跟在武藏後頭。町人們側目仰視馬上的人。知道是武藏後，也有向他行注目禮的。

於是，這意外的行列洋溢着榮耀與感激，穿過外堀門，到了長岡佐渡的府邸。佐渡的家臣並列在大門前迎接，武藏和五人團立即被引到後院，奉上茶果。不久，佐渡滿臉笑容地走出來。

「呀，武藏！你是乘雲而來吧！哈，哈，哈。」佐渡坐下，欣喜地笑起來。

四

武藏肅容，恭恭敬敬，雙手伏蓆，施禮道：「接到聘函，即日起程，剛剛才到。得見尊體健壯，至感欣慰。」

佐渡仍然笑容滿面地說：「什麽，即日起程！這倒眞沒想到。我想至快也要在三天以後呀，

哈哈哈。」

說着又大笑。旋卽端坐道：「武藏，久違了。來得好，眞叫我望眼欲穿哪。」

說後，雙目凝注着武藏。

「是。」武藏仍然雙手伏蓆……。

「聽說去年得重病，諒已痊癒……。主上也很痛心，說老年得病，怕身體支持不住……」

武藏的臉容比以前蒼白，雙頰略顯消瘦，鬢邊已有許多白髮。武藏終於抬起頭來。

「惶恐之至，主上貴體諒必康健無恙？」

「嗯。島原之役後，又參與幕府政治，因深得將軍家信賴，故在江戶亦繁忙多勞。雖然沒有什麼事，但比赴江戶前，看來要消瘦些。武藏，你要好好做主上的知友，以寬解主上的心情。」

「是，只要身之所能，必竭力奉公。」武藏雙手伏蓆回答。

接着又加進新太郎，賓主融合如一，閒聊歡談。談話中，武藏說起離開小倉的情形。武藏自岩間六兵衛來訪，卽決意出仕。於是向藩主及舊識藩士講明己意，感謝以往的厚待，整理隨時可啓程的行裝。

所以一接到正式聘函，卽進小倉城，向忠眞侯告辭。

忠眞依依不捨地說：「家臣們今晚要開餞行宴哪。」

武藏致歉道：「殿下，實無限依依。但我已定今日起程，祈請寬諒！」

「什麼，今天就要去了？」

忠眞侯確也吃了一驚。

「既已接獲細川家正式聘函，不願多費時日，願能卽早到達君前。」

武藏的回答實不愧是個武士，忠眞也不由得敬服不已。

於是，武藏讓伊織事先安排好的步卒挑着行李，帶着兩個年輕武士，騎馬離開城下町，殿下

的代表及舊識藩士多送到郊區。這麼一說，武藏早三天到達熊本，實不足爲奇。

五

漫談中，佐渡開玩笑地談到武藏的衣着。

「武藏，我還第一次看到你穿袴呢！」

武藏極認眞地回道：「跟以前已經不同，旣已出仕奉公，理應儘量跟世俗同調……」

就這樣，武藏在佐渡府邸度過了熊本的第一宵，第二天清晨，卽前往進謁忠利侯。

武藏穿着一套新的禮服，挾着愛刀伯耆安綱，領着忠利撥給的隨從，因職位是大組頭，所以騎馬進城。

今天是正式的會見，所以忠利也進入城內大房等待，左右由重臣陪坐。

完成會見禮後，坂崎內膳碎步趨前，宣讀任命狀云：「賜宮本武藏祿米十七人份，自寬永十七年八月一日起永久支付。」

武藏雙手伏蓆叩頭道：「武藏深致謝意。」

諸臣現在愈覺俸祿低微，都一齊轉眼注視武藏臉色，是否有不豫之意，豈止沒有，甚至還浮現感激之情。

決定職位爲大組頭之後，另賜實米三百石。

在這天正式的會見中，靜寂無聲。

接着，送來了淸酒，忠利賜酒一杯，由此訂下了難得稀貴的君臣之義。

「武藏，你知道，我等待這一天等了多久嗎？」

忠利放下酒杯，雙頰泛紅，眼睛輝耀燦然。

「惶恐之至。自初次在江戶見面以來二十多年，今日沐此宏恩，恍覺如夢。主上，惶恐之至，武藏所穿這件紋服，就是殿下頒賜的。」

武藏也感激得雙頰微紅。

「什麼，是我送的？」

武藏回顧陪侍的新太郎。

「新太郎，你還記得吧？」

「記得。……以前在江戶，師傅拜謁將軍時，主上賜師傅這件紋服。」新太郎回答。忠利拍膝說道：「呵，對了。那時你沒穿這件，只着平居服就進入江戶城。那時，我還嚇了一跳哪。哈，哈，哈。」

忠利越來越樂。

六

長岡佐渡、寺尾新太郎等與武藏有密切關係的人，自不待言，就是在座的重臣也都以感激之情觀望此情此景。佐渡更浮上了淚珠，他是武藏父親新免無二齋的門人，了解被稱為弁之助的武藏幼年時代，武藏跟佐佐木小次郎決鬪時他又擔任武藏的監護人。而且不時祈望武藏的大成與幸福。

正式晉見禮順利結束，從黃昏時分起，在花畑館由重臣與近侍列席，舉行引見宴會。參加島原之役的人大多已見過，現在對武藏反感的人已經沒有了。

不過，歷代以來的重臣，權位都很高，雖然並無惡意，却也有人以嚴厲目光望着武藏：「雖然了不起，終究是新來的人，若有一點藐視我們之意，決不寬待。」

而那些自信滿滿的沙場老武士則說：「一對一的兵法劍技，我們不如。若是大軍相持的會戰，我們決不落武藏之後。」

但武藏毫無誇耀自己兵法，輕視舊臣之意。

見此，却有輕率之輩以為武藏好對付。忠利離座後就有人不經意似的問道：「宮本兄，那時，我還是小孩子，不很清楚，據說，你和佐佐木小次郎在船島決鬪時，你的額頭被砍傷了，是不是真的？」

問話的人是三十五六歲，祿額千五百石的村上。

「呵，有這種傳說？」

武藏抬起臉，望了一下村上，說：「的確，

在打鬪時被砍傷額頭吧。不過，如果這是眞的，一定會留下傷痕……」

說着拿起眼前的燭臺靠近自己的臉，把光禿的額頭伸到村上面前：

「請你查查看有沒有傷痕。」

武藏並沒有發怒，但蒼白的臉，異樣的眼光——這就是面對小次郎等強敵時冷靜、無情、如冰般的面貌。

好厲害，好可怕……村上立時變了臉色，靜坐不動。

「怎麼樣？」

武藏以原有的姿態把臉伸向座上各人。瞬息間，人人屏息靜氣，其中還有好幾個跟村上一樣變了臉色，有的甚至渾身顫抖。佐渡警告說：「村上！不能用傳說來判斷兵法家的捨命決鬪。武藏的額頭不會有傷。那時，武藏只被挑去纏頭布巾。你說話要愼重。」

「誠如佐渡先生所言，了解了吧。」

武藏說着，靜靜放下燭臺。

七

幾天後，武藏帶着從小倉跟來的年輕武士增田總兵衛和岡部九左衞門兩人，從佐渡府邸遷到千葉城內的新居。遷居之前，佐渡說：「武藏，你病後新癒，一定要有人照理身邊瑣事。用個使女好了。」

武藏回道：「在小倉，伊織的妻子一直細心照料。在那以前，只跟男的在一起，所以我想在這兒只跟男人住在一起。幸好，伊織安排的兩個年輕人都很細心，不會不方便的。」

語氣既不虛假，也不低聲下氣，只是淡淡的，佐渡不再說第二句，只說：「那就帶個僕人去。」

伊織給新太郎的信中說，武藏雖未明白表示，却也希望得到由利公主的內助，佐渡內心很懷疑這是不是估錯了。於是說道：「武藏，因你的

託付，新太郎已照顧由利公主。主上也常常賜給物品。」

對此，武藏惶恐地說：「着實惶恐。事非得已才要新太郎照顧公主的安全，想不到竟煩擾主上，實在不好意思。」

佐渡搖首道：「不，那可不是，主上掛心的不只是你和公主的關係，也爲公主與苦難戰鬪，養育孤兒的那份志氣所感動。我曾見過她一面，的確是不凡的人物，不愧是你的知己。」

武藏也深深頷首。「不錯，以人物而論，我也敬服不已，有不似女人的高邁精神，堅強的意志力，也因此而多遭苦難。」

「不過，武藏，縱使偉大，女人畢竟是女人，若有良緣，總會想嫁……」

「哦？」武藏傾首沉思。

「縱然有殿下的厚意，公主大概並沒這意思。」

「眞的？」這次是佐渡俯首沉思：「那又爲什麼呢？」

「太過賢慧。嫁人爲妻，仍然會有過多獨立自尊的精神。公主是個與男人相頡頏，獨自行走的人。」

「是嗎？那可跟你一樣囉。」佐渡微笑地說。於是，武藏輕輕笑道：

「哈，哈哈……」

八

於是，武藏跟小倉帶來的兩個年輕武士和佐渡派給的僕人一起遷往城中的邸宅。家具大都齊備，不足的也都由新太郎備妥。

另一方面，佐渡到花畑館請安，向忠利報告了這件事。忠利也注意到了與由利公主的問題，問佐渡道：「怎樣，武藏的心意？」

「是的，我曾爲此事，暗中試探武藏的心意。目前，武藏似乎還沒有這意思。」

「眞的？」君侯臉色有點沮喪。

「不過，武藏也衷心敬佩公主的爲人，內心對她深有好感，是不錯的，若是世間的一般凡人一定會變成愛慕……不過，武藏並沒有就此打住，不跟她親近。」

「由利那方面又怎麼樣？」

「公主似已看透武藏的這種心境，武藏不來求，自己也不願意自動去接近。內心愛戀武藏，已確鑿不移……。不過，她也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武藏說，公主是跟男人頡頏，獨自前行的人。不錯，確也如此。」

君侯苦笑道：「佐渡，看樣子，這問題，我也無勝算哪。以世間常情來估量，總是失敗的。」

佐渡也同樣苦笑道：「誠如尊意。這兩個人就像住在不同山上的牡鹿和牝鹿，如果沒有一個肯下山，就無法在一起了。這時機是否會來臨，只得抱着愉快心情等待了。」

佐渡也向新太郎說出同樣的意見，新太郎也說出眞心話：「想錯了。其實，一看到師傅，這種想法就消蹤匿跡了。」

其實，武藏病後曾突然想起要公主照料——以一種甜美的心境，但這只是剎那的閃光。現在做夢也沒想到要公主照料而接近公主。他仍然抱着以遠處高嶺上的花來欣賞公主的心境。這是不易的事實。

就這樣，武藏心中並未牽掛着由利公主，平靜地遷進城下的邸宅。這兒是可俯視上林橋，遠眺大阿蘇山的勝地。

「這已非暫居之地，而是放浪四十年後，最後定居的墳地。」

武藏想着，不禁感慨萬千。

第七十章 花畑館

一

武藏遷進新居後，第二天起，就以細川家的家臣到花畑館服勤。雖是客卿的特別待遇，武藏仍始終執家臣禮。

上朝行禮後卽退回守候室。武藏的守候室也就是接近家老室的重臣守候室。武藏常在此與重臣們交談。

在這時候，近侍卽來傳喚。忠利侯有時和家臣、武藏一起談話，但三次必有一次遣開左右與武藏在後院對坐傾談。

忠利延聘武藏，當然不是要武藏擔任兵法指南，而是期待武藏在一般政治上輔佐他。第一次上朝的那天，君侯傳喚武藏至鹿室對坐交談。忠利感慨說道：「武藏，眞高興你決心到我這裏來。」

武藏靜靜地仰望君侯，微笑道：「我被主上恩情打敗啦。」

旋卽加重語氣。「也因此，我的想法更爲開濶了。」

「你的意思是——？」忠利的目光明亮，充滿興趣。

「我以前的兵法是朝向天地眞理，獨力以赴。但因敗於主上的恩情，約略改變了。」

「哦，變得如何？」

「今後，不再獨力以赴，想跟衆生共同行走。」

「不錯！這是指政道吧？」

「是的！以前以兵法爲武器而戰，是爲追求自由。禪家認爲脫離此世煩惱，以臻自由無碍之境，卽是悟。我也是爲脫離煩惱才戰鬪。人爲什麼會無緣無故饑餓、得病？這可能是因爲人受到某些事物控制，失去了自由。我向這剝奪人類自由的事物挑戰。」

忠利表情漸趨嚴肅。

「武藏，這些我還能了解，但剝奪人類自由的是什麼？」

「大概是時間之流與空間之大。時間使少年人刹時老去；空間將人束縛於一處。」

忠利有點慌亂，反問道：「武藏！這，這豈非是人間世界莫可奈何的約束？」

「是的。但佛陀想從這約束中解脫。不，不僅是佛陀，衆生中每一個人都想逃離此世之不便。」

二

武藏每句話都說得沉重有力，他繼續說下去。「主上，我相信，所謂政道，就是解脫人民的苦惱與束縛，使此世變成安居樂業的自由天地。我這樣觀察政道，把心靈擴展到主上的恩情上，終於把這孤獨之身送到肥後。昨天以前，我固執地走着獨行之道。但從今日起，我打算以藩中之一員與衆人一道行走。」

忠利臉上浮現出快意的笑容。

「武藏，眞高興你能下山來。你住的境界很高，但願你把我和藩士們都拉到那高山上。本藩對你的期待很殷切哪！」

「是，我定盡力奉公。」武藏感動得臉泛紅潮。

「關於政道上的事，你儘管放膽陳述。請儘量爲我提高藩士士氣，注入浩然之氣。」

「遵命！定不分彼此，與藩中各人交往，並願傳授長久鍛鍊後所體悟的兵法。」

「不管怎麼說，你的兵法是天下第一，不僅今日，更望奠下武藏兵法之基石，使之永遠成爲本藩之瑰寶。」

「遵命！」

忠利甚感滿足，表情欣愉。

「武藏，你喜歡放鷹狩獵吧？」

「是，願奉陪主上。從外觀看來，主上似還

殘存着島原之役的倦意。領內平靜，領民亦服主上之德，願主上暫且寬心自適。」

「是啊，不管怎麼說，身體最重要。自繼清正公遺業以來，不忘治山治水，該做的事還有許多，願我們都長命百歲。武藏，居邸中只有男人，很不方便吧？」

「毫無不便之感。」

「若有不便，儘管說。」

這大概就是所謂魚水之交吧，君臣彼此溫言互相體慰。這時，近侍前來報告說：「主上，有吉賴母先生在外請求晉謁。」

有吉賴母與佐渡同居重臣首席。

「什麼，賴母求見……武藏，你也一齊來。」

忠利促武藏起座，進入外廂房。

「賴母，何事？哦，孫四郎也來了嗎……」

忠利說着把目光投向有吉賴母及其後的氏井孫四郎。

三

氏井孫四郎是新陰流劍士，因忠利兵法師傅柳生但馬守之推薦，由忠利延聘爲藩士。年約三十五六歲，身材高大，骨架壯碩，看來頗有兵法家風度的耿直之士。

他並非排斥其他兵法流派的偏狹之人，所以松山主水受聘時，他也不特別在意；主水聲望高揚，也毫無與之一較長短之意。但這並不是度量特別大，而是因爲他認定柳生新陰流乃最完美之兵法，有牢固不移的自信。

此外，他認爲主水本人乃優於技的武藝者，以流派觀之，是不完美的兵法，不足爲新陰流之敵，而暗懷輕視之意。

但對武藏及武藏兵法的看法却完全不同，氏井認爲武藏是古今罕見的名人，兵法亦具有足以和新陰流相頡頏的內容與形式，因而從很久很久以前，就熱切希望跟武藏兵法較量一下。

因此，武藏一到熊本，他便請有吉賴母周旋，以便跟武藏比試。

忠利見孫四郎拜伏在賴母之後，立即若有所悟。

「主上，實有事請示，故與孫四郎同道而來。」

賴母回答，同時望着武藏。忠利莞爾問道：

「武藏與孫四郎比試之事？」

「是的。孫四郎熱心兵法，想親近一下武藏先生之兵法，以爲修行之助。勝負非孫四郎之志望。幸喜武藏先生在此，祈請寬恕，並准所請。」

「嗯，以孫四郎而言，確是最重要的願望，武藏，以爲如何？」

忠利望着武藏。武藏雖然只在引見席上見過孫四郎一面，但已從新太郎處知悉，孫四郎是極爲卓傑的兵法家。武藏沉穩地說道：「若蒙主上俯允，我無異議。武藏雖浪遊各地，却不曾與新陰流正統的兵法家交手，以前在尾張，雖與柳生兵庫先生邂逅，却未比試，與馬但守殿下、飛驒守殿下亦失去交手機會。據聞，氏井先生是但馬守殿下直系的高足，深望能與之較量一番。」

忠利頗感興趣地點頭說：「呵，原來如此，難怪我沒聽你說過跟柳生直系比武的故實。其實，我也不曾親見你比武的情形。明早，就在兵法室比試！」

四

花畑館的兵法室是池塘北面的另一棟房舍木造的武壇。正面依一般常規，供奉鹿島、香取明神，其下設高座。

那天的比試既非賞心悅目，亦非互爭勝負，忠利爲顧及雙方體面，除佐渡和賴母外，連近侍也不准參觀，只帶着提刀侍童求馬助一人。

忠利坐在正面的高座上，背後求馬助提刀侍立。

高座下是佐渡和賴母。

武藏和孫四郎都穿平居常服，雙方均頭纏白巾，腰插木刀，向正面的忠利行禮。忠利說：「辛苦啦。雙方皆爲兵法研究，點到爲止，不得銜恨。」

「遵命！」二人同答後，分立左右，相距約六尺，「刷」地一聲，各架木刀。武藏將二刀架在中段，孫四郎持單刀置於正眼。

新陰流的特徵是排除一切奇矯，皆發自尋常招式。所以正眼是最理想的架式。

孫四郎不愧已得眞傳，習得新陰流的眞髓。其架式既廣又深，有如盛滿清水的方圓之器，縱有空隙，若茫然擊之，必揚沫自斃。

反之，武藏將二刀組成圓滿的八字，細步迫近，其戰法並非用砍，而是欲將盛水之器往後撥翻。

無比的逼迫之力！孫四郎受壓，頻頻後退。當然也不時窺伺反擊之機，却無隙可乘，終於被逼退至牆邊。

至此，孫四郎只有孤注一擲，由靜轉動，以取先機，並在變化中尋好活路。但就在孫四郎做此決定的利那，武藏似已看穿對方心意，叱喝一聲，閃電般將右劍刺向孫四郎頸部，僅利那之差，武藏已取先機。

「哦。」

孫四郎欲蹴板揮木刀砍下，但木刀前端已爲武藏左劍壓制，千鈞之重！武藏的右劍迅卽擊向頭部。

「服了！」

孫四郎叫着扔下木刀，倒下般雙手伏地。

五

「起來。」

武藏沉穩地說，靜靜地提着木劍回到原來的地方。孫四郎拾起木劍，放在身旁，然後站在武藏面前，低頭說道：

「承教！謝謝！」

眼中只有感佩之色，既無恨意，亦無挫敗之悲。

武藏以目爲禮，說：「氏井先生，實如方才所說，我跟新陰流正統的接觸，你是第一次，不愧是天下的大宗，雄冠天下的新陰流，威力十足。」

孫四郎似乎頗以爲耻，連連眨眼。

「惶恐之極！深覺力有未逮，無法發揮本派眞髓。」

「你對二刀的看法如何？」

「二而一，一而二，配合無間，敬佩之至。說實話，一開始就覺得害怕，所以確實的地方無法領會。」

孫四郎這樣回答的時候，忠利高喊道：「武藏，我也要來一手！」

旋卽走下高座。

「主上，請別逞强，身體……」佐渡說。

「什麼，無所事事，怎可說是保養。我也是武士，想領會武藏的兵法。」

忠利隨手抓住木刀，走到武藏面前，眼睛烱烱發光，腰幹挺直，不愧是武門名將，柳生高徒。

「佐渡先生，不用擔心，像主上這樣的劍士，偶爾鍛鍊反而有益身體。」

武藏向佐渡解釋，旋卽對着忠利架起木劍。

「請進招！」說着兩眼赫然張開。

「嗯，來啦！」

忠利也架起木劍，却像被撞回一般，迅卽連連後退了兩三步。

「主上，跟剛才一樣哦。」

武藏如前將二刀組成圓熟的八字，向前跨進兩三步。

「主上，不要動，看準距離，放棄攻擊！」

「嗯。」忠利拼命打住脚跟。

「主上，是否太勉强啦？那末一面後退，一

面後退，一面……」

武藏說着又往前逼近。

忠利已滿臉通紅，額上汗水潸潸流下。

「主上，快放棄……」

「嗯。」利忠繼續頻頻後退。

「主上！小心！」武藏聲如雷鳴。

六

武藏的木劍刹那間往前直伸，停在距忠利胸前兩三寸的地方。忠利在同一時候往後倒下。

「服，服了！」忠利倒下時呻吟着，一時之間站不起來。武藏伸手扶起，嚴肅地問道：

「領會了吧？」

忠利也跟孫四郎一樣，投以驚嘆的目光。

「好可怕，我全心全意，忘了一切，你的臉和姿態簡直像哼哈二將，有如千鈞重擔壓在身上。」

「但主上不是想止步頂撞回來嗎？」

「嗯，哦，是這樣啊！」

「主上的氣魄却也不凡，只是在那時太勉強了。邊退邊量距離，放棄攻擊機會，才是兵法極意之一。」

「眞的！」忠利想了一下。

「但氏井先生却巧妙地見機而退。」武藏說。

孫四郎進前接口說道：「主上，宮本先生之言實爲至理，望能接納。本派新陰流係以量距離，抓住攻擊機會爲兵法極意之一，此爲主上深知。事實上，比試時，皆以這種意念對敵。然而，在現實上，要抓住機會，着實爲難。汗顏之至，我雖量度距離，但到最後仍未放棄。呵，不，在我想放棄的瞬間，已爲宮本先生奪得先機，受到了壓制。」

「嗯。」忠利終於領會，却呻吟般點頭道：

「武藏，今後要煩你跟我練習。」

眼中有如年輕人一般露出光芒。這時，孫四郎突然跪在忠利面前。

「主上，有事相求！」

忠利詫異地說道：「什麼，有事？」

「想請假。」

「請假？」

「想回江戶，再從師鍛鍊兵法。但決非因今日與宮本先生比試，懷恨在心。非但不是如此，甚至因接觸先生至妙兵法，感奮莫名，願再鍛鍊，琢磨，以本派武藝攻破先生圓極之架式……」

孫四郎滿臉眞誠地懇求。忠利注目凝視，愉悅地答應：「嗯，准你所請，潛心修行幾年。」

七

忠利延聘武藏，不單是爲了以武藏爲兵法指南。所以忠利九月就如預定，正式任命武藏做大組頭，賜給實米三百石。大組頭乃軍司令官，所以武藏俸祿雖不高，但在名義與實質上皆爲細川藩重臣之一。

仕官距武藏初臨熊本，約一閱月，這是佐渡深思熟慮的結果，他不願武藏一來卽昇高職，預留一個月緩衝的時間。

當然，一般藩士也不認爲延聘武藏，只爲了請他擔任兵法指南。但是，武藏畢竟是天下無敵的兵法家，藩士們對武藏兵法有所期待，乃勢所難免。年輕武士都想直接受敎於武藏。

「我想拜他爲師，但以大組頭的身分，先生會收門徒嗎？」

這樣詢問重臣的人已越來越多。此事也由新太郎傳至武藏耳中，其實，武藏至熊本之初，新太郎已察知忠利意向，所以不敢冒然令求馬助接受武藏指導。

新太郎告知年輕武士的願望時，武藏回道：

「我自己是兵法家，藩中武士對兵法有所企待，乃理所當然。我自己也想自動傳授兵法，但我既出仕從公，不能任憑己意而爲。」

第二天赴花畑館供職時，武藏請求道：「據新太郎說，藩裏的年輕人，有人想要我指導兵法

，不知尊意如何？」

佐渡等重臣也都列席，忠利意味深長地與佐渡互望一眼，說道：「呵，此事，我已聽說。但是，我請你來，並不是爲了指導兵法，而是爲了平居相商政道，以備不時之需。此事，藩中之人莫不知曉。佐渡，你說對不對？」

「誠然，藩中之人莫不領會，故無人認爲武藏僅爲兵法指南。年輕武士請求武藏指導兵法，乃慕武藏的兵法人格。」佐渡恭恭敬敬地回答。

「嗯，也許。武藏，若行有餘力，不妨指導年輕武士兵法吧？」忠利說。

武藏俯伏道：「若主上俯允，我願達成年輕人的願望。」

「呵。那末從今天起附加兵法指南職務。賜祿米百人份。各位，以爲如何？」

忠利說罷，望着重臣的臉。

八

武藏新兼兵法指南，多加祿米百人份，這是忠利欲厚待武藏之意。主上的溫情不只武藏，連對武藏有好感的重臣也都深受感動。但更令人感動的場面，則是幾天後在花畑館大廳舉行的入門典禮。

正面坐着忠利和光尙，左右兩邊列坐重臣，下座擠滿了年輕武士，彷彿總登城一般（登城乃入大名城堡朝見之意）。武藏一個人背對忠利，端坐在正面。

佐渡首先行進武藏身旁，環視衆人，宣布道：

「大組頭宮本武藏，兼任兵法指南，今日舉行第一次入門典禮。」

過後，武藏轉向面對忠利，俯伏陳述。

「武藏拜受本藩兵法指南。旣領此職，自當盡心竭力，將鍛鍊之兵法奧秘悉數傳授，以報君恩。」

「我也非常高興。從今天起，我及藩中衆

人皆拜你爲師，鍛鍊兵法，以期一朝有事，不落人後。」

忠利以君侯身分自願拜武藏爲師，是破格之事。

「惶恐之至。」

武藏再俯伏，然後轉回原來方向。這時，寺尾新太郎向前走出，向忠利行禮，然後面朝下座，肅容端立，從懷中取出「奉書」（上對下的文書）。也許太激動，他的手微微顫抖。

「從現在開始，宣頌入門者的姓名。」

新太郎說完就唸出奉書上所寫的名字，聲音也發抖。

「細川越中守忠利、細川光尙、長岡寄之……」

所唸的姓名有六十多人：忠利及光尙、寄之等君侯家族和重臣之名都在其中。但不拘身分，特選的年輕人仍佔大部分。

年輕人中，當然包括以寺尾求馬助爲首的五人團子弟。

新太郎唸完姓名後，把奉書放在白木盤上，置於武藏面前。這時，世子光尙從上座走下，坐在武藏前面，然後剛才唸到姓名的家臣，都一齊站起來，並排坐到光尙後面。

武藏從白木盤上拿起奉書，用心逐一觀看姓名，然後以銳利嚴肅的目光環視衆人，衆人亦嚴肅地回視武藏。

九

武藏凝眸環視衆門弟子後，以低沉有力的語氣說：「允許光尙先生以下各位入門。武藏十三與有馬喜兵衞比試後，卽流浪各藩，直到五十七歲的今日才在此地獲得安居之所，此皆蒙君侯恩寵所致。流浪期間，凡遇熱心求教者，莫不授以劍技。但我兵法以完整形態眞正植根的地方，乃是此地肥後。故自今日始，我這一流派稱爲二天一流。兵法本有大小之分。修小兵法，可爲精兵

猛將；修大兵法則可成聰慧異常的將帥。武藏衷心期望各位彼此互相琢磨，以報君恩。」

武藏說完話，寄之代表衆人宣誓道：「既蒙收入門牆，自當服從師傅教示，精進修行。」語雖短，却極肅穆。接着，武藏以求馬助爲對手，展示二刀招式，入門儀式終在肅穆中結束。這時，求馬助年方十六歲，但身長超越儕輩，筋骨剛强，看來已有二十歲，他的二刀招式雖然僅由阿松及露心傳授，却能與武藏相對，美妙地展現出來，充分顯示他非凡的稟賦。

忠利不用說，就是藩士，也大都在今日才眞正見到二刀招式，均爲二刀配合之妙咋舌稱奇，陶醉觀望。

從這天起，武藏賦給自已兵法二刀一流的稱呼。在這以前，武藏並未給自己的兵法取名。武藏曾在尾張名古屋傳授兵法，武藏死後，該地門人建碑紀念武藏之德，碑上將武藏的兵法稱爲圓明術或圓明流。

但這個名稱並非武藏自取，而是表明其兵法大意之辭，所以他的門人慣於這樣稱呼。

再者，如前所述，二天乃武藏之號，未必就是指兵法上的二刀。可是，「二天一流」適與「萬里一空」之義相通，恰爲表達武藏兵法奧秘的絕妙名稱。

自是以後，武藏在肥後的地位穩如泰山。

城裏的府邸內新建一座武壇，門人數日益增加。不過，武藏的目的不僅是兵法指南，他每天從未間斷往赴花畑館，有時與忠利交談，有時取木刀與忠利練武，也常常陪忠利出去放鷹狩獵。

第七十一章 女 人

一

今天爲顧及鳥獸的繁殖，定有狩獵期，往昔則無。只因秋冬季，鳥獸肉肥而美，所以這段時期自然就成爲狩獵季節。

然而，只要想狩獵，夏天和春天也照樣可以出獵。忠利喜歡放鷹狩獵，爲了準備冬天狩獵季節，訓練老鷹，即使在盛夏，也常出獵。獵場大都選在城南的中灘和城北的黑石原。

九月半過後的某一天，忠利帶着有吉賴母以下近侍四五人，由武藏陪同，到黑石原狩獵。當天，忠利穿中國花布短褂，隨從則穿白綿短褂，褂上印有藩名，寬袖呈暗紅色，有邊，頭戴黑皮斗笠。衆人都騎馬，賴母的馬上放着忠利的愛鷹「有明」；武藏馬上同樣棲着「明石」，跟隨在忠利之後。

「有明」和「明石」都是相當卓傑的名鷹，捕得雉、兎十幾隻。不久就到了黃昏，經過一日清遊，一行人踏上了歸途。

武藏把老鷹交給鷹匠，獨自騎馬，落後一行約兩千尺左右，到了清水村。

這時，有個着旅行裝束的女人蹲在路旁，一個七歲左右的男孩一面飲泣一面撫摸女人的背部，武藏看見後，勒住馬，出聲問道：「請問，發生了什麼事嗎？」

「突然間，腹部劇痛……」

「哦，一定很痛苦。」

武藏下馬，從印盒中取出止痛的藥丸，讓女人服下，不多久，痛楚似已減輕，女人站起來，施禮作謝。面容消瘦，但很清秀，似非本地人。武藏問：「想來你們母子是出行在外的，不知要去哪裏？」

「是的，我們從江戶來，要到肥後熊本。」

「噢，到熊本？」

女人仰視武藏。「對不起，閣下想來是細川家臣，有事請敎。」

「好，只要知道，無不奉告。」

「細川家的兵法指南有位叫松山主水的先生吧？」

武藏吃了一驚，但仍平靜地問道：「什麼，松山主水！那你是──？」

「我是跟主水先生有過關係的阿光，這孩子是跟主水要好時所生的獨子，叫年彌。」

女人見武藏認得主水，眼中露出了光芒。

「眞的？你是主水的女人！」

武藏憮然，輕聲自言。

「你認得主水吧？」女人低聲問。

二

武藏靜靜回答：「認得。」

「嘿，認得！」

「但，你別驚慌，松山主水今年在此地去世了。」

「哦！」女人變了臉色，頹然倒下。「啊，寶寶，爸爸……」

說着抱攏小男孩，放聲大哭。武藏不知所措，在這情況下，應該善言安慰母子兩人，但武藏對此却很爲難。

「事已至此，理應節哀，徐謀後計。你還認得其他什麼人嗎？」

聽武藏這麼說，女人突然想起，道：「不，，不認得什麼人了……」

「存款呢？」

「所剩無幾……」

武藏突然想起由利公主。

「若不嫌多事，我想引介你認識一位我的朋友，你可以和她商量一下今後的行止。」

「好的……這位陌生先生，你既然認得主水先生，我非常感謝你的恩德，可否請敎先生大名！」

「我叫宮本武藏。」

「矣，武藏！」女人嚇得似要仰身倒下。

「你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

女人說着退後兩三步，高喊道：「武藏先生！主水是你殺的嗎？」

武藏冷冷地說：「不是，我沒殺他，我很愛惜主水之才。」

「這是眞的？」

「嗯，決不虛假，我在最近兩個月前才到熊本。」

武藏回答後，轉身向小男孩說：「小弟弟，我抱你騎馬。」

說着輕輕抱起小孩，騎上馬。

「馬上就到城下町了，請跟着來。」

這女人就是主水在浪人館時所愛的使女阿光。主水突然離開了江戶，當時阿光已有孕在身。她在做工匠的父親家裏扶養這個孩子長大，風聞主水爲細川家所延聘，而且還是獨身，思戀殷切，遂離開江戶前來熊本。

阿光從後面眺望馬背上的武藏，邊走邊想：確是像父親那樣慈祥的人。接着突然想起了由利公主：

「主水始終獨身，一定對公主的愛無法如意。而公主又傾慕武藏先生。……」

三

點燈時分，武藏領着阿光母子到了島崎白梅庵。這也是武藏第一次拜望公主。但武藏曾仔細觀察地形，所以不致迷路。

武藏把馬繫在門外，站在大門前，出聲說：

「有人嗎？」

由利公主立時出現，兩手伏蓆說：「請等一等。」

但一看是武藏，滿臉立刻泛紅。太出乎意料了。

「哇，是武藏先生。」

「由利小姐。」

兩人都目不轉睛地互望着對方。

自從在島原戲劇性地別離以來，已經有三年沒見面了。但，武藏很快就說明來意。

「由利小姐，這母子……」

說着回首望着站在背後的阿光母子，

「啊！」公主和阿光都小聲喊道。

「哇，你不是阿光嗎？」

「你是由利公主！」

「武藏先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武藏深感意外。

「你們好像彼此都認識啊？」

「先且不談，武藏先生，阿光，請裏面坐。」

「那，你這位女士也認得公主。」

「是的。」

阿光母子雖然不知所措，還是跟着武藏進入房裏。

老僕婦送來茶和點心招待他們，公主整理服飾後又走出來。已恢復平常鎮靜的樣子。

「由衷恭賀出仕爲官。」

由利公主施禮祝賀，武藏回禮道：「這次仕官雖仍然有點躊躇，但基於跟忠利侯多年的情誼，終於決定老後出仕從公。由利小姐仍清健如昔。」

公主接着問阿光：「阿光，你怎麼到這裏？」

武藏接腔道：「今天陪主上到黑石狩獵，回城途中，視路旁有位女士腹痛甚苦，給她藥丸，原來就是阿光。問其原由，她說是來肥後找松山主水。」

「找主水？」公主訝異地望着阿光。

「公主！眞不好意思，當初在浪人館照料主水先生，最後却把身、心全給他了……。這就是主水先生的孩子。但，主水先生却……」

阿光說到這裏，以袖掩臉而泣。

四

「唉。」由利公主默然望着哭泣的阿光。同處浪人館中，自己却絲毫不知道主水和阿光的關係竟然已到這地步！

可是，該怎樣把主水狂戀自己而在這屋裏被殺的情形告訴阿光呢？於是，問武藏道：「武藏先生，你告訴她主水的事啦？」

武藏搖搖頭。

「只告訴她主水已死。雖然覺得會替由利小姐添麻煩，但是，想不出救助這母子兩人的法子，只好……」

武藏抱憾地回答。公主點點頭，注視着阿光。

「阿光！有件事雖然很可悲，也要你知道。望你堅強一點。」

阿光吃了一驚，抬起頭來。

「公主，這可悲的事是——？」

「聽好！主水從江戶時候開始，就思念着我。」

阿光俯首說道：「是的，這我很清楚。傾慕公主，痛苦欲死。我憐憫而獻身地安慰他。」

「哦，原來如此。」

「是的。」

「這我倒不知道。」

公主爲這不可知的人間關係嘆了一口氣！如果自己能接受主水之愛，大概就可以免使那純情的小姑娘陷於不幸了。由利公主深爲不如意的愛情變化悲哀！但究其根源實是因爲武藏突然出現在自己眼前，公主含怨地把目光投向武藏。武藏微閉着眼傾聽。

「他離開江戶，是爲了想重振江戶時頹敗的身心，以贏取公主的青睞……」

阿光說到這裏，轉眼對武藏說：「不瞞兩位說，主水認爲公主不能接受自己，全是因爲武藏

先生。因此，他到九州，也是爲了磨練業已遲鈍的本領，好打倒武藏先生。」

武藏頓時僵直，說：「什麼，公主是因爲我才不能接受主水？」

由利公主急忙阻止。「武藏先生！這是主水個人的想法。」

接着對阿光說：「阿光！讓我說下去。我因故住到熊本來，主水却不允許。總之，他受聘爲細川家兵法指南，得殿下寵信也爲藩中武士所歡納，但他不知怎的却爲妖魔所迷，深夜闖入這屋子……」

「欸，進入這屋子？」

阿光不自覺地把身子往前傾。

五

由利公主以切身的懷思繼續說下去。她半對阿光，半對武藏，說：「主水揚着刀迫我跟他結婚。這我一點也不覺得驚奇。我知道主水的眞情，但我不能給他愛情。我自願把生命送給主水。我打算抱着獨沉心底的愛情之火，讓主水把我殺死。但護衛我的人却不肯眼看我被殺，於是露心師父先與主水戰，被殺，接着，阿松奔馳而來，與主水決鬪。」

阿光已無力聽下去，低垂着頭。武藏似要解除公主痛苦的心境，望着阿光，挿口說道：「此後的經過，我在小倉已聽岩間六兵衞說過。阿松盡力與主水戰鬪，正危急的時候，新太郎等人奔馳而來，終於殺死了狂亂的主水。這是毫無虛假的主水臨終情形，希你能諒解，不要對公主懷有惡意，也不要對殺死主水的新太郎銜恨，好嗎？」

「是。」阿光無力地頷首。

武藏對公主說：「由利小姐，帶這跟你有關係的母子到這裏，似乎給你平添了痛苦，請寛諒。其實，我什麼也不知道，只覺得若是由利小姐，一定會照顧這母子二人。」

公主點點頭。

「是，武藏先生。自江戶以來就跟我有密切關係的阿光母子，我一定要照顧。但是，武藏先生，我的心不知不覺爲更深密的因緣關係而戰慄呵！」

「眞的……」

武藏雙手環抱在胸，若無其事。公主似覺武藏不明自己話裏的深意，以尖銳的目光說道：「抱歉，看來武藏先生似乎很難領會吧？」

「啊，這，這是……」

武藏出奇地惶恐，說不出話來。這時，阿松從便門爽朗地說道：「公主！有客人嗎？」

公主以舒緩的表情回答：「啊，松小姐，是有客人呀，別客氣，請進來。」

「那打擾了。」阿松看到門外的坐騎，以爲是五人團中有人來，所以毫不在意地走進來。但一看到武藏，人就僵直了。「啊，是武藏先生。」

六

武藏自到肥後以來，還不曾拜訪寺尾家，所以跟阿松自京都別後已有十五年未曾謀面。

「是松小姐啊！」

武藏睜大眼睛，細瞧阿松的臉。剛才聽聲音有如三十歲，想不到已是中年婦女。從年輕時起，阿松給人的感覺與其說是少女，不如說是端正的青年，現在幾乎沒有一點女人味。女人即使不向男人諂媚，也常像等待蝴蝶的花兒一樣，總薰染有逢迎男人的風情，但在阿松身上絲毫感覺不到這些，却有美少年般的潔淨之美。

「武藏先生，眞是久違了。」

阿松立卽鬆緩，臉露微笑說道。以前的情景想來還是溫煦，值得懷念的。

武藏亦然。但是，突然表情嚴肅，說：「松小姐，眞叫你掛心，當時我確實是趕不及呀。」

是說悠姬的事。就武藏而言，這是罕有的懷

舊之辭。阿松笑而不語，却施禮說道：「求馬助多蒙照顧。」

新太郎有三個兒子，求馬助是長子。對現在的阿松來說，求馬助更是愛與希望的所寄。阿松不讓求馬助的母親照顧他，而由自己一手承擔，至於教育方面的事，連父親新太郎也無法置一辭。

但，武藏却不溺愛求馬助。

「嗯，求馬助很有前途。自島原別後，僅僅兩年之間，已長得令人認不出來。這大概是松小姐精心教養所致。」

武藏微闔着眼睛說。這時，阿松才注意到阿光母子，問道：「由利小姐，這位是——？」

公主說出了阿光的身世及今天的情形，阿松也大吃一驚，接着就現出同情之意，說：

「由利小姐。可能的話，我也願助光小姐一臂之力。」

阿光雖然剛聽過阿松和主水斷殺的事，却毫無恨意，反深爲其情所動。

從這天晚上起，阿光母子寄居在由利公主這裏。至於他們的前途，則由公主和阿松商量後再決定。

武藏和阿松一道走出白梅庵。

「武藏先生，請上馬……」阿松說。武藏却執着韁繩，說：「不，我們一起走。」

兩人並肩而行。

確已入秋，冷風由山路流曳而過……。

七

武藏和阿松並肩默默行走。不久，阿松開口說：「武藏先生，你認爲悠小姐如何？」

緩緩而行的武藏側臉映照在滿天星光下，有如毫無感覺的冰冷面具，以前對武藏不滿之情又逐漸浸入阿松心中。武藏像挨了當頭棒喝一般，猛吃一驚，却同答道：「是世上罕有清純潔淨、才華洋溢的女子。」

「武藏先生，這是就人而言，在你的心上，……」阿松追問。

武藏靜默了一下，旋即猛烈反駁：「松小姐，現在說來又有何益？」

「不，不然。武藏先生，你對女人是個懦夫。」

「哦？」

「悠小姐只愛你一個人，別的男人愛她，她就像身子被潑上汚水一般，覺得很討厭，所以想藉武藏先生的手把這些男人趕走。」

「……」

「悠小姐想藉你的手殺主水。」

「哦，這，這…」

武藏不知所措。

「爲什麼你不能殺他？」

「我不能够。」

「如果你殺了他，而且跟悠小姐結成夫婦，鈴姑也不致殺害悠小姐了。不管多壞的女人，一且對方有了丈夫，卽使再難過，也只得算了，從同是女人的心思……」

「松小姐。」

「武藏先生，如果你殺了主水，阿光也不致變成不幸的女人。」

「松小姐，我唯兵法是務啊！」武藏猛烈反擊，但阿松不屈服。

「武藏先生！我看護通小姐到她去世，總共有五年漫長的時間，之後又服侍悠小姐。我把我的眞心獻給了愛你的這兩位小姐。」

「松小姐，對不起。」

「而且，武藏先生！我現在又跟由利小姐很接近。」

「這我非常感謝。」

「武藏先生，我一點也不要人感謝，只，只爲了由利小姐！」阿松熱情洋溢地說。

八

遭到阿松意外的反擊，武藏不禁「哦」的一聲，訥訥不能言。阿松又追問：「武藏先生，你覺得由利小姐怎麼樣？」

「……」武藏受此突襲，急切間回答不出來。武藏自己大概沒深入想到這裏。

起初在江戶浪人館遇見由利公主時，已經認爲她是可愛的女人。從聽說她和伊織有姊弟關係後，對她更擁有前所未有的親近感。但是，武藏心裏已築起「不抱愛慕之情」否定戀愛的防波堤，所以對公主的好感無法再往前推進一步。

於是，自始卽否定戀愛的武藏，自然無須在心中熟思考慮由利公主的立場。

但是，現在被阿松一再追問，內心裏不由得感到防波堤外無法輕忽的一些波濤了。對公主所懷有的親近感，雖是病後，却也曾刹那間越過防堤，濕潤了武藏的心底，那是以前在小倉的事。

阿松似已看透武藏心底的情感，仍然嚴厲地說下去。

「武藏先生，像你這樣劍術上的豪者爲什麼對愛情如此胆怯？豈不是跟受挑戰而逃逸一樣嗎？爲什麼不能去面對它？勝負、愛之成否，豈非是戰之末節？你從根揚棄愛情，不與之相處，不想想愛情是什麼，所以你不懂女人心，所以愛你的女人都要遭遇到不幸。你能認爲這是女人的任情，而無動於衷嗎？」

阿松的話如洪水奔流一般流瀉而出，連阿松自己也覺得訝異。

武藏仰望滿天星斗，好不容易才開口說：「松小姐！你的意思，我很能了解。的確，自有志於兵法以來，便將愛慕之情視爲修行的障碍，從根加以否定，但，誠如你所說，這是胆怯！不管否定或接受，理應與愛慕者相對峙，以一決勝負。我不敢這樣做，也許是因爲內心燃起的火焰比一般人强烈，害怕一旦敗於情愛，便無法收拾。不過，松小姐，我已老了，內心高燃的情焰也逐漸歸於平靜。以現在這種心境來思考愛情，大概不

致於蒙蔽智慧了吧！松小姐，今後我會好好想一想由利小姐、通小姐和悠小姐的事。」

阿松也仰望天空，熱切地說：「武藏先生，眞高興你能這樣。」

阿松的臉靨在星光下有如少女一般年輕而潔淨。

九

四五天後，武藏接到了由利公主的信函。大意是說：

「決定讓阿光的獨子年彌入泰勝寺大淵和尚門下，舉行入門儀式時，敬請列席參加。」

這天，武藏準時到泰勝寺，阿光母子已在由公主與阿松陪伴下，等候武藏的來臨。關於年彌的出家，阿光先有此一願望，年彌也能諒解，然後再由新太郎向大淵和尚請求的。

旋卽在本堂，以大淵和尚爲導師，春山附從，舉行剃度儀式，眼見年彌已成一個可愛的小和尚。母親阿光淚眼滂沱，本人却很高興，神采奕奕。

儀式結束後，大淵和尚請武藏和由利公主兩人入茶室。當然，彼此都是第一次見面。

「武藏先生，你的名字，貧僧幼時卽已知聞。其實，細川家在小倉時，貧僧也是本寺前身的寺廟住持，所以知道你跟佐佐木小次郎比試之事。那時，你可是英名外揚啊。」大淵和尚說。

「哦！眞不敢當。」武藏惶恐地說：「那是年輕時候的事了。」

「肥後，你還滿意吧？」

「打算埋骨此地。」

和尚轉首向着由利公主：

「公主，貧僧也認得你的父親。」

「哦？」公主瞪目驚視。

「因爲曾居丹後田邊的大泉寺。」

「啊，眞的？」

「當然，那時是一個修行僧，只與令先尊見過兩三次面。」

和尚於是鼓掌把春山請來，細着眼睛說：

「我再替你們引見引見，這是春山。」

表情似乎甚爲愛惜這年輕和尚。

由利公主只微笑點頭，武藏却望着春山的臉，施禮道：「我是武藏，請多指教。」

是個頰骨秀麗，體態剛健的年輕和尚。春山仰視武藏，回禮道：「請多指教。」

他的眼睛有如讚美武藏一般，發出虔敬的光芒。

和尚瞧瞧他們兩個，說道：「春山，不論兵法佛法，修行之道並無差異，你可向武藏先生多多請益。」

十

在和尚的誘引下，春山發問：「宮本先生！如你所見，我還是一個尚在修道的人，請許我發問。曾聽說先生自戒之語，無論取出其中任何一句，對學佛之人都是行爲的指針，而且是難以實踐的嚴格戒律，其中一句『無愛慕之思』，願聞其詳。」

「嗯。」武藏深深頷首，却低聲回答：「我認爲那是兵法修行的障碍，才下此決心。」

春山又問：「不用說，在禪林的修行中，色淫更是嚴格的戒律，我也以爲如此，堅守此戒。不過，却時有所迷，那就是，什麼叫做愛慕？」

「就人而言，那是自然之情。」

「先生爲修行兵法，竟然也排斥這自然之情？」

「是的。」武藏的聲音仍然低沉。

「先生，你認爲這樣對嗎？對探求眞理的人來說，不先確定其實體，自初卽認定爲不淨，而加排斥，應該嗎？」

武藏的聲音逐漸注入了力氣。

「春山先生！戀慕之情是人的自然行爲，但也會束縛人，使人不自由。對欲脫離此世苦海，在天空彼岸追求自由的人來說，似乎也是解脫之

障。」

武藏說完後，望着大淵和尚。

「春山，確是如此呀。」

大淵和尚頷首稱是，春山轉向和尚追問：

「師傅，解脫大悟，自然是爲了普度衆生。不懂戀慕實情，何能普度？」

和尚微笑，但以充滿信心的聲音回答：「春山，若大澈大悟，便無須排斥戀慕。古今名僧，莫非如此，而且都能坦胸接納。至此戀慕已非煩惱，而是灑於覺悟之庭的美妙甘露。」

春山驚目以視。「師傅！年邁亦可？」

「春山，戀愛無上下身分之別，亦無年齡之分。武藏先生，由利小姐，意下以爲如何？看來武藏先生享受戀慕的時刻已經來臨。由利小姐，你說是不是？」

和尚說着，張口大笑。

十一

由利公主微笑，武藏却以極認眞的態度搖頭道：「不，在下，距此尚早……」

「眞的？」

大淵和尚停笑。武藏加强語氣說：「和尚……在下，在今日以前，似曾數度觸及天地之明理，究極此世之實態，但稍一移步，却又遇到下一扇鐵門。現在，我只能斷言說，在兵法之技上略悟其理，距大澈大悟則爲時尚早。」

「哦，眞的如此？」大淵凝眸注視武藏。

「在下以多年修行所悟之兵法，隨侍忠利侯，初次踏入世俗世界。無論世情政道，皆尚未了然。」武藏嘆息地說，和尚莞爾微笑。

「誠然，誠然。人的業果如是深，煩惱之淵難以見底，只臨其淵，卽悚然而慄。然而此世亦爲百花綻放之園。這位由利小姐在此世上也是甜美綻放的鮮花，武藏先生豈無賞愛此花之意？」

「和尚，多承敎誨。可是，行走花園，武藏腰間長刀仍是障碍。但願今後能窮究世情，多經

歷練，成爲一個能賞愛鮮花的人。」

武藏以舒緩的表情回答，接着含笑向年輕和尚春山說：「春山先生，武藏想以這種初習者之心，跟你一道修行。」

春山輕拍兩膝，低頭稱謝：「先生，多謝。」

不久，武藏和由利公主告辭走出寺廟，他們棄與並肩在林蔭道上行走。沉默了一會兒，武藏先開口說：

「由利小姐。你想一直住在熊本嗎？」

「還沒決定。不過，現在也不想出外旅行。如果與此地有緣，願一生都住在這裏。」

公主直爽地回答。

武藏降低聲音，唐突地說道：「由利小姐。我從明天開始，打算畫畫。」

公主無法了解。

「你是說畫畫？」

「我想畫花。」

「畫花？」

「以前只畫達摩和鳥兒……。如果花畫成了，我送一幅給你。」武藏說完後，仰視着天空。

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書目

郵撥：105626　電話：3929134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二樓

讀者直接函購九折優待

四季文萃

①年　輪（散文）	楊牧著	特價40元
②二殘遊記（小說）	二殘著	特價50元
③人生試金石（勵志小品）	王鼎鈞著	特價45元
④文學家的情書（書札）	徐志摩郁達夫等著	特價40元
⑤二殘雜記（散文）	二殘著	特價45元
⑥愛的源泉（散文）	司馬長風著	特價40元
⑦聚晶集（雜文）	楊乃藩著	特價40元
⑧文學的史與評（文學）	顏元叔著	特價50元
⑨斗方集（雜文）	孫如陵著	特價40元
⑩我們現代人（勵志小品）	王鼎鈞著	特價45元
❶開放的人生	王鼎鈞著	特價40元
❷碎琉璃	王鼎鈞著	特價50元
❸靈　感	王鼎鈞著	特價45元
⑪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書評）	葉維廉著	特價40元
⑫憂鬱的開絲米龍（小說）	忻　易著	特價45元
⑬鑿　痕（小說）	溫瑞安著	特價45元
⑭天香庭院（散文）	張秀亞著	特價40元
⑮回首暮雲遠（詩評）	溫瑞安著	特價45元
⑯娥眉賦（詩）	方娥眞著	特價40元
⑰花開的聲音（詩）	葉維廉著	特價40元
⑱蛻變中的新一代（論述）	丁庭宇　陳百範等著	特價40元

⑲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上册（歷史）莊　練著		特價60元
⑳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中册（歷史）莊　練著		特價60元
㉒生活在瓶中（小說）	馬　森著		特價50元
㉓浪莽少年行（論述）	陳曉林著		特價45元
㉔入聲字箋論（語文）	陳慧劍著		特價120元

■四季選輯■

①權　力	呂理甡／傅依萍譯		特價45元
②創造的勇氣	羅洛梅著	王溢嘉譯	特價40元
④開放的覺醒	卜桂茲夫婦著	呂理甡譯	特價40元
⑤三歲決定一生	懷特著	夏滌生譯	特價50元
⑥卡特自傳	卡特著		特價40元
⑦學童功課進步術	多湖輝著		特價40元
⑧掌權致富魔法	希區柯克著	王海濱譯	特價50元
⑨符號的魔力	鮑蘭原著	關雲編譯	特價50元

■四季書庫■

①快樂諾言	鞠羅理著	本公司特譯	特價 55元
④大蓋特蓋集	姑隱著		特價 45元
⑤絕　響	柯麗絲蒂著	王家成譯	特價 40元
⑥玄秘的眞相	克利斯朶芬著		特價 45元
⑦達拉斯的約會	麥克唐納述	冉亮譯	特價 45元
⑧諸神還在外太空	鄧尼肯著	本公司譯	特價 40元
⑨夢露之死與甘氏兄弟	席塞卡著	賴俊達譯	特價 40元
⑩古世界七大奇蹟	奈哈魯著	林信成譯	特價 45元
⑪神秘海域一鬼船	辛普森／柏格合著		特價 50元

⑫世界史上名女人	永井路子著	王家成譯	特價 40元
⑭西城驚魂	華生遺著	梅耶編譯	特價 45元
⑮不死之域	艾倫／倫斯法克合著		特價 40元
⑰當代十六大懸疑	高德溫著	戴秀譯	特價 45元
⑱⑲決鬥者宮本武藏(上、下)	柴田鍊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110元
⑳蝴蝶怨	曹又方著		特價 40元
㉑亞當夏娃日記	馬克吐溫著	方辛譯	特價 40元
㉒改變歷史的巨擘們	左秀靈譯		特價 45元
㉔奇女凱莉	本公司編譯		特價 45元
㉖㉗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一、二)	小山勝清著	金溟若譯	特價110元
㉘㉙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三、四）	李永熾譯		特價110元
㉚細雨絲絲	徐薏藍著		特價 45元
㉛孤劍不折	柴田鍊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 60元
㉜醜陋的醫師（上集）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㉝醜陋的醫生（下集）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四季生活■

①健康長壽九十要	石垣純二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5元
②頭腦的營養	小林司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0元
③指壓健康法	安部俊雄著	林妙鈴譯	特價 80元
⑥各種健康法的危險性	高須克彌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0元
⑦懶人健康法	羅斯／馬丁合著		特價 45元
⑧灸穴治療法	間中喜雄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5元
⑨夜尿症療全法書	現代民間醫療研究會編		特價 45元
⑩青春與安全	任劉月薇著		特價 45元
⑪古病今醫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有版權•不可翻印•

•四季書庫•
28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第三冊

原　　著／小山勝清
譯　　者／李永熾
發 行 人／葉聖康
社　　長／盧壯興
出版及發行／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13-18號信箱）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3929134
郵　撥：105626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鄉中山路二段637巷37號
電話：9521291－2
第 一 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卅一日出版

特價70元　◀本書印刷、裝訂如有瑕疵請寄回更換▶

四季大典

①世界奇聞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②歷史珍聞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0元
③科學趣味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④百病自診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⑤錯誤糾正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⑥世界名句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鄒郎小說專輯

①竊國者	鄒　郎著	精裝 95元	平裝特價 65元
②陰謀者	鄒　郎著	精裝130元	平裝特價100元
③叛　諜（陰謀者第二部）	鄒　郎著	精裝130元	平裝特價100元
④地下司令	鄒　郎著	精裝120元	平裝特價 90元

經銷書

①大學生的故事(一、二)集	洪斯晶編	每集 40元
②向聯考挑戰	洪斯晶編	特價 40元
③論語別裁（上、下册）	南懷瑾著	平裝特價280元 精裝 特價340元
④習禪錄影	南懷瑾著	精裝 特價320元
⑤楞伽大義今釋	南懷瑾著	特價 75元
⑥禪宗叢林制與中國社會	南懷瑾著	特價 35元
⑦禪　話	南懷瑾著	特價 50元
⑧新舊的一代	南懷瑾著	特價 50元
⑨維摩精舍叢學	袁煥仙著	精裝 特價300元
⑩二十二子（全套十四鉅册／可以分期付款，樣張備索）		精裝定價9000元
⑪第一站	王　果著	特價 50元
⑫成功與成名的小品哲學	唐　華著	特價 60元
⑬罐頭食品品質管制學	林　超著	特價120元